梁启超
蔡锷　选编

曾国藩

嘉言钞
治兵语录

岳麓书社



梁启超
蔡锷 选编

曾国藩

嘉言钞 治兵语录

岳麓书社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曾文正公嘉言钞目次

曾文正公治兵语录目次



嘉言钞

曾国藩 著
梁启超 编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一、治　身

师友夹持，虽懦夫亦有立志。予思朱子言:“为学譬如熬肉，先须用猛火煮，然后用慢火温。”予生平工夫，全未用猛火煮过，虽略有见识，乃是从悟境得来；偶用功，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。如未沸之汤，遽用慢火温之，将愈煮愈不熟矣。

君子之立志也，有“民胞物与”之量，有“内圣外王”之业，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，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故其为忧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，以德不修、学不讲为忧也。是故“顽民梗化”则忧之，“蛮夷猾夏”则忧之，“小人在位”“贤才否闭”则忧之，“匹夫匹妇不被己泽”则忧之。所谓“悲天命而悯人穷”，此君子之所忧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饥饱，世俗之荣辱得失，贵贱毁誉，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。

余向来有无恒之弊，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，可保终身有恒矣。盖明师益友，重重夹持，能进不能退也。

士人读书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识，第三要有恒。有志，则断不甘为下流。有识，则知学问无尽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；如河伯之观海，如井蛙之窥天，皆无见识也。有恒，则断无不成之事。此三者，缺一不可。诸弟此时，惟有识不可以骤至，至于有志、有恒，则诸弟勉之而已。

凡盛衰在气象，气象盛则虽饥亦乐；气象衰，则虽饱亦

忧。今我家方全盛之时，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，不足比数。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，或处葛熊二家之地，贤弟能一日以安乎？凡遇之丰啬顺舛，有数存焉，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。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亨之境，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。君子之处顺境，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，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；君子之处啬境，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——非果厚也。以为较之尤啬者，而我固已厚矣。——古人所谓"境地须看不如我者"此之谓也。来书有"区区千金"四字，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？兄尝观《易》之道，察盈虚消长之理，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有孤虚，地阙东南，未有常全而不缺者。剥也者，复之至也。君子以为可喜也；夬也者，姤之渐也，君子以为可危也。是故既吉矣，则由吝以趋于凶；既凶矣，则由悔以趋于吉。君子但知有悔耳，——悔者，所以守其缺，而不敢求全也。小人则时时求全，——全者既得，而吝与凶随之矣。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岂若是不公乎！今吾家椿萱重庆，兄弟无故，京师无比美者，亦可谓至万全者矣。故兄但求缺陷，名所居曰:"求缺斋"。盖求缺于他事，而求全于堂上，此则区区之至愿也。家中旧债不能悉清，堂上衣服不能多办，诸弟所需不能一给，亦求缺陷之义也。内人不明此意，时时欲置办衣服，兄也时时教之。今幸未全备，待其全时，则吝与凶随之矣，此最可畏者也。贤弟夫妇诉怨于房闼之间，此是缺陷，吾常常思所以弥其缺，而不可尽给其求，盖尽给，则渐几于全矣。吾弟聪明绝人，将来见道有得，必且韪余之言也。

凡仁心之发，必一鼓作气，尽吾力之所能为，稍有转念，则疑心生，私心亦生。疑心生，则计较多，而出纳吝矣；私心生，则好恶偏，而轻重乖矣。

五箴

少不自立，荏苒遂洎今兹。盖古人学成之年，而吾碌碌尚如斯也，不其戚矣！继是以往，人事日纷，德慧日损，下流之赴，抑又可知。夫疢疾所以益智，逸豫所以亡身，仆以中材而履安顺，将欲刻苦而自振拔。谅哉！其难之与。作五箴以自创云。

立志箴

煌煌先哲，彼不犹人。藐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。聪明福禄，予吾者厚哉！弃天而佚，是及凶灾，积悔累千，其终也已。往者不可追，请从今始。荷道以躬，舆之以言，一息尚活，永矢弗谖。

居敬箴

天地定位，二五胚胎。鼎焉作配，实曰“三才”。俨恪斋明，以凝汝命。汝之不庄，伐生伐性。谁人可慢？何事可弛？弛事者无成，慢人者反尔。纵彼不反，亦长吾骄，人则下汝，天罚昭昭。

主敬箴

斋宿日观，天鸡一鸣。万籁俱息，但闻钟声。后有毒蛇，前有猛虎，神定不慑，谁敢余侮！岂伊避人，日对三军。我虑则一，彼纷不纷，驰骛半生，曾不自主，今其老矣，殆扰扰以终古。

谨言箴

巧语悦人，自扰其身；闲言送日，亦扰汝神；解人不夸，夸者不解；道听途说，智笑愚骇。骇者终明，谓汝实欺；笑者鄙汝，虽矢犹疑。尤悔既丛，铭以自攻；铭而复蹈，嗟汝既耄。

有恒箴

自吾识字，百历洎兹。二十有八载，则无一知。曩以所忻，阅时而鄙。故者既抛，新者旋徙。德业之不当，日为物牵，尔之再食，曾未闻或愆。黍黍之增，久乃盈斗。天君司命，敢告马走。

养身要言
——癸卯入蜀道中作

一阳初动处，万物始生时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。（“仁”所以养肝也）

内而整齐思处，外而敬慎威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（“礼”所以养心也）

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作事有恒，容止有定。（“信”所以养脾也）

扩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，裁之吾心而安，揆之天理而顺。（“义”所以养肺也）

以欲其定，气欲其定，神欲其定，体欲其定。（“智”所以养贤也）

大抵第一要除骄傲习气，中无所有，而夜郎自大，此最坏事。

吾人只有进德、修业两事靠得住。进德，则孝悌仁义是也；修业，则诗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，由我作主。得尺，则我之尺也；得寸，则我之寸也。今日进一分德，便算积了一升谷；明日修一分业，又算余了一文钱。德业并增，则家私日起。至于功名富贵，悉由命定，丝毫不能自主。

早迟之际，时刻皆有前定，尽其在我，听其在天，万不可稍生妄想。

今受折黜，未免愤怨，然及此正可困心积虑，大加“卧薪尝胆”之功，切不可因愤废学。

愧奋直前，有破釜成舟之志，则远游不负。若徒悠忽因循，则近处尽可度日，何必远行百里外哉!

人苟能自立志，则圣贤豪杰，何事不可为，何必借助于人。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；我欲为孔孟，则日夜孜孜。惟孔孟之是学，人谁得而御我哉！若自己不立志，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，亦彼自彼，我自我矣，何与于我哉!

吾人为学，最要虚心。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，动谓人不如己。见乡墨，则骂乡墨不通；见会墨，则骂会墨不通。既骂房官，又骂主考，未入学者，则骂学院。平心而论，己之所为诗文，实亦无胜人之处，不特无胜人之处，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，只为不肯反求诸己，便都见得人家不是。既骂考官，又骂同考而先得者，傲气既长，终不进功，所以潦倒一生，而无寸进也。

当名士者，鄙科名为粪土，或好作诗古，或好讲考据，或好谈理学，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。自识者观之，彼其所

造，曾无几何，亦足发一冷笑而已。故吾人用功，力除傲气，力戒自满，毋为人所冷笑，乃有进步也。

此次升官，尤出意外，日夜恐惧修省，实无德足以当之。诸弟远隔数千里外，必须匡我之不逮，时时寄书规我之过，务使累世积德，不自我一人而堕，庶几持盈保泰，得免速致颠危。诸弟能常进箴规，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。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，勿谓有家人作官，而遂敢于侮人；勿谓己有文学，而遂敢于恃才傲人。常存此心，则是载福之道也。

若非道义可得者，则不可轻易受金。要做好人，第一要从此处下手，能令鬼服神钦，则自然识日进，气日刚，否则不觉堕于卑污一流，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，不可不慎。诸弟现处极好之时，家事有我一人担当，正好做个光明磊落、神钦鬼服之人，名声既出，信义既著，随便答言，无事不成，不必爱此小便宜也。

无故而怨天，则天必不许；无故而尤人，则人必不服，感应之端，自然随之。

凡遇牢骚欲发之时，须反躬自思，吾果有何不足，而蓄此不平之气，猛然内省，决然去之。不惟平心谦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，亦且养些和气，可以消灭病患。

吾惟尽一分心，作一日事。至于成败，则不能复计较矣。

不能威猛，由于不能精明，事事被人欺侮，故人得而玩易之也。

诸弟不好收拾洁净，比我尤甚。此是败家气象，嗣后务宜细心收拾，既一纸一缕、竹头木屑，皆宜检拾伶俐，以为儿侄

之榜样。一代疏懒，二代淫佚，则必有昼睡夜坐，吸食鸦片之渐矣。以后勤者愈勤，懒者痛改，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，至要！至要！子侄除读书外，教之扫屋抹桌凳，收粪锄草，是极好之事，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。

处兹大乱未平之际，惟当藏身匿迹，不可稍露圭角于外，至要！至要！古人云："劳则善心生，佚则淫心生。"孟子云："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"吾虑尔之过于佚也。

世家子弟，最易犯一"奢"字。不必锦衣玉衣，而后谓之奢也。但使皮袍呢褂，俯拾即是，舆马仆从，习惯为常，此即日趋于奢矣；见乡人则嗤其朴陋，见雇工则颐指气使，此即日习于傲矣。《书》称："世禄之家，鲜克由礼。"《传》称："骄奢淫佚，宠禄过也。"京师子弟之坏，未有不同于"骄""奢"二字者。尔弟与诸弟其戒之。至嘱！至嘱！

盖凡带勇之人，皆不免稍肥私囊。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，但求我身不苟取。以此风示僚属。

讲阔大者，最易混入散漫一路，遇事颟顸，毫无条理。虽大亦奚足贵，等差不紊，行之可久，斯则器局宏大，无有流弊者耳。

肝郁最易伤人。余生平受累以此，宜和易以调之也。

各处写信，自不可少。辞气须不亢不卑，平稳惬适。余生平以懒于写信，开罪于人，故愿弟稍变涂辙。

宜以真心相向，不可常怀智术，以相迎距。凡人以伪来，我以诚往，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。

一味浑厚，绝不发露，将来养得纯熟，身体也健旺，子孙

也受用。无惯习机械变诈，恐愈久而愈厚耳。

凡人作一事，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，不可见异思迁，做这样，想那样，坐这山，望那山，人而无恒，终身一无所成。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，实在受害不小。当翰林时，应留心诗字，则好涉猎他书，以纷其志；读性理书时，则杂以诗文各集，以歧其趋；在六部时，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；在外带兵，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，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。坐是垂老，而百无一成，即水军一事，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。弟当以为鉴戒。现在带勇，即埋头尽力，以求带勇之法，早夜孳孳，日所思，夜所梦，舍带勇以外，则一概不管。不可又想读书，又想中举，又想做州县，纷纷扰扰，千头万绪，将来又蹈我之覆辙，百无一成，悔之晚矣。

身体虽弱，却不宜过于爱惜。精神愈用则愈出，阳气愈提则愈盛。每日作事愈多，则夜间临睡愈快活。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，将前将却，奄奄无气，决难成事。

吾自信亦笃实人，只为阅历世途，饱更事变，略参些机权作用，把自家学坏了。实则作用万不如人，徒惹人笑，教人怀憾，何益之有？近日忧居猛省，一味向平实处用心，将自家笃实的本质，还我真面，复我固有。贤弟此刻在外，亦急须将笃实复还，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，日趋日下也。纵人以巧诈来，我仍以含浑应之，以诚愚应之，久之，则人之意也消。若钩心斗角，相迎相距，则报复无已时耳。至于强毅之气，决不可无。然强毅与刚愎有别，古语云："自胜之谓强。"曰"强制"，曰"强恕"，曰"强为善"，皆自胜之义也。如不惯早起，而强之未

明即起；不惯庄敬，而强之尸坐立斋；不惯劳苦，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。强之勤劳不倦，是即强也；不惯有恒，而强之贞恒，即毅也。舍此而求，以客气胜人，是刚恢而已矣。二者相似，而其流相去霄壤，不可不察，不可不谨。

余生平之失，在志大而才疏，有实心而乏实力，坐是百无一成。

弟年纪较轻，精力略胜于我，此际正宜提起全力，早夜整刷。昔贤谓:“宜用猛火煮，慢火温。”弟今正用猛火之时也。

凡人为一事，以专而精，以纷而散。荀子称:“耳不两听而聪，目不两视而明。”庄子称:“用志不纷，乃凝于神。”皆至言也。

古来言凶德致败者，约有二端：曰长傲，曰多言。丹朱不肖，曰傲，曰嚚讼，即多言也。历观名公巨卿，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。余生平颇病执拗，德之傲也；不甚多言，而笔下亦略近乎嚚讼，静中默省愆尤。我之处处获戾，其原不外此二者。凡傲之凌物，不必定以言语加人，有以神气凌之者矣，有以面色凌之者矣。稍有英发之姿，面色间有蛮很之象，最易凌人。凡中心不可有所恃，人有所恃，则达于面貌，只宜抑然自下，一味言忠信，行笃敬，庶几可以遮护旧失，整顿新机。否则，人皆厌薄之矣。

“长傲”“多言”二弊，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，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，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，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。第能惩此二者，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，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。故又在乎振刷精神，力求“有恒”，以改我之旧辙，而振家

之丕基。

温弟丰神较峻，与兄之亢直简澹，虽微有不同，而其难于谐世，则殊途而同归，余常用为虑。大抵胸多抑郁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养德；不特无以养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中年以后，则肝肾交受其病，盖郁而不畅，则伤木；心火上烁，则伤水。余今日之目疾，及夜不成寐，其由来不外乎此。故于两弟，时时以“和平”二字相勗，幸勿视为老生常谈。至要！至要！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体素弱，过于保惜；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，遽尔摧沮。

日慎一日，以求其事之济，一怀焦愤之念，则恐无成耳。千万忍耐，“久而敬之”四字，不特处朋友为然，即凡事亦莫不然。至嘱！

达生编六字诀，有时可施之行军者，戏书以佐吾弟之莞尔。余向来虽处顺境，寸心每多沉闷郁抑，在军中尤甚。此次专求怡悦，不复稍存郁损之怀，视初爻所谓“裕无咎”者也。望吾弟亦从“裕”字打叠，此心安安稳稳。

吾生平颇讲求“惜福”二字之义。近来补药不断，且菜蔬亦较奢，自愧享用太过，然亦体气太弱，不得不尔。家中后辈子弟体弱，学射最足保养。起早，尤千金妙方，长寿金丹也。

此后总以戒酒为第一义，起早亦养身之法，且系保家之道。从来早起之人，无不寿高者。吾近有二事法祖父，一曰：早起，二曰：勤洗脚，似于身体大有裨益。

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“惰”字致败；天下古今之才人，

皆以一“傲”字致败。

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，请曰：“此次进京，求公教训。”星冈公曰：“尔的官是做不尽的，尔的才是好的，但不傲，‘满招损，谦受益’，尔若不傲，更好全了。”遗训不远，至今尚如耳提面命。今吾谨述此语，告诫两弟，总以除“傲”字为第一义。唐虞之恶人，曰丹朱傲，曰象傲；桀纣之无道，曰强足以拒谏，辨足以饰非，曰谓己有天命，谓敬不足行，皆傲也。吾自八年六月再出，即力戒“惰”字，以儆无恒之弊。近来又力戒“傲”字，昨日徽州未败之前，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，既败之后，余益加猛省。大约军事之败，非“傲”即“惰”，二者必居其一；巨室之败，非“傲”即“惰”，二者必居其一。

泽儿虽体弱，而保养之法，亦惟在慎饮食，节嗜欲，断不在服药多也。

天地之间惟“谦谨”是载福之道。骄则满，满则倾矣。凡动口动笔，厌人之俗，嫌人之鄙，议人之短，发人之覆，皆骄也。无论所指，未必果当，即使一一切当，已为天道所不许。吾家子弟，满腔骄傲之气，开口便道人长短，笑人鄙陋，均非好气象。贤弟欲戒子侄之骄，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，好发人覆之习气，痛改一番，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。欲去“骄”字，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；欲去“惰”字，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。弟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（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）、三个信（不信僧道、不信医药、不信地仙），又谨记愚兄之去骄、去惰，则家中子弟，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。

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，久已以身许国，愿死疆场，不愿死

牖下。本其素志，近年在军办事，尽心竭力，毫无愧怍，死即瞑目，毫无悔憾。

凡目能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，声音笑貌之拒人，每苦于不自见，苦于不自知。

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，吾有所闻，自当一一告弟，明责婉劝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岂宜秘而不宣?

众口悠悠，初不知其所自起，亦不知其所由止。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，而悍然不顾，则谤且日腾；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，而抑然自修，则谤亦日熄。吾愿弟等之抑然，不愿弟等之悍然。愿弟等敬听吾言，手足式好，同御外侮；不愿弟等各逞己见，于门内计较雌雄，反忘外患。至阿兄忝窃高位，又窃虚名，时时有颠坠之虞。吾通阅古今人物，似此名位权势，能保全善终者极少。深恐吾全盛之时，不克庇荫弟等；吾颠坠之际，或致连累弟等，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言苦词，互相劝诫，庶几免于大戾。

治心，以“广大”二字为药；治身，以“不药”二字为药。

危急之际，莫靠他人，专靠自己，乃是稳者。

伤寒而反复者，每以服药致误，服补药则更易误。欲求病之有转机，弟须坚持不复服药。今年吴彤云之病，余坚持不服药之说，果得痊愈。虽不可一概而施，然亦可见病情反复之时，惟不服药，而症乃有定象也。

肝气旺，最易伤人，余兄弟皆禀母体，本难强制，然不可不以静坐制之。

余渐衰老，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，但强自禁制，降伏此

心。释氏所贵降龙伏虎，龙，即相火也；虎，即肝气也。多少英雄豪杰，打此两关不过，亦不仅余与弟为然。要在稍稍遏抑，不令过炽，降龙以养水，伏虎以养火。古圣所谓窒欲，即降龙也；所谓惩忿，即伏虎也。释儒之道不同，而其节制血气，未尝不同，总不使吾之嗜欲，害吾之躯命而已。至于"倔强"二字，却不可少，功业文章，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，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。孟子所谓"至刚"，孔子所谓"贞固"，皆从倔强二字做出。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，其好处亦正在"倔强"。若能去忿欲以养体，存倔强以励志，则日进无疆矣。

弟病在水不能生木，余亦夙有此疾，非药物所能为力。每日无论如何怕忙，总须略有抽闲之时，或静坐，或渴睡，或散步，火不动，则水得所养矣。

心肝两家之病，究以自养自医为主，非药物所能为力。今日偶过裱画店，见弟所写对联，光彩焕发，精力似甚完足。若能认真调养，不过焦灼，必可渐渐复元。

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哉名，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哉名？如弟必不求助于人，迁延日久，肝愈燥，脾愈弱，必成内伤，兄弟二人，皆将后悔，不如及今决计，不著痕迹。

弟以倔强之性，值久劳抑郁之后，一见亲人，泣涕一场，大闹一场，皆意中所有之事。然为涕为闹，皆可以发摅积郁，皆可以暗调肝疾。

弟近年于阿兄忿激之时，辄以嘉言劝阻，即弟自发忿激之际，亦能有发有收。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，后福当亦不可限量。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，气之忿积于中者厚，故倔强之

极，不能不流为忿激。以后吾兄动气之时，彼此互相劝诫，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。

古来豪杰，吾家祖父教人，以“懦弱无刚”四字为大耻，故男儿自立，必须有倔强之气。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，最为暗销锐气。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，此是过人之处，更宜从此加功。

古人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为“三不朽”，立德最难。自周汉以后，罕见以德传者。立功如萧、曹、房、杜、郭、李、韩、岳，立言如马、班、韩、欧、李、杜、苏、黄，古今曾有几人？吾辈所可勉者，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，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。弟每取立言中之万难攀跻者，而将立功中之稍次者，一概抹杀，是孟子“钩金舆羽，食重礼轻”之说也。乌乎可哉？不若就现有之功，而加之以读书养气，小心大度，以求德日进，言日醇。譬如筑室，譬之立功，弟有绝大基址，绝好结构，以后但加装修工夫，何必汲汲皇皇，茫若无主乎？

弟肝气未痊，全靠自己以心医之。弟若不知自爱，懊怒不已，剥丧元气，则真太愚矣。

湿毒因太劳之故，肝疾则沉心太高之故。立此大功，成此大名，而犹怀郁郁，天下何一乃为快意之事，何年乃是快意之时哉？

凡后天以脾为主。脾以谷气为本，以有信为用。望两弟常告鼎三，每日多吃饭粥，少吃杂物，无论正餐及点心，守定一个时辰，日日不差。若有小小病症，坚守星冈公之教，不轻服药。

吾阅历极久，但嘱家中老幼，不轻服药，尤不轻服克伐之药，即是善于养生之道。

养生之法，约有五事：一曰眠食有恒，二曰惩忿，三曰节欲，四曰每日临睡洗脚，五曰每日两饭后，各行三千步。惩忿，即余篇中所谓"养生以少恼怒为本"也。眠食有恒，又洗脚二事，星冈公行之四十年，余学行七年矣。饭后三千步，近日试行，自矢永不间断。弟从前劳苦太久，年近五十，愿将此五事立志行之。

谓自强者每胜一筹，则余不甚深信。凡国之强，必须多得贤臣。凡家之强，必须多出贤子弟。此亦关乎天命，不尽由于人谋。至一身之强，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，孟子之"集义而慊"，即曾子之"自反而缩"也，惟曾、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，略为可久可常。此外斗智斗力之强，则有因强而大兴，亦有因强而大败，古来如李斯、曹操、董卓、杨素，其智力皆横绝一世，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。近世如陆何萧陈，皆予知自雄，而俱不保其终。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，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。若专在胜人处求强，其能强到底与否，尚未可知，即使终身强横安稳，亦君子所不屑道也。

余现在调养之法，饭必精凿，蔬菜以肉汤煮之，鸡鸭鱼羊豕，炖得极烂，又多办酱菜、咸菜之属。以为天下之至味大补，莫过于此。《孟子》及《礼记》所载养老之法，事亲之道，皆不出此乎？岂古之圣贤皆愚，必如后世之好服参茸燕菜鱼翅海参，而后为智耶？

困心横虑，正是磨炼英雄，玉汝于成。李申夫尝谓余怄

气，从不说出，一味忍耐，徐图自强，因引谚曰："好汉打脱牙，和血吞"。此二语，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。余庚戌辛亥间，为京师权贵所唾骂；癸丑甲寅，为长沙所唾骂；乙卯丙辰，为江西所唾骂，以及岳州之败，靖江之败，湖口之败，盖打脱牙之时多矣，无一次不和血吞之。

来信每怪运气不好，便不似好汉声口，惟有一字不说，咬定牙根，徐图自强而已。

辛苦半身，不肯于老年博一取巧之名，巧被人窃笑也。

申甫所谓"好汉打脱牙，和血吞"，星冈公所谓"有福之人善退财"，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。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，兄自问近年得力，惟有一"悔"字诀。

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，可屈可伸，可行可藏，又每见得人家不是。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，乃知自己全无本领，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。故自戊午至今九载，与四十岁以前，迥不相同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，以不怨不尤为用。立者，发奋自强，站得住也；达者，办事圆融，行得通也。吾九年以来，痛戒无恒之弊，看书写字从未间断，选将练兵，亦常留心，此皆自强能立功夫。奏疏公牍，再三斟酌，无一过当之语，自夸之词，此皆圆融能达工夫。至于怨天，本有所不敢；尤人，则常不能免，亦皆随时强制，而克去之。弟若欲自儆惕，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，然后痛下针砭，必有大进。"立达"二字，吾于己未年曾写于弟之手卷中，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，但于能达处，尚欠体验，于不怨尤处，尚难强制。吾信中言，皆随时指点，劝弟强制也。

赵广汉本汉之贤臣，因星变而劾魏相，后乃身当其灾，可为殷鉴。默存一悔字，无事不可挽回也。

袁了凡所谓"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"，另起炉灶，重开世界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，非天之磨炼英雄，使弟大有长进乎？谚云:"吃一堑，长一智。"吾生平长进，全在受挫辱之时，务须咬牙励志，蓄其气而长其智，切不可茶然自馁也。

朱子尝言:"悔字如春，万物蕴蓄初发；吉字如夏，万物茂盛已极；吝字如秋，万物始落；凶字如冬，万物枯凋。"又尝以元子配春，亨字配夏，利字配秋，贞字配冬。兄意"贞"即"硬"字诀也，弟当艰危之际，若能以"硬"字法冬藏之德，以"悔"字启春生之机，庶几可挽回一二乎!

余生平吃数大堑，——而癸丑六月不与焉——第一次，壬辰年发佾生，学台悬牌，责其文理之浅；第二庚戌年，上日讲疏内，画一图甚陋，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；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，栖于高峰寺，为通省官绅所鄙夷；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，赧颜走入江西，又参抚臬，丙辰被困南昌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。吃此四堑，无地自容，故近虽忝窃大名，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，不敢自以为是。俯畏人言，仰畏天命，皆从磨炼后得来。

弟之手痛，尚未及遽成痼疾之年，只要弟心宽和，肝郁稍纾，即可日就康复。古语云:"心病还须自心医。"

凡富贵功名，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学作圣贤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与天命相关涉。吾有志学为圣贤，少时

欠居敬工夫，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过动。尔宜举止端庄，言不妄发，则入德之基也。

作人之道，圣贤千言万语，大抵不外“敬”“恕”二字。仲弓《问仁》一章，言敬恕最为亲切，自此以外，如“立，则见参于前也；在舆，则见其倚于衡也。”“君子无众寡，无大小，无敢慢，斯为泰而不骄。”“正其衣冠，俨然人望而畏，斯为威而不猛。”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。孔言“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”；孟言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，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朝之患”。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

“涵”“泳”二字，最不易识。余尝以意测之曰：涵者，如春雨之润花，如清渠之溉稻。雨之润花，过小则难透，过大则难披，适中则涵濡而滋液；清渠之溉稻，小则枯槁，过则伤涝，适中则涵养而勃兴。泳者，如鱼之游水，如人之濯足。程子谓“鱼跃于渊，活泼泼地”；庄子言“梁濠观鱼，安知非乐”。此鱼水之快也。左太冲有“濯足万里流”之句，苏子瞻有“夜卧濯足诗”，有“浴罢诗”，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。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，而视此心如花、如稻、如鱼、如濯足，则“涵泳”二字，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。

余生平有三耻，学问各涂，皆略涉其涯涘，独天文、算学毫无所知，虽恒星、五纬，亦不识认，一耻也；每作一事，治一业，辄有始无终，二耻也；少时作字，不能临摹一家之体，遂致屡变而无所成，迟纯而不适于用。近岁在军，因作字太多，废搁殊多，三耻也。

身体虽弱，处多难之世，若能风霜锻炼，苦心劳神，亦自

足坚筋骨而长识见。洗甫叔向最羸弱，近日从军，反得壮健，亦其证也。

余生平坐无恒之弊，万事无成，德无成，业无成，已可深耻矣。逮办理军事，自矢靡他，中间本志变化，尤无恒之大者，用为内耻。尔欲稍有成就，须从“有恒”二字下手。余尝观星冈公仪表绝人，全在一重字，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，盖取法于星冈公。尔之容止甚轻，是一大敝病，以后宜时时留心，无论行坐均须重厚。早起也，有恒也，重也，三者皆最要之务。

余寸心坦坦荡荡，毫无疑怖。人谁不死，只求临终心无愧悔耳。

每日饭后，走数千步，是养生家第一秘诀。尔每餐食毕，可至唐家铺一行，或至澄叔家一行，归来大约三千余步，三个月后，必有大效矣。

尔看书天分甚高，作字天分甚高，作诗文天分略低。若在十五六岁时，教导得法，亦不当止于此。今年已廿三岁，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，父兄师长不能为力。作诗文是尔之所短，即宜从短处痛下功夫；看书写字，尔之所长，即宜拓而充之。走路宜重，说话宜迟，常常记忆否?

余自从军以来，即怀见危授命之志。丙戌年在家抱病，常恐溘逝牖下，渝我初志，失信于世。起复再出，意尤坚定。此次若遂不测，毫无牵恋。自念贫窭无知，官至一品，寿逾五十，薄有浮名，兼秉兵权，忝窃万分，夫复何憾?惟古文与诗二者，用力颇深，探索颇苦，而未能介然用之，独辟康庄——古文尤确有依据——若遽先朝露，则寸心所得，遂成广陵之

散。作字用功最浅，而近年略有入处。三者无一所成，不无耿耿。至行军本非余所长，兵贵奇而余太平，兵贵诈而余太直，岂而办此滔天之贼，即前次屡有克捷，已为侥幸，出于非望矣。尔等长大之后，切不可涉历兵间，此事难于见功，易于造孽，尤易于贻万世口实。余久处行间，日日如坐针毡，所差不负吾心，不负所学者，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。近来阅历愈多，深谙督师之苦，尔曹惟当一意读书，不可从军，亦不必作官。

人生惟有"常"是第一美德。余早年于作字一道，亦尝苦思力索，终无所成。近日朝朝摹写，久不间断，遂觉月异而岁不同。可见年无分老少，事无分难易，但行之有"恒"，自如种树养畜，日见其大而不觉耳。

古之精相法，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。欲求变化之法，总须先立坚卓之志。即以余生平言之，三十前最好吃烟，片刻不离，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，至今不再吃。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，近五年深以为戒，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。即此二端，可见无事不可变也。

《礼》云："道而不径，舟而不游。"古之言孝者，专以保身为重。乡间路窄桥孤，嗣后吾家子侄，凡遇过桥，无论轿马，均须下而步行。

吾于凡事皆守"尽其在我，听其在天"二语，即养生之道亦然。体强者如富人，因戒奢而益富；体弱者如贫人，因节啬而自全。节啬，非独食色之性也，即读书用心，亦宜检约，不使太过。余《八本篇》中，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又尝教胸中不

宜太苦，须活泼泼地，养得一段生机，亦去恼怒之道也。即戒恼怒，又知节啬，养生之道，尽在我者矣。此外寿之长短，病之有无，一概听其在天，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。凡多服药饵，求祷神祇，皆妄想也。吾于医药祷祀等事，皆记星冈公之遗训，而稍加推阐，教尔后辈。

张文端公英所著《聪训斋语》，皆教子之言。其中言养身、择友、观玩山水花竹，纯是一片太和生机。

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，但以圣祖之《庭训格言》（家中尚有数本）、张公之《聪训斋语》（莫宅有之，申夫有刻于安庆）二者为教，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。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，出门则饱看山水，环金陵百里内外，可以遍游也。算学者，切不可再看，读他书，亦以半日为率。未刻以后，即宜歇息游观。古人以惩忿窒欲，为养生要诀。惩忿，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；窒欲，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。因好名好胜，而用心太过，亦欲之类也。药虽有利，害亦随之，不可轻服。切嘱!

庄生云:“闻在宥天下，不闻治天下也。”东坡取此二语，以为养生之法，熟于小学。试取“在宥”二字之训诂，体味一番，则知庄、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，养生亦然，治天下亦然。若服药而日更数方，无故而终年峻补，病轻而妄施攻伐。强求发汗，则如商君治秦，荆公治宋，全失自然之妙。柳子厚所谓“名为爱之，其实害之”，陆务观所谓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”，皆此义也。东坡《游罗浮诗》云:“小儿年少有奇志，中宵起坐存黄庭。”下一“存”字，正合庄子“在宥”二字之意。盖苏氏兄弟父子，皆讲养生，窃取黄老微旨，故称其子为有奇志。

以后不轻服药，自然日就壮健矣。

余近年默省之勤、俭、刚、明、忠、恕、谦、浑八德，曾为泽儿言之，宜转告与鸿儿，就中能体会一二字，便有日进之象。泽儿天质聪颖，但嫌过于玲珑剔透，宜从“浑”字上用些工夫。鸿儿则从“勤”字上用些工夫。用工不可拘苦，须探讨些趣味出来。

然老年笃畏天命，力求克去褊心忮心。尔辈少年，尤不宜妄生意气，著不得丝毫意见。切记！切记！尔禀气太清，清则易柔，惟志趣高坚，则可变柔得刚；清则易刻，惟襟怀闲远，则可化刻为厚。余字汝曰劼刚，恐其稍涉柔弱也；教汝读书，须具大量，看陆诗以导闲适之抱，恐其稍涉刻薄也。尔天性淡于荣利，再从此二字用功，则终身受用不尽矣。

余生平略涉先儒之书，见圣贤教人修身，千言万语，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。忮者，嫉贤害能，妒功争宠，所谓“怠者能修，忌者畏人修”之类也；求者，贪利贪名，怀土怀惠，所谓“未得怀患，既得患失”之类也。忮不常见，每发露于名业相侔、势位相埒之人；求不常见，每发露于货财相接、仕进相妨之际。将欲造福，先去忮心，所谓“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”也；欲将立品，先去求心，所谓“人能无穿窬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”。忮不去，满怀皆是荆棘；求不去，满腔日即卑污。余于此二者，常加克治，恨尚未能扫除净尽。

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后

历览有国有家之兴，皆由克勤克俭所致。其衰也，则反是。余生平亦颇勤以字自励，而实不能勤，故读书无手钞之

册，居官无可存之牍；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，而自问实不能俭。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，厨房日用之数，亦云奢矣，其故由于前在军营，规模宏阔，相沿未改，近因多病，医药之资漫限制。由俭入奢，易于下水，由奢反俭，难于登天。在两江交卸时，尚存养廉二万金，在余初意，不料有此，然似此放手用去，转瞬即已立尽。尔辈以后居家，须学陆梭山之法，每月用银若干两，限一成数，另封秤出，本月用毕，只准赢余，不准短欠。衙门奢侈之习，不能不彻底痛改。余初带兵之时，立志不取军营之钱，以自肥其私，今日差幸，不负始愿，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，低颜求人，惟在尔辈力崇俭德，善持其后而已。

忮求诗二首

善莫大于恕，德莫凶于妒。妒者妾妇行，琐琐奚比数。己拙忌人能，己塞忌人遇。己若无事功，忌人得成务。己若无党援，忌人得多助。势位苟相敌，畏逼又相恶。己无好闻望，忌人文名著。己无贤子孙，忌人后嗣裕。争名日夜奔，争利东西骛。但期一身荣，不惜他人污。闻灾或欣幸，闻祸或悦豫。问渠何以然，不自知其故。尔室神来格，高明鬼所妒。天道常好还，嫉人还自误。幽明丛诟忌，乖气相倚伏。重者灾汝躬，轻亦减汝祚。我今告后生，悚然大觉寤。终身让人道，曾不失寸步。终身祝人善，曾不损尺布。消除嫉妒心，普天零甘露。家家获吉祥，我亦无恐怖。(《不忮》)

知足天地宽，贪得宇宙隘。岂无过人姿，多欲为患害。在约每思丰，居困常求泰。富求千乘车，贵求万钉带。未得求速

偿，既得求勿坏。芬馨比椒兰，磐固方泰岱。求荣不知厌，志亢神愈振。岁燠有时寒，月明有时晦。时来多善缘，运去生灾怪。诸福不可期，百殃纷来会。片言动招尤，举足便有碍。戚戚抱殷忧，精爽日凋瘵。矫首望八荒，乾坤一何大。安荣无遽欣，患难无遽憝。君看十人中，八九无倚赖。人穷多过我，我穷犹可耐。而况处夷涂，奚事中嗟忾。于世少所求，俯仰有余快。俟命堪终古，曾不愿乎外。(《不求》)

日课四条

一曰：慎独则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难于养心。心既知有善，知有恶，而不能实用其力，以为善去恶，则谓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与否，盖他人所不及知，而己独知之。故《大学》之诚意章，两言慎独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恶恶如恶恶臭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则《大学》之所谓自慊，《中庸》之所谓"戒慎恐惧"，皆能切实行之。即曾子所谓"自反而缩"，孟子所谓"仰不愧，俯不怍，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"，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独，能内省不疚，可以对天地，质鬼神，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。人无一内愧之事，则天君泰然。此心常快足宽平，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，第一寻药之方，守身之先务也。

二曰：主敬则身强。敬之一字，孔门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，至程朱则千言万语，不离此旨。内而专静纯一，外而整齐严肃，敬之工夫也；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敬之气象也；修己以安百姓，笃恭而天下

平，敬之效验也。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，则天地自位，万物自育，气无不和，四灵毕集，聪明睿智，皆由此出。以此事天飨帝，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。吾谓敬字切近之效，就在能固人肌肤之会、筋骸之束。庄敬日强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征应。虽有衰年病躯，一遇坛庙祭献之时，战阵危急之际，亦不觉神为之悚，气为之振，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。若人无寡众，事无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怠慢，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!

三曰：求仁则人悦。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气以成形，我与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，而不知仁民爱物，是于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。至于尊官厚禄，高居人上，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；读书学古，粗知大义，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。若但知自了，而不知教养庶汇，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负甚大矣。孔门教人，莫大于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于“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”数语。立者，自立不惧，如富户百物有余，不假外求；达者，四达不悖，如贵人登高一呼，群山四应，人孰不欲己立己达？若能推以立人达人，则与物同春矣。后世论求仁者，莫精于张子之《西铭》，彼其视民胞物与，宏济群伦，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。必如此，乃可谓之人；不如此，则曰悖德、曰贼。诚如其说，则虽尽立天下之人，尽达天下之人，而曾无善劳之足言，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？

四曰：习劳则神钦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恶劳，无

论贵贱智愚老少，皆贪于逸而惮于劳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著之衣，所进之食，与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力相称，则旁人韪之，鬼神许之，以为彼自食其力也。若农夫织妇，终岁勤动，以成数石之粟、数尺之布，而富贵之家，终岁逸乐，不管一业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锦绣，酣豢高眠，一呼百诺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许也。其能久乎？古之圣君贤相，若汤之昧旦丕显，文王日昃不遑，周公夜以继日，坐以待旦，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。《无逸》一篇，推之于勤则寿考，逸则夭亡，历历不爽。为一身计，则必操习技艺，磨炼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虑，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；为天下计，则必己饥己溺，一夫不获，引为余辜，大禹之周乘四载，过门不入，墨子之摩顶放踵，以利天下，皆极俭以奉身，而极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所行，以其勤劳也。军兴以来，每见人有一材一技，而耐艰苦者，无不见于人，见称于时；其绝无材技，不惯作劳者，皆唾弃于时，饥冻就毙。故勤则寿，逸则夭；勤则有材而见用，逸则无能而见弃；勤则博济斯民，而神祇钦仰，逸则无补于人，而神鬼不歆。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，莫大于习劳也。

余衰年多病，目疾日深，万难挽回。汝及诸侄辈，身体强壮者少。古之君子修己治家，必能心安身强，而后有振兴之象；必使人悦神钦，而后有骈集之祥。今书此四条，老年用自儆惕，以补昔岁之愆，并令二子各自黾勉。每夜，以此四条相课；每月终，以此四条相稽。转寄诸侄共守，以期有成焉。

(以上《家训》)

静坐思，心正气顺，必须到“天地位，万物育”田地，方好。

默坐思，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，杂念憧憧，将何以极？扫却，勉之。

吴竹如言：“‘敬’字最好。”予谓须添一“和”字，则所谓敬者，方不是勉强操持，即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之意。

诵《养气章》，以有所会。愿终身私淑孟子，虽造次颠沛，皆有孟夫子在前，须臾不离，或到死之日，可以仰希万一。

心得语，一经说破，胸中便无余味，所谓“德之弃”也，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。

《易·大壮》卦象大众，正与《养气章》通。

“静”字全无工夫，欲心之凝定，得乎？

晋卦：“罔孚裕，无咎。”裕，难矣。《中庸》明善诚身一节，其所谓裕学乎！精神便常令有余，于事则气充，而心不散漫。

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，一日姑待后来补救，则难矣。况进德修业之事乎？海秋言：“人处德我者，不足觉心术；处相怨者而能平情，必君子也。”

读书穷理，不辨得极虚之心，则先自窒矣。

“咸恒损益”四卦，可合之得虚心实心之法。

不能主一之咎，由于习之不熟，由于志之不立，而实由于知之不真。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，便如食鸟啄之杀人，

则必主一矣。不能主一，无择无守，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，亦只算游思杂念，心无统摄故也。

巽乎水而上水，颇悟养生家之说。

良峰前辈言："无间最难，圣人之纯一不已，颜子之三月不违。此不易学，即日月之至，亦非诸贤不能。'至'字煞宜体会，我辈但宜继继续续，求其时习而说。"

存心，则缉熙光明，如日之升；修容，则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镇。内外交养，敬义夹持，何患无上达。

至岱云处，看渠日课，岱云近日志日坚而识日卓越，阅之喜不可言。平日好善之心，颇有"若己有之"之诚，而前日读筠仙诗，本日观岱云日课，尤心中好之也。

树堂来，与言养心养体之法。渠言："舍静坐，更无下手处。能静坐，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"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，所言皆阅历语，静中真味，静能领取。又言："心与气总拆不开。心微浮，则气浮矣；气散，则心亦散矣。"此即孟子所谓"志壹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"也。

"神明则如日之升，身静则如鼎之镇"。此二语可守者也。惟心到静极时，所谓未发之中，寂然不动之体，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。意者只是闭藏之极，逗出一点生意来，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？贞之固也，乃所以为元也；蛰之坏也，乃所以为启也；谷之坚实也，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，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，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。此中无满腔生意，著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，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。然则静极生阳，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。息息静极，仁心之不息，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？颜子

三月不违，亦可谓洗心退藏，极静中之真乐者矣。我辈求静，欲异乎禅氏入定，冥然罔觉之旨，其必验之此心，有所谓一阳初动，万物资始者，庶可谓之静极，可谓之未发之中，寂然不动之体也。不然，深闭固拒，心如死灰，自以为静，而生理或几乎息矣，况乎其并不能静也。有或扰之，不且憧憧往来乎？深观道体，盖阴先于阳信矣。然非实由体验得来，终掠影之谈也。

人必中虚，不著一物，而后能真实无妄。盖实者，不欺之谓也。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别著一物，心中别有私见，不敢告人，而后造伪言以欺人。若心中了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。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，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诚者，不欺者也；不欺者，心无私著也；无私著者，至虚者也。是故天下之至虚，天下之至诚者也。当读书，则读书，心无著于见客也；当见客，则见客，心无著于读书也。一有著，则私也。灵明无著，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时不杂，既过不恋，是之谓虚而已矣，是之谓诚而已矣。以此读无妄、咸中、孚三卦，盖扞格者鲜矣。

凡作文诗，有情极真挚，不得不一倾吐之时，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原，其所言之理，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。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，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，皆平日读书，积理之功也。若平日酝酿不深，则虽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达之，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。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，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。至于雕饰字句，则巧言取悦，

作伪日拙，所谓修辞立诚者，荡然失其本旨矣。以后真情激发之时，则必视胸中义理如何，如取如携，倾而出之可也。不然，而须临时取办，则不如不作，作则必巧伪媚人矣。

在何宅听唱昆腔，我心甚静且和，因思古乐陶情淑性，其入人之深，当何如？礼乐不兴，小学不明，天下所以少成材也。

竹如教我曰："耐。"予尝言竹如"贞"足干事。予所谓阙者"贞"尔，竹如以一"耐"字教我，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，以渐几于能"贞"也。此一字，足以医心病矣。

写字时，心稍定，便觉安恬些，可知平日不能耐，不能静，所以致病也。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。以后即以此养心。

万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转觉安定，可知往日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，何尝能稍自立志哉!

记云："君子庄敬，日强。"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苶，欲其强，得乎？譬诸草木，志之不立，本则拨矣。是知千言万语，莫先于立志也。

唐先生言："国朝诸大儒，推张杨园、陆稼书两先生，最为正大笃实，虽汤文正犹或小逊，李厚庵、方望溪，文章究优于德行。"

夜读杨园先生集，中有数条，如破我忮求之私，当头棒喝。

读杨园《近古录》，真能使鄙夫宽，薄夫敦。

因作字，思用功所以无恒者，皆助长之念害之也。本日因闻竹如言，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，须是刚猛，用血战功

夫，断不可弱。二者，不易之理也。时时谨记，《朱子语类》“鸡伏卵”及“猛火煮”二条，刻刻莫忘。

凡读书，有为人为己之分。为人者，纵有心得，亦已“的然日亡”。予于杜诗，不无一隙之见，而批点之时，自省良有为人之念，虽欲蕴而有味，得乎？

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，无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则极其中而天地位。

此绵绵者，由动以之静也，自谨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，无少差谬，而无适不然，而极其和，而万物育；此穆穆者，由静以之动也。由静之动，有神主之；由动之静，有鬼司之。终始往来，一敬贯之。

庄子曰：“美成在久，骤而见信于人者，其相信必不固；骤而得名于时者，其为名必过情。君子无赫赫之称，无骤著之美，犹四时之运，渐成岁功，使人不觉。”则人之相乎，如桃李不合，下自成蹊矣。

有盖宽饶、诸葛丰之劲节，必兼有山巨源、谢安石之雅量，于是乎言足以兴，默足以容。否则，峣峣易缺，适足以取祸也。雅量虽由于性生，然亦恃学力以养之，惟以圣贤律己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度量闳深矣。

知己之过失，即自为承认之地，改去豪杰吝惜之心，乃最难事。豪杰之所以为豪杰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便是此等处，磊落过人，能透过此一关，寸心便异常安乐，省得多少胶葛，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。

有义理之学，有词章之学，有经济之学，有考据之学。义

理之学，即《宋史》所谓道学也，在孔门为德行之科；词章之学，在孔门为言语之科。经济之学，在孔门为政事之科；考据之学，即今世所谓"汉学"也。在孔门为文学之科。此四者，阙一不可。予于四时，略涉津涯，天质鲁钝，万不能造其奥窔矣。惟取其尤要者，而日日从事，庶以渐磨之久，而渐有所开。义理之学，吾之从事者，二书焉，曰《四子书》、曰《近思录》；词章之学，吾之从事者，二书焉，曰《曾氏读古文钞》，与《曾氏读诗钞》，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，然胸中已有成竹矣；经济之学，吾之从事者，二书焉，曰《会典》，曰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；考据之学，吾之从事者，四书焉，曰《易经》，曰《诗经》，曰《史记》，曰《汉书》。此十种者，须要烂熟于心中。凡读书者，能附于此十书，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，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，如鸡伏卵，不稍歇而使冷，如蛾成垤，不见异而思迁，其斯为有本之学乎！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颐，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；损，君子以惩忿窒欲；益，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；鼎，君子以正位凝命。此六卦之大象，最切于人，颐以养身养德，鼎以养心养肾，尤为切要。

座右为联语以箴云："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；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。"

除却进德修业，乃是一无所恃，所谓"把截四路头"也。若不日日向上，则人非鬼责，身败名裂，不旋踵而至矣，可不畏哉！

治心之道，先去其毒，阳恶曰忿，阴恶曰欲；治身之道，

必防其患，刚恶曰暴，柔恶曰慢；治口之道，二者交惕，曰慎言语，曰节饮食。凡此数端，其乐维何，礼以居敬，乐以导和。阳刚之恶，和以宜之；阴柔之恶，敬以持之；饮食之过，敬以检之；言语之过，和以敛之。敬极肃肃，和极雍雍，穆穆绵绵，斯为德容，容在于外，实根于内，静动交养，睟面盎背。余生平虽颇好看书，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，参预其间，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，无杜元凯优柔餍饫一段之趣，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，无一事有成。今虽暮齿衰迈，当从"敬静纯淡"四字上痛加工夫，纵不能如孟子、元凯所云，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，亦稍足自适矣。

处逆境之道，惟《西铭》"无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；勇于从而顺令者，伯奇也"等句，最为亲切。

偶作联语以自箴云："禽里还人，静由敬出；死中求活，淡极乐生。"一本《孟子》夜气章之意，一本《论事》蔬水曲肱章之意，以绝去梏亡营扰之私。

本朝博学之家，信多闳儒硕士，而其中为人者多，为己者少。如顾、阎并称，顾则为己，阎则不免人之见者存；江、戴并称，江则为己，戴则不免人之见者存；段、王并称，王则为己，段则不免人之见者存；方、刘、姚并称，方、姚为己，刘则不免人之见者存——其达而在上者，李厚庵、朱可亭、秦味经，则为己之数多，纪晓岚、阮芸台则不免人之见者存。学者用力，固宜于幽独中，先将为己为人之界，分别明白，然后审端致力，种桃得桃，种杏得杏，未有根本不在，而枝叶发生，而自鬯茂者也。

邵子所谓观物，庄子所谓观化，程子所谓观天地生物气象，须要放大胸怀，游心物外，乃能绝去一切缴绕郁悒、烦闷不宁之习。

读书之道，朝闻道而夕死，殊不易易。闻道者，必真知而笃信之。吾辈自己不能自信，心中已无把握，焉能闻道?

胸襟广大，宜从“平”“淡”二字用功。凡人我之际，须看得平；功名之际，须看得淡。庶几胸怀日阔。

傍夕，与子序登楼，论老年用功，不可有骄气、暮气。

念不知命、不知礼、不知言三者，《论语》以殿全篇之末，良有深意。若知斯三者，而益之以孟子取人为善、与人为善之义，则将庶可为完人矣。

闻子序谈养气章末四节，方孔子之所以异于伯夷、伊尹者，不在高处，而在平处；不在隆处，而在污处。污者，下也；平者，庸也。夷、尹之圣，以其隆高而异于众人也。宰我之论尧舜以勋业而隆，孔子以并无勋业而污；子贡之论百王以礼乐而隆，孔子以并无礼乐而污；有若之论他圣人以出类拔萃而隆，孔子以即在类萃之中不出不拔自处于污。而污下而同于众人，此其所以异于夷、尹也，此其所以为生民所未有也。

为人之道有“四知”，天道有“三恶”。三恶之目，曰天道恶巧、天道恶盈、天道恶贰。贰者，多猜疑也，不忠诚也，无恒心也。四知之目，即《论语》末章之知命、知礼、知言，而吾更加以知仁。仁者，恕也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恕道也。立者，足以自立也；达者，四达不悖，远近信之，人心归之，《诗》云:“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”《礼》

云:“推而放诸四海而准。”达之谓也。我欲足以自立，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；我欲四达不悖，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。孔子所云: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孟子所云:“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。”皆恕也，仁也。知此则识大量大，不知此则识小量小。故吾于三知之外，更道知仁。

读书之道，杜元凯称若江海之浸，膏泽之润。若见闻太寡，蕴蓄太浅；譬犹一勺之水，断无转相灌注、润泽丰美之象，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。

与子序言圣人之道，亦曰:“学问阅历，渐推渐广，渐习渐熟，以至于四达不悖。”因戏称曰：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，语人曰:“吾赌则输矣，而赌之道精矣。”从来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，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。程子解《孟子》苦、劳、饿、乏、拂、乱、动、忍等语曰:“若为熟也，须从这里过，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。”子序笑应之。

余近日常写大字，微有长进，而不甚贯气，盖缘结体之际，不能字字一律。如或上松下紧，或上紧下松，或左大右小，或右大左小，均须始终一律，乃成体段。余字取势，本系左大右小，而不能一律，故恒无所成。推之作古文辞，亦自有体势，须篇篇一律，乃为成家；办事亦自有体势，须事事一律，乃为成章；言语动作，亦自有体势，须日日一律，乃为成德。否则载沉载浮，终无所成矣。

作书者宜临帖摹帖，作文作诗，皆宜专学一家，乃易长进。然则作人之道，亦宜专学一古人，或得今人之贤者，而师法之，庶易长进。

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，而敬、恕、诚、静、勤、润，六者阙一不可；学成以三经、三史、三子、三集烂熟为要，而三者亦须提其要而钩其元；艺成以多写为要，亦须自辟门径，不依傍古人格式；功成以开疆安民为要，而亦须能树人，能立法，能是二者，虽不拓疆，不泽民，不害其为功也。四者能成其一，则足以自怡。此虽近于名心，而犹为得其正。

念天道三恶之外，又觉好露而不能浑，亦天之所恶也。

余复胡中丞信中有云:“惟忘机可以消众机，惟懵懂可以祓不祥。”似颇有意义，而愧未能自体行之。

凡人凉薄之德，约有三端最易犯。闻有恶德败行，听之娓娓不倦，妒功忌名，幸灾乐祸，此凉德之一端也。人受命于天，如臣受命于君，子受命于父，而或不能受命，居卑思尊，日夜自谋，置其身于高明之地，譬诸金跃冶而以镆铘干将自命。此凉德之二端也。

胸包清浊，口不臧否者，圣哲之用心也。强分黑白，过事激扬者，文士轻薄之习，优伶风切之态也。而吾辈不察而效之，动辄区别善恶，品第高下，使优者未必加劝，而劣者几无以自处。此凉德之三端也。余今老矣，此著尚加戒之。

君子有三乐，读书声出金石，飘飘意远，一乐也；宏奖人才，诱人日进，二乐也；勤劳而后憩息，三乐也。

孔子所谓“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上智下愚不移”者，凡事皆然。即以围棋论，生而得国手者，上智也；屡学而不知局道，不辨死活者，下愚也。此外皆相近之资，视乎教者如何。教者高，则习之而高矣；教者低，则习之而低矣。以作字论，生而

笔姿秀挺者，上智也；屡学而拙如姜芽者，下愚也。此外则皆相近之资，视乎教者何如。教者钟、王、则众习于钟、王矣；教者苏、米，则众习于苏、米矣。推而至于作文亦然，打仗亦然，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，而众人之习，随之而转移。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，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，是犹执策而叹无马。真是无马哉?

李申甫黄州归来，稍论时事，余论当竖起骨头，竭力撑持，三更不眠，因作一联云:“养活一团春意思，撑起两根穷骨头。”用自警也。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，惜皆未写出。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:“不怨不尤，但反身争个一壁静；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长得万丈高。”曾用木板刻出，与此联意相近，因附识之。今夜醒后，心境不甚恬适，于爱憎恩怨，未能悉化，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，夫子所称“日月至焉”者，或亦似此乎?

近日之失，由于心弦太紧，无舒和之意。以后作人，当得一“松”字意味，日来每思吾身能于十三字者用功，尚不失晚年进境。十三字者，谓三经、三史、三子、三集、三实、三忌、三薄、三知、三乐、三寡也。三经、三史、三子、三集、三实，余在京师尝以扁其室，在江西曾刻印章矣。三忌者，即所谓天道忌巧、天道忌盈、天道忌贰也；三薄者，幸灾乐祸，一薄德也，逆命亿数，二薄德也，臆断皂白，三薄德也；三知者，《论语》末章所谓知命、知礼、知言也；三乐者，即前所记，读书声出金石，一乐也，宏奖人才，诱人日进，二乐也，勤劳而后憩息，三乐也；三寡者，寡言养气、寡视培神、寡欲养精。十三字者，时时省察，其犹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者乎!

圣人所言，有所不言。积善余庆，其所言也；万事由命不由人，其所不言也。礼乐政刑，仁义忠信，其所言者也；虚无清静，无为自化，其所不言者也。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，以所言者为用；以不言者存诸心，以所言者勉诸身。以庄子之道自怡，以荀子之道自克，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！

日来心绪总觉不自在，殆孔子所谓"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也"。军中乃争权系势之场，又实非处约者所能济事。求其贞白不移，淡泊自守，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，颇难其道尔。

孔子所谓"下学上达"，达字中必有一种"洞彻无疑"意味，即苏子瞻晚年意思深远，随处自得，亦必有脱离尘垢，卓然自立之趣。吾困知勉行，久无所得，年已五十，胸襟意识犹未免庸俗之人，可愧也已。

此身无论何处境遇，而"敬""恕""勤"字无片刻可弛。苟能守此数字，则无入不自得，又何必斤斤计较得君与不得君，气谊孤与不孤哉？

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，不可须臾离者，因欲名其堂曰："八本堂"。其目曰：读书以训诂为本，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事亲以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古人格言尽多，要之每事有第一义，必不可竭力为之者，觉之如探骊得珠，失之如舍根本而图枝叶。古人格言虽多，亦在乎后人之慎择而已矣。

九弟谏余数事，余亦教九弟"静虚涵泳，萧然物外"。

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，时时伺吾之短，以相箴规，庶

不使"矜心"生于不自觉。

忆八年所定"敬""恕""诚""静""勤""润"六字，课心课身之法，实为至要至赅。吾近于静字欠工夫耳。

东坡"守骏莫如跛"五字，凡技皆当知之。若一味骏快奔放，必有颠蹶之时；一向贪美名，必有大污辱之事。余以"求阙"名斋，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，亦"守骏莫如跛"之意也。

古人"修身""治人"之道，不外乎"勤""大""谦"。勤若文王之不遑，大若舜禹之不与，谦若汉文之不胜，而勤、谦二字，尤为彻始彻终，须臾不可离之道。勤所以儆惰也，谦所以儆傲也，能勤且谦，则大字在其中矣。千古之圣贤豪杰，即奸雄，欲有立于世者，不外一勤字；千古有道自得之士，不外一谦字。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，傥所谓"朝闻道夕死可矣"者乎？

劳、谦二字，受用无穷。劳所以戒惰也，谦所以戒傲也。有此二者，何恶不去，何善不臻！

立身之道，以禹墨之"勤""俭"兼老、庄之"静""虚"庶于"修己""治人"之术，两得之矣。

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，其所以不及孔子者，此有所偏至，即彼有所独缺，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。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，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补之，则诸子皆可师，不可弃也。

修己治人之道，止"勤于邦，俭于家，言忠信，行笃敬"四语，终身用之有不能尽，不在多，亦不在深。

天下凡物，加倍磨治，皆能变换本质，别生精彩，何况人

之于学？但能日新又新，百倍其功，何患不变化气质，超凡入圣？

阅王而农所注张子《正蒙》，于尽性知命之旨，略有所会。盖尽其所可知者，于己性也；听其不可知者，于天命也。《易·系辞》"尺蠖之屈"八句，尽性也；"过此以往"四句，知命也。农夫之服田力穑，勤者有秋，惰者歉收，性也；为稼汤世，终归焦烂，命也。爱人、治人、礼人，性也；爱人而不亲，治人而不治，礼人而不答，命也。圣人之不可及处，在尽性以至于命。尽性犹下学之事，至于命，则上达矣。当尽性之时，功力已至十分，而效验或有应不应，圣人于此淡然、泊然，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若著力，若不著力。此中消息，最难体认。若于性分当尽之时，百倍其功以赴之，而俟命之学，则以淡如泊如为宗，庶几其近道乎！

古圣人之道，莫大乎与人为善。以言诲人，是以善教人也；以德薰人，是以善养人也。皆与人为善之事也。然徒与人，则我之善有限，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。人有善则取以益我，我有善则与以益人。连环相生，故善端无穷；彼此挹注，故善源不竭。君相之道，莫大乎此；师儒之道，亦莫大乎此。仲尼之学，常无师，即取人为善也；无行不与，即与人为善也；为之不厌，即取人为善也；诲人不倦，即与人为善也。念忝窃高位，剧寇方张，大难莫平，惟有就吾之所见，多教数人，因取人之所长，还攻吾短，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，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！

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，以其知之不明也。若巨细周知，

表里洞彻，则处之自有方术矣。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，以不好问，不善问耳。

修己治人之道，果能常守“勤”“俭”“谨”“信”四字，而又能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，以礼自治，以礼治人，自然寡尤寡悔，鬼伏神钦。特恐言道不笃，间或客气用事耳。

温孟子分类记出，写于每章之首。如言心言性之属，曰:“性道至言”；言取与出处之属，曰:“廉节大防;”言自况自许之属，曰:“抗心高望”；言反躬刻厉之属，曰:“切己反求”。

百种弊病，皆从懒生。懒则弛缓，弛缓则治人不严，而趣功不敏。一处迟则百处懈矣。

前以八德自勉，曰勤、俭、刚、明、孝、信、谦、浑。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，于谦、浑两字，尤觉相远，悚愧无已。勤、俭、刚、明四字，皆求诸己之事；孝、信、谦、浑四字，皆施诸人之事。孝以施于上，信以施于同列，谦以施于下，深则无往不宜。大约与人忿争，不可自求万全处，白人是非，不可过于武断，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。

阅刘石阉《清爱堂帖》，其起笔多师晋贤，及智永千文，用逆就之法，故能藏锋。张得天之笔，多师褚、颜二家，用直来横受之法，故不藏锋，而联丝萦带，以发其机趣。二者其理本一贯，特逆蹴与直来横受，形迹判然离合而为一耳。

看刘文清公《清爱堂帖》，留得其自然之趣，方悟文人技艺，佳境有二，曰雄奇，曰淡远。作文然，作诗然，作字亦然，若能含奇雄于淡远之中，尤为可贵。

作字之法，险字和字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本日阅王箬林誊

语，亦于此二字三致意焉。

偶思作字之法，可为师资者，作二语云:“时贤一石两水，古法二祖六宗。”一石谓刘石庵，两水谓李春湖、程春海、二祖谓羲、献，六宗谓欧、虞、褚、李、柳、黄也。

日内颇好写字，而年老手钝，毫无长进，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，自三十岁以后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。熟极则巧妙出焉，笔意间架，梓匠之规矩也，由熟而得妙，则不能与人之巧也。吾三四十岁时，规矩未定，故不能有所成。人有恒言曰:“妙来无过熟。”又曰:“熟能生巧。”又曰:“成熟故知妙也。”巧也，成也，皆以极熟之后得之者也。不特写字然，凡天下庶事百技，皆先立定规模，后求精熟。即人之所以为圣人，亦系先立规模，后来精熟，即颜渊未达一间，亦只是欠熟耳。故曰:“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”

观何廉舫书扇头小字，倜傥权奇，自成风格，余年已五十，而作书无一定之风格，屡有迁变，殊为可愧。古文一事，寸心颇有一定之风格，而作之太少，不足以自证自慰。至于居家之道，治军之法，与人酬应之方，亦皆无一定之风格。《传》曰:“君子也者，人之成名也。”又曰:“君子成德之称。”余一无所成，其不足为君子也明矣。

余往年在京，深以学书为意，苦思力索，几于困心衡虑，但胸中有字，手下无字。近岁在军中不甚思索，但每日笔不停挥，除写字及办公事外，尚习字一张，不甚间断，专从间架上用心，而笔意笔力，与之俱进，十年前胸中之字，今竟能达于腕下。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。

作字之道，刚健婀娜，二者阙一不可。余奉欧阳率更、李北海、黄山谷三家，以为刚健之宗。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，全未用功，至今衰老，毫无把握，悔之晚矣。

记性日坏，过目之事，顷刻即去，因立记事册，于应记者，逐日略记一二，从本日为始。

古来圣哲，胸怀极广，而可达天德者，约有四端：如笃恭修己，而生睿智，程子之说也；至诚感神，而致前知，子思之训也；安贫乐道，而润身、睟面，孔、颜、曾、孟之旨也；观物、闲吟，而意适、神恬，陶、白、苏、陆之趣也。自恨少壮不知努力，老年常多悔惧，于古人心境，不能领取一二，反复寻思，叹喟无已。

近年焦虑过多，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，总由于名心大切，俗见太重二端。名心切，故于学问无成，德行未立，不胜愧其馁；俗见重，故于家人之疾病，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贤否强弱，不胜萦扰，用是忧惭踟蹰，如茧自缚。今欲去此二病，须在一"淡"字上着意，不特富贵、功名，及身家之顺逆、子孙之旺否，悉由天定。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，一大半关乎天事，一概淡而忘之，庶此心稍得自在。

近来每苦心绪郁闷，毫无生机，因思寻乐约有三端：勤劳而后憩息，一乐也；至淡以消忮心，二乐也；读书声出金石，三乐也。一乐三乐，是咸丰八年所曾有志行之，载于日记者。二乐则近日搜求病根，迄未拔去者，必须于未死之前，拔除净尽，乃稍安耳。

阅理学宗传中朱子、陆子，孙氏所录。朱子之语，多取其

与陆子相近者，盖偏于陆王之途，去洛闽甚远也。

将《周易》之象及常用之字，分为条类，别而录之，庶几取象于天文、地理，取象于身、于物者，一目了然。少壮不学，老报始为此蹇浅之举，抑何陋也！

前曾以四语自儆，曰：慎独则心安，主敬则身强，求仁则人悦，习劳则神钦。近日又添四语：曰内讼以去恶，曰日新以希天，曰宏奖以育才，曰贞胜以蒙难。与前四语互相表里，而下手工夫，各有切要之方，不知垂老尚能实践一二否？

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，涤者，取涤其旧染之污也。生者，取明袁了凡之言，“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”也。改号至今九年，而不学如故，岂不可叹！余今年已三十，资禀顽钝，精神亏损，此后岂复能有所成？但求勤俭有恒，无纵逸欲，以丧先人元气，困知勉行，期有寸得，以无失词臣体面，日日自苦，不至佚而生淫。如种树然，斧斤纵寻之后，无使牛羊又从而牧之，如爇灯然，膏油欲尽之时，无使微风乘之。庶几稍稍培养精神，不至自速死。诚能日日用功有常，则可以保身体，可以自立，可以仰事俯畜，可以惜福，不使祖宗积累，自我一人享用而尽，可以无愧词臣，尚能以文章报国。

与小岑谭，有不合处，自念一二知心，亦复见疑，则平日之不自修，不见信于人，亦可知矣。可不儆惧乎？

三十年为一世，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，今一世矣。聪明日减，学业无成，可胜概哉！语不云乎：“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”自今以始，吾其不得自逸矣。

接家信，大人教以保身三要，曰节欲、节劳、节饮食，又言："凡人交友，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，所以今日管鲍，明日秦越。"谓我与小珊有隙，是尽人欢、竭人忠之过，宜速改过，走小珊处，当面自认不是。又云："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。"小子读之悚然。小子一喜一怒，劳逸疴痒，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。若不敬身，真禽兽矣。

自戒潮烟以来，心神彷徨几若无主，遏欲之难，类如此矣。不挟破釜成舟之势，讵有济哉!

窦兰泉来，言理见商，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，而妄有所陈，自欺欺人，莫此为甚。总由心有不诚，故词气虚骄，即与人谈理，亦是自文浅陋，徇外为人，果何益哉?

冯树堂来——渠近日养得好静气迎人——谈半时，邀余同至岱云处久谈，论诗文之业，亦可因此进德。彼此持论不合，反复辨诘。余内有矜气，自是特甚，反疑人不虚心，何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!

此刻下手工夫，除谨言、修容、静坐三事，更从何处下手，每日全无切实处，尚哓哓与人说理，说他何益?

是鄙夫之见，于应酬小处计较，遂以小故引伸成忿，惩之不暇，而更引之，是引盗入室矣。

所以须日课册者，以时时省过，立即克去耳。今五日一记，则所谓省察者，安在?所谓自新者，安在?吾谁欺乎?真甘为小人，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。

早起吐血数口，不能静养，遂以斫丧父母之遗体，一至于此。再不保养，是将限入大不孝矣。将尽之膏，岂可速之以

风？萌蘖之木，岂可牧之以牛羊？苟失其养，无物不消，况我之气血素亏者乎？今惟有日日静养，节嗜欲，慎饮食，寡思虑而已。

不敬身之罪大矣。高景逸先生云：“接教言，连日精神不畅，此不可放过。凡天理自然通畅和乐，不通畅处，皆私欲也，当时刻唤醒，不令放倒。”然则人之精神短弱，皆自己有以致之也。

凡办公事，须视如己事，将来为国为民，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，方能亲切。予今日愧无此见，致用费稍浮。又办事要有誉的意思，此两者，皆他日大病根，当时时猛省。

赴张雨农饮约，更初方归，席间面谀人，有要誉意思，语多谐虐，便涉轻佻，所谓“君子不重则不威”也。归途便至杜兰溪家商事，又至竺虔处久谈，多言不知戒，绝无所谓省察者。志安在邪？耻安在耶？

余体不舒畅，闷甚不适。高景逸云：“凡天理自然通畅。”予今闷损至此，盖身被私意私欲缠扰矣，尚何自拔哉？立志今年自新，重起炉冶，痛与血战一番，而半月以来，暴弃一至于此，何以为人？何以为子？

日来居敬穷理，并无工夫，故闻人说理，听来都是隔膜，都不真切，愧此孰甚。

饭后无所事事，心如悬而不降者，知其不能定且静也久矣。

早在朝房言一事，谓无样，子失言欲以口舌胜人，转为人所不服也。

孙高阳、史道邻皆极耐得苦，故能艰难驰驱，为一代之伟人。今已养成膏粱安逸之身，他日何以肩得大事。

凡事豫则立。本日下半天，因明日有天坛兴工、监视、行礼，及制造神牌行礼等事，日内未经虑及，颇觉心中不定，惧致贻误，皆不豫之故也。

是日因早间闻人言，刑部同堂诸君子，疑我去年所上折，有参劾刑部之言，心不怡者一日。以平日不见信于人，遂招此群疑众谤也。

是日"忿""欲"二念皆大动，竟不能止，恐遂成内伤病矣。

心生忿懥，盖无养之故也。

子序之言，欲余捐除杂念，轻视万事，淡泊明志。信良友之言。余今老矣，忿不能惩，欲不能窒，客气聚于上焦，深用愧憾。古人所以贵于为道日损故也。

损忿之心，蓄于方寸。自咎局量太小，不足任天下之大事。

心绪作恶，因无耐性，故刻刻不自安适。又以心中实无所得，不能轻视外物；成败毁誉，不能无所动于心。甚愧浅陋也。

写字略多，困倦殊甚，眼花而疼，足软若不能立者，说话若不能高声者，衰惫之状，如七十许人，盖体质本薄，而疾病忧郁，多年缠绵，既有以撼其外，志亢而力不副，识远而行不逮，又有以病其内，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。

至老洲头登大舟，舟系吴城船厂为余新造者，极坚实，极华丽，因慨然曰："诵韦公'自惭居处崇，未睹斯民康'之句，为

之愧悚不已。”

恭读既朱批余之师心自用。余昔己亥年进京，临别请祖父教训，祖父以一“傲”字戒我，今上又以师心戒我。常刻图书一方，记此二端。

与作梅围棋一局，旋复畅论人情之厚薄，读书人之多涉于虚浮。作梅所陈，多见道之言。余所发，多有激之词。

比来每以说话微多，逐觉神气疲苶不支，甚矣。身膺重任，大惧陨越，实深惴惴。

自省目病之源，在肝；肝病之源，则由于忮心、名心、不能克尽之故。在室中反复自讼，不能治事。

精神委顿之至，年未五十，而早衰如此，盖以禀赋不厚，而又百忧摧撼，历年郁抑，不无闷损。此后每日须静坐一次，庶几等一溉于汤世也。

夜洗澡，近制一大盆，盛水极多，洗澡后至为畅适。东坡诗所谓“淤槽漆斛江河倾，本来无垢洗更轻。”颇领略得一二。

石芸斋言：“养目之法，早起洗面后，以水泡目。目属肝，以水养之，以凝热之气，祛散寒医，久必有效。”云云，而后《汉书·方术传》云：“爱啬精神，不极视大。”二语亦养目之法。

放翁每以美睡为乐，盖必心无愧怍，而后睡梦皆恬。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。

放翁胸次广大，盖与陶渊明、白乐天，邵尧夫、苏子瞻……等，同其旷逸，其于灭虏之意，养生之道，千言万语，造次不离，真可谓有道之士。惜余备员兵间，不获于闲静中，探讨

道义，夜睡颇成寐，当思玩索陆诗，少得裨补乎!

务观言:“养生之道，以目光为验。”又言:“‘忿’‘欲’二字，圣贤亦有之。特能少忍须臾，便不伤生。”可谓名言至论。

养生家之法，莫大于“惩忿、窒欲、少食、多动”八字。

梁茝林中丞《归田琐记》言:“养生之道，不特食宜少，眠亦宜少。”可谓名言。

余少时每遇困乏，即梦魇。道光十二年间，先大夫数数呼唤不醒，每以为忧，今三十年矣，而此病如昔，精神亦似未甚衰减者。

癣痒异常，手不停爬，左腿已爬搔糜烂，皮热作疼，夜用水晶界尺熨帖，取其寒而润也。

养生之道，当于“眠”“食”二字，悉心体验，食即平日饭菜，但食之甘美，即胜于珍药也；眠亦不在多寝，但实得神凝梦甜，即片刻亦足摄生矣。

养生之道，莫大于眠食。眼不必甜寝鼾睡而后为佳，但能淡然无欲，旷然无累，闭目存神，虽不成寐，亦尚足以养生。余多年不获美睡，当于此加之意而已。

日来癣痒异常，遍身若有芒刺者然，数夜不能成寐，本日尤不耐烦，因服“归脾汤”一帖，睡后竟能酣睡，至五更方醒，近数月所未尝有也。

累年不能成寐之病，今春忽得痊愈，连宵多得美睡，殊不可解，岂俗所谓时好、运好，百病除耶?抑扰勤变为逸豫，清明变为昏溺，为衰耗之征耶?

余自三十时，即不能多说话，至数十句，便气不接续，神

尤困倦。今已三十余年，故态不改，亦不加甚，故知身体之强弱，千态万变，未可以一事之偶强，而遽信为寿征，一事之偶弱，而遽信为败征也。

余少时读书，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，上灯之前，小睡片刻，夜则精神百倍。余近日亦思法之，日入后于竹床小睡，灯后治事，果觉清爽。余于起居饮食，按时按刻，各有常度，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，庶冀不坠家风。

细思近日之所以衰颓，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，亦由围棋太多，读书太久，目光昏涩，精神因之愈困也。嗣后当戒围棋，即看书亦宜少减，每日静坐时许，以资调摄。

因咳嗽勉强静坐数息，果有效验，可停一二刻不咳。静坐良久，间以偃卧，直至灯时，觉咳痰微减矣。

近来因眼蒙，常有昏瞆气象，计非静坐，别无治法，作一联以自警云："一心履薄临深，畏天之鉴，畏神之格；两眼沐日浴月，由静而明，由敬而强。"

日内因眼病日笃，老而无成，焦灼殊甚。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，总由名心未死之故，当痛惩之，以养余年。

阅《范文正集》，尺牍、年谱中有云："千古圣贤，不能免生死，不能管后事，一身从无中来，却归无中去。谁是亲疏，谁能主宰？既无奈何，即放心逍遥，任委来往，如此既心气渐顺，五脏亦和。药方有效，食方有味也。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，便吃食不下，保况久病，更忧生死，更忧身后，乃在大怖中，饮食安可得下？请宽心将息。"云云，乃劝其中舍三哥之书。余近日多忧、多虑、正宜读此一段。

日内寸心忧灼，迄无宽舒之时，是以病愈难减，总由少壮不努力，老大悔憾甚多，致心境愁闷异常耳。

黄静轩劝我静坐凝神，以目光内视丹田，因举四语要诀曰:“但凝空心，不凝住心；但灭动心，不灭照心。”又称二语曰:“未死先学死，有生即杀生。”有生，谓妄念初生；杀生，谓立予铲除也。又谓此与孟子“勿忘勿助”之功相通。吾谓与朱子《致中和》一节之注亦相通。

阅《福寿金鉴》。午正数息静坐，仿东坡养生颂之法，而心粗气浮，不特不能摄心，并使身不少动摇而不能。酉刻服药后，行“小周天”法，静坐半时许。

丁雨生力劝余不看书，不写字，不多阅公牍，以保将盲之左目。其言恳恻深至，余将遵而行之。

许仙屏送玛瑙，中空积水者，与空青相类。纪泽命匠以金刚钻钻之，取水点于余右目中，闭目少顷，傍夕小睡。

吴竹如为余诊脉，渠谓余病在心肝，虚火上炎，宜静坐以养之，非药所能为力。

闻翰仙言，何境海得静坐之法，于熊棨隐贺幼黼学之，目已瞽而复明，余亦思一试也。

杨芋庵寄信，言治目方，每早黎明未起时，以两手掌之根际擦极热，加以舌尖之津，闭目擦八十一下，久则有效。日内试为之，而初睡时擦一次，黎明又擦一次，不知果益否?

近来每日围棋二局，耗损心力，日中动念之时，夜间初醒之时，皆萦绕于楸枰黑白之上，心血因而愈亏，目光因而愈蒙。欲病体之渐痊，非戒棋不为功。

有一守备马昌明善于道家内功，云能为余治目疾，与余对坐，渠自运气能移于吾身五脏云云。因与对坐三刻许。

竹如处坐甚久，灯后归，脚肿愈甚，常服之袜已不能入，肥而复硬，且似已肿过漆上者。大约作文及看生书，俱嫌用心太过，有损于血，而气不能运化，故至于此。以后当不作文，不看生书。

养生之道，“视”“息”“眠”“食”四字最为要紧。息必归海，视必垂帘，食必淡节，眠必虚恬。归海，谓藏息于丹田气也；垂帘，谓半视不全开、不苦用也；虚，谓心虚而无营，腹虚而不滞也。谨此四字，虽无医药丹诀，而足以却病矣。

日内眼蒙益甚，或谓调息养神，尚可补救，因试为之。捧土而塞孟津，深恐其无当也。（以上《日记》）

读书之道，博学详说；经世之才，遍采广询。自度智慧精神，终恐有所不逮，惟当谨守绳墨，不敢以浮夸导子弟，不敢以暴弃殆父母之遗体。其有所进，幸也；无所进，终吾身而已矣。

凡人材高下，视其志趣。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，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，贤否、智愚，所由区矣。

君子之立身，在审其所处，诚内度方寸，靡所于疚，则仰对昭昭，俯视伦物，宽然不怍。故冶长无愧于其师，孟博不惭于其母，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。

君子之学道，尤病于近名。人禀气于天地，受形于父母，苟官骸得职，作事有伦，虽一字不识，阒寂无闻，于我乎无损

也；虽著书万卷，誉满天下，于我乎无加也。世士不察，乃欲舍此之由，急彼之骛，校经则汉宋分门，论文则奇偶异帜。小学、金石、算术、舆地之事，名目既繁，风尚日新，穷年而殚日，悴力敝身，则足以炽其好名争胜之私已矣，岂笃于为己者哉？仆之往岁，亦尝弛逐众说，昏庸作辍，百无一成。穷而思返，恍若有悟，乃知德性未尊，则问学适以助长，德性既尊，然后吾之知识，少焉而不足耻，多焉而不足矜。周公之材艺，孔子之多能，吾不如彼，非吾疚也。若其践形尽性，彼之所禀，吾亦禀焉，一息尚存，不敢不勉。是以迩日业术虽无寸进，而心志大定，寤寐安恬。

曩昔欲有所钻仰于作者之林，近亦知难而退，不敢复有意矣。惟思谨守大闲，不欲脂韦以规时利，寸心耿耿，独此之执。

自度才能浅薄，不足谋事，惟有“不要钱不怕死”六字，时时自矢，以质鬼神，以对君父，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。

君子欲有所树立，必自“不妄求人知”始。

古人谓齐恒葵丘之会，微有振矜，而叛者九国，亢盈悔吝之际，不可以不慎也。

我辈办事，成败听之于天，毁誉听之于人，惟在己之规模气象，则我有可以自主者。亦曰“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”。

贵精不贵多，积小以高大，戒维莠之桀桀，法桃李之不言，当兹艰贞之际，尤不能不进此迂拙之言也。

勋位并隆，务宜敬以持躬，恕以待人。敬则小心翼翼，事无巨细，皆不敢忽；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，功不独居，过不

推诿。常常记此二字，则长履大任，福祚无量矣。

鄙人在外，毁誉互见，然究系毁者少而誉者多。清夜自思，尚觉名浮于实十倍百倍也，吾辈互相砥砺，要当以声闻过情为切戒。

“敬”“恕”二字，细加体认，实觉刻不可离。敬则心存而不放，恕则不蔽于私。孟子所谓“推”，所谓“达”，所谓“扩充”，指示至为切近。《中庸》之十三章，《论语》之告子贡，告仲弓，皆以“恕”字为开宗要义。大抵接人处事，于见得他人不是，极怒之际，能设身易地以处，则意气顿平。故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，来示以“致知”为大头脑工夫。鄙意敬是平日涵养之道，恕是临时应事之道；致知，则讲求此敬、讲求此恕者也。

军中稍暇，尚亲书籍，不敢尽废故业。又乐近正士，喜闻迂直之言以自警。此二者尚颇兢兢，冀不终为君子所弃。

以至交而兼姻戚，尚不肯面进箴规，欲吐还茹，岂吾固拒人千里耶？愧甚！昌黎所谓：“中朝大官老于事，讵肯感激徒媕婀。”吾非大官，亦渐老于事，锋芒钝矣。

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三者有志学步，质既鲁钝，学又作辍，数月以来，毫无效验。或劝先难后获，宜再卑抑以俟大效。仆则抱七必不堪，仍将修吾初服，免使陈咸头触扉风耳。

惠箴、不诚不敬之弊，敢不铭佩！惟频年郁结之怀，纸墨难罄，非少佐以诙谐，则满腔秋意，无复生机。张籍昔以此规退之，韩公亦以善戏不虐答之。

人言阴阳俱亏，须施峻补之剂。鄙意阁下春秋方盛，当非纯补所能奏功，恐有风寒忧郁夹杂其中，久病之后，自未可用

克伐寒凉之品，何不概停百药，静养数月，徐察端倪，宜占勿药之喜。

吾辈读书，惟“敬”字“恒”字二端，是彻始彻终工夫。去岁揖别时，曾以‘敬’字相勗，今年致芝生书，亦以有恒为告，盖鄙人生平欠此二字工夫，至今老而无成，深自悔憾。故凡友人有下问者，辄以己之所悔为言，劝人及时自勉。

教舍沅弟于恶巧恶盈之外，又曰：天道恶贰。贰者，多猜忌也，不忠诚也，无恒心也。

趋时之效，茫如捕风，亦稍稍倦矣。历年疚心之端，逐一补救，十已得其七八。

来示：“趋时者博无识之喜，损有道之真。”谨当书绅铭佩。吾齿发已老，乃欲俯仰一效桔槔，所谓“未得国能，徒失故步”者也。自宜仍守吾拙，不妄悦人，以副同志期待之厚。

前缄所称大着眼，小处下手，阁下推广其义，引朱子所谓真正大英雄，须从临深履薄做出，暨浩然之气，敛然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。鄙人浅陋，何足语此？惟阅历日久，险艰备尝，觉心目中所规画以为高远者，毕竟手之所持，足之所践，何尝做得三四分。

革薄从忠，鄙意亦夙怀此志，特有天质本来之薄，有外物激之使薄。本来之薄，革之已极不易；激之使薄，尤觉旋革旋萌，毫无长进，深以为愧。

古人谓寡言养气，寡视养神，寡思养精。尊处胜友如云，难以言寡；薄书如麻，难以寡视。或请寡思，以资少息乎!

阁下尚能黎明即起否？不可间断。一事有恒，皆万事皆可

渐振，毋以为小端而忽之。至嘱!

英年秀挺，自以专心读书，不染官场习气为妥。即世态人情，亦不宜遽令识透，早透则漓其本质而日趋于薄，既薄而返之醇厚，千难万难。

居今之世，要以言逊为宜。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，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，乃为君子自厚之道。

国藩才知本绌，今精力惫甚，忽膺此重任，大惧陨越，为天下笑，为乡里羞。请阁下侧听清议，如有显然过失，大拂舆情者，即祈立刻飞缄详示。如其力不能改，别徐图之。若此心，则决不文过而惮改也。

位愈高则言日增，箴言日寡；望愈重则责之者多，恕之者少。阁下爱我，迥越恒俗，颇勿以药石之言相绳。弟日行事，有日记一册，附家报中，阁下如有不谓为然之处，即恳逐条指示，不胜铭感。

凡沉疴在身，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，约有二端：一曰以志帅气，一曰以静制动。人之疲惫不振，由于气弱，而志之强者，气亦为之稍变。如贪早睡，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，则端坐以凝之，此以志帅气之说也。久病虚怯，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，憧扰于胸中，即魂梦亦甚不安恬，须将生前之名，身后之事，与一切妄念，铲除净尽，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，而寂定之余，真阳自生，此以静制动之法也。

方今天下大乱，人人皆怀苟且之心，出范围之外，无过而问焉者。吾辈当自立准绳，自为守之，并约同志者共守之，无使吾心之贼，破吾心之墙子。

再出视师，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，以一勤字自勗，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，陶桓公分阴是惜之风，来云所引先劳之训。盖尝有志焉而未逮。

常守"花未全开月未圆满"之戒，不稍涉骄矜之气，则名位日隆矣。

公生平最好用心，尤用心于无可如何之地。庄子有言："达命之情者，不务知之所无可奈何。"假如目下武汉、江西、倏有大变，是虽知之而无可奈何者也；假如吾辈三日不汗，溘先朝露，是虽知之而无可奈何者也。愿公于人力所能为者，则略加思虑，于天命之无可奈何者，则冥然不顾。

近恶闻高言深论，但好庸言庸行，虽以作梅之朴实，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，其论公之病，侍亦虞其过于幽渺。愿公从庸处浅处著想。圣人言不逆诈不亿不信，吾辈且当不逆，死不亿不起，以为养生之法；不逆败，不亿不振，以为行军之法。（以上《书札》）

（勉强）孟子曰："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。"君子不谓性也。人性本善，自为气禀所拘，物欲所蔽，则本性日失，故须学焉而后复之。失又甚者，须勉强而后复之。丧之哀也，不可以伪为者也，然衰麻苫块，睹物而痛创，自至擗踊号呼，变节而涕洟随之，是亦可勉强而致哀也；祭之敬也，不可以伪为者也，然揖让拜跪，人不得而已则下之，筐篚豆笾，意不足而文则先之，是亦可以勉强而致和也。凡有血气，必有争心，人之好胜，谁不如我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，此强恕之事

也。一日强恕，日日强恕；一事强恕，事事强恕，久之则渐近自然。以之修身，则顺而安；以之涉世，则谐而详。孔子之告子贡、仲弓、孟子之言求仁，皆无先于此事者。若不能勉强，听其自至，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。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，则隔膜弃置，甚或加之以不能堪，不复能勉强自抑，舍己从人，傲惰彰于身，乖戾著于外，鲜不及矣。庄子有言："刻核太甚，则人将以不肖之心应之。"董生有言："强勉学问，则闻见博而知益明；强勉行道，则德日进而有大功。"至哉言乎！故勉强之为道甚博，而端自强恕始。

（君子小人）陈容有言曰："仁义岂有常，蹈之则为君子，违之则为小人。"大哉言乎！仁者，物我无间之谓也，有一自私之心，则小人矣；义者，无所为而为之谓也，一有自利之心，则小人矣。同一日也，朝而公正则为君子，夕而私利则为小人；同一事也，初念公正则为君子，转念私利则为小人。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，所争只在几微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如是，颠沛必如是。一不如是，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。所谓小人者，见识小耳，度量小耳。井底之蛙，所窥几何，而自以为绝伦之学；辽东之豕，所异几何，而自以为盖世之勋。推以孑孑为义，以硁硁为信，以龊龊为廉，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。君臣之知，须积诚以相感，而动疑主恩之义薄；朋友之交，贵积渐以相孚，而动怨知己之罕觏。其或兄弟不相容，夫妇不相信，父子不相亮，此皆量褊而易之滋疑者也。君子则不然，广其识，则天下之大，弃若敝屣，尧舜之业，视若浮云；宏其度，则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己所不欲，

勿施于人，乌有所谓而私自利者哉？不此之求，而诩诩然号于众曰："吾，君子也。"当其自诩君子，深信不疑之时，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。

（克勤小物）古之成大业者，多自克勤小物而来。百尺之楼，基于平地；十丈之帛，一尺一寸之所积也；万石之钟，一铢一两之所累也。文王之圣，而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周公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，仲山甫夙夜匪懈，其勤若此，则无小无大，何事之敢慢哉？诸葛忠武为相，自杖罪以上，皆亲自临决；杜慧度为政，纤密一如治家；陶侃综理密微，虽竹头木屑，皆储为有用之物。朱子谓："为学须铢积寸累。"为政者，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，而克底于成者也。秦始皇石量书，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，隋文帝卫士传餐，皆为后世所讥，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。余谓天子，或可不亲细事，若为大臣者，则断不可不亲。陈平之问钱谷不知，问刑狱不知，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。凡陈功立事，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，苟有车，必见其轼；苟有衣，必见其敝；苟为博物君子，必见其著述满家，抄摘累箧；苟为躬行君子，必见其容色之睟盎，徒党之感慕；苟善治民，必见其所居民悦，所去见思；苟善治军，必见其有战则胜，有攻则取。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，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，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败名检，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，何晏邓扬之徒，流风相扇，高心而空复，尊己而傲物，大事细事，皆堕坏于冥昧之中，亲者贤者，皆见拒于千里之外。以此而冀大业之成，不亦悖哉？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，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，盖必能敬，乃无废事

也。

（才德）司马温公曰："才德全尽，谓之圣人；才德兼亡，谓之愚人。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。"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，譬之于水，德在润下，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；譬之于木，德在曲直，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。德若水之源，才即其波澜；德若木之根，才即其枝叶。德而无才以辅之，则近于愚人，而无德以主之，则近于小人。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，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；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，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。大较然也，二者既不可兼，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，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，自修之方，观人之术，皆以此为衡可矣。吾生平短于才，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，实则虽曾任艰巨，自问仅为愚人，幸不以私智谲凿其愚，尚可告后昆耳。

（诚神）大圣固由生知，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诚，亦迥异于庸众。闻韶尽善，则亡味至于三月；读《易》寡过，则韦编至于三绝。文王则如见于琴，周公则屡入于梦，至诚所积，神奇应焉。故麟见郊而增感，凤不至而兴叹，盖其平日力学所得，自信为天地鬼神所不违也。即至两楹梦奠之际，祷神为臣之请，亦皆守礼循常，较然不欺其后。曾子易箦，诵战兢之诗而自幸知免，犹有圣门一息不懈之风。后世若邵子之终，马、程诸人咸集；朱子之没，黄、蔡诸子并临，亦皆神明朗彻，不负所学。昔人云："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"若非精诚积于毕生，神志宁于夙昔，岂能取办于临时哉?

（兵气）田单攻狄，鲁仲连策其不能下，已而果三月不下。田单问之，仲连曰："将军之在即墨，坐则织蒉，立则仗

锸，为士卒倡，将军有死之心，士卒无生之气，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，此所以破燕也。当今将军，东有掖邑之奉，西有淄上之娱，黄金横带而聘乎淄渑之间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所以不胜也。"余尝深信仲连此语，以为不刊之论。同治三年，江宁克复后，余见湘军将士，即骄盈娱乐，虑其不可复用，全行遣撤归农。至四年五月，余奉命至河南、山东剿捻，湘军从者极多，专用安徽之淮勇。余见淮军将士，虽有振奋之气，亦乏忧危之怀，窃用为虑，恐其不能平贼。庄子云："两军相对，哀者胜矣。"仲连所言，以忧勤为胜，以娱乐为不胜，亦即孟子"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"之旨也。其后，余因疾病疏请退休，遂解兵柄，而合肥李相国，卒用淮军以削平捻匪。盖淮军之气尚锐，忧危以感士卒之情，振奋以作三军之气，二者皆可以致胜，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。余专主忧勤之学，殆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也。聊志于此，以识吾见理之偏，亦见古人格言至论，不可举一概百，言各有所当也。

（勉强）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，子顺以鲁仲连对，王曰："鲁仲连强作之者，非体自然也。"子顺曰："人皆作之，作之不止，乃成君子，作必不变，习与体成，则自然也。"余观自古圣贤豪杰，多由强作而臻绝诣。《淮南子》曰："功可强成，名可强成。"《中庸》曰："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"近世论人者，或曰："某也，向之所为不如是，今强作如是，是不可信。"沮自新之途，而长偷惰之风，莫大乎此！吾之观人，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。

（忠勤）开国之际，若汉唐之初，异才畸士，大功伟烈，

飙举云兴，盖全系乎天运，而人事不得与其间。至中叶以后，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，则天事居其半，人事居其半。以天事与人事争衡，莫大乎“忠勤”二字。乱世多尚巧伪，惟忠者可以革其习；末俗多偷惰，惟勤者可以遏其流。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，尽吾心而已矣；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，竭吾力而已矣。能剖心肝以奉至尊，忠至而智亦生焉；能苦筋骨以捍大患，勤至而勇亦出焉。余观近世贤哲，得力于此二字者，颇不乏人。余亦忝附诸贤之后，谬窃虚声，而于“忠勤”二字，自愧十不逮一。吾家子侄，傥将来有出任艰巨者，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。忠之积于平时者，则自不妄语始；勤之积于平日者，则自不晏起始。

（才用）虽有良药，苟不当于病，不逮下品；虽有贤才，苟不当于用，不逮庸流。梁丽可以冲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，牦牛不可以捕鼠，骐骥不可以守闾。千金之剑，以之析薪，则不如斧；三代之鼎，以之垦田，则不如耜。当其时，当其事，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，否则鉏铻而终无所成。故世不患无才，患才用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。魏无知论陈平曰：“今有尾生，孝已之行，而无益胜负之数。陛下何暇用之乎?”当战争之世，苟无益胜负之数，虽盛德亦无所用之。余生平好用忠贤者流，今老矣，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。

（史书）《史记》叙韩信破魏豹，以木罂渡军，其破龙且，以囊沙壅水，窃尝疑之。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，以骑将冯敬当灌婴，以步将项它当曹参，则两军之数，殆亦各不下万人。木罂之所度几何？至多不过二三百人，岂足以制胜乎？沙囊壅

水，下可渗漏，旁可横溢，自非兴工严塞，断不能筑成大堰。壅之使下流竟绝，如其宽河盛涨，则塞之固难，决之亦复不易；若其小港微流，易塞易决，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。二者揆之事理，皆不可信。叙兵事莫善于《史记》，史公叙兵，莫详于淮阴传，而其不足椐如此。孟子曰："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"君子之作事，既征诸古籍，诹诸人言，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，庶不至冒昧从事耳。

（阳刚）汉初功臣，惟樊哙气质较粗，不能与诸贤并论，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。然吾观其人，有不可及者二：沛公初入咸阳，见秦宫室帷帐、狗、马、重宝、妇女千数，意欲留居之，哙辄谏止，谓："此奢丽之物，乃秦之所以亡，愿急还霸上，无留宫中。"一也；高祖即病卧禁中，诏户者无得入群臣，哙独排闼直入，谏之以"昔何其勇，今何其惫"！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，二也。此二事者，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，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，其达于事理，必有不可掩之伟论；其见于仪度，必有不可犯之英风。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，与夫霸上还军之请，病中排闼之谏，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，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。有志之君子，养之无害可耳。

（汉文帝）天下惟诚不可掩，汉文帝之谦让，其出于至诚者乎？自其初至代邸，西乡让三，南乡让再，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，厥后不肯建立太子，增祀不肯祈福。与赵佗书曰："侧室之子"，曰："弃外奉藩"，曰："不得不立"。临终遗诏，戒重服，戒久临，戒厚葬，盖终始自觉不称天子之位，不欲享至尊之奉。至于冯唐，众辱而卒使尽言，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，丐

群臣言朕过失，匡朕不逮，其谦让发于中心恻怛之诚，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，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。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，则其过必鲜，况大君而存此心乎！吾尝谓为大臣者，宜法古帝王者三事：舜禹之不与也，大也；文王之不遑也，勤也；汉文帝之不称也，谦也。师此三者，而出于至诚，其免于戾矣乎！

（周亚夫）周亚夫刚正之气，已开后世言气节者之风。观其细柳劳军，天子改容，已凛然不可犯，厥后将兵不救梁王之急，不肯侯王信，不肯王匈奴六人，皆秉刚气而持正论，无所瞻顾，无所屈挠。后世西汉，若萧望之、朱云，东汉，若杨震、孔融之徒，其风节略与相近，不得因其死于非命而薄之也。惟其神锋太隽，瞻瞩太尊，亦颇与诸葛恪相近，是乃取祸之道。君子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。

（言命）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，皆由人事主之，初不关乎天命，故曰以齐王由反手也，曰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，皆以人谋而操必胜之权，所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也。董子亦曰："治、乱、兴、废，在于己，非天降命，不可得反。"与孟子之言相合矣。孔子曰："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天之未丧斯文，匡人其如予何？"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权，然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有"吾已矣夫"之叹。又似以天命归诸不可知之数，故答子服、景伯曰："道之将行，命也；道之将废，命也。"语南宫适曰："君子若人，尚德若人。"其隐然以天命为难测，圣贤之言，微旨不同，在学者默会之焉耳。

（功效）苟有富，必能润屋；苟有德，必能润身。不必如

孔子之温良恭俭，孟子之睟面盎背，而后为符验也，凡盛德之君子，必有非常之仪范，是真龙，必有云，是真虎，必有风。不必如程门之游、杨、尹、谢，朱门子之黄、蔡、陈、李，而后为响应也，凡修业之大人，必有景从之徒党。斯二者，其几甚微，其效甚著，非实有诸己，乌可幸致哉？

一曰慎独则心安。自修之道，莫难于养心。心既知有善有恶，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，则谓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与否，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，故《大学》之诚意章，两言慎独，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恶恶如恶恶臭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则《大学》所谓“自慊”，《中庸》之所谓“戒慎恐惧”，皆能切实行之，即曾子之所谓：“自反而缩。”孟子之所谓：“仰不愧，俯不怍。”所谓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。”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独，则内省不疚，可以对天地质鬼神，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。人无一内愧之事，则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宽平，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，第一寻乐之方，守身之先务也。

二曰主敬则身强。敬之一字，孔门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，至程朱，则千言万语，不离此旨。“内而专静纯一，外而整齐严肃”，敬之工夫也；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”，敬之气象也；“修己以安百姓，笃恭而天下平”，敬之效验也。程子谓：“上下一于恭敬，则天地自位，万物自育，气无不和，四灵毕至。聪明睿知，皆由此出。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。吾谓敬字切近之效，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、筋骸之束。庄敬日强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征应，虽有衰年病躯，一遇坛庙祭献之时，战阵危急之际，亦不觉神为之悚，气为之振，斯足知敬

能使人身强矣。若人无众寡，事无大小，一一恭敬，不敢懈慢，则身体之强健，又何疑乎？

三曰求人则人悦。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气以成形，我与民物，其大本乃同出一源。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，是于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。至于尊官厚禄，高居人上，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；读书学古，粗知大义，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。若但知自了，而不知教养庶汇，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负甚大矣。孔门教人，莫大于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于“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”数语。立者，自立不惧，如富人百物有余，不假外求；达者，四达不悖，如贵人登高一呼，群山四应，人孰不欲己立己达？若能推以立人达人，则与物同春矣。后世论求仁者,莫精于张子之《西铭》，彼其视民胞物与，宏济群伦，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，必于此乃可谓之人。不如此，则曰悖德，曰贼诚；如其说，则虽尽立天下之人，尽达天下之人，而曾无善劳之足言。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！

四曰习劳则神钦。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恶劳。无论贵贱智愚老少，皆贪于逸而惮于劳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著之衣，所进之食，与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方相称，则旁人韪之，鬼神许之，以为彼自食其力也。若农夫织妇，终岁勤动，以成数石之粟，数尺之布，而富贵之家，终岁逸乐，不营一业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锦绣，酣豢高眠，一呼百诺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许也，其能久乎？古人圣君贤相，若汤之昧旦丕显，文王日昃不遑，周公夜以继日，坐以待旦，盖无时

不以勤劳自励。无逸一篇，推之于勤则寿考，逸则夭亡，历历不爽。为一身计，则必操习技艺，磨炼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虑，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；为天下计，则必己饥己溺，一夫不获，引为余辜。大禹之周乘四载，过门不入，墨子之摩顶放踵，以利天下，皆极俭以奉身，而极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称大禹、墨翟之行，以其勤劳也。军兴以来，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，无不见用于人，见称于时；其绝无材技，不惯劳作者，皆唾弃于时，饥冻就毙。故勤则寿，逸则夭；勤则有材而见用，逸则无能而见弃；勤则博济斯民，而神祇钦仰，逸则无补于人，而神鬼不歆。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，莫大于习劳也。

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

身到、心到、眼到、手到、口到。

身到者，如作吏，则亲验命盗案，亲查乡里，治军，则亲巡营垒，亲冒矢石是也；心到者，凡到苦心剖晰，大条理，小条理，始条理，终条理，先要擘得开，后要括得拢是也；眼到者，著意看人，认真看公牍是也；手到者，于人之短长，事之关健，随笔写记，以备遗忘是也；口到者，于使人之事，警众之辞，既有公文，又不惮再三苦口丁宁是也。余近与寮友论治事之法，录贻芋仙共证之。

读古书，以训诂为本；作诗文，以声调为本；事亲，以得欢心为本；养生，以少恼怒为本；立身，以不妄语为本；治家，以不晏起为本；居官，以不要钱为本；行军，以不扰民为本。

右八者，余庚申六月书于日记册中，用以自警。厥后军事无利，每于家书中录此以诫子弟。芋仙属书居官格言，因录一通。此八者，后四语尤为吃紧，或出或处，不可离也。

以才自足，以能自矜，则为小人所忌，亦为君子所薄。

老、庄之旨，以此为最要，故再三言之而不已。南荣趎赢粮至老子之所，老子曰："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？"国藩每读之，不觉失笑。以仲尼之温恭俭让，常以周公才美骄吝为戒，而老子犹曰："去汝之躬矜与容智。"虽非事实，而老氏之所恶于儒术者，举可知已。庄生尤数数言此，余最爱《徐无鬼》篇中语曰："学一先生之言，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。"又曰："以贤临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贤下人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。"

古之善为诗古文者，其工夫皆在诗古文之外。若寻得数墨以求之，索之愈迫，则去之愈远矣。

余好读欧阳修公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，乃知古之贤者，其志趣殊不愿以文人自命。东坡读少陵"许身稷契及舜举十六相"等句，以谓此老胸中大有事在。大抵经纶雷雨，关乎遭际，非人力所能强。至于襟期澹泊，遗外声利，则学者人人可勉也。

书赠弟六则

（清）记曰："清明在躬。"吾人身心之间，须有一种清气，使子弟饮其和，乡党熏其德，庶几积善可以致祥。饮酒太多，则气必昏浊；说话太多，则神必躁扰。弟于此二弊，皆不能免。欲葆清气，首贵饮酒有节，次贵说话不苟。

（俭）凡多欲者，不能俭；好动者，不能俭。多欲，如好衣，好声色，好书画古玩之类，皆可浪费破家。弟向无癖嗜之

好，而颇有好动之弊，今日思作某事，明日思访某客，所费日增而不觉。此后讲求俭约，首戒好动，不轻出门，不轻举事，不特不作无益之事，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，亦不可轻作举动，多则私费大矣。其次，则仆从宜少，所谓“食之者寡”也。其次，则送情宜减，所谓“用之者舒”也。否则，今日不俭，异日必多欠债，既负累于亲友，亦贻累于子孙。

（明）三达德之首曰智，智，即明也。古来豪杰，动称英雄，英、即明也。明有二端，人见其近，吾见其远，曰高明；人见其粗，吾见其细，曰精明。高明者，譬如室中所见有限，登楼则所见远矣，登山则所见更远矣。精明者，譬如至微之物，以显微镜照之，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，又如粗糙之米，再舂则粗糠全去，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。高明由于天分，精明由于学问，吾兄弟忝居大家，天分均不甚高明，专赖学问以求精明。好问若买显微之境，好学若舂上熟之米，总须心中极明，而后口中可断。能明而断，谓之英断；不明而断，谓之武断。武断自己之事，为害犹浅，武断他人之事，招怨实深。惟谦退而不肯轻断，最足养福。

（慎）古人曰钦、曰敬、曰谦、曰虔恭、曰祗惧，皆慎字之义也。慎者，有所畏惮之谓也。居心不循天理，则畏天怒；作事不顺人情，则畏人言；少贱，则畏父师畏官长；年老，则畏后生之窃议；高位，则畏僚属之指摘。凡人方寸有所畏惮，则过必不大，鬼神必从而原之。若嬉斗牌等事而毫无忌惮，坏邻党之风气，作子孙之榜样，其所损者大矣！

（恕）圣门好言仁，仁，即恕也。曰富、曰贵、曰成、曰

荣、曰誉、曰顺，此数者，我之所喜，人亦皆喜之；曰贫、曰贱、曰败、曰辱、曰毁、曰逆，此数者，我之所恶，人亦皆恶之。吾辈有声势之家，一言可以荣人，一言可以辱人。荣人则得名得利得光耀，人尚未必感我，何也？谓我有势帮人不难也。辱人，则受刑受罚受苦恼，人必恨我刺骨，何也？谓我倚势欺人太甚也。吾兄弟须从"恕"字痛下工夫，随在皆设身以处地，我要步步站得稳，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，所谓立也；我要处处行得通，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，所谓达也。今日我处顺境，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，今日我以盛气凌人，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，或凌我之子孙。常以恕字自惕，常留余地处人，则荆棘少矣。

（静）静则生明，动则多咎，自然之理也。家长好动，子弟必纷纷扰扰，朝生一策，暮设一计，虽严禁之而不能止。欲求一家之安静，先求一身之清静。静有二道，一曰不入是非之场，二曰不入势利之场。乡里之词讼曲直，于我何干？我若强为剖断，始则赔酒饭，后则惹怨恨；官场之得失升沉，于我何涉？我若稍为干预，小则招议物，大则挂弹章。不若一概不管，可以敛后辈之躁气，即可保此身之清福。（以上《杂著》）。

二、治 学

子序之为人，予至今不能定其品，然识见最大且精，尝教我云:“用功譬若掘井，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，何若老守一井，力求及泉，而用之不竭乎?”此语正与予病相合，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。

天下万事万理，皆出于“乾”“坤”二卦。即以作字论之，纯以神行，大气鼓荡，脉络周通，潜心内转，此“乾”道也；结构精巧，向背有法，修短合度，此“坤”道也。凡乾以神气言，凡坤以行质言，“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”即此道也。乐本于乾，礼本于坤，作字而优游自得，真力弥满者，即乐之意也；丝丝入扣，转折合法者，即礼之意也。吾辈读书，只有二事，一者进德之事，讲求乎诚、正、修、齐之道，以图无忝所生；一者修业之事，操习乎记、诵、词、章之术，以图卫其身。进德之事，难以尽言，至于修业以卫身，吾请言之。卫身，莫大于谋食，农、工、商，劳力以求食者也；士，劳心以求食者也。故或食禄于朝，教授于乡，或为传食之客，或为入幕之宾，皆须计其所业，足以得食而无愧。科名者，食禄之阶也，亦须计吾所业，将来不至尸位素餐，而后得科名而无愧。食之得不得，穷通由天作主，予夺由人作主；业之精不精，由我作主。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。农果力耕，虽有饥馑，必有丰年；商果积货，虽有壅滞，必有通时；士果能精其业，安见其

终不得科名哉？即终不得科名，又岂无他途求食者哉？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。求业之精，别无他法，曰“专”而已矣。谚曰：“艺多不养生。”谓不专也，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，不专之咎也。苟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，热闹之场，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，皆可读书；苟不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不宜读书，即清静之乡，神仙之境，皆不能读书，何必择地？何必择时？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。

人不读书则已，亦既自名曰“读书人”，则必从事于大学。大学之纲领有三：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，皆我分内事也。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，谓此三项，与我身了不相涉，则读书何用？虽使能文能诗，博雅自诩，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，岂得谓之“明理有用”之人也乎？朝廷以制艺取士，亦谓其代圣贤立言，必能明圣贤之理，行圣贤之行，可以居官莅民，整躬率物也。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，则虽能文能诗，已于修己治人之道，实茫然不讲，朝廷用此等人作官，与用牧猪奴作官，何以异哉？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，则大学之纲领，皆己身切要之事，明矣。其条目有八，自我观之，其致功之处，则仅二者而已，曰“格物”，曰“诚意”。格物，致知之事也；诚意，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？即所谓本末之物也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国、天下，皆物也；天地万物，皆物也，日用常行之事，皆物也。格者，即物而穷其理也。如事亲定省，物也，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；事兄随行，物也，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，即格物也；吾心，物也，究其存心之理，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，即格物也；吾身，物也，究其敬身之理，又博

究其立斋坐尸以敬身之理，即格物也；每日所看之书，句句皆物也，切己体察，穷究其理，即格物也。——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谓诚意者，即其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，知一句，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并进，下学在此，上达亦在此。

读《易·旅》卦，丧其童仆，象曰:“以旅与下，其义丧也。”解之者曰:“以旅与下者，谓视童仆如旅人，刻薄寡恩，漠然无情，则童仆亦将视主上如逆旅矣。”余待下虽不刻薄，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，教人不尽忠。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，分虽严明，而情贵周通。

课程

主敬　整齐严肃，无时不惧，无事时心在腔子里，应事时专一不杂。

静坐　每日不拘何时，静坐一会，体验静极生阳，来复之仁心，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镇。

读史　廿三史每日读十叶，虽有事不间断。

写日记　须端楷，凡日间过恶——身过、心过、口过——皆记出，终身不间断。

日知其所亡　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，分为德行门、学问门、经济门、艺术门。

月无忘所能　每月作诗文数首，以验积理之多寡，养气之盛否。

谨言　刻刻留心。

养气　无不可对人言之事，气藏丹田。

保身　谨遵大人手谕，节欲、节劳、节饮食。

作字　早饭后作字，凡笔墨应酬，当作自己功课。

夜不出门　旷功疲神，切戒切戒。

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，较之家塾为尤甚。与其出而教馆，不如静坐家塾。若云一出家塾，便有明师益友，则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，我皆知之，且已夙夜熟筹之矣。同学之人，类皆庸鄙无志者，又最好讪笑人，其笑不一，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。四弟若到衡阳去，必以翰林之弟相笑，薄俗可恶。乡间无朋友，实是第一恨事，不惟无益，且大有损。习俗染人，所谓"与鲍鱼处，亦与之俱化"也。

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。四弟与季弟，今年从觉庵师，若地方相安，则明年仍可以游。若一年一换处，即是无恒者见异思迁也，欲求长进难矣。穷经必专一经，不可泛骛。读经以"研寻义理"为本，"考据名物"为末。读经有一"耐"字诀，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；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；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读。此所谓耐也。读史之法，莫妙于设身处地，每看一处，如我便与当时之人，酬酢笑语于其间，不必人人皆能记也。但记一人，则恍如接其人，不必事事皆能记也；但记一事，则恍如亲其事。经以穷理，史以考事，舍此二者，更别无学矣。盖自西汉以至于今，识字之儒，约有三途：曰义理之学，曰考据之学，曰词章之学，各执一途，互相抵毁。兄之私意，以为义理之学最大，义理明则躬行有要，而经济有本。词章之学，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。考据之学，吾无取焉矣。此三途者，皆从事经史，各有门径。吾以为欲读经史，但当研究义理，则心一而不纷，是故经则专守一经，史则专熟一代。读经史则专主义

理，此皆守约之道，确乎不可易者也。若夫经史而外，诸子百家，汗牛充栋，或欲读之，但当读一人之专集，不当东翻西阅，如读《昌黎集》，则目之所见，耳之所闻，无非昌黎，以为天地间，除《昌黎集》而外，更无别书也。此一集未读完，断断不换他集，亦“专”字诀也。读经、读史、读专集，讲义理之学，此有志者，万不可易者也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

近年得一二良友，知有所谓经学者、经济者，有所谓躬行实践者，始知范、韩可学而至也，马迁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，程、朱亦可学而至也，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，以为更生之人，以为父母之肖子，以为诸弟之先导。无如体气本弱，耳鸣不止，稍稍用心，便觉劳顿。每日思念，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，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，故近日以来，意颇疏散。计今年若可得一差，能还一切旧债，则将归田养亲，不复恋恋于利禄矣。粗识几字，不敢为非，以蹈大戾已耳，不复有志于先哲矣。

功课无一定呆法，但须专耳。余从前教诸弟，常限功课，近来觉限人以课程，往往强人所以难。苟其不愿，虽日日遵照限程，亦复无益。故近来教弟，但有一“专”字耳。

无论何书，总须从首至尾，通看一遍，不然，乱翻几叶，摘钞几篇，而此书之大局精处，茫然不知也。学诗从《中州集》入亦好。然吾意读总集，不如读专集，此事人人意见各殊，嗜好不同。吾之嗜好，于五古则喜读文选，于七古则喜读《昌黎集》，于五律则喜读杜集，七律亦最喜杜诗，而苦不能步趋，故兼读《元遗山集》。吾作诗最短于七律，他体皆有心得，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。尔要学诗，先学看一家集，不要

东翻西阅。先须学一体，不可各体同学，盖明一体，则皆明也。

然吾所教尔楷法者，尚有二事焉。一曰换笔。古人每笔中间，必有一换，如绳索然，第一股在上，一换则第二股在上，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。笔尖之著纸者，仅少许耳。此少许者，吾当作四方铁笔。用起处，东方在左，西方向右，一换则东方向右矣，笔尖无所谓方也。我心中常觉其方，一换而东，再换而北，三换而西，则笔尖四面有锋，不仅一面相向矣。二曰结字有法。结字之法无穷，但求胸有成竹耳。六弟之信，文笔拗而劲，九弟文笔婉而达，将来皆必有成。每日习字不必多，作百字可耳；读背诵之书不必多，十叶可耳；看涉猎之书不必多，亦十叶可耳。但一部未完，不可看他部，此万万不易之道。古文、诗赋、四六，无所不作，行之有常，将来百川分流，同归于海。则通一艺，即通众艺，通于艺，即通天道，初不分而二之也。使知大本大原，则心有定向，而不至数摇摇无著。

吾所望于诸弟者，不在科名之有无，第一，则孝弟为端；其次，则文章不朽。诸弟若果能自立，当务其大者、远者，毋徒汲汲于进学也。

年过二十，总以看书为主，我境惟彭薄墅先生看书格多，自然无一人讲究者，大抵为考试文章所误，殊不知看书与考试，全不相碍，彼不看书者，亦仍不利考如故也。我家诸弟，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，无论文章之工不工，总以看书为急务，不然，则年岁日长，科名无成，学问亦无一可靠，将来求

为塾师而不可得，或经、或史、或诗集、文集，每日总宜看二十叶。

学问之道无穷，而总以“有恒”为主。兄往年极无恒，近年略好，而犹未纯熟。自七月初一起至今，则无一日间断，每日临帖百字，钞书百字，看书少亦须满二十叶，多则不论。虽极忙，亦须了本日功课，不以昨日耽搁，而今日补做，不以明日有事，而今日预做。

四弟之诗，又有长进，第命意不甚高超，声调不甚响亮。命意之高，须要透过一层，如说考试，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，不足介怀，则诗意高矣。若说必以得科名为劳，则意浅矣。举此一端，余可类推。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，熟则响矣。

话袁诗，论作字，亦皆有所见，然空言无益，须多做诗，多临帖，乃可谈耳。譬如人欲进京，一步不行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，亦何益哉？即言之津津，人谁得而信之哉？

学诗无别法，但须看一家之专集，不可读选本，以汩没性灵。至要！至要！吾于五、七古学杜、韩，五、七律学杜，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。外此则古诗学苏、黄，律诗学义山，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。五家之外，则用功浅矣。

但须日日用功，万不必作叹老嗟卑之想，譬如人欲至京师，一步不动，则长吁短叹，但曰“京师之远，岂我所能到乎？”则旁观者必笑之矣。吾愿吾弟步步前行，日日不止，自有到期，不必计算远近，而徒长吁短叹也。

诸弟读书不可不多，用功不可不勤，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。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，则虽巍科显宦，终算不得祖父

之贤肖，我家之功臣。若能看透此道理，则我钦佩之至。

每日所看之书，句句皆物也。切己体察，穷究其理，即格物也，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谓诚意者，即其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。知一句，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并进；下学在此，上达亦在此。吾友吴竹如，格物工夫颇深，一事一物，皆求其理。倭艮峰先生，则诚意工夫极严，有日课册，一日之中，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之默，皆笔之于书，书皆楷字，三月则订一本，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盖其慎独之严，虽妄念偶动，必即时克治，而著之于书，故所读之书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药。

凡人无不可为圣贤，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。吾弟诚有志于此，须熟读《小学》及《五种遗规》二书，此外各书能读固佳，不读亦初无所损，可以为天地之完人，可以为父母之肖子，不必因读书，而后有所加于毫末也。匪但四六、古诗，可以不看，即古文为吾弟所愿学者而不看，亦自无妨。但守《小学》《遗规》二书，行一句，算一句，行十句，算十句，贤于记诵词章之学万万矣。

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，悟性较佳，若令其句句读熟，或责其不可再生，则愈读愈蠢，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。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，每日点五六百字，教一遍，解一遍，令其读十篇，不必能背诵，不必常温习，待其草草点完之后，将来看经解，亦可求熟。若蛮读、蛮记、蛮温，断不能久熟，徒耗日功而已。记弟必以兄言为不然，吾阅历甚多，问之朋友皆以为然。儿侄辈写字亦要紧，须令其多临帖。临行草字，亦自有

益，不必禁之。

纪泽儿记性平常，不必力求背诵，但宜常看生书，讲解数遍，自然有益。

纪泽儿读书，记性平常，不必求熟，且将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于今秋点毕，以后听儿之自读自思，成败勤惰，儿当自省而图自立焉。吾与诸弟，惟以身垂范而教子侄，不在诲言之谆谆也。

凡读书有难解者，不必遽求甚解。有一字不能记者，不必苦求强记，只须从容涵泳，今日看几遍，明日看几遍，久久自然有益。但于已阅过者，自作暗号，略批几字，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。

读书不求强记，此亦养生之道。凡求强记者，尚有好名之心，横亘于方寸，故愈不能记。若全无名心，记亦可，不记亦可，此心宽然无累，反觉安舒，或反能记一二处，亦未可知。

余在军中，不废学问，读书写字，未尝间断，惜年老眼朦，无甚长进。尔今未弱冠，一刻千金，切不可浪掷光阴。

看《汉书》有两种难处，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，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；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，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。尔于小学古文，两者皆未曾入门，则《汉书》中不能识之字，不可解之句，多矣。欲通小学，须略看段氏《说文》、《经籍纂诂》二书。王怀祖（名念孙，高邮州人）先生，有《读书杂志》，中于《汉书》之训诂，极为精博，为魏晋以来，释《汉书》者所不能及。欲明古文，须略看《文选》，及姚姬传之

《古文辞类纂》二书。班孟坚最好文章，故于贾谊、董仲舒、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司马迁、扬雄、刘邦、匡衡、谷永诸传，皆全录其著作。即不以文章名家者，贾山、邹阳等四人传，严助、朱买臣等九人传，赵充国屯田之奏，韦元成议礼之疏，以及贡禹之章，陈汤之奏狱，皆以好文之故，悉载巨篇。如贾生之文，既著于本传，复载于《陈涉传》、《食货志》等篇；子云之文，既著于本传，复载于《匈奴传》、《王贡传》等篇。极之充国赞酒箴，亦皆录入各传。盖孟坚于典雅环玮之文，无一字不甄采。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，且先读列传，凡文之为昭明暨姚氏所选者，则细心读之，即不为二家所选，则另行标识之。若小学、古文二端，略得途径，其于读《汉书》之道，思过半矣。

余性喜读书，每日仍看数十页，亦不免抛荒军务，然非此则更无以自怡也，纪泽看《汉书》，须以勤敏行之，每日至少亦须看十二页，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。今日半页，明日数页，又明白耽搁间断，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，如煮饭然，歇火则冷，小火则不熟，须用大柴大火，乃易成也。甲五经书已读毕否？须速点速续，不必一一求熟，恐因求熟二字，而终身未能读完经书。

在家无事，每日可仍临帖一百字，将浮躁处大加收敛。心以收敛而细，气以收敛而静，于字也有益，于身、于家皆有益。

作字大约握笔宜高，能握至管顶者为上，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，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上可习。若握近毫根，则虽写

好字，亦不久必退，且断不能写好字。吾验之于己身，验之于朋友，皆历历可征。纪泽以后宜握管略高，纵低亦须隔毫根寸余，又须用油纸摹贴，较之临帖胜十倍。

《经义述闻》，博洽精深，非初学所能看，日下不必看也。看注疏时有不能解者，偶一翻查则可耳。

泽儿问横算磔法，如右手掷石以投人，若向左边平掷，则不得势，若向右边往上掷，则与捺末之磔相似，横末之磔亦犹是也。《化度寺碑》，磔法最明，家中无之。张孟龙碑同州圣教序，磔法亦明，可细阅。

习大字，总以间架紧为主，写成之后，帖于壁上观之，则妍媸自见矣。

望溪经学，勇于自信，而国朝巨儒，多不甚推服。《四库书目》中，于望溪每有贬词，最后《皇清经解》中，并未收其一册一句。姬传先生虽推崇方氏，亦不称其经说。其古文号为一代正宗，国藩少年好之，近十余年，亦别有宗尚矣。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，则宗顾亭林、王怀祖两先生，经济则宗陈文恭公。

弟平日写信，条理清晰，而失之繁冗，往往于业经说明之事，再加一二层，反觉无当。此次一意承接，不漏不蔓，可喜之至。此后弟每动笔，不患其不明，患其太多，意尽则止，辞足则止，不必再添也。

弟读邵子诗，领得"恬淡冲融"之趣，此是襟怀长进处。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，其志事不同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，大略相同。以诗言之，必先有"豁达光明"之识，而后有恬淡冲融之

趣。如李白、韩退之、杜牧之，则豁达处多；陶渊明、孟浩然、白香山，则冲淡处多；苏、杜二公，无美不备，而杜之五律最冲淡，苏之七古最豁达。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，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。吾好读《庄子》，以其豁达，足益人胸襟也。去年所讲“生而美者，若知之，若不知之，若闻之，若不闻之”一段，最为豁达，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，亦同此襟怀也。吾辈现办军务，系处功利场中，宜刻刻勤劳，如农之力穑，如贾之趋利，如篙工之上滩，早作夜思，以求有济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却须有一段“豁达冲融”气象。二者并进，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有意味。余所以令刻“劳谦君子”印章与弟者，此也。

弟之文笔，亦不宜过自菲薄，近于自弃。余自壬子出京，至今二十年，自问于公牍、书函、军事、吏事、应酬、书法，无事不长进。弟今年四十，较我壬子之时，尚少三岁，而谓此后便无长进，欺人乎？自弃乎？弟文有不简之处，无不畅之处，不过用功一年二载，便可大进。昔温弟谏余曰：“兄精神并非不足，乃吝惜不用耳。”余今亦以此意谏弟也。

余平日好读东坡《上神宗皇帝书》，亦取其轩爽也。弟可常常取阅，多阅数十遍，自然益我神智，譬如饮食，但得一肴适口充肠，正不必求多品也。

《鸣原堂论文钞》、《东坡万言书》，弟阅之如尚有不能解者，宜写信来问，弟每次问几条，余每次批几条。兄弟论文于三千里外，亦不减对床风雨之乐，弟以不能文为此生缺憾，宜趁此家居时，苦学二三年，不可抛荒片刻也。

所谓四象者，识度即太阴之属，气势即太阳之属，情韵少阴之属，趣味少阳之属。其中所达之文，颇失之过于高古。弟若依此四门，而另选稍低者，平日所嗜者，钞读之，必有进益。但趣味之门，除我所钞者外，难再多选耳。

曾以为学四字，勗儿辈，一曰看生书宜求速，不多阅则太陋；一曰温旧书宜求熟，不背诵则易忘；一曰习字宜有恒，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，山之无木；一曰作文宜苦思，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，马之跛不能行。四者缺一不可。盖阅历一生，而深悔之者。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，养生与力学，二者兼营并进，则志强而身亦强，或是家中振兴之象。

读书之法，看、读、写、作四字，每日不可缺一。看者，如尔去年看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韩文、《近思录》，今年看《周易》折中之类是也；读者，如《四书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诸经，《昭明文选》，李、杜、韩、苏之诗，韩、欧、曾、王之文，非高声朗诵，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；非密咏恬吟，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。譬之富家居积，看书则在外贸易，获利三倍者也；读书收则在家慎守，不轻花费者也。譬之兵家战争，看书则攻城略地，开拓土宇者也；读书则深沟坚垒，待地能守者也。看书，与子夏之"日知所亡"相近；读书，与"无忘所能"相近。二者不可偏废。至于写字，真行篆隶，尔颇好之，切不可间断一日，既要求好，又要求快。余生平因作字迟钝，吃亏不少，尔须力求敏捷，每日能作楷书一万，则几矣。至于作诸文，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，过三十后能长进极难。作四书文，作试帖诗，作律赋，作古今体诗，作古文，

作骈体文，数者不可一一讲求，一一试为之。少年不可怕丑，须有“狂者进取”之趣，此时不试为之，则后此将不肯为矣。

《离娄》首章“上无道揆，下无法守”，我在往年读之，亦无甚警惕。近岁在外办事，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，下之人必守乎法，若人人以道揆自许，从心而不从法，则下凌上矣。爱人不亲章，往年读之，不甚亲切，近岁阅历日久，乃知治人不治者，智不足也。

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。余所选钞五古九家、七古六家，声调皆极铿锵，耐人百读不厌。余所未钞者，如左太冲、江文通、陈子昂、柳子厚之五古，鲍明远、高达夫、王摩诘、陆放翁之七古，声调亦清越异常。欲作五古、七古，须熟读五古、七古各数十篇，先之以高声朗诵，以昌其气，继之以密咏恬吟，以玩其味，二者并进，使古人之声调，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，则下笔为诗时，必有句调凑赴腕下，诗成自读之，亦自觉琅琅可诵，引出一种兴会来。古人云：“新诗改罢自长吟。”又云：“煅诗未就且长吟。”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，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。盖有字句之诗，人籁也；无字句之诗，天籁也。解此者，要使天籁人籁，凑拍而成，则于诗之道，思过半矣。

作字，须讲究墨色。古来书家，无不善使墨者。能令一种神光活色，浮于纸上，固由临池之勤，染翰之多所致，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，用墨之轻重疾徐，皆有精意运乎其间，故能使光气常新也。

凡作一事，无论大小难易，皆宜有始有终。作字时先求圆匀，次求敏捷，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，少或七八千，愈多愈

熟，则手腕毫不费力。将来以之为学，则手钞群书；以之从政，则案无留牍。无穷受用，皆自写字之“匀而且捷”生出。

凡汉人传注，唐人之疏，其恶处在确守故训，失之穿凿，其好处在确守故训，不参私见。释谓为勤，尚不数见，释言为我，处处皆然，盖亦十口相传之诂，而不复顾文气之不安。如伐木为文王与友人入山，鸳鸯为明王交于万物，同一穿凿。朱子集传，一扫旧障，专在涵泳神味，虚而与之委蛇。然如郑风诸什，注疏以为皆刺忽者固非，朱子以为皆淫奔者，亦未必是。治经之时，无论看注疏，看朱传，总宜虚心求之，其惬爱者，则以朱笔识出，其怀疑者，则以另册写一小条，或多为辨论，或仅著数字，将来疑者渐晰，又记于此条之下，久久渐成卷帙，则自然日进。

所临隶书，《孔宙碑》笔太拘束，不甚松活，想系执笔太近毫之故。以后须执管顶。余以执笔太低，终身吃亏，故教尔趁早改之。

国朝大儒，于天文历数之学，讲求精熟，度越前古。自梅定九、王寅旭以至江、戴诸老，皆称绝学，然皆不讲占验，但讲推步。占验者，观星象云气，以卜吉凶，《史记·天官书》、《汉书·天文志》是也。推步者，测七政行度，以定授时，《史记·律书》、《汉书·律历志》是也。秦味经先生之观象授时，简而得要。

写字之中锋者，用笔尖著纸，古人谓之蹲锋，如狮蹲、虎蹲、犬蹲之象；偏锋者，用笔毫之腹着纸，不倒于左，则倒于右，当将倒未倒之际，一提笔则为蹲锋。是用偏锋者，亦有中

锋时也。

大抵写字只有用笔、结体两端。学用笔，须多看古人墨迹；学结体，须用油纸摹古帖。此二者，皆决不可易之理。小儿写影，本肯用心者，不过学数月，必与其摹本相肖。吾自三十时，已解古人用笔之意，只为欠却间架工夫，便尔作字不成体段。平生欲将柳诚悬、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，亦为间架欠工夫，有志莫遂。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，每日用油纸摹帖，或百字，或二百字，不过数月，间架与古人逼肖，而不自觉。能合柳、赵为一，此吾之素愿也，不能，则随尔自择一家，但不可见异思迁耳。

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，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间架。《诗经》造句之法，无一句无所本；《左传》之文，多现成句调。扬子云为汉代文宗，而其《太玄》摹《易》，《法言》摹《论语》，《方言》摹《尔雅》，《十二箴》摹《虞箴》，《长杨赋》摹《难蜀父老》，《解嘲》摹《客难》，《甘泉赋》摹《大人赋》，《剧秦美新》摹《封禅文》，《谏不许单于朝书》摹《国策信陵君谏代韩》，几于无篇不摹。即韩、欧、曾、苏诸巨公之文，亦皆有所摹拟，以成体段。

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，于初唐四家内，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，以此上窥二王，下法山谷，此一径也；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鲁颜公与徐季海之沉著，此一径也；于晚唐师苏灵芝，此又一径也。由虞永兴溯二王，及晋六朝诸贤，世所称南派者也。由李北海以溯欧、褚及魏北齐诸贤，世所称北派者也。尔欲学书，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，南派以神韵胜，北派以魄力

胜，宋四家苏、黄近于南派，米、蔡近于北派，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。尔从赵法入门，将来或趋南派，或趋北派，皆可不迷于所往。

买书不可不多，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。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，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，不过数种，曰《易》、曰《书》、曰《诗》、曰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曰《庄子》、曰《离骚》、曰《史记》、曰《相如子云》。柳子厚自述其所得，正者曰《易》、曰《书》、曰《诗》、曰《礼》、曰《春秋》，旁者曰《谷梁》、曰《孟》、《荀》、曰《庄》、《老》、曰《国语》、曰《离骚》、曰《史记》。二公所读之书，皆不甚多。

泽儿若能成吾之志，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，一一熟读而深思之，略作札记，以志所得，以著所疑，则余欢欣快慰，夜得甘寝，此外别无所求矣。至王氏父子以考订之书二十八种，凡家中所无者，尔可开一单来，余当一一购得寄回。学问之途，自汉至唐，风气略同，自宋至明，风气略同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，其尤著者，不过顾、阎（百诗）、戴（东原）、江（慎修）、钱（辛楣）、秦（味经）、段（懋堂）、王（怀祖）数人，而风会所至，群彦云兴。尔有志读书，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，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。

阮文达公为学政时，搜出童生夹带，必自加细阅，如系亲手所钞，略有条理者，即予进学；如系请人所钞，概录陈文者，照例罪斥。阮公一代宏儒，则知文人不可无手钞夹带小本矣。昌黎之记事提要《纂言钩元》，亦系分类手钞小册也。

《书经》注疏颇庸陋，不如《诗经》之该博。我朝儒者，

如阎百诗、姚姬传诸公，皆辨别《古文尚书》之伪，孔安国之传，亦伪作也。盖秦燔书后，汉儒伏生所传，欧阳及大小夏侯所习，皆仅二十八篇，所谓《今文尚书》者也。厥后孔安国有《古文尚书》多十余篇，遭巫蛊之事，未得立于学官，不传于世。厥后张霸有《尚书》百两篇，亦不传于世。后汉贾逵、马郑作《古文尚书》注解，亦不传于世。至东晋梅赜始献《古文尚书》，并孔安国传，自六朝唐宋以来承之，即今通行之本也。自吴才虎及朱子、梅鼎祚、归震川，皆疑其为伪，至阎百诗遂专著一书，以痛辨之，名曰《疏证》。自是辨之者数十家，人人皆称伪古文、伪孔氏也。《日知录》中略著其原委，王西庄、孙渊如、江艮庭三家皆详言之(《皇清经解》中有江书不足观)。此亦六经中一大案，不可不知也。

读书记性平常，此不足虑。所虑者，第一怕无恒，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，并未看得明白，此却是大病。若实看明白了，久之必得些滋味，寸心若有怡悦之境，则自然记得矣。不必求记，却宜求个明白。

凡作文，末数句要吉祥；凡作字，墨色要光润。

尔问《五箴》末句“敢告马走”。凡箴以虞箴为最古(《左传·襄公》)，其末曰：“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”意以兽臣有司郊原之责，吾不敢直告之，但告其仆耳。扬子云仿之，作《州箴》，冀州曰：“牧臣司冀，敢告在阶。”扬州曰：“牧臣司扬，敢告执筹。”荆州曰：“牧臣司荆，敢告执御。”青州曰：“牧臣司青，敢告执矩。”徐州曰：“牧臣司徐，敢告仆夫。”余之“敢告马走”即此类也。走犹仆也（见司马迁《任安书》注，班固宾戏注）。

朱子作《敬箴》曰"告灵台"，则非仆御之类，于古人微有歧误矣。凡箴以官箴为本，如韩公五箴、程子四箴、朱子各箴、范浚心箴之属，皆失本义，余亦相沿失之。

"诗书文义奥衍，注疏勉强牵合"，二语甚有所见。左疏浅近，亦颇不免，国朝王西庄（鸣盛）、孙渊如（星衍）、江艮庭（声）皆注《尚书》，顾亭林（炎武）、惠定宇（栋）、王伯申（引之）皆注《左传》，皆刻在《皇清经解》中，书经则孙注较胜，王、江不甚足取；《左传》，则顾、惠、王三家俱精，大抵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以《三礼》为最善，《诗》疏次之。此外皆有醇有驳。

作字换笔之法，凡转折之处，如"㇆乚"之类，必须换笔，不待言矣。至并无转折形迹，亦须换笔者，如以一横言之，须有三换笔 (末向上挑，所谓磔也；中折而下行，所谓波也；右向上行，所谓勒也；初入手，所谓"直来横受"也)。以一直言之，须有两换笔 l:（直横入，所谓"横来直受"也；上向左行，至中腹换而右行，所谓努也)。撇与横相似，特末笔磔处更显耳 （磔波直入)；撇与直相似，特末笔更撇向外耳 3.（横入停)。凡换笔皆以小圈识之，可以类推，凡用笔须略带欹斜之势，如本斜向左，一换笔则向右矣，本斜向右，一换笔则向左矣。举一反三，尔自悟取可也。

吾觉汉魏文人，有二章最不可及。一曰训诂精确，二曰声调铿锵。说文训诂之学，自中唐以后，人多不讲，宋以后，说经尤不明诂训。及至我朝巨儒，始通小学，段茂堂、王怀祖两家，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，乃知《文选》中古赋所用之

字，无不典雅精当。尔若能熟读段、王两家之书，则知眼前常见之字，凡唐宋文人误用者，惟六经不误，《文选》中汉赋，亦不误也。即以《三都赋》言之，如"蔚若相如，皭若君平"，以一蔚字，该括相如之文章。以一皭字，该括君平之道德，此虽不尽关乎训诂，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。至声调之铿锵，如"开高轩以临山，列绮窗而瞰江。碧出苌宏之血，鸟生杜宇之魄。洗兵海岛，刷马江州。数军实乎桂林之苑，飨戎旅乎落里之楼"等句，音响节奏，皆后世所不能及。看《文选》，能从此二者用心，则渐有入理矣。

"穜，種"二字。此字段茂堂辨论甚晰，種，为艺也（犹吾乡言栽也、点也、插也）；穜，为后熟之禾，《诗》之"黍稷重穋"（《七月闷宫》），《说文》作穜穜。穜，正字也，重，假借字也。穋与稑异同字也，隶书以稑、穜二字互易，今人于耕穜概用穜字矣。吾于训诂词章二端，颇尝尽心。看书若能通训诂，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，引伸假借，渐渐开悟，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；若能通词章，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，开合转折，渐斩开悟，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。

无论古今何等文人，其下笔造句，总以"珠圆玉润"四字为主；无论古今何等书家，其落笔结体，亦以"珠圆玉润"四字为主。世人论文家之说，圆而藻丽者，莫如徐（陵）、庾（信）、而不知江（淹）、鲍（照）则更圆，进之沈（约）、任（昉）则亦圆，进之潘（岳）、陆（机）则亦圆，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（固）、张（衡）、崔（骃）、蔡（邕）则亦圆，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（谊）、晁（错）、匡（衡）、刘（向）则亦圆，至于马

迁、相如、子云三人，可谓力趋险奥，不求圆适矣，而细读之，亦未始不圆。至于昌黎，其志意直欲陵驾长卿、子云三人，戛戛独造，力避圆熟矣，而细读之，实无一字不圆，无一句不圆。于古人之文，若能从鲍、江、徐、庾四人之圆，步步上溯，直窥卿、云、马、韩四人之圆，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——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。

文中"雄奇"之道，雄奇以行气为上，造句次之，选字又次之，然未有字不古雅，而句能古雅，句不古雅，而气能古雅者，亦未有字不雄奇，而句能雄奇，句不雄奇，而气能雄奇者。是文章之雄奇，其精处在行气，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。余好古人雄奇之文，以昌黎为第一，扬子云次之。二公之行气，本之天授，至于人事之精能，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，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。

"叙事志传之文，难于行气"。殊不然，昌黎如《曹成王碑》、《韩许公碑》，固属千奇万变，不可方物，即《卢夫人铭》、《女志》寥寥短篇，亦复雄奇倔强。试将此篇熟看，则知二大二小，各极其妙矣。

古人解经，有内传，有外传。内传者，本义也；外传者，旁推曲衍，以尽其余义也。孔子系《易》"小象"则本义为多，"大象"则余义为多。孟子说《诗》，亦本子贡之因贫富而悟切磋，子夏之因素绚而悟礼后，证余义处为多。《韩诗外传》，尽余义也，《左传经说》，亦以余义立言者矣。

用油纸摹字，若常常为之，间架必大进。欧、虞、颜、柳四大家，是诗家之李、杜、韩、苏，天地之日、星、江、河

也。有志学书，须窥寻三人门径。

大抵有一种学问，即有一种分类之法；有一人嗜好，即有一人摘钞之法。若从本原论之，当以《尔雅》为分类最古者。天之星辰，地之山川、鸟兽草木，皆古圣贤人辨其品汇，命之以名，《书》所称“大禹主名山川”，《礼》所称“黄帝正名百物”是也。物必先有名而后有是字，故必知命名之原，乃知文字之原。舟、车、弓、矢、俎、豆、钟、鼓，日用之具，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，必先有器，而后有是字，故又必知制器之原，乃知文字之原。君臣、上下、礼乐、兵刑、赏罚之法，皆先王立事以经纶天下，或先有名后有字，或先有事而后有字，故又必知万事之本，而后知文字之原。此三者，物最初，器次之，事又次之。三者既具，而后有文词。《尔雅》一书，如释天、释地、释山、释水、释草木、释鸟兽虫鱼，物之属也；释器、释宫、释乐，器之属也；释亲，事之属也；释诂、释训、释言，文词之属也。《尔雅》之分类，惟属事者最略；后世之分类，惟属事者最详。事之中又判为二端，曰虚事，曰实事。虚事者，如经之三礼，马之八书，班之十志，及三通之区别门类是也；实事者，就史鉴中已往之事迹分类纂记，如《事文类聚》、《白孔六帖》、《太平御览》，及我朝《渊鉴类函》、《子史精华》等书是也。后世人事日多，史册日繁，摘类书者，事多而器物少，乃势所必然。

余久不作诗，而好读诗，每夜辄取古人名篇，高声朗诵，用以自娱。今年亦当间作二三首，与尔曹相和答，仿苏氏父子之例。尔之才思，能古雅而不能雄骏，大约宜作五言而不宜作

七言。尔要读古诗，汉魏六朝，取余所选曹、阮、陶、谢、鲍、谢六家，专心读之，必与尔性质相近。至于开拓心胸，扩充气魄，穷极变态，则非唐之李、杜、韩、白，宋金之苏、黄、陆、元八家，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。

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，骨力不坚劲，墨气不丰腴，与尔身体向来轻字之弊，正是一路毛病。尔当用油纸摩颜字之郭家庙、柳字之琅琊碑、玄秘塔，以药其病，日日留心，专从厚、重二字上用功，否则字质太薄，即体质亦因之更轻矣。人之气质由于天生，本难改变，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。

余观汉人词章，未有不精于小学、训诂者，如相如、子云、孟坚，于小学皆专著一书，《文选》于此三人之文，著录最多。余于古文，志在效法此三人，并司马迁、韩愈五家，以此五家之文，精于小学、训诂，不妄下一字也。尔于小学，既粗有所见，正好从词章上用功。《说文》看毕之后，可将《文选》强读一过，一面细读，一面钞记，一面作文以仿效之。凡奇僻之字，雅故之训，不手钞则不能记，不摹仿则不惯用。自宋以来，能文章者，不通小学，国朝诸儒通小学者，又不能文章，余早岁归其门径，因人事太繁，又久历戎行，不克卒业，至今用为疚憾。

五言诗，若能学到陶潜、谢朓一种和淡之味，和谐之音，亦天下之至乐，人间之奇福也。有志于科名禄位，但能多读古书，时时哦书作字，以陶冶性情，则一生受用不尽。第宜束身圭璧，法王羲之、陶渊明之襟怀潇洒则可，法嵇、阮之方荡名教，则不可耳。

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，而在军鲜暇，未尝偶作，一吐胸中之奇尔。若能解《汉书》之训诂，参以《庄子》之诙诡，则余愿偿矣。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，卿云之跌宕，昌黎之倔强，可为行气不易之法，宜先于韩公倔强处，揣摩一番。

小学凡三大宗。言字形者，以《说文》为宗，古书惟大、小徐二本，至本朝而段氏特开生面，而钱坫、王筠、桂馥之作，亦可参观；言训诂者，以《尔雅》为宗，古书惟郭注、邢疏，至本朝而邵二云之《尔雅正义》、王怀祖之《广雅疏证》、郝兰皋之《尔雅义注》，皆称不朽之作；言音韵者，以《唐韵》为宗，古书惟《广韵》《集韵》，至本朝而顾氏《音学五书》，仍为不刊之典，而江（慎修）、戴（东原）、段（茂堂）、王（怀祖）、孔（巽轩）、江（晋三）诸作，亦可参观。欲于小学钻研古义，则三宗如顾、江、段、邵、郝、王六家书，均不可不涉猎而探讨之。

四言诗最难有声响，有光芒，虽《文选》韦孟以后诸作，亦复尔雅有余，精光不足。扬子云之《州箴》、《百官箴》诸四言，刻意摹古，亦乏作作之光，渊渊之声。余生平于古人四言，最好韩公之作，如《祭柳子厚文》、《祭张署文》、《进学解》、《送穷文》诸四言，固皆光如皎日，响如春霆。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，及集中如《淮西碑》、元和圣德各四言诗，亦皆于奇崛之中，迸出声光。其要不外意义层出，笔仗雄拔而已。外则班孟坚《汉书·叙传》一篇，亦四言中之最隽雅者。

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，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，乃能脱出恒蹊。尔前信读《马汧督诔》，谓其沉郁似《史记》，极是!

极是！余往年亦笃好斯篇，尔若于斯篇及《芜城赋》、《哀江南赋》、《九辨》、《祭张署文》等篇，吟玩不已，则生情自茂，文思汩汩矣。

韩公五言诗，本难领会，且先于怪奇可骇处，思心领会。可骇处，如咏落叶，则曰："谓是夜气灭，望舒霣其圆"。咏作文，则曰："蛟龙弄角牙，造次欲手揽。"可笑处，如咏登科，则曰："侪辈妒且热，喘如竹筒吹。"咏苦寒，则曰："羲和送日出，恇怯频窥觇。"从此等起用心，可以长才力，亦可添风趣。

余尝怪国朝大儒，如戴东原、钱辛楣、段懋堂、王怀祖诸老，其小学训诂，实能超越近古，直压汉唐，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，达于本而阂于末，知其一而昧其二，颇觉不解。私窃有志，欲以戴、钱、段、王之训诂，发为班、张、左、郭之文章（晋人左思、郭璞小学最深，文章亦逼两汉，潘、陆不及也）。

当专心壹志，以精确之训诂，作古茂之文章，由班、张、左、郭，上而扬、马，而庄、骚，而六经，靡不息息相通；下而潘、陆，而任、沈，而江、鲍、徐、庾，则词愈杂，气愈薄，而训诂之道衰矣。至韩昌黎出，乃由班、张、扬、马而上跻六经，其训诂亦甚精当。试观《南海神庙碑》、《送郑尚书序》诸篇，则知韩文实与汉赋相近。又观《祭张籍文》、《平淮西碑》诸篇，则知韩文实与《诗经》相近。近世学韩文者，皆不知其与扬、马、班、张一鼻孔出气，能参透此中消息，则几矣。

有气则有势，有识则有度，有情则有韵，有趣则有味，古

人绝好文字，大约于此四者之中，必有一长。

纪泽于陶诗之识度，不能领会，试取饮酒二十首，拟古九首，归田园居五首，咏贫士七首等篇，反复读之，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，寄托之遥深，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，皆已升堂入室。

问有一专长，是否须兼三者，乃为合作，此则断断不能。韩无阴柔之美，欧无阳刚之美，况于他人而能兼之？凡言兼众长者，皆其一无所长者也。鸿儿言此表范围曲成，横竖相合，足见善于领会。至于纯熟文字极力揣摩，固属切实工夫，然少年文字，总贵气象峥嵘。东坡所谓蓬蓬勃勃，为釜上气。古文如贾谊《治安策》《贾山至言》、太史公《报任安书》、韩退之《原道》、柳子厚《封建论》、苏东坡《上神宗书》，时文如黄陶庵、吕晚村、袁简斋、曹寅谷，墨卷如《墨选观止》、《乡墨选锐》中所选两排三叠之文，皆有最盛之气势。尔当兼在气上用功，无徒在揣摩上用功，大约偶句多，单句少，段落多，分段少，莫拘屋场之格式，或三五百字，长或八九百字、千余字皆无不可，虽系四书题，或用后世之史事，或论目今之时务，亦无不可。总须将气势展得开，笔仗使得强，乃不至于束缚拘滞，愈紧愈呆。

四象表中，惟气势之属太阳者，最难能而可贵。古来文人，虽偏于彼三者，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。

近年在军中阅书，稍觉有恒，然已晚矣。故望尔等于少壮时，即从有恒二字，痛下工夫，然须有情韵趣味，养得生机盎然，乃可历久不衰。若拘苦疲困，则不能真有恒也。

学柳帖《琅琊碑》效其骨力，则失其结构，有其开张，则无其抗搏。古帖本不易学，然尔学之，尚不过旬日，焉能众美毕备，收速如此神速？余昔学柳、颜帖，临摹动辄数百纸，犹且一无所似。余四十以前，在京所作之字，骨力间架无可观，余自愧而自恶之。四十八岁以后，习李北海《岳麓寺碑》，略有进境，然业历八年之久，临摹已过千纸。

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，尔不可求名太骤，求效太捷也。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，单日以生纸临之，双日以油纸摹之。临帖宜徐，摹帖宜疾，专学其开张处，数月之后，手愈拙，字愈丑，意兴愈低，——所谓困也——困时切莫间断，熬过此关，便可少进，再进再困，再熬再奋，自有亨通精进之日。不特习字，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，打得通的，便是好汉。

凡作字，总要写得秀。学颜、柳，学其秀而能雅；学赵、董，恐秀而失之弱耳。尔非下等资质，特从前无善讲善诱之师，近来又颇有好高好速之弊，若求长进，须勿忘而兼以勿助，乃不致走入荆棘耳。

唐诗固宜专读，唐文除韩、柳、李、孙外，几无一不四六者，亦可不必多读。

唐文李、孙二家，系指李翱、孙樵。八家始于唐荆州之文编，至茅鹿门，而其名大定，至储欣同人而添孔、李两家，御选唐宋文醇，亦从储而增为十家。以全唐皆尚骈俪之文，故韩、柳、李、孙四人之不骈者，为可贵耳。

作文以思路宏开，为必发之品。意义层出不穷，宏开之谓也。

凡大家名家之作，必有一种面貌，一种神态，与他人迥不相同。譬之书家，羲、献、欧、虞、褚、李、颜、柳一点一画，其面貌既截然不同，其神气亦全无是处。本朝张得天、何义门虽称书家，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，乃可推为大家。诗文亦然，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，不足以当大家之目。渠既迥绝群伦矣，而后人读之，不能辨识其貌，领取其神，是读者之见解未到，非作得之咎也。读古文、古诗，惟当先认其貌，后观其神，久之自能分别蹊径。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，大抵多道听途说，扣槃扪烛之类，不足信也。君子贵于自知，不必随众品附和也。

凡诗文趣味，约有二种，一曰诙谐之趣，一曰闲适之趣。诙谐之趣，惟庄、柳之文，苏、黄之诗，韩公诗文，皆极诙谐，此外实不多见。闲适之趣，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，诗则韦、孟、白、傅，均极闲适。而余所好者，尤在陶之五古，杜之五律，陆之七绝，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，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。——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。(以上《家训》)

学问之事，以“日知月无亡”为吃紧语；文章之事，以“读书多，积理富”为要。读书之志，须以困勉之功，志大之学。

至镜海先生处，问检身之要，读书之法。先生言：“当以《朱子全书》为宗。”时余新买此书问及，因道：“此书最宜熟读——即以为课程，身体力行——不宜视为浏览之书。”又言：“治经宜专一经，一经果能通，则诸经可旁及。若遽求兼精，则万不能通一经。”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《易》，又言：“为学只有三

门，曰义理，曰考核，曰文章。考核之事，多求粗而遗精，管窥而蠡测；文章之事，非精于义理者不能；至经济之学，即在义理内。”又问：“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？”答曰：“经济不外看史，古人已然之迹，法戒昭然，历代典章，不外乎此。”又言：“近时河南倭艮峰——仁——前辈，用功最笃，每日自朝至寝，一言、一动作、饮食，皆有札记，或心有私欲不克，外有不及检，皆记出。”先生尝教之曰：“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‘闲邪存诚’”又言：“检摄于外，只有‘整齐严肃’四字；持守于内，只有‘主一无过’四字。”又言：“诗文词曲，皆可不必用功，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，彼小技亦所难。”又言：“第一要戒欺，万不可掩著……”云云。听之昭然若发蒙也。

倭艮峰前辈先生言：“研几工夫最要紧，颜子之有不善，未尝不知，是研几也。”周子曰：“几善恶。”《中庸》曰：“潜虽伏矣，亦孔之昭。”刘念台先生曰：“卜动念以知几。”皆谓此也。失此不察，则心放而难收矣。又曰：“人心善恶之几，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。”诸生呈缴工课，余教以“诚”“勤”“廉”“明”四字，而勤字之要，但在“好问”“好察”云。两事，反复开导。

夏弢甫言：“朱子之学，得之艰苦，所以为百世之师。”二语深有感于余心，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，而可久可大者也。

夜归，与九弟言读书事。九弟悔从前读得不好，若再不认真教他，愈不能有成矣。余体虽虚弱，此后自己工夫尚可抛弃，万不可不教弟读书也。

岱云来久谈，彼此相劝以善。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。

陈岱云言余第一要戒"慢"字，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，真切中肯也。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，不知量而后人，随处不留分寸，卒至小者龃龉，大者凶隙，不可不慎。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，患太刻薄，须步步留心。此三言者，皆药石也。直哉!

果能据德依仁，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，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。如作诗之时，只是要压倒他人，要取名誉，此岂复有为己之志?

凡喜誉恶毁之心，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。于此关打不破，则一切学问才智，适足以欺世盗名。

言物行恒，诚身之道也，——万化基于此矣。余病根在无恒，故家内琐事，今日立条例，明日仍散漫，下人无常规可循。将来莅众，必不能信，作事必不能成。戒之!

数日心沾滞于诗，总由心不静，故不专一。当力求主一之法，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，到天机活泼之时，即作诗亦自无妨我。今尚未也，徒以浮躁之故，故一日之间，情志屡迁耳。

吾齿长矣，而诗书六艺，一无所识。志不立，过不改，欲求无忝所生，难矣。

日内不敬不静，常致劳乏。以后须从"心正气顺"四字上体验。

每日游思，多半是要人说好。为人好名，可耻! 而好名之意，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，此名心之连结于隐微者，深也。

岱云每日工夫甚多而严，可谓惜分阴者，予则玩泄不振。

日来自治愈疏矣，绝无瑟僩之意，何贵有此日课之册，看来只是好名。好作诗，名心也。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，则此册

直盗名之具也，亦既不克痛湔旧习，何必写此册？

唐先生言：“最是‘静’字工夫要紧。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，亦是静字工夫足。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工夫，所以他能不动心。若不静，省身也不密，见理也不明。都是浮的，总是要静。”又曰：“凡人皆有切身之病，刚恶、柔恶，各有所偏，溺焉既深，动辄发见，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，终身在此处克治。”余比告先生谓素有忿恨，不顾气习，偏于刚恶，既而自窥所病，只是好动不好静，先生两言，盖对症下药也。务当力求主静，便神明如日之升，即此以求其继继续续者，即所谓缉熙也。知此而不行，真暴弃矣！真小人矣！

岱云欲观余馈贫粮本，予以雕虫琐琐，深闭固拒不欲与之观。一时掩著之情，自文固陋之情，巧言令色，种种丛集，皆从好名心发出，盖此中根株，深矣。

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，不能遽立崖岸，惟当往还渐稀，相见必敬，渐改征逐之习。平日辨论夸诞之人，不能遽变聋哑，惟当谈论渐卑，开口必诚，力去狂妄之习。

朱廉甫前辈偕蕙西来，二君皆直谅多闻者。廉甫前辈之狂过，说欲引余为同志，谓可与适道也。岂知余绝无改过之实，徒有不怍之言，竟尔盗得令闻，非穿窬而何？

自立志自新以来，至今五十余日，未曾改得一过，此后直须彻底荡涤，一丝不放松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，务使息息静极，使此生意不息。

至岱云处，与之谈诗，倾筐倒箧，言无不尽，至子初方归。此时自谓与人甚忠，殊不知已认贼作子矣。日内耽著诗

文，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，已自误矣，更以之误人乎？

冯树堂来，因约岱云来，三日畅谈小酌，二君皆有节制，惟予纵论无闲，仍不出昨夜谈议，而往复自意，自谓忠于为人，实以重外而轻内，且昧昌黎知名箴之训。总之每日不外乎多言，不外乎要人说好。

考试之有得失，犹岁之有丰歉也。有耕而即期大有，是贪天也，然绝不施耕耨之功，不已弃天乎？我则身为惰农，而翻笑穮蓘为多事，傎孰甚焉！

蕙西面责予数事，一曰"慢"，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；二曰"自是"，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；三曰"伪"，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。直哉，吾友！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。

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，而余以身弱为辞，岂欺人哉？自欺而已。暴弃至此，尚可救药乎？

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，而以知己许余，且曰："凡阁下所以期许下走之言，信之则足以长自是之私，辞之而又恐负相知之真。吾惟有惧以终始而已。"云云。予闻此数语，悚然汗下，竹如之敬我，直乃神明内敛，我何德以当之乎？来日安肆如此，何以为竹如知己？是污竹如也。

处众人中，孤零零若无所许可者，自以为人莫予知，不知在己，本一无足知也，何尤人为？

今年忽忽已过两月，自新之志，日以不振，愈昏愈颓，以至不如禽兽。昨夜痛自猛省，以为自今日始，当斩然更新，不终小人之归。不谓云阶招与对弈，仍不克力却。日日如此，奈何！

何丹畦请余为是正文字，俨然自任，盖矜心之内伏者，深矣。

日内沾滞于诗，明知诗文以积久勃发为佳，无取乎强索，乃思之不得，百事俱废，是所谓溺心者也。戒之。

余在军中，颇以诗文废正务，后当切戒。

思人心所以扰扰不定者，只为不知命。陶渊明、白香山、苏子瞻所以受用者，只为知命。吾涉世数十年，而有时犹起计较之心，若信命不及者，深可愧也。

阅《日知录》，《易经》有曰："易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一言以蔽之曰'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'"读之不觉愧汗。

此心褊急清介，殊非载福之道，当力移宽大温润一路。

寸衷微有郁积，总由中无所得，下学而不克上达，故世俗之见，尚不免胶扰于怀中耳。

其所以然，便获美誉。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，往往不克保其终。思此不胜大惧，将具奏折辞谢大权，不敢节制四省，恐蹈覆辙负乘之咎也。

日内与张廉卿屡谈，渠学问又已大进，而余志学二十年，至今毫无进步，耄已及矣！

观人有钞册，钞余文颇多，自以无实而享盛名，忸怩不宁。

余日衰老，而学无一成，应作之文甚多，总未能发奋为之，忝窃虚名，毫无实际，愧悔之至。老迈如此，每日办官事，尚不能毕，安能更著述耶？

念生平所作事，错谬甚多。久居高位，而德行学问，一无

可取，后世将讥议交加，愧悔无及。

余回忆生愆尤犹丛集，悔不胜悔，而精力疲惫。自问更无年晚之力，乃作一联云:“莫苦悔已往愆尤，但求此日行为，无惭神鬼，休预怕后来灾祸，只要暮年心气，感召祥和。”余此生学问文章，一无所成，愧悔无已。

自二月杪右目失明，至是四十余日，不敢治事，每日暇逸愧悔，身闲而心乱，盖生平之一无所养，甚矣!

《易经》有圣人之道四，而朱子专重“以卜筮者尚其占”一句，似未的当。因言古人说经，多断章取义，以意逆志，不必定符本义。

阅《经义述闻》，如“弗过遇之，弗过防之”等语，深有所会。余于本朝经学小学诸家，独服膺王怀祖先生父子之精核，盖以其于经文之虚神实训，体味曲尽也。

拟阅校船山《周易内传》。王氏说理之书，每失之艰深，而不能轩豁，与《正蒙注》相同。

今日看《书经》，见蔡传训诂，良多不讲，如以敷言为“敷衍之言”之类，宜致汉学家之指摘。

温《召诰》，于古人“周情孔思”四字，若有所会。

温《书经·无逸》，用吴文正公纂言本，若有所会。

思《书经·吕刑》，于句法若有所会。

《吕刑篇》，于后世古文家蹊径最近，惜不能尽通其读。

余所读《吕刑》而若不能尽通其读，兹阅戴氏之说，有惬余心者。如“制百姓于刑之中，天齐于民，俾我一日。”暨“非从惟从”等句，皆犁然有当于人心，欣赏无已。

读顾命康王之诰，喜戴氏治经，与余所见多同，惜其生前未与晤谈。

温《盘庚》上整庚中，因戴存庄两采宋元，及本朝治汉学者之说，每多当人意处，故乐观之。

邵位西言：“《诗序》，系孟子、万章之徒所作，大序与小序，不当分而为二，所以记次第，非所以明章旨也，犹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法言》之有后序尔！”其言奇而颇确。

阅子序《诗经说》，学有根柢，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处，特证据太少，恐不足以大鸣于世耳。

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读《仪礼》，至是粗毕。老年能治此经，虽嫌其晚，犹胜于终不措意者。昔张蒿庵三十而读《仪礼》，至五十九岁而通此经，为国朝有数大儒。余今年五十七岁，略通此经，稍增秉烛之明。惟蒿庵以前名儒，穷《仪礼》者绝少，能于荆棘荒芜之中，独辟康庄，斯为大难。余生本朝经学昌明之后，穷此经者，不下数十人，有蒿庵之句读，张皋文之图，康庄共由之道，而又有人以扶掖之，则从事甚易矣。

俞樾荫甫所著《群经平议》之十四卷，论《考工记》世室、重屋，明堂之制，驳正郑注，思通鬼神，有超乎戴氏《考工记图》者。

夜又批船山《礼记》二条。余阅此书，本为校对讹字，以便修板，再行刷印，乃复查全书，辨论经义者半，校出错讹者半，盖非校雠家之体例，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。若前数年在安庆、金陵时，则反不能如此之精勤，此军营事简，老年差可慰悦之境，而流寇纵横，制敌无术，体衰目昏，学问无成，则又

深为忧灼之境也。

阅桐城张承华容溪所为《学庸臆解》三十四叶毕，其言《大学》文，须用古本，而不烦补传义，须宗朱子，而不取阳阴，与余平日之说相合，馀亦多独得之见。

孟子所谓"善言德行者"，当为后世理学诸家之源；"善为辞令者"，当为后世词章诸家之源。孔子自谦不能辞令，而以善言德行自许，盖在己者实有盛德至行，而后能自道其所得也。《论语》一书，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，因默诵学而、为政、八佾三篇。

朱彬《经传考证》，其训诂考证，亦与王伯申先生相仿；其言经书大字，多语助辞，则前人所未发也。

阅戴东原《序言》，阅钱竹汀《声类》，此书未刻于本集，其义例亦不分明。

钱辛楣先生《声类》一书，分释诂、释言、释训、释语、释天、释地、名号之异等目，皆因声得义者，足见古人先有声音，后有文字。余前有意为是书而未果。钱氏此书，亦未成之书，故未编入《潜研堂丛书》中。

陈荔秋所送之陈兰甫澧著《声律通考》一种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水道图说一种，略一翻阅，服其精博。

乐律之不可不通，以其与兵事文章相表里。

纪泽作《音学考》，约近五千字，于"考古"及"审音"二者，均有所得，为之一慰。

泽儿呈所著《分韵说文解字》，略一翻阅，其法用《广韵》之次第，《佩文韵》之字数，抄录许氏注，及大徐翻切；

其有申明原注之说，则以夹行注之；其于注外则有陈说，则于翻切之下，夹圈以别异之；其《佩文韵》所有，《说文》所无，则有楷文而无篆文，仍用篇韵各说以注之；其《佩文韵》所无，《说文》所有者，则别为补编，仍依翻切，以分东、冬、种、江各韵。

读《五代史》，于欧公不伪梁一段，不以为然。

阅周保绪所著《晋略》，赵惠甫所寄来者。周名济，荆溪人，著成于道光十八年，亦近世著作才也。

诸子中，惟老、庄、荀子、孙子，自成一家之言，余皆不免于剽袭。

王怀祖先生《读书杂志》，所校《管子》各条，似不如校他书之精实。

读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，至“大禹竭力以劳万民”句，若有所感。

读《修务训》中功可强成，名可强立，若有所会。《淮南子》本道家者流，而此篇之旨，与《荀子》相近。大抵理之足以见极者，百家未尝不合也。

阅《淮南子·椒真训》，言“有道之士，亦须遇时”，为之增感。

扬子《法言》究不如《文中子》之平实，盖子云文学中人，非道德中人也。

船山氏最推重《正蒙》一书，以余观之，亦艰深而不能显豁，其《参》两篇，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，尤多障碍。

《正谊堂丛书》凡五十六种，张清恪辑刻，吴竹庄所赠

也。因取《正谊堂》中清恪所辑程子二十篇读之，至晡时读毕，凡十卷，取《论语》二十篇之意，编采二程粹言，略分门类，颇为精当。

张清恪公所辑朱子七篇，每篇各分上下，仿《孟子》七篇之意。张公盖以程配孔，以朱配孟也。

读张文端公《聪训斋语》、文和公《澄怀园语》，此老父子学问，亦以"知命"为第一义。

阅罗罗山人《极衍义》，《姚江学辨》等书，服其见理甚真，所志甚大，信为吾乡豪杰之士。

《钟涵斋迩言》，盖理学之绪余，而参以阴骘果报者。

《圣武记》又阅一遍毕，中有《嘉庆川湖陕靖寇记》八篇未阅，以昔年在京阅过，嫌此八篇叙事冗乱也。

阅曾香墅先生《漫钞》及各种。香墅，名廷枚，宾谷之伯父也。其书仿《困学纪闻》，《容斋随笔》之类，特根底不深耳。

莫子偲交出何愿船二信，内有张石洲《蒙古游牧记》四本，又《朔方备乘》凡例数页，信为当世积学之士。

古文之道，谋篇布势，是一段最大工夫。《书经》、《左传》，每一篇空处较多，实处较少，旁面较多，正面较少，精神注于眉宇目光，不可周身皆眉，到处皆目也。线索要如蛛丝马迹，丝不可过粗，迹不可太密也。

古人文笔，有云属波委、官止神行之象，实从熟后生出，所谓"文人妙来无过熟"者此也。

古文之道，布局须有千岩万壑、重峦复嶂之观，不可一览

而尽，又不可杂乱无纪。

古文之道，亦须有奇横之趣，自然之至，二者并进，乃为成体之文。

古文之法，全在“气”字上用功夫。

为文全在气盛，欲气盛全在段落清。每段分束之际，似断不断，似咽非咽，似吞非吞，似吐非吐，古人无限妙境，难于领取。每段张起之际，似承非承，似提非提，是突非突，似纾非纾，古人无限妙用，亦难领取。

奇辞大句，须得瑰玮飞腾之气，驱之以行。凡堆重处，皆化为空虚，乃能为大篇，所谓“气力有余于文之外”也，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。

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，文章之道，分阳刚之美、阴柔之美，大抵阳刚者，气文势翰，阴柔者，韵味深美。浩瀚者，喷薄而出之，深美者，吞吐而出之。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，论著类、词赋类，宜喷薄；序跋类，宜吞吐；奏议类，宜喷薄；诏令类、书牍类，宜吞吐；传志类、叙记类，宜喷薄；典志类、杂记类，宜吞吐。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，如哀祭类，虽宜喷薄，而祭郊社、祖宗，则宜吞吐；诏令类虽宜吞吐，而檄文则宜喷薄；书牍类虽宜吞吐，而论事则宜喷薄。此外各类，皆可以是意推之。

《类纂》所选书牍，有不尽厌于吾心者，未知古人书牍何者最善?

古文中，惟书牍一门，竟鲜佳者。八家中，韩公差胜，然亦非书简正宗，此外则竟无可采。诸葛武侯、王右军两公书

翰，风神高远，最惬吾意，然患太少，且乏大篇，皆小简耳。

阅《骈体文钞》，将其所分类归并于吾所分三门十一类之中，嫌其繁碎，不合古义也。

余所编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编成后，有文八百篇上下，未免太多，不足备简练揣摩之用，宜另钞小册选文五十首钞之，敬夕讽诵，庶为守约之道。

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，曰雄、直、怪、丽、澹、远、茹、雅，近于“茹”字似更有所得，而音响节奏，须一“和”字为主，因将“澹”字改作“和”字。

文章阳刚之美，莫要于“字”、“涌”、“直”、“怪”四字；阴柔之美，莫要于“忧”“茹”“远”“洁”四字。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学。

尝慕古文境之美者，约有八言，阳刚之美，曰“雄”、“直”、“怪”、“丽”，阴柔之美，曰“茹“、“远”、“洁”、“适”。蓄之数年，而余未能发其为文章，略得八美之一，以副斯志。是夜将此八言者，作十六字赞之，至次日辰刻作毕，附录如左：

（雄）划然轩昂，尽弃故常，跌宕顿挫，扪之有芒。

（直）黄河千曲，其体仍直，山势如龙，转换无迹。

（怪）奇趣横生，人骇鬼眩，易玄山经，张韩互见。

（丽）青春大泽，万卉初葩，诗骚之韶，班扬之华。

（茹）众义辐凑，吞多吐少，幽独咀含，不求共晓。

（远）九天俯视，下界聚蚊，寤寐周孔，落落寡群。

（洁）冗意陈言，类字尽芟，慎尔褒贬，神人共监。

（适）心境两闲，无营无待，柳记欧跋，得大自在。

偶思古文古诗，最可学者，占八句云:《诗》之节、《书》之括、孟之烈、韩之越、马之咽、庄之跌、陶之洁、杜之拙。

《离骚》三百二十四句诵毕。老年读生书成诵，稍补少壮之缺陷，亦一乐也。

邹阳《狱中上梁王书》，千古传诵，余究不知其深处。太史公以邹阳与鲁仲连并列，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处。

夜温《长杨赋》，于古人行文之气，似有所得。

舆中读《上林赋》千余言，略能成诵，少时所深以为难者，老年乃颇能之，非聪明进于昔时，乃由稍知其节奏气势与用意之所在。故略记之。

余近年最好扬、马、班、张之赋，未能回环朗诵，偶一诵读，如逢故人，易于熟洽，但衰年读书，未必能久记耳。

汉魏人作赋，一贵训诂精确，一贵声调铿锵。

古文之道，与骈体相通。由途、庾而进于任、沈，由任、沈而进于潘、陆，由潘、陆而进于左思，由左思而进于班、张，由班、张而进于云卿。韩退之之文，比云卿更高一格，解学韩文，则可窥六经之阃奥矣。

二日内，始悟昌黎诸文，皆学《书经》。

二日内，因读辛、刘词，又大悟韩文之妙，实从子云、相如得来。

二日内，觉于古人大有所得，乃悟韩文实从扬、马得来，而参以孔、孟之义理，所以雄视千古。

韩文《柳州罗池庙碑》，觉情韵不匮，声调铿锵，乃文章中第一妙境。情以生文，文亦以生情，文以引声，声亦足以引

文，循环互发，油然不能自已，庶渐渐可人佳境。

阅韩文《送高闲上人》，所谓机应于心，不挫于物，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。余谓机应于心，熟极之候也，《庄子·养生篇》之说也；不挫于物，自慊之候也，《孟子·养气章》之说也。不挫于物者，体也，道也，本也；机应于心者，用也，技也，末也。韩子之于文，技也，进乎道矣!

读《原毁》、《伯夷颂》、《获麟解》、《龙杂说》……诸首，岸然想见古人，独立千古，确乎不拔之象。

韩公"周情孔思"四字，非李汉知之极深，焉能道得出？为文者要须窥得此四字，乃为知本。

韩文志传中，有两篇相配偶者，如曹成生、王宏两篇为偶，柳子厚、郑群两篇为偶，张署、张彻两篇为偶，推此而全集中可以为偶者甚多。古人之文可为偶者甚多，惜不能一一称量而配合之耳。

温韩文数篇，若有所得。古人之不可及，全在行气，如《列子》之御风，不在义理字句间也。

柳子厚山水记，似有得于陶渊明冲淡之趣，文境最高，不易及。

夜阅古赋《识小录》，深有味于柳子厚之《囚山》篇。

姚公谓苏氏学《庄子》外篇之文，实则诙谐处，不逮远甚。

苏子由谓东破晚年，以文章为鼓吹，真知文章中之乐境。余亦微知之，惜无宽闲岁月，竟其所学耳。

读震川文数首，所谓风尘子读之，一似嚼冰雪者，信为清

洁，而波澜意度，犹嫌不足以发挥奇趣。

阅震川古文，遂并翻其四书文阅之，其深灏流转之气，乃更胜于古文也。

阅《汤文正集》，惟传、状、碑、铭之类，不惬吾意，馀如语录、告谕、书牍之属，皆有诚意挟正气以行，学问本极渊博，讲学又甚公允，不可及也。

程伯敷出示洪稚存《上成亲王书》，即嘉庆己未获咎，发遣新疆者，当时直声震于天下。今观之，亦无甚触忌讳之处。

阅《梅伯言文集》，叹其钻研之久，工力之深。

至钱警石先生久谈，得见其族兄衎石先生家书数十封，携归一阅，实嘉道间一硕儒也。

阅钱衎石先生与其弟警石先生家信，服其学问精博，机趣洋溢。

阅陈秋舫、吴伟卿所作应制赋，气势流利，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，心赏其能，而自愧弗如也。

《吴竹如文集》，方存之代为编出者，计十二卷，粗阅数十叶，于儒释、朱陆之辨，剖晰最精。

阅吴南屏《柈湖文录》数十首，叹其少而能文，老而不倦，为不可及。

左季高信内寄《祭胡润帅文稿》一篇，情文并茂，殊为杰构。

冯敬亭，名桂芬，寄《校邠庐初稿》二册，共议四十二篇。粗读数十篇，虽多难见之施行，然自是名儒之论。

窦兰泉近作《辨论》十余首，多阅历之言，而文义未能入

古。

与次青论古文之法。次青天分高，成就当未可量。

蒋琦龄所陈时政十二事，约计万余言，多可见之施行，文笔亦雅健畅达，末条请崇宋学而抑汉学，似与各条不类。

申甫在此畅谈，言渠文笔所以不甚畅者，为在己之禁令太多，难于下笔耳。余劝其破除禁令，一以条畅为主，凡办事者，先贵敷陈朗畅也。

刘霞仙所作《辨蔡寿祺诬劾》一疏，置身甚高，辞旨深厚，真名作也。

阅邸抄，中见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调，如此名奏议，而反以获谴，颇不可解。

张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风，日进不已，可畏可爱。

阅张廉卿近所为古文，喜其入古甚深，因为加圈批。

石芸斋所作《房山石经》、《山访碑记》，亦伟观也。

思白香山、陆放翁之襟怀澹宕，殊不可及。古文家胸怀虽淡泊，而笔下难于写出。思一为之，以写淡定之怀，古所谓“一卷冰雪文”者也。

古文一事，平日自觉颇有心得，而握管之时，不克殚精极思，作成总不称意，安得屏去万事，酣睡旬日，神完意适，然后作文一首，以摅胸中奇趣?

余于古文一道，十分已得六七，而不能竭智毕力于此，匪特事务相扰，时有未闲，亦实志有未专也。此后精力虽衰，官事虽烦，仍当笃志斯文，以卒吾业。

久不作文，机轴甚生，心思迟钝，尚不能成篇，亦因见客

太多，琐事烦渎，神智昏搅故也。

昔年每作一文，辄数日不能成寐，不知老年何以转无此病，岂反健于壮岁耶？抑用心未能锐入耶？

余生平稍致力于古文，思欲有所述作，今耄而一无所成，深用自愧。

与儿子一论所作之文，考据与笔力，两无可取。

每一作文，未下笔之先，若有佳境，既下笔则无一是处。由于平日用功浮泛，全无实际故耳。

作《孙芝房刍论序》一首，约九百字，至三更始毕。老年作文，愈觉吃力，而机势全不凑泊，总由少作太生之故耳。

作《莫犹人墓表》，文笔平衍，无复昔年傲岸劲折之气，盖老境日增耳。

思作《金陵官绅昭忠祠碑》，而不能成，遂竟日昏睡，如醉痴，向来习态如此，而数十年因循不肯苦学作文，至今已衰老，悔不及矣！

作《苗君墓志铭》毕，细阅竟无一字是处。昔余终年不勤笔作文，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奥，以为将来为之，必有可观。不料今年试作数首，乃无一合于古人笔法，愧赧何极！

作《唐公墓志》，复试无一是处，乃知昔年自诡为知文，而曾不一动笔为之，不可恃也。天下事知得十分，不如行得七分，非阅历何由大明哉？

《郭婿铭辞》作毕，全不合古人笔法，深以为愧。

思作《江陵府学宫记》，苦探力索，竟不能成一字，固属衰耄之象，亦由昔年本无实学，故枯竭至此，深为叹愧。

作《星冈公墓表》，文成视之，无一当意之处，甚矣！余思之钝，学之浅，而精力之衰也。余前有信寄筠仙云："近世达官，无如余也荒陋者。"顷筠仙信，力雪此语之诬。余自知甚明，岂有诬乎？

纪泽所作《拟庄》三首，颇能善谈名理，亦略通训诂奇字之学。

余昔年钞古文，分气势、识度、情韵、味趣为四属，拟再钞古近体诗，亦分为四属，而别增一机神之属。机者，无心遇之，偶然触之，姚惜抱谓"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，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，假令易一日而为之，其机之所触少变，能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。"余尝叹为知言、知神者，人功与天机相凑泊，如卜筮之有繇辞，如《左传》诸史之有童谣，如佛书之有偈语，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古人所有托讽，如阮嗣宗之类，故作神语以乱其辞，唐人如太白之豪，少陵之雄，龙标之逸，昌谷之奇，及元、白、张、王之乐府，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。即宋世名家之诗，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，往路绝而风云通。盖必可与言机，可与言神，而后极诗之能事。余钞诗，拟增此一种，与古文微有异同。

是日思诗既选十八家矣。古文当选百篇，钞置案头，以为揣摩，因自为之记曰："为政十四门，为学十五书，钞文一百首，钞诗十八家。"

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，虽存"他乐不请"之怀，未免"足以自封"之陋。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，五古拟专读陶潜、谢朓两家，七古拟专读韩愈、苏轼两家，五律专读杜甫，七律专读黄

庭坚，七绝专读陆游，以一二家为主，而他家则参观互证，庶几用志不纷，然老境侵寻，亦只能长吟以自娱，不能抗手以入古矣。

五言古诗有二种，最高之境一种，比兴之体，始终不说出正意，始知硕人但颂庄姜之美盛，而无子兆乱，已在言外。太叔于田，但夸叔段之雄武，而耦国兆乱，已在言外，曹、阮、陈、张、李、杜往往有之。一种盛气喷薄而出，跌宕淋漓，曲折如意，不复知为有韵之文，曹、鲍、杜、韩往往有之。余解此二境，而曾未一作此等诗，自愧亦自憾也。

夜阅陶公《述酒》诗，为南宋鄱阳汤文清公汉所注，于陶公廋词微旨，尽得解释，欣悦无已。

阅陶诗全部，取其太闲适者记出，将钞一册，合之杜、韦、白、苏、陆五家之闲适诗，纂成一集，以备朝夕讽诵，洗涤名利争胜之心。

阅《文选杂拟》，古人措词之深秀，实非唐以后人所可及，特气有骞翥骏迈者，亦有不尽然者，或不免为词所累耳。若以颜、谢、鲍、谢之辞，而运之以子云、退之之气，岂不更可贵哉?

批校太白《乐府》，每日仅校二十首或十余首，盖余于乐府向未用功，兹稍一措意，全无入处也。

日来读杜诗，颇有小得。无事则心头口头不离杜诗，虽细加咀嚼，而究有为人的意思。

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，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。惟其知言，故常有一二见道语，谈及时事，亦甚识当世要务；惟能

养气，故无纤薄之响。

温杜诗五古，观其笔陈伸缩吐茹之际，绝似《史记》。忆古人谓杜少陵似太史公者，不记是东坡之言乎？抑他人之言乎？

阅杜诗五古，古人妙处，只是造句之法，变幻无穷，故终身无一复句，犹之《毛诗》无相袭之调也。昔尝以作古人，宜用杜诗造句之法，近来久未温习及此矣。

温杜诗五古，爱其句法瘦劲，变化通于古文造句之法，憾吾能知之而苦于不能为之耳。

夜诵杜韩七古，颇多似有会于古人沉郁顿挫之义。

阅《白香山集》，因近日胸襟郁结不开，故思以陶、白、苏、陆之诗，及张文端公之言解之也。

车中看义山诗，似有所得。夜翻《樊川集》证之，亦然，知何大复《明月篇》之有心得也。

与李眉山谈诗，极佩杜牧之俊伟。

日内于苏诗似有新得，领其冲淡之趣，洒落之机。

温苏诗，朗诵颇久，有声出金石之乐，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，实赖气以昌之，声以永之，故读书不能求之声、气二者之间，徒糟粕耳。

放翁七言绝句，实能道得空旷怀出。

将《祁文端公诗集》阅二三卷。昔年深不以公诗为然，兹多阅数十首，其中多可取者。

朱伯韩诗，所诣在韩、白之间。

至易念园处，观渠所为诗，宗法晚唐，颇有法度。予性好

言诗，蕙西谓余于诗太自主张，不免自是。细思良然。

吴南屏寄毛西垣诗，翻读一过，信为朋辈中所不可多得，宜南屏之亟称之也。

何廉舫信附七律十六章，才人之笔，人人叹之不置。

作七律五首，和何谦舫诗次韵，同和者是李次青、吴子序、甘子大、许仙屏等数人，而王霞轩、郑弥之、何敬海等亦将和之。余见廉舫诗才轩举，所著骈文乐府，皆有可观。悯其阖家殉节，因欲和诗一二章以慰劳之。本无意次韵也，子序、次青诸君皆次其韵，余亦遂勉为之。

阅冯焯诗稿。焯，代州人，字稚华，其七世祖如京，官广东左布政使。六世祖壅，以进士官至同知。五世祖光裕，以举人官至湖南巡抚。四世祖祁，官编修。曾祖均弼，以举人荫生，官至湖北按察使。祖宬，以举人官浙江知县。焯为潜山县天堂巡检，又署屯溪巡检，刻诗四卷，清稳不俗。昨和余诗八首，今日问之程伯敷，始知其人，因取其诗披阅数十首，兼阅其曾祖及祖刻诗，乃知其世家渊源有自也。

观李眉生诗，爱其俊拔而有情韵，将来必为诗人。纪泽前后作次萑字韵二首，韵稳而脉清，吐属亦尚名贵，将来或亦为诗人，殊以为慰。

赵惠甫近作《书怀》五章，又录旧作词十调见示，皆才人之笔也。

秋海言七律须讲究藻采声调，不可专言上乘证果，反昧初开，切中予病。又盛赞予五律。

昔年每作一诗，辄不能睡，后遂阁笔不复为诗。今试一为

之，又不成寐，岂果体弱不耐苦吟耶？抑机轴太生，成之艰辛耶？

作字之法，绵绵如蚕之吐丝，穆穆如玉之成璧。

作字之道，用笔贵勤贵努，而不可过露勤努之迹。精心运之，出以和柔之力，斯善于用勤用努者。

写字之道，如修脚匠之修脚，古人所谓拨镫法较空灵，余所谓修脚法较平稳。

凡用之笔，未有十分合手者，往往有小毛病不称人意。善书者于每用一笔，先识其病，即因其病势而用之；或笔之病，次日又有小变，又因其变症而用之；或因病成妍，则善于用笔矣。

用狼笔写新宣纸，悟古人顿挫之法、扑笔之法，只是笔不入纸，使劲扑下耳。

京中翰林善写白折者，相传中有一丝牵贯于行间，作大字亦当知此意味。

作书之道，寓沉雄于静穆之中，乃有别味。雄字须有长剑快戟、龙拿虎踞之象，锋芒森森、不可逼视者为正宗，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。作一种乡愿字，名为含蓄深厚，举之无举，刺之无刺，终身无入处也。作古文古诗亦然，作人之道亦然，治军亦然。

摹书谱不过，乃知艺之精，其致力全在微妙处。若人人共见共闻之处，必无通微合妙之诣，若一向在浮名时誉上措意，岂有是处？

作字之道，点如珠，画如玉，体如鹰，势如龙，四者缺一

不可。体者，一字之结构也；势者，数字数行之机势也。

大抵作字，及作诗、古文，胸中须有一段奇气，盘结于中，而达之笔墨者，却须遏抑掩蔽，不令过露，乃为深至。若将丝毫求知见好之心，洗涤净尽，乃有合处，故曰"七均斯无声，五和常主淡"也。

因读李太白、杜子美各大篇，悟作书之道，亦须先有惊心动魄之处，乃能渐入证果。若一向由灵妙处著意，终不免描头画角伎俩。

作字之道，全以笔阵为主，直以取势，横以出力，当少胜矣。

读《孙子》"鸷鸟之疾，至于毁折者，节也"句，悟作字之法，亦有所谓节者，无势则节不紧，无节则势不长。

出笔宜颠腹互用，取势宜正斜并见。用笔之颠，则取正势，有破空而下之状；用笔之腹，则取斜势，有骫属蹁跹之象。

夜写零字颇多，略有所会，于昔年"体如鹰……"四句之外，又添四句曰："点如珠，画如玉，体如鹰，势如龙，内跌宕，外拙直，鹅转颈，屋漏痕。"

古来诗家、文家、书家，皆有所谓笔阵者，厚蓄于阵之初，阵将酣时，又已作变态矣。

作书，思偃笔多用之于横，抽笔多用之于竖，竖法宜努、抽并用，横法宜勒、偃并用。又首贵有俊拔之气，后贵有自然之势。

大约书法不外羲、献父子。余以师羲不可遽几，则先师欧

阳信本；欧阳不可遽几，则先师李北海；师献不可遽几，则先师虞永兴；师虞不可遽几，则先师黄山谷。二路并进，必有合处，杜陵言书贵瘦硬，乃千古不刊之论，东坡驳之非也。

阅《皇甫碑》，识得欧字意思，知颜柳之硬，褚欧之瘦。学书者，不可不领略也。

因写零字，偶有所得，知欧、虞用笔，与褚相通之故。书家之有欧、虞、褚及李北海，犹诗家之有李、杜、韩、苏，实不祧之祖也。

悟北海上取直势，下取横势，左取直势，右取横势之法，大约直势本于秦篆，横势本于汉隶。直势盛于右军，暨东晋诸帖，横势盛于三魏诸碑。唐初欧公用直势，褚公用横势，李公能兼二势。

孔过庭《书谱》，稍得王大令之法。

余往岁好黄鲁直书，深得晋人真意，而逸趣横生，当更致力。

作书之法，刘石庵善用偃笔，郑板桥善用蹲笔，王梦楼善用缩笔，惟努笔近人无善用者。古人惟米元章最擅胜场，吾当于此自极其思耳。

董香光专用渴笔，以极其纵横使转之力，但少雄直之气。余当以渴笔写吾雄直之气耳。

作书之法，古人师欧、李、刘、黄，今人师邓、郑、刘、王。

作字之法，亦有所谓阳德之美、阴德之美。余所得之意象，为阳德之美者四端：曰直，曰觩，曰勒，曰努；为阴德之

美者四端：曰骩，曰偃，曰绵，曰远。兼此八者，庶几其为成体之书。在我者以八德自勖，又于古今人中择八家以为法，曰欧、虞、李、黄、邓、刘、郑、王。

作字之道，二者并进，有著力而取险劲之势，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，著力如昌黎之文，不著力如渊明之诗。著力，则右军所称如锥画沙也；不著力，则右军所称如印印泥也。二者阙一不可，犹文家所为阳刚之美、阴柔之美矣。

阅刘石庵《清爱堂帖》，其起笔多师晋贤，及《智永千字文》，用逆蹴之法，故能藏锋。张得天之笔多师褚、颜两家，用直来横受之法，故不藏锋而联丝萦带，以发其机趣。二者其理本一贯，特逆蹴与直来横受，形迹判然，难合而为一耳。

看刘文清公《清爱堂帖》，略得自然之趣，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：曰雄奇，曰淡远，作文然，作诗然，作字亦然。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，尤为可贵。

梦刘文清公，与之周旋良久，说话甚多，都不记忆，惟记问其"作字果用纯羊毫乎？抑用纯紫毫乎？"文清答以"某年到某处道员之任，曾好写某店水笔。"梦中记其店名甚确，醒后亦忘之矣。

作字之法，"险"字、"和"字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本日阅王箬林誊语，亦于此二字三致意焉。

偶思作字之法，可为师资者，作二语云："时贤一石二水，古法二祖六宗。"一石谓刘石庵，两水谓李春湖、程春海，二祖谓羲、献，六宗谓欧、虞、褚、李、柳、黄也。

余在三十以前，作字未能尽心，间架不稳，手腕不稳。四

十以后，略有长进，而手腕时灵时钝，钝时则如古人所谓"姜芽冻痴蝇"者，可自笑也。

日内于作字之道，若有所会，惜精神疲乏，目光眵花，老境日臻，不克竟其所学。古人所以贵"及时力学"也。

作字之道，刚健、婀娜，二者阙一不可。余既奉欧阳率更、李北海、黄山谷三家，以为刚健之宗，又当参以褚河南、董思白婀娜之致，庶几成体之书。

余年始略解书法，而无一定规矩态度，仍归于一无所成。今定以间架师欧阳率更，而辅之以李北海，丰神师虞永兴，而辅之以黄山谷，用墨之松秀，师徐季海所书之朱巨川告身，而辅之以赵子昂《天冠山》诸种，庶几其为成体之书。

用狼毫笔写寸以外字，足以发摅心中迈往之气，为之神怡。

久未作小楷，下笔辄重而不入。是日笔轻稍能入纸，乃悟轮扁甘苦疾徐之说，日内作书，常有长进，盖以每日不间断之故。

古之书家，字里行间，别有一种意态，如美人之眉目，可画者也，其精神意态，不可画者也。意态超人者，古人谓之韵胜。余近年于书，略有长进，以后当更于意态上著些体验工夫，因为四语，曰：骫属鹰视，拨镫嚼绒，欲落不落，欲行不行。

近来作书，略有长进，但少萧然物外之致，不能得古人风韵耳。

余作字不专师一家，终无所成。定以后楷书学虞、刘、

李、王，取横势以求自然之致，利在稍肥，行书学张、欧、黄、郑，取直势以尽睨视之态，利在稍瘦。二者兼营并进，庶有归于一条鞭之时。

日内作字，手甚吃力，拟用“跌”“欹”“注”“卷”四字诀为之，用力轻匀，或转可历久不变。

余近习字，非求字佳，老年手指硬拙，有如姜牙，借古帖使运动稍活耳。

习字一纸，似有所会，因就前所作诗二句，复增二句云：“侧势远从天上落，横波杂向弩端涵，刷如丹漆轻轻抹，换以龙蛇节节衔。”自此专从侧横刷换致力，不复以他妙杂萦吾虑矣。

子愚处观宋高宗书《豳风》，字画雅洁，图亦工雅绝伦。

黎寿民送手卷，系刘石庵、翁覃溪二公，乾隆四十八年在顺天闱中所写，各临《兰亭》一本，又书诗跋甚多。余以其物尤可珍贵，璧之。

李少荃赠以姚惜抱先生所书草字千卷，书苏公登径山诗中有缺脱。姚君学怀素书，不甚沉着，特字以人重耳。

观钱子密家藏书画二种，一为其太高祖母陈太夫人画册，凡十帧，内一帧画一黑犬，一帖画一蝶，未入花丛。时一帧画一虾一蟹二小鱼，一帧花蓝，一帧古柏，一帧梅花仙女，一帧修篁茂林，一帧杨梅、枇杷、二桃，一帧喜雀，一帧萝葡、白菜，皆清华名贵，秀绝人寰。每帧有其夫钱纶光廉江先生题诗二句。乾隆三十一年，其子文端公陈群进呈御览，高宗于每帧题七绝一首，并御题一跋于后发还。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诚各

作十诗，恭和元韵，而汝诚详跋于后，以志庆幸。逮乾隆四十七年，文端与侍郎皆歿，而高宗因钱选所画鸟犬，偶忆陈太夫人原册，遣人回浙，取至京师，再呈御览，高宗再题七律一首，长跋一帧，仍归钱氏。信名迹奇遇也！其一种为直庐问寝图，图文端公早朝，先至其母陈太夫人所问安之象，为王肇基所绘，亦非俗笔。

子偲以所藏董香光等尺牍、王孟津草稿，乞与一观，谛观之，非真迹也。

钱子密出示其先钱文端之母《夜纺受经图》，高宗及诸名臣题咏甚多，观玩甚久，信家宝也。

休宁瞿令福田送右军帖一本，王梦楼跋断为淳化祖本，且定为唐刻，考核未必确凿。而神采奕奕，如神龙矫变，不可方物，实为希世至宝。余行年五十有一，得见此奇，可为眼福。瞿令又送赵侍制仲穆所画飞白竹，上有施愚山、沈绎堂诸先生题跋，亦可宝也。余以世间尤物不敢妄取，审玩片刻，仍尔璧还。去年黎令福畴送刘石庵、翁覃溪二公在闱中所书手卷，余亦璧却。此三件可称祁门三宝。

庄思永带来法帖多种，中有三希堂帖，又有宋拓皇甫碑，王虚舟跋，非真迹也。又有大观帖，王梦楼、姚姬传手迹，赏玩片刻。

刘伯山携其所藏西岳华山庙碑，在世所传三名本之外。三名本者，一长垣本，宋漫堂、成亲王等所递藏，后归刘燕庭者也。一四明本，全谢山及范氏天一阁所递藏，后归阮文达者。一华阴本，王山史、朱笥河等所递藏，后归梁茝林者也。刘氏

本，则其父文淇孟瞻于扬州市肆得之，久不见称于世，亦可宝也。

杨梅琴信，寄到湖南永州等处金石各种，及汇刻邓石如篆隶，又集中兴颂字为联见赠，展玩良久。杨以乙巳翰林，出守永州，性耽金石，新升镇筸道者也。

在李小湖处借得宋拓阁帖，观玩良久。

至李小湖处久谈，观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宝中之丁道护碑、善法寺碑，又观明刻本夏承碑。

李小湖所藏法帖，一曰褚书《孟法师碑》，笔意似虞永兴，而结体绝似欧阳率更，与褚公他书不类。一曰丁道护书《启法寺碑》、《隋碑》，而字体有类晚唐矮方而匀整。闻春湖侍郎以千金购之苏州陆恭家。一曰宋拓虞《庙堂碑》，即春湖侍郎曾经翻刻者也。一曰《善才寺碑》，名为褚河南书，实魏栖梧书，仿褚法耳！又有晋唐小楷共十一种，其中《乐毅论东方赞》绝佳，乃悟古人用笔之道，如强弩引满，蓄而不发。归途作诗二句云:“侧势远从天下落，横波旋向弩端涵。”

观李小湖所藏法帖：一、唐拓虞书《庙堂碑》。一、褚书《孟法师碑》。一、丁道护书《启法寺碑》。一、魏栖梧书《善才寺碑》。余于褚书尤爱不忍释。又观《大观帖》三卷，亦唐拓也，展玩良久。

至李小湖处，看其所藏法帖，如欧书《化度寺碑》、褚书《孟法师碑》、虞书《庙堂碑》，皆天下之至宝也。又有魏栖梧书《善才寺碑》、丁道护书《启法寺碑》、蔡伯喈书《夏承碑》，亦皆上品。

在李壬叔处见陈香泉法帖，见其草书题画一首，飞舞变化，赏玩无已。惜余老年学书，不复能副吾意之所至耳。

莫子偲得唐人写本《说文》，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，自作校勘记，比较孙刻大徐本、祁刻小徐本异同，其佳处不可胜举。大喜，以为天下之至宝也！

马征铭有影宋钞本《集韵》，今东南乱后，仅存之本，可贵也！

至莫子偲处，观渠近年所得书，收藏颇富，内有汲古阁开化纸初印十七史，天地甚长，又有白纸初印五体《通考》，其朱字相传系秦文恭公手校，又有通志堂另刻之《礼记释文》，又有明刻《千家注杜诗》，均善本也。归后，子偲以杜诗本见贶，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，竟莫知为何人也。

至丁雨生家，吃饭之后，看渠所藏书，其富甲于江苏之官绅，最精者，有宋刻《世彩堂韩文》、《东都事略》等书。渠欲以之馈余，余素不夺人之好，因取其次等者，如明刻《内经》、《东雅堂韩文》、《笠泽丛书》三种，携之以归。

汪梅村寄新刻《皇朝中外一统舆图》，凡三十二册，首册序跋、凡例，中卷为京师北二十度至俄罗斯北海上，南十度至越南国。大致以康熙乾隆两朝内府图，及近人李兆洛图为蓝本，而增小地名颇多，亦巨制也。

与刘开生同观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《五府州新图》，东西十九号，每号十格，南北十四排，每排十格，每格见方二里半。中国自有地图以来，以此为最精矣。

苗仙露，河间人，精六书谐声之学。观所藏君子馆砖开元

瓦诗册，属予题诗。

雷藿村以诚送一砚，云系韩襄毅雍之砚，刻一瓶形，襄毅自题曰:“韩瓶砚”。后归王文成公，题砚背数十字。至本朝乾隆中，归阿文成公，王兰泉侍郎昶题砚匣百余字。咸丰中，孔有涵继鍱以赠雷侍郎。今雷又以诒我也。(以上《日记》)

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，就而审之，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。其言诚有可取，于是取司马迁、班固、杜甫、韩愈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及方苞之作，悉心而读之，其他六代之能诗者，及李白、苏轼、黄庭坚之徒，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，然后知古之道者，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。能文而不能知道者，或有矣，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？古圣观天地之文、兽迒鸟迹，而作书契，于是乎有文，文与文相生而为字，字与字相续而成句，句与句相续而成篇。口所不能达者，文字能曲传之，故文字者，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。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，而画八卦以著之，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，于是立文字以彰之，孔子又作《十翼》，定诸经以阐显之，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，亦略尽于文字中矣。所贵乎圣人者，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，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。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，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。然则此句与句相续、字与字相续者，古圣之精神语笑，胥寓于此，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词气之缓急，韵味之厚薄，属文者一不慎，则规模立变，读书者一不慎，则卤莽无知。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，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，三代盛时，圣君贤相，承继熙洽，道德之精，沦于骨髓，而问学之意，达

于闾巷，是以其时虽罝兔之野人，汉阳之游女，皆含性贞娴吟咏，若伊、莱、周、召，凡伯仲山甫之伦，其道足文工，又不待言。降及春秋，王泽衰竭，道固将废，文亦殆殊已，故孔子睹获麟曰：“吾道穷矣。”畏匡曰：“斯文将丧。”于是慨然发愤，修订六籍，昭百王之法戒，垂千世而不刊，心至苦，事至盛也！仲尼既殁，徒人分布，转相流衍，厥后聪明魁杰之士，或有识解撰著。大抵孔氏之苗裔，其文之醇驳，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，见道尤多者，文尤醇焉，——孟轲是也——次多者，醇次焉。见少者，文驳焉，尤少者，尤驳焉。自荀、扬、庄、列、屈、贾而下，次第等差，略可指数。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？曰：深也，博也。昔者，孔子赞《易》以明天道，作《春秋》以衷人事之至当，可谓深矣！孔子之门有四科，子路知兵，冉求富国，问礼于柱史，论乐于鲁伶，九流之说，皆悉其原，可谓博矣！深，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；博，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。后之见道，不及孔氏者，其深有差焉，其博有差焉。能深且博，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，孟氏而下，惟周子之《通书》，张子之《正蒙》，醇厚正大，邈焉寡俦。许、郑，亦能深博而训诂之，文或失则碎；程、朱，亦且深博而指示之，语或失则隘。其他若杜佑、郑樵、马贵与、王应麟之徒，能博而不能深，则文流于蔓矣。游、杨、金、许、薛、胡之俦，能深而不能博，则文伤于易矣。由是有“汉学”“宋学”之分，龂龂相角，非一朝矣。仆窃不自揆，谬欲兼取二者之长，见道既深且博，而为文复臻于无累，区区之心，不胜奢愿，譬若以蚊而负山，盲人而行万里也，亦可哂已！盖上者仰

企于《通书》《正蒙》，其次则笃嗜司马迁、韩愈之书，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，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，辄谓：迁之书愤懑不平，愈之书傲兀自喜，而足下或不深察，亦偶同于世人之说，是犹睹《盘诰》之聱牙，而谓《尚书》不可读，观郑卫之淫乱，而谓全《诗》可删，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？孟子曰："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焉，虽穷居不损焉。"仆则谓君子所性，虽破万卷不加焉，虽一字不识无损焉。离书籍而合道，则仁、义、忠、信，反躬皆备。尧舜孔孟非有余，愚夫愚妇非不足，初不关乎文字也；即书籍而言道，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，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。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，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？今世雕虫小夫，既溺于声律缋藻之末，而稍知道者，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，不当究其文字，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，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，不亦诬乎？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，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。周濂溪氏称"文以载道"，而以虚车讥俗儒，夫虚车诚不可，无车又可以行远乎？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，赖有此行远之车也。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，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？故凡仆之鄙愿，苟于道有所见，不特见之，必实体行之；不特身行之，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。虽曰不逮，志则如斯。其于百家之著述，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，剖其铢两而殿最焉。于汉、宋二家构讼之端，皆不能左袒，以附一哄，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，尤不敢雷同而苟随，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，然默而不宣，其文过弥甚。

来示甚以抛弃诗书为虑，殊非所宜。将藉此以博取青紫，

则未得之时，邛若神仙，既得之后，睨如败屣。身外浮名，何足加损！若谓积轴在胸，烈芬在后，则传人之目，谈何容易！见有握椠怀铅，穷老尽气，当时自夸，没亦汶汶。凡若此者，不胜数也。

凡仆之所志，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，使凡物各得其分；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，行道于妻子，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。其有所成与，以此毕吾生焉；其无所成与，以此毕吾生焉。

昔石徂徕师事孙泰山，汤文正师事孙夏峰，皆以宏名硕学宦成之后，退然自居于弟子之列，贤者之意量，度越寻常万万也。

比岁以来，读书之志愈笃而力愈不副，人事日杂，如喑思语，外若石顽，中极了了也！

自孔孟以后，惟濂溪《通书》、横渠《正蒙》，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。其次如昌黎《原道》、子固《学记》、朱子《大学序》，寥寥数篇而已。此外，则道与文，竟不能不离而为二。鄙意欲发明义理，则当法《经说》《理窟》及各语录札记（如《读书录》、《居业录》、《困知记》、《思辨录》之属）；欲学为文，则当扫荡一副旧习，赤地新立，将前此所业，荡然若丧其所有，乃始别有一番文境。望溪所以不入古人之阃奥者，正为两下兼顾，以致无可怡悦，辄妄施批点，极知无当高深之万一。然各有本师，未敢自诬其家法以从人也。

先哲经世之书，莫善于司马文正公《资治通鉴》，其论古皆折衷至当，开拓心胸。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，因曹魏移祚

而论风俗，因蜀汉而论正闰，因樊英而论名实……皆能穷物之理，执圣之权。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，脉络分明。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，使士大夫怵然知戒。实六经之外不刊之典也。

作古文者，例有傲骨，惟欧阳公较平和。此外皆刚介倔强，与世龃龉。足下傲骨嶙峋，所以为文之质，恰与古人相合，惟病在贪多，动致冗长。可取国朝二十四家古文读之，参以侯朝宗、魏叔子，以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；参之方望溪、汪纯翁，以药平日浮冗之失。两者并进，所诣自当日深，易以有成也。

阁下读书，专取宋元人佳刻。仆意时代不足计，但取校刊尚精，刷印最初者为妙。苟宋元明之板而刷印于今日，犹汉唐碑帖而今日拓之，剥落补凑，夫何足贵？苟有佳纸初拓，则官板如康熙之《周易》《折中书画谱》，乾隆之十三经，廿四史之类，私板如国初之汲古阁、近日之黄丕烈、孙星衍、秦恩复、胡克家、张敦仁诸影宋本，亦何尝不可奉为至宝。

早岁有志著述，自驰驱戎马，此念久废，然亦不敢遂置诗书于不问也。每日稍闲，则取班、马、韩、欧诸家文，旧日所酷好者，一温习之，用此以养吾心而凝吾神。

吾乡读书，间断时多，有恒者少，幸得名师诲导，祈于“有恒”二字加意，一暴十寒，圣贤所诫。

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，昔姚惜抱先生论古文之途，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，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，二端判分，划然不谋。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，曰庄子，曰扬雄，曰韩愈，曰柳

宗元；阴柔者约得四家，曰司马迁，曰刘向，曰欧阳修，曰曾巩。然柔和渊懿之中，必有坚劲之质，雄直之气，运乎其中，乃有以自立。足下气体近柔，望熟读扬、韩各文，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，何如?

学者于看、读、写、作四者，缺一不可。看者，涉猎宜多、宜速；读者，讽咏宜熟、宜专。看者，日知其所亡；读者，月无忘其所能。看者，如商贾趋利，闻风即往，但求其多；读者，如富人积钱，日夜摩挲，但求其久。看者如攻城拓地，读者如守土防隘，二者截然两事，不可阙，亦不可混。至写字不多则不熟，不熟则不速，无论何事，均不能敏以图功。至作文，则所以瀹此心之灵机也。心常用则活，不用则窒，如泉在地，不凿汲则不得甘醴，如玉在璞，不切磋则不成令器。今古名人，虽韩、欧之文章，范、韩之事业，程、朱之道术，断无久不作文之理。张子云:“心有所开，即便札记，不思，则还塞之矣。”

国藩生平，坐“不敬”“无恒”二事，行年五十，百无一成，深自愧恨。故近于知交门徒，及姻戚子弟，必以此二者相告。“敬”字，惟“无众寡”“无大小”“无敢慢”三语，最为切当。仆待人处事，向来多失之慢，今老矣，始改前失，望足下及早勉之。至于“有恒”二字，尤不易言，大抵看书与读书，须画然分为两事，看书宜多宜速，不速则不能看毕，是无恒也。读书宜精宜熟，而不能完，是亦无恒也。足下现阅八家文选，即须将全部看完，如其中最好欧阳公之文，即将欧文抄读几篇，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事，尤不可因看之无味，遂不看完，致蹈无

恒之弊。

文章之事，究以精力盛时，易于进功。足下年力方强，直趣拔俗，宜趁此时，并日而学，绝尘而奔，虽未必遽跻作者，而看、读、写、作，四者兼营并进，亦自有一番之功效。

退之论文，先贵沉浸浓郁，含英咀华。陆士衡、刘舍人辈，皆以骨肉停匀为上，姬传先生，亦以格律、声色，与神、理、气、味四者并称。阁下之文，有骨有肉，似宜于“声色”二字，少加讲求。

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，真吾乡豪杰之士也。而直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，则贬之已甚。姚氏要为知言君子，特才力薄弱，不足以发之耳。其《古文辞类纂》一书，虽阑入刘海峰氏，稍涉私好，而大体固是有伦。其序跋类，渊源于《易·系》，词赋类，仿刘歆《七略》，则不刊之典也。国藩之为是叙，不过于伯宜处，略闻功甫生平之言论风指而纵笔及之，非谓时流诸君子者，果足以名于世而垂于后？不特不和之，且私独薄之。南兄识得鄙意，曰：“侍郎之心，殊未必然。”所谓搔着痒处，固当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也。

仆尝称古文之道，无施不可，但不宜说理耳。送人序，退之为之最多且善，然仆意，宇宙间乃不应有此一种文体，后世生日有寿序，还官有贺序，上梁有序，字号有序，皆此体滥觞，至于不可究诘。昔年作《书归熙甫文集后》，曾持此论，讥世人不能纠正退之谬，而逐其波而拾于沈。

尊书以弟所作《欧阳生集序》中，称引并世文家，妄将大名胪于诸君子之次，见谓不伦。李耳与韩非同传，诚为失当，

然赞末一语曰:"而老子深远矣。"子长胸中，固非全无泾渭。今之属辞连类，或亦同科，至姚惜抱氏虽不可遽语于古之作者，尊兄比之吕居仁，则亦未为明允。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，而辨文章之源流，识古书之正伪，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，尊兄鄙其宗派之说，而并没有笃古之功，揆之事理，宁可谓平。

清劲为尊兄本色，所短者乃在声色之间。弟尝劝人读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，以日渐于腴润。姚惜抱论诗文，每称当从声音证入，尊兄或可以此二义参证得失。弟夙昔好扬雄、韩愈环玮奇崛之文，而近时所作，率伤平直，不称鄙意，亦云军中日接俗务，不克精心营度耳。

尊书隶字，似不如草篆。少陵"瘦硬通神"专为隶字言之，东坡欲泛及于真、草诸体，以为未公不凭，非至论也。仆不解作字，昔年治《说文》，曾广购汉魏各碑，讨寻源流，如《礼器碑》，结体方雅，要为隶家正范。《张猛龙碑》，将隶、楷融成一气，尤足津逮来学。唐隶稍肥，有乖大雅，敢为足下陈一戒律。近姚伯昂先生，专师曹全碑，相沿成风，亦旁门也。

四部之书，浩如渊海，而其中自为之书，有原之水，不过数十部耳。经则十三经是已，史则廿四史暨《通鉴》是已，子则五子暨《管》、《晏》、《韩非》、《淮南》、《吕览》……等十余是已，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，唐宋以来，廿余家而已。此外，入子、集部之书，皆赝作也，皆剿袭也；入经、史部之书，皆类书也，不特《太平御览》、《事文类聚》等为类书，即"三通"亦类书也，《小学近思录》，衍义、衍义补，亦类书也，故尝谬论修艺文志四库书目者，当以古人自为之书，有原之川

读，另行编列别白而定一尊。其分门别类，杂纂古人成书者，别为一编，则荡除廓清，而书之可存者日少矣。

凡读书笔记，贵于得闲。戴东原谓："阎百诗善看书。"以其能蹈瑕抵隙，能环攻古人之短也。近世如高邮王氏，凡读一书，于正文注文，一一求其至是，其疑者非者，不敢苟同，以乱古人之真，而欺方寸之知。若专校异同某字某本作某，则谓之考异，谓之校对，不得与精核大义参稽疑误者同日而语。当时批写书眉，本不以为著术之事，后人概以编入笔记之内，殆非姜坞及惜抱之意。

古今书籍，浩如烟海，而本根之书，不过数十种。经，则十三经是已；史，则廿四史暨《通鉴》是已；子，则十子是已（五子之外，管、列、韩非、淮南、鹖冠）；集，则《文选》百三名家，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。自斯以外，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，编采众家之精以为书。本根之书犹山之干龙也，编集者，犹枝龙护砂也。

乾嘉以来，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，薄宋儒为空疏，为性理之学者，又薄汉儒为支离。鄙意由博乃能返约，格物乃能正心，必从事于《礼经》，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，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，然后本末兼赅，源流毕贯。虽极军旅、战争、食货、凌杂，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，故尝谓：江氏《礼书纲目》、秦氏《五礼通考》，可以通汉、宋二家之结，而息顿渐诸说之争。

古文者，韩退之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，而反之于"六经""两汉"从而名焉者也。名号虽殊，而其积字而为句，积句

而为段，积段而为篇，则天下之凡名为文者一也。国藩以为欲着字之古，宜研究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、小学、训诂之书，故尝好观近人王氏、段氏之说；欲造句之古，宜仿效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，而后可砭俗而裁伪；欲分段之古，宜熟读班、马、韩、欧之作，审其行气之短长，自然之节奏；欲谋篇之古，则群经诸子以至近世名家，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，如人之有肢体，室之有结构，衣之有要领。大抵以力去陈言，戛戛独造为始事，以声调铿锵，包蕴不尽为终事。

《文选》纵不能全读，其中诗数本，则须全卷熟读，不可删减一字，余文亦以多读为妙。盖《京都》、《田猎》、《江海》诸赋，虽难于成诵，而造字、形声、训诂之学，即已不待他求。此外各文，则并无难成诵者也。（以上《书札》）

（礼）古今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，不可得而见，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则一秉乎礼。自内焉者言之，舍礼无所谓道德；自外焉者言之，舍礼无所谓政事。故六官经制大备，而以周礼名书。春秋之世，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，常足以服人而强国。战国以后，以仪文之琐为礼，是女叔齐之所讥也。荀卿、张、戴，兢兢以礼为务，可谓知本好古，不逐乎流俗。近世张尔岐氏作《中庸论》、凌廷堪氏作《复礼论》，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。秦蕙田氏辑《五礼通考》，以天文、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，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，于著书之例义，则或驳而不精，其于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赅，则未为失也。

（赦）牧马者，去其害马者而已；牧羊者，去其乱群者而已。牧人之道，何独不然？诸葛武侯治蜀，有言公惜赦者，答

曰: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”故匡衡、吴汉，不愿为赦。先帝亦言:“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语赦也。若刘景升、季玉父子，岁岁赦宥，何益于治蜀。”人称亮之贤。厥后费祎秉政，大赦河南，孟光责费祎曰:“赦者偏枯之物，非明世所宜有也。”国藩尝见家有不孝之子，其父曲宥其过，众子相率而流于不肖。又见军士有失律者，主者鞭责不及数，又故轻贳之，厥后众士傲慢，日常戏侮其管辖之官。故知小仁者，大仁之贼，多赦不可以治民，溺爱不可以治家，宽纵不可以治军。

（世泽）士大夫之志趣、学术，果有异于人者，则修之于身，式之于家，必将有流风余韵，传之子孙，化行乡里，所谓“君子之泽”也。就其最善者，约有三端，曰诗书之泽、礼让之泽、稼穑之泽。诗书之泽，如韦玄成议礼，王吉传经，虞、魏之昆，顾、陆之裔，代有名家，不可殚述。我朝如桐城张氏，自文端公而下，巨卿硕学，世济其美。宣城梅氏，自定九征君以下，世精算学，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，自谓莫绍先绪，而所为文章诗篇，一时推为祭酒。高邮王氏，自文肃公安国以下，世为名儒，而怀祖先生，训诂之学，实集古今之大成。国藩于此三家者，常低回叹仰，以为不可及。礼让之泽，如万石君之廉谨，富平侯之敬慎，唐之河东柳氏，宋之蓝田吕氏，门庭之内，彬彬焉有君子之风。余所见近时搢绅，未有崇礼法而不兴，习傲慢而不败者。稼穑之泽，惟周家开国，豳风陈业，述生理之艰难，导民风于淳厚，有味乎其言之。近世张敦复之《恒产琐言》，张杨园之《农书》，用意至为深远。国藩窃以为

稼穑之泽，视诗书、礼让之泽，尤为可大可久。吾祖光禄大夫星岗公尝有言曰："吾子孙虽至大官，家中不可废祖宗旧业。"懿哉至训！可为万世法已。

（悔吝）吉、凶、悔、吝四者相为循环，吉非有祥瑞之可言，但行事措之咸宜，无有人非鬼责，是即谓之吉，过是，则为吝矣。天道忌满，鬼神害盈，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。易爻多言贞吝，易之道，当随时变易以处中，当变而守此不变，则贞而吝矣。凡行之而过，无论其非义也，即尽善之举，盛德之事，稍过则吝随之。余官京师，自名所居之室曰"求阙斋"，恐以满盈致吝也。人无贤愚，遇凶皆知自悔，悔则可免于灾戾，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，动心忍性，斯大任之基，侧身修行，乃中兴之本。自古成大业者，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。吝则驯致于凶，悔则渐趋于吉，故大易之道，莫善于悔，莫不善于吝。吾家子弟，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，有二语焉，曰："无好快意之事，常存省过之心。"

（儒缓）《论语》两称"敏则有功"，敏有得之天事者，才艺赡给，我决如流，此不数数觏也；有得之人事者，人十己千，习勤不辍，中材以下，皆可勉焉而几。余性鲁钝，他人目下二三行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；他人顷刻立辨者，余或沈吟数时不能了。友人阳湖周弢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，余亦深以舒缓自愧。《左传》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，因歌之曰："鲁人之皋，数年不觉，使我高蹈。"惟其儒，书以为二国忧，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，故二国兴师来问也。《汉书·朱博传》齐部舒缓养名，博奋髯抵几曰："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？"皆斥罢诸

吏。门下掾赣遂，耆老大儒，拜起舒迟，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，令主薄教之拜起闲习。又以功曹官属，多衮衣大袑，不中节度，敕令掾吏衣皆去地二尺，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。《通鉴》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:“臣弟澄，政事愈于臣，但恐儒缓，事不称耳。”胡三省注曰:“凡儒者多务者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。”大抵儒术非病，儒而失之疏缓，则从政多积滞之事，治军少可建之功。

（名望）知识愈高，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深；名望愈重，鬼神之所以伺察也愈严。故君子之自处，不肯与众人絜量长短，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，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。己之名望素尊，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。

（居业）古者，英雄立事，必有基业，如高祖之关中，光武之河内，魏之衮州，唐之晋阳，皆先据此为基，然后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。君子之学道也，亦必有所谓基业者，大抵以规模宏大、言词诚信为本，如居室然，宏大则所宅者广，托庇者众，诚信者置址甚固，结构甚牢。《易》曰:“宽以居之。”谓宏大也。“修辞立其诚”，所以居业，谓诚信也。大程子曰:“道之浩浩何处下手，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。诚，便是忠信，修省言辞，便是要立得这忠信。若口不择言，逢事便说，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。”国藩按：立得住，即所谓居业也。今世俗言“兴家立业”是也。子张曰:“执德不宏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?”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，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，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，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，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，程子所谓“立不住”者耳。

（英雄诫子弟）古之英雄，意量恢拓，规模宏远，而其训诫子弟，恒有恭谨敛退之象。刘先主临终，敕太子曰：“勉之！勉之！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可以服人。汝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汝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。”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，以为“从政者当审慎赏罚，勿任爱憎，近忠正，远佞谀，勿使左右窃弄威福。毁誉之来，当研核真伪，听讼折狱，必和颜任理，慎勿逆诈亿必，轻加声色，务广咨询，勿自专任。吾莅事五年，虽未能息民，然含垢匿瑕，朝为寇仇，夕委心膂，粗无负于新旧，事任公平，坦合无类，初不容怀有所损益，计近则如不足，经远乃为有余，庶亦无愧前人也。”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、湘等八州诸军事，为书诫之曰：“天下艰难，国家事重，虽曰守成，实亦未易，隆、替、安、危，在吾曹耳！岂可不干寻王业大惧负荷？汝性褊急，志之所滞，其欲必行，意所不存，从勿回改，此最弊事！宜念裁抑。卫青遇士大夫以礼，与小人有恩，西门安于矫性，齐美关公，张飞任偏同弊，行己举事，深宜鉴此！若事异今日，嗣子幼蒙，司徒当周公之事，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，尔时天下安危，决尔二人耳。尔一月用钱，不可过三十万，皆能省此益美。西楚府舍，略所谙究，计当不须改昨日求新异。凡讯狱多决，当时难可逆虑，此实为难，至讯日虚怀博尽，慎无以喜怒加人，能择善者而从之。美归自己，不可专意自决，以矜独断之明也。名器深宜慎惜，不可妄以假人，昵近爵赐，犹应裁量。吾于左右，虽为少恩，如闻外论，不以为非也。以贵凌物物不服，以威加人人不厌，此皆达事耳。声乐嬉游，不宜令

过，捕鱼渔猎一切，勿为供用。奉身皆节度，奇服异器，不宜兴长，又宜数引见佐史，相见不数，则彼我不亲，不亲无因得尽人情，人情不尽，复何由知众事也！”数君者，皆雄才大略，有经营四海之志，而其教诫子弟，则约旨卑思，敛抑己甚。伏波将军马援，亦旷代英杰，而其诫兄子书曰：“吾欲汝曹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命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政法，此吾所大恶也。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！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，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，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，所谓‘刻鹄不成尚类鹜’者也；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‘画虎不成反类狗’者也。”此亦谦谨自将，敛其高远之怀，即于卑近之道。盖不如是，则不足以自致于远大，藏之不密，则放之不准。苏轼诗“始知真放本精微”，即此义也。

（气节）（傲）自好之士，多讲气节，讲之不精，则流于傲而不自觉。风节，守于己者也；傲，则加于人者也。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，不屑露索挟持，王仲翁讥之，望之曰：“各从其志。”魏孙资、刘放用事，辛毗不与往来，子敞谏之，毗正色曰：“吾立身自有本末，就与孙、刘不平，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。”宋顾觊之不屑降意于戴法兴等，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，觊之曰：“辛毗有言：‘孙、刘不过使我不作三公耳。’人禀命有定分，非智力可移。”因命弟子原，著《定命论》以释之。此三事者，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。若汲黯不下张汤，宋璟不礼王毛

仲，此自位高望重，得行其志，已不得不以风节目之矣，然犹不可谓之傲也。以傲加人者，若宽饶之于许伯，孔融之于曹操，此傲在言词者也；嵇康之于钟会，谢灵运之于孟觊，此傲在神理者也；殷仲文之于何无忌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，此傲在义节者也；息夫躬历诋诸公，暨艳弹射百寮，此傲在奏议者也。此数人者，皆不得令终，大抵人道害盈，鬼神福谦，傲者内恃其才，外溢其气，其心已不固矣。如盖、孔、嵇、谢、殷、王等，仅以加诸一二人，犹且无德不报，有毒必发，若息夫躬、暨艳之徒，忤同列，安有幸全之理哉？

裴子野曰："夫有逸群之才，必思冲天之据，盖俗之量，则偾常均之下，其能守之以道，将之以礼，殆为鲜乎？"大抵怀材负奇，恒冀人以异眼相看，若一概以平等视之，非所愿也。韩信含羞于哙等，彭宠积望于无异，彼其素所挟持者高，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！君子之道，莫善于能下人，莫不善于矜。以齐桓公之盛业，葵丘之会，微有振矜，而叛者九国；以关公之忠勇，一念之矜，则身败于徐晃，地丧于吕蒙；以大禹之圣，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，谦受益；以郑伯之弱，而楚庄王曰："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。"不自恃者，虽危而得安；自恃者，虽安而易危。自古国家，往往然也，故挟贵、挟长、挟贤，挟故勋劳，皆孟子之所不答。而怙宠、怙侈、怙非、怙乱、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讥耳。

一、敬。（整齐严肃，无时不惧。无事时，心在腔子里，应事时，专一不杂，清明在躬，如日之升。）

二、静坐。（每日不拘何时，静坐四刻，体验来复之仁

心，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镇。）

三、早起。（黎明即起，醒后勿霑恋）

四、读书不二。（一书未完，不看他书，东翻西阅，徒务外为人。）

五、读史。（丙申年讲念三史，大人曰："尔借钱买书，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，尔能圈点一遍，则不负我矣！"嗣后每日圈点十页。间断不孝。）

六、谨言。（刻刻留心，第一功夫）

七、养气。（气藏丹田，无不可对人言之事。）

八、保身。（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："节劳、节欲、节饮食，时时当作养病。"）

九、日知所亡。（每日读书，记录心得语，有求深意是徇人。）

十、月无亡所能。（每月作诗文数首，以验积理之多寡，养气之盛否，不可一味耽着，最易溺心丧志。）

十一、作字。（饭后写字半时，凡笔墨应酬，当作自己课程。凡事不可待明日，愈积愈难清。）

十二、夜不出门。（旷功疲神，切戒切戒！）

《劝学篇》示直隶士子

人才随士风为转移，信乎？曰：是不尽然，然大较莫能外也。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，敢于急人之难，盖有豪侠之风。余观直隶先正，若杨忠愍、赵忠毅、鹿忠节、孙征君诸贤，其后所诣各殊，其初皆于豪侠为近，即今日士林，亦多刚而不摇，质而好义，犹有豪侠之遗。才质本于土风，殆不诬与。豪侠之

质，可与入圣人之道者，约有数端，侠者薄视财利，弃万金而不眄，而圣贤则富贵不处，贫贱不去，痛恶夫墦间之食，垄断之登。虽精粗不同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！侠者，忘己济物，不惜苦志脱人于厄，而圣贤以博济为怀，邹鲁之汲汲皇皇，与夫禹之犹己溺，稷之犹己饥，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，曾无少异，彼其能力救穷交者，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。侠者轻死重气，圣贤罕言及此，然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坚确不移之操，亦未尝不与之同类。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，余观此数者，乃不悖于圣贤之道，然则豪侠之徒，未可深贬。而直隶之士，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，乌可以不致力乎哉？致力如何，为学之术有四，曰义理，曰考据，曰辞章，曰经济。义理者，在孔门为德行之科，今世目为“宋学”者也；考据者，在孔门为文学之科，今世目为“汉学”者也；辞章者，在孔门为言语之科，从古艺文，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；经济者，在孔门为政事之科，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。人之才智，上哲少而中下多，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，势不能求此四术，遍观而尽取之。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，而先其所急，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，则莫急于义理之学。凡人身所自具者，有耳目口体心思，日接于吾前者，有父子兄弟夫妇，稍远者有君臣，有朋友，为义理之学者，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，而五伦各尽其分。又将推以及物，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，而无憾于伦纪。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，虽唐虞之盛，有不能逮。苟通义理之学，而经济赅乎其中矣！程朱诸子，遗书具在，曷尝舍末而求本，遗新民而专事明德？观其雅言雅阐，反复而不厌者，

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，居敬以养德，穷理以致知，克己以力行，成物以致用。义理与经济，初无两术之可分，特其施功之序，详于礼而略于用耳！今与直隶多士约，以义理之学为先，以立志为本，取乡先达杨、鹿、孙，数君子者为之表，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，而吾何为不能？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生死于度外，而吾何为不能？彼能以功绩称当时，教泽牖后世，而吾何为不能？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，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，视人世之浮荣微利，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，不忧所如不耦，而忧节概之少贬，不耻冻馁在室，而耻德不被于生民，志之所向，金石为开，谁能御之？志既定矣，然后取程、朱所谓“居敬穷理力行成物”云者，精研而实体之，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，使吾之所见，证诸古制而不谬；然后求所谓辞章者，使吾之所获，达诸笔札而不差。择一术以坚持，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。或多士之中，质性所近，师友所渐，有偏于考据之学，有偏于辞章之学，亦不必遽易前辙，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。其文经史百家，其业学问思辨，其事始于修身，终于济世。百川异派，何必同哉？同达于海而已。若夫风气无常，随人事而变迁，有一二人好学，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，有一二人好仁，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。倡者，启其绪，和者衍其波；倡者可传诸同志，和者又可袒诸无穷；倡者如有本之泉，放乎川渎，和者如支河沟浍，交汇旁流。先觉后觉，互相劝诱，譬之大水小水，互相灌注。以直隶之士风，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，不过数年，必有体用兼备之才，彬蔚而四出，泉涌而云兴。余忝官斯土，自愧学无本原，不足仪型多士，嘉此邦有刚方质实之学，

乡贤多坚苦卓绝之行，粗述旧闻，以勖群士，亦冀通才硕彦，告我昌言，上下交相劝勉。仰希古昔与人为善，取人为善之轨，于化民成俗之道，或不无小补云。（以上《杂著》）

三、治　家

予生平于伦常中，惟兄弟一伦，抱愧尤深。盖父亲以其所知者，尽以教我，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，尽教诸弟，是不孝之大者也!

余欲尽孝道，更无他事，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，则我之孝有一分，能教诸弟进十分，则我孝有十分。若全不能教弟成名，则我大不孝矣。

闻四妹起最晏，往往其姑反服事他，此反常之事，最足折福，天下未有不孝之妇而可得好处者。

为人子者，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，谓诸兄弟俱不及我，这便是不孝；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，谓诸兄弟俱不如我，这便是不弟。何也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，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，则必其平日有讨好底意思，暗用机计，使自己得好名声，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，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。

但愿兄弟五人，各各明白这道理，彼此互相原谅，兄以弟得坏名为忧，弟以兄得好名为快。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，是兄之罪；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，是弟之罪。若各如此存心，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。

凡人必有师，若无师，则严惮之心不生。既以丁君为师，此外择友，则慎之又慎。昌黎曰:“善不吾与，吾强与之附；不善不吾恶，吾强与之拒。”一生之成败，皆关乎朋友之贤否，不

可不慎也!

信中有云:“于兄弟则直达其隐，父子祖孙间，不得不曲致其情。”此数语，有大道理。余之行事，每自以为至城可质天地，何妨直情径行?

若果威仪可则，淳实宏通，师之可也。若仅博雅能文，友之可也。或师或友，皆宜常存敬畏之心，不宜视为等夷，渐至慢亵，则不复能受其益矣。

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，若细读《贤贤易色》一章，则绝大学问，即在家庭日用之间。于“孝”“弟”两字上尽一分，便是一分学，尽十分，便是十分学。今人读书，皆为科名起见，于孝弟伦纪之大，反似与书不相关，殊不知书上所载的，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，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若果事事做得，即下笔说不出，何妨?若事事不能做，并有亏于伦纪之大，则文章说得好，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。贤弟性情真挚，而短于诗文，何不日日在孝、弟两字上用功，曲礼内则所说的，句句依他做出，务使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母，无一时不安乐，无一时不顺适。下而兄弟妻子，皆蔼然有恩，佚然有序，此真大学问也。若诗文不好，此小事不足计，即好极，亦不值一钱，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?科名之所以可贵者，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，谓禄仕可以养亲也，今吾得之矣。即使诸弟不得，亦可以承欢，可以养亲，何必兄弟尽得哉?贤弟若细思此理，但于孝弟上用功，不于诗文上用功，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。

儿女联姻，但求勤俭孝友之家，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，不使子弟长奢惰之习。

兄妹之子女，犹然骨肉也。古者婚姻之道，所以厚别也，故同姓不婚，中表为婚，此俗礼之大失，譬如嫁女而号泣，奠礼而三献，丧事而用乐，此皆俗礼之失。我辈不可不力辨之。

毫无学识，而官至学士，频邀非分之荣，祖父母、父母皆康强，可谓极盛矣。现在京官翰林，中无重庆下者，惟我家独享难得之福。是以男慄慄恐惧，不敢求分外之荣，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，合家平安，即为至幸。

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，我得忝列卿贰，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，后辈子女无法则，则骄奢淫佚，立见消败，虽贵为宰相，何足取哉！我家祖父、父亲、叔父三位大人，规矩极严，榜样极好，我辈踵而行之，极易为力。

温弟天分本高，若能改去荡佚一路，归入勤俭一边，则兄弟之幸也，合家之福也。我待温弟，似乎近于严刻，然我自问此心，尚觉无愧于兄弟者，盖有说焉。大凡做官的人，往往厚于妻子，而薄于兄弟，私肥于一家，而刻剥于亲戚族党。予自三十岁以来，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，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，故私心立誓，总不靠做官发财，以遗后人。神明鉴临，予不食言。此时事奉高堂，每年仅寄些须，以为甘旨之佐，族戚中之穷者，亦即每年各分少许，以尽吾区区之意。盖即多寄家中，而堂上所食所衣，亦不能因而加丰，与其独肥一家，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，何如分润戚族，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，而更加一番钦敬乎！将来若作外官，禄入较丰，自誓除廉俸之外，不取一钱。廉俸若日多，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，断不蓄积银钱，为儿子衣食之需。盖儿子若贤，则不靠宦囊，亦

能自觅衣食；儿子若不肖，则多积一钱，渠将多造一孽，后来淫佚作恶，必且大玷家声。故立定此志，决不肯以做官发财，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。若禄入较丰，除堂上甘旨之外，尽以周济亲戚乡党之穷者。此我之素志也。至于兄弟之际，吾亦惟爱之以德，不欲爱之以姑息。教之以勤俭，劝之以习劳守朴，爱兄弟以德也。丰衣美食，俯仰如意，爱兄弟以姑息也。姑息之爱，使兄弟惰肢体，长骄气，将来丧德亏行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，吾不敢也。我仕宦十余年，现在京寓所有，惟书籍衣服二者。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，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，是以二物略多。将来我罢官归家，我夫妇所有之衣服，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，我所办之书籍，则存贮"利见斋"中，兄弟及后辈，皆不私取一本。除此二者，予断不别存一物，以为宦囊，一丝一粟，不以自私。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。

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，多只一代享用便尽，其子孙始而骄佚，继而流荡，终而沟壑，而庆延一二代鲜矣。商贾之家，勤俭者能延三四代；耕读之家，谨朴者能延五六代；孝友之家，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。我今赖祖宗之积累，少年早达，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，故教诸弟及儿辈，但愿其为耕读、孝友之家，不愿其为仕宦之家。

吾自入官以来，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，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，为本境置义田，以赡救念四都贫民。不料世道日衰，余之处境未裕，无论京官者自治不暇，即此外放，或为学政，或为督抚，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，几于嗷鸿半天下，为大官者，更何忍于廉俸之外，多取半文乎？是义田之愿，恐终不

能偿，然余之定计，苟仕宦所入，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，或稍有赢余，断不肯买一亩田，积一文钱，必皆留为义田之用。我之定计，望诸弟皆体谅之。

乡间若有孝友书香之家，不必问其贫富，亦可结亲。

凡人一身，只有“迁善改过”四字可靠；凡人一家，只有“修德读书”四字可靠。此八字者，能尽一分，必有一分之庆，不尽一分，必有一分之殃。其或休咎相反，必其中有不诚，而所谓改过修德者，不足以质诸鬼神也。吾与诸弟勉之又勉！务求有为善之实，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积累，自我兄弟而剥丧，此则余家之幸也。

子侄半耕半读，以守先人之旧，慎无存半点官气，不许坐轿，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粪等事，须一一为之，插田莳禾等事，亦时时学之，庶渐渐务本，而不习淫佚矣。

儿侄辈，总须教之读书。凡事当有收拾，宜令勤慎，无作欠伸懒慢样子，至要！至要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，吾近日亦勉为勤敬，即令世运艰屯，而一家之中，勤则兴，懒则败，一定之理，愿吾弟及儿侄等听之省之。

诸弟在家教子侄，总须有勤敬二字。无论治世乱世，凡一家之中，能勤能敬，未有不兴者；不勤不敬，未有不败者。至切！至切！余深悔往日，未能实行此二字也。千万叮嘱！

家中兄弟子侄，总宜以勤、敬二字为法，一家能勤能敬，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；一身能勤能敬，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。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，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，务宜刻刻遵守。至要！至要！

诸子侄辈，于勤、敬二字，略有长进否？若尽与此二字相反，其家未有不落者。若个个勤而且敬，其家未有不兴者。无论世乱与世治也，诸弟须刻刻留心，为子孙作榜样。

诸弟及儿侄辈，务宜体我寸心，于父亲饮食起居，十分检点，无稍疏忽；于母亲祭品礼仪，必洁必诚；于叔父处，敬爱兼至，无稍隔阂。兄弟姒娣，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。凡一家之中，勤、敬二字，能守得几分，未有不兴，若全无一分，未有不败。和字能守得几分，未有不兴，不和未有不败者。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二字，于族戚人家，历历验之，必以吾言为不谬也。

母丧未除，断不敢受官职，若一经受职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，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？何以对宗族乡党？方寸之地，何以自安？

仁宦之家，不蓄积银钱，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，一日不勤，则将有饥寒之患，则子弟渐渐勤劳，知谋所以自立矣。

纪泽儿授室太早，经书尚未读完。上溯江太夫人来嫔之年，吾父亲亦系十八岁，然常就外傅读书，未久耽阁。纪泽上绳祖武，亦宜速就外傅，慎无虚度光阴。闻贺夫人博通经史，深明礼法，纪泽至岳家，须缄默寡言，循循规矩。其应行仪节，宜详问谙习，无临时忙乱，为岳母所鄙笑。

新妇始至吾家，教以勤俭，纺织以事缝纫，下厨以议酒食，此二者，妇职之最要者也。孝敬以奉长上，温和以待同辈，此二者，妇道之最要者也。但须教之以渐，渠系富贵子女，未习劳苦，由渐而习，则日变月化，而迁善不知，若改之

太骤，则难期有恒。

新妇初来，宜教之入厨作羹，勤于纺织，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，不事操作。大、二、三诸女，已能做大鞋否？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双寄余，各表孝敬之忱，各争针黹之工，所织之布，做成衣袜寄来，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。

近世人家一入宦途，即习于骄奢，吾深以为戒。三女许字，意欲择一俭朴耕读之家，不必定富室名门也。

余之第三女，即另行择婿，望弟详禀父大人，可将此事中辍。纵已通女庚，亦可取还，缘罗子系恩赐举人，恐人疑为佳婿而争之也。

家中种蔬一事，千万不可怠忽。屋门首塘养鱼，亦有一种生机。养猪亦内政之要者。下首台上新竹，过伏天后，有枯者否？此四事者，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。

家中养鱼、养猪、种竹、种蔬四事，皆不可忽。一则上接祖父来相承之家风，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，登其庭而有一种旺气，虽花几个钱，多请几个工，但用在此四事上，总是无妨。

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，出门宜常走路，不可动用舆马，长其骄惰之气，一次姑息，二次、三次姑息，以后骄惯难改，不可不慎。

去年在家，因小事而生嫌衅，实吾度量不闳，辞气不平，有以致之，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。千愧万悔，夫复何言？

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，今遭温弟之大变，和气致祥，乖气致厉，斯言明征。嗣后我兄弟当以去年为戒，力求和睦。

事多做，一人之生气。勤者，生动之气，俭者，收敛之气。有此二字，家运断无不兴之理。余去年在家未将此二字切实做工夫，至今愧憾。是以谆谆言之。

祸福由天主之，善恶由人主之。由天主者无可如何，只得听之。由人主者，尽得一分算一分，撑得一日算一日。吾兄弟断不可不洗心涤虑，以求力挽家运。第一，贵兄弟和睦。去年兄弟不和，以致今冬三河之变，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。凡吾有过失，澄、沅、洪三弟，各进箴规之言，余必力为惩改。三弟有过，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。第二，贵孝道。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，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，及兰蕙二家。又父母坟域，必须改葬，请沅弟作主，澄弟不可过执。第三，要实行"勤"、"俭"二字，内间妯娌不可懒怠奢华，后辈诸儿须走路，不可坐轿骑马，诸女莫太懒，宜学烧茶煮菜。书、蔬、鱼、猪，一家之生气。

居家要勤俭。吾家后辈子女，皆趋于逸欲奢华，享福太过，将来恐难到老。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，出门莫坐轿，诸女学洗衣，学煮菜、烧茶。少劳而老逸犹可，少甘而老苦则难矣。至于家中用度，断不可不分。凡吃药、染布，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，若不分明，则彼此以多为贵，以奢为尚，漫无节制，此败家之气象也!

运气不来，徒然怄气帮人，则委曲从人，尚未必果能相合；独立则劳心劳力，尚未必果能自立。如真能受委曲，能吃辛苦，则家庭亦未始不可处也。

沅弟信，言家庭不可说利害话。此言精当之至，足抵万

金。余生平在家在外，行事尚不十分悖谬，惟说些利害话，至今悔憾无极。

不求好地，但求平安。洪夏之地，余心不甚愿，一则嫌其经过之处，山岭太多，一则既经争讼，恐非吉壤。地者，鬼神造化之所秘惜，不轻予人者也。人力所能谋，只能求免水、蚁、凶煞三事，断不能求富贵利达。明此理，绝此念，然后能寻平稳之地；不明此理，不绝此念，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。

吾乡僻陋，眼界甚浅，稍有修造，已骇听闻。若太闳丽，则传播尤过。苟为一方首屈一指，即乱世恐难幸免。

改葬先人之事，须将求富求贵之念，消除净尽，但求免水、蚁以妥先灵，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。若存一丝求富求贵之念，则必为造物鬼神所忌。以吾所见所闻，凡已发之家，未有续寻得大地者。

家中一切，自沅弟去冬归去，规模大备，惟书、蔬、鱼、猪，及扫屋、种竹等事，系祖父以来相传家法，无论世界之兴衰，此数事不可不尽心。

凡屋高而天井小者，风难入，日亦难入，必须设法祛散湿气，乃不生病。至嘱！至嘱！

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，一切以星冈公为法，大约有八字诀，其四字，即上年所称“书、蔬、鱼、猪”也，又四字，则曰：“早、扫、考、宝。”早者，起早也；扫者，扫屋也；考者，祖先祭祀，敬奉显考、王考、曾祖考，而妣可该也；宝者，亲族乡里，时时周旋，贺喜吊丧，问疾济急。星冈公尝曰：“人待人，无价之宝也。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，最为认真，故余戏述

为八字诀曰:“书蔬鱼猪，早扫考宝也。”

家中之事，望贤弟力为主持，切不可日趋于奢华。子弟不可学大家口吻，动辄笑人之鄙陋，笑人之寒村，日习于骄纵而不自知。至戒！至戒!

照料家事，总以“俭”字为主，情意宜厚，用度宜俭，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。

当此大乱之世，兴造过于壮丽，殊非所宜，恐劫数或有他虑。弟与邑中诸位贤绅熟商，去年沅弟起屋太大，余至今以为隐虑。此事又系沅弟与弟作主，不可不慎之于始。弟向来于“盈虚消长”之机，颇知留心，此事亦当三思。至嘱！至嘱!

余在京十四年，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，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。虽由余交游太寡，而物力艰难，亦可概见。余家后辈子弟，全未见过艰苦模样，眼孔大，口气大，呼奴喝婢，习惯自然，骄傲之气，入于膏肓而不自觉。吾深以为虑。吾函以“傲”字箴规两弟，两弟犹能自省自惕。若以“傲”字诰诫子侄，则全然不解。盖自出世以来，只做过大，并未作过小，故一切茫然，不似两弟做过小，吃过苦也。

教训后辈子弟，总以“勤苦”为体,“谦逊”为用，以药佚骄之积习，余无他嘱。

总怕子侄习于“骄”“奢”“佚”三字，家败离不得个“奢”字，人败离不得个“佚”字，讨人嫌，离不得个“骄”字。

子侄须教一“勤”字，一“谦”字。谦者，骄之反也；勤者，佚之反也。“骄奢淫佚“四字，惟首尾二字，尤宜切戒！至诸弟中外家居之法，则以“考宝早扫书蔬鱼猪”八字为本，千万勿

忘!

吾祖星冈公在时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。此三者，弟必能一一记忆。今我辈兄弟，亦宜略法此意，以绍家风。

合家大小老幼，几于无人不药，无药不贵，迨至补药吃出毛病，则又服凉药以攻伐之，阳药吃出毛病，则又服阴药以清润之，展辗差误，不至大病大弱不止。

地仙、僧巫二者，弟向来不甚深信，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。以后尚祈卓识坚定，略存祖父家风为要。天下信地信僧之人，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?

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，谦谨者也；凡好讥评人短者，骄傲者也。谚云:“富家子弟多骄，贵家子弟多傲。”非必锦衣玉食，动手打人，而后谓之骄傲也，但使志得意满，毫无忌畏，开口讥人短长，即是极骄极傲耳! 余正月初四信中，言戒“骄”字，有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；戒“惰”字，以不晏起为第一义。望弟常常猛省，并戒子侄也。

家中兄弟子侄，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，曰：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，又谨记三不信，曰：不信地仙、不信医药、不信僧巫。余日记册中，又有八本之说，曰：读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事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戒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居家以不晏起为本，作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

家中无论老少男妇，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，谦谨为第二义。劳则不佚，谦则不傲，万善皆从此生矣。

大抵富贵人家气习，礼物厚而情意薄，使人外而亲到少。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规诫，必有裨益。

傲为凶德，惰为衰气，二者皆败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，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轿。望弟留心儆戒。

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。吾家亦盈时矣。管子云:"斗斛满，则人概之；人满，则天概之。"余谓天之概无形，仍假手于人以概之；霍氏盈满，魏相概之，宣帝概之；诸葛恪盈满，孙峻概之，吴主概之。待他人之来概，而后悔之，则已晚矣。吾家方丰盈之际，不待天之来概，人之来概，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。自概之道云何？亦不外"清""慎""勤"三字而已。吾近将"清"字改为"廉"字，"慎"字改为"谦"字，"勤"字改为"劳"字，尤为明浅，确有可下手之处。沅弟昔年于银取与之际，不甚斟酌，朋辈之讥议菲薄，其根实在于此。去冬之贾犁头嘴栗子山，余亦大不为然，以后宜不妄取与。不寄银回家，不多赠亲族，此"廉"字工夫也。谦之存诸中者，不可知，其著于外者，约有四端，曰面色，曰言语，曰书函，曰仆从属员。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，季强并未禀明，径招三千人，也在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，在弟尚能集事，亦算顺手，而弟等每次来信，索取帐棚子药等件，常多讥讽之词、不平之语，在兄处书函如此，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已。沅弟之仆从随员，颇有气焰，面色言语，与人酬接时，吾未及见，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，至今抱憾。以后宜于此四端，痛加克治，此"谦"字工夫也。每日临睡之时，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，劳力者几件，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，更竭诚以图之，此"劳"字工夫也。余以名位太

隆，常恐祖宗留诒之福，自我一人享尽，故将“劳”“谦”“廉”三字，时时自惕，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，且即以自概耳。

良田美宅，来人指摘，弟当三思，不可自是。吾位固高，弟位亦实不卑，吾名固大，弟名亦实不小，而犹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贵，谋田庐以贻子孙，岂非过计哉?

弟晨起极早，饭后始天明，甚为喜慰。吾辈仰法家训，惟早起、务农、疏医、远巫四者，尤为切要!

莫买田产，莫管公事，吾所嘱者，二语而已。盛时常作衰时想，上场当念下场时。富贵人家，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。

为兄弟者，总宜奖其所长，而兼规其短。若明知其错，而一概不说，则非特一人之错，而一家之错也。吾家于本县父母官，不必力赞其贤，不可力诋其非，与之相处，宜在若远若近、不亲不疏之间，渠有庆吊，吾家必到，渠有公事，须绅士助力者，吾家不出头，亦不躲避。渠于前后任之交代，上司衙门之请托，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。弟既如此，并告子侄辈常常如此。子侄若与官相见，总以“谦谨”二字为主。

古人云:“祭不欲数，数则烦，烦则不敬。”祭尚不可烦渎，况丧礼而可烦渎乎?

弟之志事，颇近春夏发舒之气，余之志事，颇近秋冬收啬之气。余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，弟以收啬而生机乃厚。平日最好以昔人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七字，为惜福之道，保泰之法，莫精于此。曾屡次以此七字教诫春霆，不知与弟道及否?星冈公昔年待人，无论贵贱老少，纯是一团和气，独对子孙诸侄，则严肃异常，遇佳时令节，尤为凛凛不可犯，盖亦具一种收啬之

气，不使家中欢乐过节，流于放肆也！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诫等事，每每稍示节制，亦犹本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之义，至危迫之际，则救焚拯溺，不复稍有所吝矣。

生日在即，万不可宴客称庆。此间谋送礼者，余已力辞之，弟在营亦宜婉辞而严却之。家门太盛，常存日慎一日，而恐其不终之念，或可自保，否则颠蹶之速，有非意计所能及者。

余往年撰联赠弟，有“俭以养廉，直而能忍”二语。弟之直，人人知之，其能忍，则为阿兄所独知；弟之廉，人人料之，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。以后望弟于“俭”字加一番工夫，用一番苦心，不特家常用度宜俭，即修造公费，周济人情，亦须有一“俭”字意思。总之，爱惜物力，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。吾弟以为然否？

弟家之渐趋于奢华，即因人客太多之故。此后总须步步收紧，切不可步步放松。总之，家门太盛，“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”。人人须记此二语也。

余身体平安，合署内外俱好，惟“俭”字日减一日。余兄弟无论在官在家，彼此常以俭字相勗，则可久矣。

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，总恐老辈失之奢，后辈失之骄，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。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，为后人惜余福，除却“俭”“勤”二字，别无做法。弟与沅弟皆能勤而不能俭，余微俭而不甚俭。子侄看大眼，吃大口，后来恐难挽回，弟须时时留心。

后辈兄弟，极为和睦，行坐不离，共被而寝，亦是家庭兴

旺之象。

新正人客甚多，不似往年军营光景，余虽力求节俭，总不免失之奢靡。日日以“俭”字诰戒妻子，现略知遵守，亦望吾弟常告内外周知也。

闻家中内外大小，及姊妹亲戚，无一不和睦整齐，皆弟连年筹画之功。愿弟出以广大之胸，再进以俭约之诫，则尽善矣。

后辈体气，远不如吾兄弟之强壮。吾所以屡教家人崇俭习劳，盖艰苦则筋力渐强，骄养则筋力愈弱也。

俭之一字，弟言时时用功，极慰！极慰！然此事殊不易易，由既奢之后而返之于俭，若登天然，即如雇夫赴县，昔年仅轿夫二名，挑夫一名，今已增至十余名，欲挽回仅用七八名，且不可得，况挽回三四名乎？随处留心，牢记有减无增四字，便极好耳。

弟军今年饷项之少，为历年所无，吾岂忍更有挑剔，况近来外侮纷至迭乘，余日夜战兢恐惧，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，即兄弟同心御侮，尚恐众推墙倒，岂肯微生芥蒂？又岂肯因弟词气稍戆，藏诸胸臆？又岂肯受他人千言万怄，遂不容胞弟片言乎？老弟千万放心，千万保养。此时之兄弟，实患难风波之兄弟，惟有互劝互勗，互恭维而已。

弟之声名，即余之声名也。弟之性命，即余之性命也。二者比较，究以保重身体为大。弟自问，身体足以久磨久炼，则余自放心矣。

余中厅悬“八本堂”扁，跋云：“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事亲以

得欢心为本。”弟久劳之躯，当极力求少恼怒。

余于家庭，有一欣慰之端，间妯娌及子侄，和睦异常，有姜被同眠之风，爱敬兼至，此足卜家道之兴，然亦全赖老弟分家时，布置妥善，乃克臻此。

余蒙先人余荫，忝居高位，与诸弟及子侄谆谆慎守者，但有二语，曰:“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”而已。福不多享，故总以“俭”字为主，少用仆婢，少花银钱，自然惜福矣。势不多使，则少管事，不断是非，无感者，亦无怕者，自然悠久矣。

殊恩异数，萃于一门，祖宗积累阴德，吾辈食此厚报，感激之余，弥增歉悚。

余欲上不愧先人，下不愧沅弟，惟以力教家中“勤俭”为主。余于“俭”字，做到六七分，“勤”字则尚无五分工夫。弟与沅弟于“勤”字做到六七分，“俭”字则尚欠工夫。以后各勉其所长，各戒其所短，弟每用一钱，均须三思。

近日家中内外大小，勤俭二字，做得几分？门第太盛，非此二字，断难久支。

吾家子侄，人人须以“勤俭”二字自勉，庶几长保盛美。观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，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，取金日磾、张世安二传，解示后辈可也。

吾不望代代得富贵，但愿代代有秀才。秀才者，读书之种子也，世家之招牌也，礼仪之旗帜也。

为人与为学并进，切戒“骄奢”二字，则家中风气日厚，而诸子侄争相磨矣。

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，门庭可谓极盛，然非可常恃之道。记得己亥正月，星冈公训竹亭公曰："宽一虽点翰林，我家乃靠作田为业，不可靠他吃饭。"此语最有道理。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，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，辅之以"书、蔬、鱼、猪、早、扫、考、宝"八字，任凭家中如何贵盛，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。凡家道所以可久者，不恃一时之官爵，而恃长远之家规，不恃一二人之骤发，而恃大众之维持。我若有福，罢官回家，与弟当竭力维持。老亲旧眷，贫贱族党，不可怠慢，待贫者，亦与富者一般。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，自有深固之基矣。

吾兄弟处此时世，居此重名，总以钱少产薄为妙。一则平日免于觊觎，仓卒免于抢掠；二则子弟略见窘状，不至一味奢侈。

吾自嘉庆末年，至道光十九年，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，不改此度，不信医药、地仙、和尚、师巫、祷祝等事，亦弟所一一亲见者。吾辈守得一分，则家道多保得几年。

木器但求坚实，不尚雕镂，漆水却须略好，乃可经久；屋宇不尚华丽，却须多种竹柏，多种菜园，即古去田亩，亦自无妨。

家中妇女渐多，外则讲究种蔬，内则讲究晒小菜、腌菜之类，乃是兴家气象。请弟倡之。

星冈公之家法，后世当守者极多，而其不信巫医地仙，吾兄弟尤当竭力守之。

处兹乱世，钱愈多则患愈大，兄家与弟家，总不宜多存现

银现钱，每年足敷一年之用，便是天下之大富，人间之大福。家中要得兴旺，全靠出贤子弟。若子弟不贤不才，虽多积银、积钱、积谷、积产、积衣、积书，总是枉然。子弟之贤否，六分本于天生，四分由于家教。吾家代代，皆有世德明训，惟星冈公之教，尤应谨守牢记。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，编成八字句云:“书蔬鱼猪，考宝早扫。”常说常行，八者都好。地命医理，僧巫祈祷，留客久住，六者俱恼，盖星冈公于地、命、医、僧、巫五项人，进门便恼，即亲友远客，久住亦恼。此八好六恼者，我家世世守之，永为家训，子孙虽愚，亦必略有范围也。

吾家现虽鼎盛，不可忘寒士家风味，子弟力戒傲惰。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，戒惰以不晏起为首。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蓝情景，弟则不忘竹山凹拖碑车风景。昔日苦况，安知异日不再？书之，自知谨慎矣。

吾自五十以后，百无所求，惟望星冈公之后，丁口繁盛，此念刻刻不忘。吾德不及祖父远甚，惟此心则与祖父无殊。弟与沅弟，望后辈添丁之念，又与阿兄无殊，或者天从人愿，鉴我三兄弟之诚心，从此丁口日盛，亦未可知。且即此一念，足见吾兄弟之同心，无论那房添丁，皆有至乐。和气致祥，自有可卜昌盛之理。

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，将一切规模立定，以耕读二字为本，乃是长久之计。

吾兄弟叨忝爵赏，亦望后嗣子孙，读书敦品，略有成立，乃不负祖宗培植之德。吾自问服官三十余年，无一毫德泽及

人，且愆咎丛积，恐罚及于后裔，老年痛自惩责，思盖前愆，望两弟于吾之过失，时寄箴言，并望互相切磋，以勤俭自持，以忠恕教子，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，各执恭敬之风，庶几不坠家声耳。

细思吾兄弟三人之信，断未有不互观者，仍以共写一封为妥。两弟信皆甚密，阿兄目病，而又懒惰，去信较稀，致弟殷殷悬盼，殊抱不安。

仕途巨细，皆关时运，余持此说久矣。然亦只可言于仕宦，若家事亦虽有运，然以尽人事为主，不可信运矣。（以上《家书》）

吾见家中后辈，体皆虚弱，读书不甚长进，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，一曰饭后千步，一曰将睡洗脚，一曰胸无恼怒，一曰静坐有常时，一曰习射有常时（射足以习威仪，强筋力，子弟宜多习），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，不沾点菜。

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，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，习劳习苦，可以处乐，可以处约，此君子也。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气习，饮食起居，尚守寒素家风，极俭也可，略丰也可，大丰则我不敢也。凡仕宦之家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返俭难。尔年尚幼，一切不可贪爱奢华，不可惯习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，士农工商，勤苦俭约，未有不兴，骄奢倦怠，未有不败。

尔当体我此意，于叔祖各叔父母前，尽些爱敬之心，常存休戚一体之念，无怀彼此歧视之见，则老辈内外必器爱尔，后辈兄弟姊妹必以尔为榜样，日处日亲，愈久愈敬。若使宗族乡

党，皆曰:“纪泽之量，大于其父之量。”则余欣然矣。

我家高曾祖考，相传早起，吾得见竟希公、星冈公皆未明即起，冬寒起坐，约一个时辰，始见天亮。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，有事则不待黎明，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。余近亦黎明即起，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。既冠受室，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，自力行之，亦率新妇力行之。

昔吾祖星冈公，最讲治家之法，第一要起早，第二要打扫干净，第三诚修祭祀，第四善待亲族邻里。凡亲族邻里来家，无不恭敬款待，有急必周济之，有讼必排解之，有善必庆贺之，有疾必问，有丧必吊。此四事之外，于读书种菜等事，尤为刻刻留心，故写家信，常常提及“书蔬鱼猪”四端者，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。

银钱田产，最易长骄气惰气。我家中断不可积钱，断不可买田。尔兄弟努力读书，决不怕没饭吃。至嘱!

吾教子弟，不离八本、三致祥。八者，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养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治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三者，曰孝致祥，勤致祥，恕致祥。吾父竹亭公之教人，则专重“孝”字，其少壮敬亲，暮年爱亲，出于至诚，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。吾祖星冈公之教人，则有八字、三不信。八者，曰考、宝、早、扫、书、蔬、鱼、猪。三者，曰僧巫、地仙、医药，皆不信也。

处兹乱世，银钱愈少，则愈可免祸；用度愈省，则愈可养福。尔兄弟奉母，除劳字俭字之外，别无安身之法。吾当军事

极危，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，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。

乡间早起之家，蔬菜茂盛之家，类多兴旺，晏起、无蔬之家，类多衰弱。于省城菜园中，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，或二人亦可。

省雇园丁来家，宜废田一二丘，用为菜园。吾现在营，课勇夫种菜，每块土约三丈长，五尺宽，窄者四尺余宽，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，人足行两边沟内，不践菜土之内，沟宽一尺六寸，足容便桶。大小横直，有沟有浍，下雨则水有所归，不使积潦伤菜。四川菜园极大，沟浍终岁引水长流，颇得古人井田遗法。吾乡一家园土有限，断无横沟，而直沟则不可少。吾乡老农虽不甚精，犹颇认真，老圃则全不讲究。吾家开此风气，将来荒山旷土，尽可开垦，种百谷杂蔬之类，知种茶亦获利极大。吾乡无人试行，吾家若有山地，可试种之。

居家之道，惟“崇俭”可以长久。处乱世尤以“戒奢侈”为要义，衣服不宜多制，尤不宜大镶大缘，过于绚烂。尔教导诸妹，敬听父训，自有可久之理。

古今文人学人，莫不有家常琐事之劳其身，莫不有世态冷暖之撄其心。尔现当家门鼎盛之时，炎凉之状，不接于目，衣食之谋，不萦于怀，虽奔走烦劳，犹远胜于寒士困苦之境也。

在家，却不宜过露痕迹。人所以稍顾体面者，冀人之敬重也。若人之傲惰鄙弃，业已露出，则索性荡然无耻，拚弃不愿，甘与正人为仇，而以后不可救药矣。大约世家子弟，钱不可多，衣不可多，事虽至小，所关颇大。

凡世家子弟，衣食起居，无一不与寒士相同，庶可以成大

器。若沾染富贵气习，则难望有成。吾忝为将相，而所有衣服，不值三百金，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，亦惜福之道也。其照例应用之钱，不可过啬。

余每见嫁女，贪恋母家富贵，而忘其翁姑者，其后必无好处。余家诸女，当教之孝顺翁姑，敬事丈夫，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，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。

吾家累世以来，孝弟俭勤，辅臣公以上，吾不及见。竟希公、星冈公，皆未明即起，竟日无片刻暇逸。竟希公少时，在陈氏宗祠读书，正月上学，辅臣公给钱一百，为零用之需，五月归时，仅用去二文，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。其俭如此！星冈公，当孙入翰林之后，犹亲自种菜收粪。吾父竹亭公之勤俭，则尔等所及见也。今家中境地，虽渐宽裕，侄与诸昆弟，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，有福不可享尽，有势不可使尽。"勤"字工夫，第一贵早起，第二贵有恒；"俭"字工夫，第一莫着华丽衣服，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。凡将相无种，圣贤豪杰亦无种，只要人肯立志，都可做得到的。

世家子弟门第过盛，万目所瞩。临行时，教以"三戒"之首末二条，及力去"傲惰"二弊，当已牢记之矣。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，不可送条子，进身之始，务知自重。

尔等奉母在寓，总以勤俭二字自惕，而接物出以谦慎。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，验之于内眷而毕露。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，尔二人立志，撑持门户，亦宜自端内教始也。

吾近夜饭不用荤菜，以肉汤沌蔬菜一二种，令极烂如粥，味美无比，必可以资培养（菜不必贵，适口则足养人），试沌

尔母食之。(星冈公好于日入时，手摘鲜菜，以供夜餐。吾当时侍食，实觉津津有味，今则加以肉汤，而味尚不逮于昔时。)后辈则夜饭不荤，专食蔬而不用肉汤，亦养生之宜，崇俭之道也。颜黄门(推之)《颜氏家训》，作于乱离之世，张文端英《聪训斋语》，作于承平之世，所以教家者极精。

仕宦之家，往往贪恋外省，轻弃其乡，目前之快意甚少，将来之受累甚大。吾家宜力矫此弊。

吾家门第鼎盛，而居家规模礼节，未能认真讲求。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，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，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。斯干之诗，言帝王居屋之事，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。家人卦，以二爻为主，重在中馈。《内则》一篇，言酒食者居半，故吾屡教儿妇诸女，亲主中馈，后辈视之，若不要紧，此后还乡居家，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，必须常至厨房，必须讲求作酒、作醯醢小菜之类。尔等可须留心于莳蔬、鱼，此一家兴旺气象，断不可忽。纺织虽不能多，亦不可间断。大房唱之，四房皆和之，家风自厚矣。

家之兴衰，人之穷通，皆于勤惰卜之。泽儿习勤有恒，则诸弟七八人皆学样矣。

吾家妇女，须讲求作小菜，如腐乳、酱油、酱菜、好醋、倒笋之类，常常做些，寄与我吃。内则言事父母舅姑，以此为重。若外间买者，则不寄可也。

家中外须讲求莳蔬，内须讲求晒小菜，此足验人家之兴衰，不可忽也。

家中兴衰，全系乎内政之整散。尔母率二妇诸女，于酒

食、纺织二事，断不可不常常勤习。目下官虽无恙，须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。

李申夫之母，尝有二语云："有钱有酒款远亲，火烧盗抢喊四邻。"戒高贵之家，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。我家初移富宅，不可轻慢近邻，酒饭宜松，礼貌宜恭，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。除不管闲事，不帮官司外，有可行方便之处，亦无吝也。

家中遇祭酒菜，必须夫人率妇女亲自经手。祭祀之器皿，另作一箱收之，平日不可勤用。内而纺织做小菜，外而蔬菜养鱼，款待人客，夫人均须留心。吾夫妇居心行事，各房及子孙皆依为榜样，不可不劳苦，不可不谨慎。

读书乃寒士本业，切不可有官家风味。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，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，不求珍异也。

率儿妇辈在家，事事须立个一定章程，作官不过偶然之事，居家乃是长久之计，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，虽一旦罢官，尚不失为兴旺气象。若贪图衙门之热闹，不立家乡之基业，则罢官之后，便觉气象萧索。凡有盛必有衰，不可不预为之计，望夫人教训子孙妇女，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，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，则福泽悠久，余心大慰矣。

孝友为家庭之祥瑞，凡所称因果报应，他事或不尽验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，反是则立获殃祸，无不验者。吾早岁久宦京师，于孝养之道多疏，后来展转兵间，多获诸弟之助，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。余兄弟姊妹各家，均有田宅之安，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。我身殁之后，尔等视两父如父，事叔母如母，视堂兄弟如手足。凡事皆从省啬，独待诸叔之家，则处处从厚，待

堂兄弟以德业相助，过失相规，期于彼此有成，为第一要义。其次则亲之欲其贵，爱之欲其富，常常以吉祥善事，代诸昆季默为祷祝，自当神人共钦。

治家贵严，严父常多孝子，不严，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，而流弊不可胜言矣。故《易》曰："威如吉。"欲严而有威，必本于庄敬，不苟言，不苟笑，故曰："威如之吉，反身之谓也。"

书味深者，面目粹润；保养完者，神自充足。此不可以伪为，必火候既到，乃有此验。

吾祖父星冈公在时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，卓识定志，确乎不可摇夺，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。近年家中兄弟子侄，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，余之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，颇能谨遵祖训父训，而不能不信药。自八年秋起，常服鹿茸丸，是亦不能断志之一端也。以后当渐渐戒止，并函诫诸弟，戒信僧巫、地仙等事，以绍家风。

家人上九曰："有孚威加。"《论语》曰："望之俨然。"要使房闼之际，仆婢之前，燕昵之友，常以此等气象对之，方好。独居则火灭修容。切记！切记！此予第一要药，能如此，乃有转机，否则堕落下流，不必问其他矣。

余德薄能鲜，忝窃高位，又窃虚名已于造物之忌，恐家中老少习于骄、奢、佚三字。实深悚惧。（以上《家训》）

吾平日以俭字教人，而吾近来饮食起居，殊太丰富。昨闻魁时若将军言，渠家四代一品，而妇女在家，并未穿着绸缎软料。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，深恐享受太过，足以折福。

与万篪轩偶谈家常，渠家百万之富，而日用极俭，其内眷终年不办荤菜，每日书房先生所吃之荤菜余剩者，撤下则内室吃之。其母过六十后，篪轩苦求，始准添荤菜一样。今乱后而家不甚破，子孙俱好，皆省俭所惜之福也。

心绪憧憧，如有所失，念人生苦不知足。方望溪谓"汉文帝之终身常若自觉不胜天子之任者"，为最善形容古人心曲，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，便是载福之器，入德之门，如觉天之待我甚厚，我愧对天；君之待我过优，我愧对君；父母之待我过慈，我愧对父母；兄弟之待我过爱，我愧对兄弟；朋友之待我过重，我愧对朋友。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。如自觉我已无愧无怍，但觉他人待我太薄，天待我太啬，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。德以满而损，福以骄而减矣，此念愿刻刻懔之。

昔年曾以居官"四败"，居家"四败"，书于日记，以自儆惕。兹恐久而遗忘，再书于此，与前次微有不同。居官四败，曰：昏惰任下者败，傲狠妄为者败，贪鄙无忌者败，反复多诈者败。居家四败，曰：妇女奢淫者败，子弟骄怠者败，兄弟不和者败，侮师慢客者败。仕宦之家，不犯此八败，庶有悠久气象。

余盖屋三间，上为摆设地球之用，不料工料过于坚致，檐过于深，费钱太多，而地球仍将黑暗，不能明朗，心为悔慊。余好以"俭"字教人，而自己实不能俭。傍夕与纪泽谈，令其将银钱帐目自行经理，讲求俭约之法。

纪官侄得取县案首，县令考试甚严，当可免于物议，甚以为慰。吾母虑吾兄弟功名太盛，发泄殆尽。观近年添丁渐多，

子弟之向学，或者祖泽尚厚，方兴未艾，且喜且惴惴也。

在京酒食应酬，虽不甚多，而每日疲精以徇物，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。自问胸次，添出鄙俗之见，殊无谓也。

余生平于酬酢之际，好察人情之顺逆厚薄。京师势利之薮，处处皆有冷暖向背之分，余老矣，尚存于心而不能化，甚矣！余之鄙也。

余以老年吃斋，风中行路，殊非所堪。又念百姓麦稼已失，稷梁不能下种，将成非常之灾。又念纪泽儿在运河一带，风大河浅，家眷各船，胶滞难行。又念施占琦运书箱在海中，恐有不测。种种悬念，不胜焦灼。

人而不勤，则万事俱废，一家俱有衰象。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，于居家之道，大有所损，愧悚无已。

至花园一览，园在署西，现在修工未毕，正值赶办之时，偶一观玩，深愧居处太崇，享用太过。

余精神散漫已久，凡遇应了结之件，久不能完，应收拾之件，久不能检，如败叶满山，全无归宿。通籍三十余年，官至极品，而学业一无所成，德行一无可许。老大徒悲伤，不胜悚惶惭赧。

万化始于闺门，除“刑于”以外无政化，除“用贤”以外无经济。

所贵乎世家者，不在多置良田美宅，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，在乎子孙能独自树立，多读书，无骄矜习气。

闻温弟信，国家事故，忧郁填膺，不能办一事，夜不成寐。

念温弟不得归骨，其赋命太苦，余于手足之间，抱愧多矣。

四弟所写《温甫哀辞》，字秀劲近古，刻工亦佳，家有贤子弟，为之欣然。

沅弟专二人送信，劝我速移东流建德，情词恳恻，令人不忍卒读。余复信云:“读《出师表》而不动心者，其人必不忠;读《陈情表》而不动心者，其人必不孝；读沅季此信而不动心者，其人必不友。”遂定于二十四日，移营东流，以慰两弟之心。

沅弟来久谈，教以胸襟宜淡远，游心虚静之域，独立万物之表。又每日宜读书少许，以扩识见。弟围安庆，前后皆有强寇，人数甚单，地段甚广，昼夜辛勤，事事躬亲，虽酷署大雨，而每日奔驰往返，常五六十里。余怜其太劳，故欲其以虚静养心也。

纪泽儿体气清瘦，系念殊深，或称其读书太勤，用心太过，因教以游心虚静，虽有荣观，晏处超然之义。

阅张清恪之子张懿敬公师载所辑《课子随笔》，皆节钞古人家训名言，大约兴家之道，不外内外勤俭，兄弟和睦，子弟谦谨等事，败家则反是。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赙仪之信，则别字甚多，字迹恶劣不堪，大抵门客为之，主人全未寓目。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，口好雌黄，而丧事潦草如此，殊为可叹！盖达官之子弟，听惯高议论，见惯大排场，往往轻慢师长，讥弹人短，所谓骄也。由骄而奢、而淫、而佚，以致于无恶不作，皆骄字生出之弊。而子弟之骄，又多由于父兄为达

官者，得运乘时，幸致显官，遂自忘其本领之低，学识之陋，自骄自满，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。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，讥弹人短之恶习，欲求稍有成立，必先力除此习，力戒其骄。欲禁子弟之骄，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，愿终身自勉之。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，既以面谕纪泽，又详记于此。

接沅弟信，知纪官侄于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，欣慰之至！吾兄共得五孙，丁口渐盛，只望儿侄辈读书，少有所成，将来孙辈看作榜样，便是世家好气象。若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，文理不通，则榜样太坏，将来孙辈断难成立。此中关键，全在纪鸿、纪瑞二人。吾家后辈之兴衰，视此二人为转移也。

与纪泽一谈，嘱其看理学书，俾志气日趋于刚大，心思日入于沉细。

鸿儿禀称澄弟临别，以火狐马褂送我，盖眉生述杜小舫之言，谓天下之最暖者，莫如火狐，胜于紫貂玄狐云。余曾两次述此言与澄弟听，或弟意疑我畏寒，遂解己所著衣以赠我耶？余本有貂马褂、猞猁马褂，而弟归途少此御寒之具，寸心十分不安。

接澄、沅两弟信，澄劝送眷回籍，沅拟以晚女许聂家，皆有肫诚顾恤之意。久宦于外，疾病相寻，如舟行海中，不得停泊，惟兄弟骨肉至亲，能亮之也。（以上《日记》）

但求安先人之体魄，而无毫发富贵之见者存，此人子心根上工夫，当与鬼神相质证者，此宜时时自省。

舍间凡事费用，日趋奢靡，殊以为虑。莳蔬养鱼二事，先人累代皆时时认真经理，敬求足下代我照料，各种书籍，亦求

恒拂尘埃，勿令潮湿。即贱兄弟在外寄回信缄奏稿等件，亦宜聚置一处，免致散失。致人客来往，非房族，即亲友，切不可稍稍怠慢，求恭敬相待，虽舍弟等不在家，亦可款留酒饭也。

四、治　世

近来闻好友甚多，予不欲先去拜人，恐徒标榜虚声。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，此大益也，标榜以盗虚名，是大损也。天下有益之事，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，不可不辨。

凡有借我银者，皆光景甚窘之人，此时我虽窘迫，亦不必向人索取。

凡与人交际，当求其诚信之素孚；求其协助，当亮其力量所能为。弟每求人，好开大口，尚不能脱官场陋习。余本不敢开大口，而人亦不能一一应付，但略亮我之诚实耳。

媢嫉倾轧，从古以来共事者，皆所不免。吾辈当"躬自厚而薄责于人"耳。

悠悠之口，本难尽信，然君子爱惜声名，常存冰渊惴惴之心。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，不能不慎修以远罪。吾兄弟于有才而无德者，亦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。

大抵清议所不容者，断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，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。近世保人，亦有多少为难之处，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，反累斯人者，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，反成仇隙者。余阅世已深，即荐贤亦多顾忌，非昔厚而今薄也。

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，欲媒孽老弟之短者，必先说与阿兄不睦。吾人常常欲弟点检者，即所以杜小人之谗口也。

用人极难，听言亦殊不易，全赖见多识广，熟思审处，方

寸中有一定之权衡。

事至今日，惟有“小心安命，埋头任事”二语，兄弟互相勖勉，舍此更无立脚之处。据窦兰泉云：“大丹将成，众魔环伺，必思所以败之。”

凡官运极盛之时，子弟经手公事，格外顺手，一倡百和，然闲言即由此起，怨谤即由此兴。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，预作衰时设想，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，预为衰时拂逆地步。弟此后若到长沙、衡州、湘乡等处，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。

独享大名，为折福之道；与人分名，即受福之道矣。

凡郁怒最易伤人。余有错处，弟尽可一一直说。人之忌我者，惟愿弟做错事，惟愿弟之不恭；人之忌弟者，惟愿兄做错事，惟愿兄之不友。弟看破此等物情，则知世路之艰险，而心愈抑畏，气反愈平和矣。

天下之道，无感不应，无绌不伸。以吾心之且怜且敬，知处间必千里应之，亦必怜弟敬弟，万口同声，弟少耐数月以待之，而后知吾言之不谬也。

建非常之功勋，而疑谤交集，虽贤哲处此，亦不免于抑郁牢骚。然盖世之事业，既已成就，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，悠悠疑忌之来，只堪付之一笑。

吾常言：“天道忌巧，天道忌盈，天道忌贰。”若甫在飨用之际，而遽萌前却之见，是贰也。即与他人交际，亦须略省己之不是。

欲求学问文章之日进，又似宜在省会，多求良友，以扩充其识，而激发其志，二者利害参半。若不得良友，而亲损友，

则居省之利少矣。

药能活人，亦能害人。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，害人者十之三；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，活人者十之三。余在乡在外，凡目所见者，皆庸医也。余深恐其害人，故近三年来，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，见理极明，故言之极切。

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，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，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

竹如言："交情有天有人，凡事皆然。"然人定亦可胜天，不可以适然者委之数，如知人之哲，友朋之投契，君臣之遇合，本有定分，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，故曰："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谓命也。"（以上《家训》）

镜丈言："读书有心得，不必轻言著述。注经者，依经求义，不敢支蔓；说经者，置身经外，与经相附丽，不背可也，不必说此句，即解此句也。"

今早友人见示一文稿，读之使人忠义之气，勃然而生，鄙私之萌，斩焉而灭。甚矣！人之不可无良友也。

盗虚名者，有不测之祸；负隐匿者，有不测之祸；怀忮心者，有不测之祸。

是夜思人之见信于朋友，见信于君父，见信于外人，皆丝毫不可勉强，犹四时之运，渐推渐移，而成岁功，自是不可欲速，不可助长。

窒欲常念男儿泪，惩忿当思属纩时。

读东坡"但寻牛矢觅归路"诗、陆放翁"斜阳古柳赵家庄"诗、杜工部"黄四娘家花满蹊"诗，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，毫无

渣滓，何其大也！余饱历世故，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，何其小也！沉吟玩味久之。

思夫人皆为名所驱，为利所驱，而尤为势所驱。当孟子之时，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辈，有排山倒海、飞沙走石之势，而孟子能不为所摇，真豪杰之士，足以振厉百世矣！

夜阅《荀子》三篇，三更尽睡，四更即醒，又作一联云："天下无易境，天下无难境；终身有乐处，终身有忧处。"至五更，又改作二联，一云："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；乐以终身，忧以终身。"一云："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，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。"

天下事一一责报，则必有大失所望之时。佛氏因果之说，不可尽信，亦有有因而无果者。忆苏子瞻诗云："治生不求富，读书不求官，譬如饮不醉，陶然有余欢。"吾更为添数句云："治生不求富，读书不求官，修德不求报，为文不求传，譬如饮不醉，陶然有余欢，中含不尽意，欲辨已忘言。"

安得一二好友，胸襟旷达，萧然自得者？与人相处，砭我之短。其次则博学能文、精通训诂者，亦可助益于我。

读书之道，以胡氏之科条论之，则经义当分小学、理学、词章、典礼四门，治事当分吏治、军务、食货、地理四门。

凡做好人，做好官，做名将，俱要好师、好友、好榜样。

当今之世，富贵无所图，功名亦断难就。惟有自正其心，以维风俗，或可补救于万一。所谓正心者，曰"厚"，曰"实"。厚者，恕也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；实者，不说大话，不务虚名，不行驾空之事，不谈过高之理，如此可以少正天下

浮伪之习。

送人银钱，随人用情之厚薄，一言之轻重，父不能代子谋，兄不能代弟谋，譬如食水，冷暖自知而已。

“与为人善，取人为善”之道，如大河水盛，足以浸灌小河，小河水盛，亦足以浸灌大河，无论为上为下，为师为弟，为长为幼，彼此以相善浸灌，即日见其益，而不自知矣。

孟子光明俊伟之气，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。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，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。

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，无有穷期，人生其间，数十寒署，仅须臾耳。大地数万里，不可纪极，人于其中，寝处游息，昼仅一室耳，夜仅一榻耳！古人书籍，近人著述，浩如烟海，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，不过九牛之一毛耳。事变万端，美名百途，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，不过太仓之一粟耳。知天之长，而吾所历者短，则遇忧患横逆之来，当少忍以待其定；知地之大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则遇荣利争夺之境，当退让守其雌；知书籍之多，而吾所见者寡，则不敢以一得自喜，而当思择善而守约之；知事变之多，而吾所办者少，则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。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，可渐渐蠲除矣。

读《原毁》、《伯夷颂》、《获麟解》、《龙杂说》诸首，岸然相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。

小珊前与予有隙，细思皆我之不是。苟我素以忠信待人，何至人不见信？苟我素能礼人以敬，何至人有慢言？且即令人有不是，何至肆口慢骂，忿戾不顾，几于忘身及亲若此？此事余有三大过，平日不信、不敬，相恃太深，一也；比时一语不

合，忿狠无礼，二也；龃龉之后，人反平易，我反悍然，不近人情，三也。

凡暌起于相疑，相疑由于自矜明察。我之于小珊，其如上九之于六三乎？吴氏谓合暌之道，在乎推诚守正，委曲含宏，而无私意猜疑之弊。戒之！勉之！此我之要药也。

客来示以时艺，赞叹语不由中。余此病甚深，孔子之所谓“巧令”，孟子之所谓“餂”，其我之谓乎？以为人情好誉，非是不足以悦其心。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，君子乎？女子小人乎？且我诚能言必忠信，不欺人，不妄语，积久人自知之，不赞，人亦不怪。苟有试而誉人，人且引以为重；若日日誉人，人不必重我言矣。欺人自欺，灭忠信，丧廉耻，皆在于此。切戒！切戒！

竹如说理，实着体验，言舍“敬”字，别无下手之方，总以严肃为要。自问亦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，然每日自旦至夜，瑟、僩赫喧之意，曾不可得行坐自如，总有放松的意思。及见君子时，又偏觉整齐些，是非所以掩著者耶？

于与人往还，最小处计较，意欲俟人先施，纯是私意萦绕，克去一念，旋生一念，饭后静坐，即已成寐，神昏不振，一至于此。

早起心多游思，因算去年共用银数，抛却一早，可惜！

会客时，有一语极失检，由忿字伏根甚深，故有触即发耳。

饭后语及小故，予大发忿语，不可遏，有忘身及亲之忿，虽经友人理谕，犹复肆口谩骂，此时绝无忌惮。树堂昨夜云：

“心中根子未尽，久必一发，发则救之无及矣。”我自蓄此忿，仅自反数次，余则但知尤人。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，才过两天，便决裂至此。虽痛哭而悔，岂有及乎？真所谓“与禽兽奚择”者矣。

车中无戒惧意，为下人不得力，屡动气，每日间，总是忿字、欲字，往往知而不克去，总是此字颓放耳。可憾！可耻！

坐车中频生气，虽下人不甚能干，实由惩忿绝无工夫，遂至琐细足以累其心。

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后，心常忡忡不自持，若有所失亡者，至今如故。盖志不能立，时易放倒，故心无定向。无定向则不能静，不静则不安其根，只在志之不立耳。又有鄙陋之见，检点细事，不忍小忿，故一毫之细，竟夕踌躇，一端之忤，终日沾恋，坐是所以忡忡也。志不立，识又鄙，欲求心之安，不可得矣。是夜竟不成寐，展转千思，俱是鄙夫之见。于应酬小处计较，遂以小故引伸成忿，惩之不暇，而更引之，是引盗入室矣。

言多谐谑，又不出自心中之诚，每日言语之失，直是鬼蜮情状，遑问其他！

观人作应制诗，面谀之。不忠不信，何以为友？圣人所谓“善柔便佞”之损友，我之谓矣。

年在壮岁而颓惰称病，可耻孰甚？今年瞥已四十日矣，一事不成，晏安自甘，再不惩戒，天其殃汝。惕之！惕之！

予对客有怠慢之容。对此良友，不能生严惮之心，何以取人之益？是将拒人于千里之外矣。况见宾如此，遑问闲居，火

灭修容之谓何？小人哉！

作梅言："见得天下皆是坏人，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，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，使人乐于为善"云云。盖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，见得人多不是也。

洪琴西来，与之言风俗移人，凡才人皆随风气为移，虽贤者不能自拔于风尚之外，因言："余老无能有所树立，但不欲开坏风气，导天下以恶习耳。"

见隋观察时，词色大厉，令人难堪，退而悔之。

近来事有不如意者，方寸郁塞殊甚，亦足见器量之不闳，养气之不深也。

寸心郁郁不自得，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，忧灼过度，又以江西诸事掣肘，闷损不堪，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，故不能不动心。欲求养气，不外"自反而缩，行慊于心"两句，欲求行慊于心，不外"清""慎""勤"三字，因将此三字各缀数句，为之疏解。清字曰：无贪无兢，省事清心，一介不苟，鬼伏神钦；慎字曰：战战兢兢，死而后已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；勤字曰：手眼俱到，心力交瘁，困知勉行，夜以继日。此十二语者，吾当守之终身，遇大忧患、大拂逆之时，庶几免于尤悔耳。

五更醒，展转不能成寐，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，而因僚属，不和顺，恩怨愤懑者，亦十之二三。实则处大乱之时，余所遇之僚属，尚不十分傲慢无礼，而鄙怀忿恚若此，甚矣！余之隘也！余天性褊急，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，而有触即发，仍不可遏，殆将终身不改矣。愧悚何已！

古人办事掣肘之处，拂逆之端，世世有人，人人不免。恶其拂逆为必欲顺从，设法以诛锄异己者，权臣之行径也；听其拂逆而动心忍心，委曲求全，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，圣贤之用心也。吾正可借人拂逆，以磨厉我之德性，其庶几乎？

近日心绪之恶，襟怀之隘，可鄙可耻，甚矣！变化气质之难也。

光阴似箭，冉冉又过十年，念德业之不进，愧名位之久窃，此后当于"勤""俭""谨""信"四字之外，加以"忍"字、"浑"字，痛自箴砭，以求益秉烛之明，作补牢之计。

近日常见得人多不是，郁郁不平，毋乃明于责人，而暗于责己乎？

何子贞来谈诗文，甚知要，得"艺通于道"之旨。子贞能自树立者也。

树堂至情动人，惜不得使舍弟见之兴感，又惜不得使霞仙见之也。说到家庭，诚有味乎言之。

看子贞所批圈古文及《史记》，信乎其能自立者。扬子云云："其人为也，多暇日者，其过人也不远矣。"自念如此悠忽，何以自立者？子贞者，名不苟立，可敬也。

竹如兄与人交，虽人极浓厚，渠常冷淡，使人穆然与之俱深，真是可敬。

何子贞来，谈及渠在国史馆，每天手钞书十页，录《东华录》所不载而事有关系者，约五千字。闻之服其敏而好学。予前冬入史馆，而绝不供职，对之愧杀！

罗椒生来久谈。有志之士，奄然日章，不胜钦服。

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，有志献纳，得居言路，可喜也！读廉甫诗数首，知其用力已深，其心血亦足，可以力战不衰，予所不及。

吴子序言:“贤人言保国保天下，老氏言取国取天下，吾道只自守，老氏有杀机”云云，其义甚精。好学深思，子序不愧。

接霞仙书，恳恳千余言，识见博大而平实，其文气深稳，多养到之言。一别四年，其所造据臻此，对之惭愧无地，再不努力，他日何面见故人耶?

刘荫渠自新城来见，六年不面，一面即深相爱重，喜其与三十年在京相见无异，仍是朴讷书生气象，未染军营气习，亦无官场气习也。

孙芝房信，寄近作古文一本。夜阅《论治》六首，通达事理，文亦劲快，杰作也。

汪梅村，名士铎，绩学士也。江宁人，庚子举人，出胡中丞门下。江宁城破，陷贼中，年余后逃出，至绩溪山中。去年胡中丞请之来鄂署，修《读史兵略》一书。其学精于舆地，曾补画《水经注图》，又精于小学，又曾作《南北史补注》。其师友为胡竹庄培翚、胡云庄承珙、陈硕甫焕、徐星伯松、张石舟穆之属。又言胡墨庄六种、胡竹庄《礼仪》及《焦理堂群经宣室图》等书，最好。

马征麟业师陈雪楼，乙未进士，曾任甘肃知县，著有《周易廓》，及诗集、古文。马读书颇有渊源，曾著《三立明辩》，谓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者，各纂集诸书，自为条例。又有马寿

华，号小坡，马复震，号星平，皆桐城人，在此投效，志趣亦不卑。

邓守之颇通小学，盖其父完白先生与李申耆先生，皆当代名宿，濡染较深也。

与季高次青畅谈，夜又与季高久谈。季高言："凡人须从吃苦中来，收积银钱货物，固无益于子孙，即收积书籍字画，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"云，多见道之语。

罗澹村中丞，以乙未进士，历官直隶、湖北、浙江等省，凡二十五年，家无一钱，旧屋数椽，极为狭陋。闻前后仅寄银三百两到家，夫人终身未著皮袄，真当世第一清官，可敬也！

胡中丞熟商江南军事，又言凡事皆须精神贯注，心有二用，则必不能有成。余亦言军事不日进则日退，断无中立之理。二人皆许为知言。

周弢甫颇习夷务，所言亦晓畅事理。

贺宏勋带浏阳精于古乐者邱庆籥等六人来。邱系谷士先生之子，六人者，皆承谷士之教，讲求古乐。带来乐器：琴一、瑟一、凤箫一、洞箫一、匏一、埙一、篪一、笙一，因令奏乐，以鼓节之，音节清雅，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。古昔圣王修己治人之术，其精者全存乎乐，而后世人独阙者，乃首在乐。余因古人治兵之说，作诗之法，皆与音乐相通，而懵然不知，深以为耻。思访寻谷士先生之徒党，相与讲求一二，故招集六人者自浏阳来皖。儿子纪泽粗晓音律，明年当令来营，究心兹事。

钱子密送其尊甫钱警石先生《泰吉文稿》。泰吉为香树先

生之曾孙，警石先生之弟，为海宁教官二十七年，在海宁为山长九年，现避乱寓江西新建乡间。生平最喜校书，所校各本题识名曰"曝书杂记"。

严渭春中丞信中，抄寄渠与司道《论湖北军务》一函，地势之熟，词气之谦，均不可及。

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，殊为眼明手辣。

李善兰壬叔、杨岘见山来坐，携陈硕甫先生奂片一纸，知已由贼中逃出到沪，言将来皖，年八十二岁，段茂堂之弟子，东南之精于经学、小学，岿然仅存矣。

李壬叔带来二人，一张斯桂，浙江萧山人，工于制造洋器之法，一张文虎，江苏南汇人，精于算法，兼通经学、小学，为阮文达公所器赏。

柳宾叔，名兴恩，丹徒壬辰举人，七十六岁，精于《谷梁》之学，曾在阮文达家，课读十余年，学术颇有家法也。

单地山于席间盛称所作《江忠烈神道碑》，背诵如流。老辈好善，不可及也。

冯树堂来久谈。三十年前老友，自祁门一别，至是忽十余年矣。畅叙一切，渠殊无老态，在山中善于调养也。

阅霞仙近来所作诗文，渊懿畅达，较昔年已大进。

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论，年方十五而才华如此。黄士寿来示以所作《选将论》，真奇才也！吴翔冈言："识见高明者，特患践履不平实。"高明则崇效天，平实则卑法地，因进之以脚踏实地，事事就平实上用功。

次青又作《怀人》诗十六首，再用何廉舫原韵，绵丽遒

劲，才人之笔。

观邓弥之、吴竹庄和诗，竹庄诗牢骚喷薄而出，不忍卒读，盖其中郁抑深矣。

接何廉舫信，写作俱佳，依恋之意，溢于言表，才士不遇，读之慨然。

张廉卿近日好学不倦，作古文亦极精进，余门徒中望有成就者，端推此人。临别依依，余亦笃爱不忍舍去。求为其祖作墓志，近日当应之也。

陈大力来，与之言："襟怀贵宏大，世俗之功名得失，须看得略平淡些。"

赵蕙甫上条陈一篇，识解闳远，文辞通雅，逸才也。

刘仲忠庶常秉璋，庐江人，李少荃之门生，气象峥嵘，志意沉著，美才也。

严仙舫信来，荐其内侄向师棣，果令器也。

郭雨三之胞弟用中，与其子阶自东台来，谈最久。阶字慕徐，其业师为扬州刘孟瞻文淇之子，经学已有师法矣。

阅严秋农《先器识而后文艺论》。严系仙舫通政之子，乐园廉访之孙。年十八，中咸丰丁巳举人，今仅二十三岁，而史事烂熟，识见远大，洵吾乡英俊也。

与许仙屏谈，气节、文章，二者缺一不可，嘱其勉于此，以与乡人相切磋。

歙人汪宗沂者，王子怀之婿，呈所作《礼乐一贯录》，虽学识尚浅，而颇有心得。

张文川、贾钟麟，皆绅士之有才者也。

薛晓帆之子薛福成所递条陈，约万余言，阅毕，加赏无已。

戴醇士之长子有恒、季子穗孙来见，尚能世其家学，穗孙新得优贡，器宇轩昂，可喜也。

蒙阴管县令福曜，河南驻防，系倭艮峰相国之胞侄，福新伯观察咸之堂弟，字焕卿，雅饬有循吏风。

石琢堂之曾孙，名师铸，字似梅者，自湖南来，筠仙有书荐之，盛称其才，果俊才也。

雷州举人陈侨森，谈甚久。陈号逸山，许仙屏有书，极赞其文行不群也。

监印委员莫祥芝，患病入城医治，求一见，语言时明时昧，颇连可悯。

黎宗铭，零陵人，向在王璞山营，聪明警敏，字仿左季高，体绝肖，志趣高亢。方期渐进于诚实，遽以疾殁，殊为可惜。

成章鉴在吴城病故，不胜悲悼。成以武弁而知忠义爱民，谋勇兼优，方冀其继塔、杨而起，不意其遽逝也。

梦江岷樵，如平生欢。多年未入一梦，兹忽梦之，不胜伤感，但不知温甫弟果尚生存否？温与岷，亦至交也。

接孙芝房信，告病势垂危，托以身后之事，并请作其父墓志，及刻所著诗十卷、《河防纪略》四卷、散文六卷。又请邵位西作墓志，亦自为手书别之，托余转寄。又接意诚信，告芝房死矣。芝房于去岁六月，面求作其父墓志，余已许之。十一月，又寄作古文一本，求余作序。余因循未及即为，而芝房遽

归道山，负此良友，疚憾何极！芝房十三岁入县学、十六岁登乡举，二十六岁入翰林。少有神童之目，好学励品，同辈所钦。近岁家运极蹇，其胞弟鳌洲主事、叔孚孝廉，相继下世，又丧其长子、次子，又丁母忧，又丧其妻，又丧其妾，皆在此十年之内，忧能伤人，遂以陨生。如此美才，天不假之以年，俾成大器，可悲可悯。因忆道光二十八年刘茮云将死之时，亦先为一书寄京以告别，请余为作墓志。凡内伤病，神气清明不乱，使生者愈难为情耳。

子序寄其侄昌筹之文，因阅一过，识见卓越，有子序之风，惜其早死也。

袁漱六有志读书，期至于古之作者，而竟百不能偿其一二，良可痛惜。今年六月，郭雨三亲家阵亡，兹又闻漱六之丧，中年哀乐，触绪生感，古人所云："既悲逝者，行自念也。"

胡宫保于八月廿八日亥时去世，哀痛不已。赤心以忧国家，小心以事友生，苦心以护诸将，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？

罗伯宜来谈甚久，深叹黎寿民之敦厚早逝为可惜。

周弢甫在沪沦逝。老年一膺荐牍，遽被参劾，抑郁潦倒以死。悠悠毁誉，竟足杀人，良可怜伤。

赵景贤竹生以一在籍绅士，苦守孤城，四面援绝，至半年之久，城陷身殉，良可痕悯。拟为一疏，历叙其贤行勋绩，而自请不能赴援之咎。

闻姚秋浦之丧，深以为忧。姚自去年五月署皖南道，至今年余，无日不在艰地困苦之中，兹于疫病，四日不起，可胜悲惋。

邓守之子解，字作卿，于本日寅正在公馆内去世，完白先生之孙也。余派人料理殓殡，未刻舁出。其父曾谆托教训培植，余以公私繁冗，久未一省视，不知其一病不起，有负重托，殊为歉仄。

至杨朴庵处看病，观其安闲淡定，视死如归，不愧学道君子之自然。病则十分沉重，无可挽回矣。

袁午桥临终有遗函寄余，中云："勿以苗逆为易剿，勿以长淮为易收。"读之悚动哀感。

李希庵于十月廿八日子刻弃世，苦战多年，家无长物，忠悫廉介，可敬可伤。旋又闻钱警石先生仙逝，老成凋谢，弥深怅惘。

范云吉于十二日戌刻弃世。仁厚正派，而有识见，方意其大有为于时，而止于此，良可痛也。

闻张炼渠没于安庆，为之怛然不释。盖炼渠于徽休闹饷时，百计维持，大受殴辱，而余查办之札，复过于严厉也。

至塔军门家，直延入上房，具酒相待。其母八十岁，相对涕泣。其三弟咸丰四年已死，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，其两弟妇寡居，并出拜见。三弟皆无子，仅塔军门一女，次弟阿陵布四女，亲房无可承继之人，实为可惨。其妹其女，并出拜见，泣求提拔其婿等。（以上《日记》）

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，养痈藏瘤，百孔杂出，而其要，在不诚而已矣。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，国之所以立，圣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，皆诚为之也。故曰："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"今之学者，言考据，则持为骋辩之柄；讲经济，则据

为猎名之津。言之者不怍，信之者贵耳，转相欺谩，不以为耻，至如仕途积习，益尚虚文，奸弊所在，蹈之而不怪，知之而不言，彼此涂饰，聊以自保。泄泄成风，阿同骇异，故每私发狂议，谓"今日而言治术，则莫若综核名实；今日而言学术，则莫若取笃践履之士。"物穷则变，救浮华者莫如质，积玩之后，振之以猛，意在斯乎！方今时事孔棘，追究厉阶之生，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，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，当痛惩而廓清之哉？岂预知今日之变，实能自我收之哉？不过以语言欺人，思先登要路耳。国藩以兹内省，早岁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，何一非欺人之事？所为高谈古今，嘐嘐自许者，何一非欺人之言？中夜以思，汗下如霤，顷观先生所为楹帖，"道在存诚"……云云，旨哉其奄然君子之言乎！果存诚而不自欺，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？

君子之自处常严重而不可干，其待人也，以敬其身者敬之，道胜已者，抑志事之，仆虽蠢顽，有颇识轻重之分闲者。

缓急之求，无贵贱贤否皆有之者也。求人而甘言谢之，夫人而能也；德于人而责报，亦夫人而能也。至知道者，有进焉，其受人赐，中心藏之，不以口舌云报也；其忠于谋人，过辄忘之，彼德我，吾安焉，彼不德我，吾安焉。徐以观其他，他行合义，友之如故，他行不义，而后绝之，终不相监责也，所谓"道济万物而不自居，施及后世而不伐"皆自于此。

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，而不予人以易窥；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，而未尝轻于一发。道之未光，忠信之未孚，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谅，盖其难矣。

天下之道，非两不立，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乾坤毁则无以见易，仁义不明，则亦无所谓道者。传曰：天地温厚之气，始于东北，而盛于东南，此天地之盛德气也，此天地之仁气也。天地严凝之气，始于西南，而盛于西北，此天地之尊严气也，此天地之义气也。斯二气者，自其后而言之，因仁以育物，则庆赏之事起，因义以正物，则刑罚之事起，中则治，偏而乱；自其初而言之，太和氤氲，流行而不息，人也，物也，圣人也，常人也，始所得者均耳。人得其全，物得其偏，圣人者既得其全，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，而其习又无毫发累，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，夫是之谓尽性也。推而放之凡民而准，推而放之庶物而准，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。常人者，虽得其全，而气质拘之，习气蔽之，好不当则贼仁，恶不当则贼义，贼者日盛，本性日微，盖学问之事，自此兴也。学者何？复性而已矣。所以学者何？格物诚意而已矣。格物，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；诚意，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。兹其所以难也。吾之身，与万物之生，其理本同一源，乃若其分，则纷然而殊矣。亲亲与民殊，仁民与物殊，乡邻与同室殊，亲有杀，贤有等，或相倍蓰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万，如此其不齐也，不知其分而妄施焉。过乎仁，其流为墨，过乎义，其流为杨，生于心，害于政，其极皆可以乱天下，不至率兽食人不止，故凡格物之事，所为委曲繁重者，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。朱子曰："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。"此言好恶之良知也；曰："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未尽。"此言吾心之知有限，万物之

分无穷，不究乎至殊之分，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。今王氏之说曰：“致良知而已。”则是任心之明，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，果可信乎？冠履不同位，凤凰鸱鸮不同栖，物所自具之分殊也。瞽瞍杀人，皋陶执之，舜负之；鲧堙洪水，舜殛之，禹郊之。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。仁义之异施，即物而区之也。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，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，与凡物了不相涉，而谓皆当乎物之分，又可信乎？朱子曰：“知为善以去恶，则当实用其力，务决去而求必得之。”此言仁义之分既明，则当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。今王氏之说曰：“即知即行，格致即诚意工夫。”则是任心之明，别无所谓实行，心苟明矣，不必屑屑于外迹，而迹虽不仁不义，亦无损于心之明，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！循是说而不辨，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？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学，岂有他与？即物求道而已。物无穷，则分殊者无极，则格焉者无已时，一息而不格，则仁有所不熟，而义有所不精。彼数圣人者，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，乃其所以圣也，不如是，吾未见其圣也。自大贤以下，知有精粗，行有实不实，而贤否以次区焉。国藩不肖，亦谬欲从事于此，凡伦类之酬酢，庶务之磨砻，虽不克衷之于仁，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；虽不克裁之于义，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。日往月来，业不加修，意言意行，尤悔丛集，求付一物之当其分而不可得，盖陷溺者深矣。自持此身纵能穷万一之理，亦不过穷钻奇零，无由底于逢原之域，然终不敢弃此而他求捷径，谓灵心一觉，立地成圣也。下愚之人，甘守下愚已耳。智有所不照，行有所不慊，故常馁焉，不敢取被说者廓

清而力排之。愚者多柔，理有固然。

仆寡昧不资，不自振厉，恒资辅车以自强，故生平于友谊，兢兢焉尝自虑执德不宏，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，故不敢执一律求之。虽偏长薄善，苟其有裨于吾，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。其有以谠言诤论陈于前者，即不必有当于吾，未尝不深感其意，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，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。

大抵事机之转，其始赖一二人者，默运于深渊微莫之中，而其后人亦为之和，天亦为之应。

无兵不足深忧，无饷不足痛哭，独举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义恐后，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。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郁不伸，以挫、以去、以死，而贪饕退缩者，果骧首而上腾，而富贵，而名誉，而老健不死，此其可为浩叹者也。

干戈之后，自缙绅先生，下逮厮役走卒，皆宜有怵惕创痛之意，以惩前而毖后。若仍酣歌恒舞，事过忘忧，漫无悔祸之意，而各逞亡等之欲，则此间之乱萌，尚恐未能遽息。

今日百废莫举，千疮并溃，无可收拾，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，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，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，以挽回厌乱之天心，庶几万有一补。不然，但就局势而论之，则滔滔者，吾不知其所底也。

君子直道而行，岂肯以机械崄巇与人相竞御哉?

国藩入世已深，厌阅一种宽厚论说，模棱气象，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，误人家国，已非一日。

平昔有相信之素，则臭腐皆变芬芳；平昔有相疑之端，则见闻无非荆棘。

两心炯炯，各有深信之处，为非毁所不能人，金石所不能穿者，别自有在。今欲多言，则反以晦真至之情，古人所谓“窗棂愈多则愈蔽明”者也。

虹贯荆卿之心，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；碧化苌宏之血，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。古今同慨，我岂伊殊？屈原之所以一沉，而万世不复返顾者，良有以也。仆之不能推诚与人，盖有岁年，今欲矫揉而妸妸向人，是再伪耳!

蟾蜍触沙而不行，於菟腾风而万里，士各有志，不相及也。

吾乡数人，均有薄名，尚在中年，正可圣可狂之际，惟当兢兢业业，互相箴规，不特不宜自是，并不宜过于奖许，长友朋自是之心。彼此恒以过相砭，以善相砺，千里同心，庶不终为小人之归。

国家之强，以得人为强，所谓“无竞维人”也。若不得其人，则毛羽未满，亦似难以高飞。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，屡悔和议而主战守，卒以无良将帅，不获大雪国耻。今欲罢和主战，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。若仅恃区区楚材，目下知名之数人，则“干将”“莫邪”恐亦未必终不刓折，且取数太少，亦不足以分布海隅。

“高明”“平实”二义，张杨园先生尝言之矣。大抵莅事以“明”字为第一要义，明有二，曰高明，曰精明。同一境，而登山者独见其远，乘城者独觉其旷，此高明之说也；同一物，而

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，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确，此精明之说也。凡高明者，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，颇不易易，若能事事求精，轻重长短，一丝不差，则渐实矣，能实则渐平矣。

耿介人类不耐事，从古已然，更与饱谙世态，当无是虑。

庄生有言："礼义法度者，应时而变者也。行周于鲁，犹推舟于陆也。"古今之异，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。

来示谓"求才之效，不可必得，求才之道，仍须自尽"，自是破的之论。近好求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，一药吾党在弱之风，尚未遽见。

近来饱尝艰险，穷途白眼，所在多有。渠自赋诗有云："沉舟转侧波涛里，败絮周旋荆棘中。"盖实录也。

惠书称申夫有揽辔澄清之志，只愧尺波不足以纵巨鳞，陋邦不足以发盛业。昔有巨盗发冢，椎掘方毕，棺中人忽欠身起坐曰："我乃伯夷，何为见访？"盗逡巡去。易一丘，方开凿墓门，见前欠伸者随至曰："此舍弟叔齐冢也。"今将施巨钩犗饵于蹄涔之水，是犹索珠襦玉押于伯夷之垅，多恐有辜荐贤之盛心。至于推诚扬善，力所能勉，不敢或忽。

手示敬悉。安乐弃予，世态之常，侍去年过此，与今年情形迥异。所示"莫危于渐"诚为笃论，然此时只当用老僧不见不闻法。天下惟忘机可以消众机，觉懵懂可以祓不祥也，万事无成四字，是鄙人一生考语，公安得攘而有之？

前曾语阁下以"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。"阁下默记。近数日内，取诸人者若干事，与人者若干事，大抵取诸人者，当在小处实处，与人者，当在大处空处。

昔邵子将天下万事万理，看成四片，近姚惜抱论古文之法，有阳刚阴柔两端。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，皆成两片，与友石的云“阳智阴智”殆有同符，第邵子四片之说，颇多安排附会，友石亦不免此弊。能进于自然，则几矣。

既隶其麾下，尚祈忠于所事，无存歧异之见。古人有言：“行衢路者不至，事两君者不容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，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”窃愿以尸鸠之诗奉勖也。

阁下昔年舌端或有弹射，笔端亦颇刻酷，若祸生有胎，则亦不可不自省而敛抑也。

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，第一在黑白混淆，第二在君子愈让，小人愈妄。侍不如往年风力之劲，正坐好让，公之稍逊昔年，亦坐此耳。（以上《日记》）

（功效）天下之事，有其功必有其效，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，则妄矣。未施敬于民，而欲民之敬我；未施信于民，而欲民之信我；卤莽而耕，灭裂而耘，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，此必不得之数也。在《易·恒》之初六曰：浚恒贞凶，无攸利。胡瑗释之曰：“天下之事，必皆有渐，在乎积日累月而后能成其功。”是故为学既久，则道业可成，圣贤可到；为治既久，则教化可行，尧舜可至。若是之类，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，固非骤而及也。初六，居下卦之初，为事之始，责其长久之道，永远之效，是犹为学之始，欲亟至于周、孔，为治之始，欲化及于尧舜。不能积久其事，而求常道之深，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。无攸利者，以此而往，心无所利，孔子曰：“欲速则不达”

也。是故君子之用功也，如鸡伏卵，不舍而生气渐充；如燕营巢，不息而结构渐牢；如滋培之木，不见其长，有时而大；如有本之泉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。但知所谓功，不知所谓效，而效亦徐徐以至也。

嵇康曰:“夫为稼于汤之世，偏有一溉之功者，虽终归于焦烂，必一溉者后枯，然则一溉之益，固不可诬也。”此言有一分之功，必有一分之效也。程子曰:“修养之所以引年，国祚之所以祈于天永命，常人之至于圣贤，皆工夫到这里，则自有此应。”此言有真积力之功，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。孟子曰:“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，其谓人曰:‘予助苗长矣。’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”此言不候功候之至，而遽其速效，反以害之也。苏轼曰:“南方多没人，日与水居也。七岁而能涉，十岁而能浮，十五而能没矣。北方之勇者，生之识水，问于没水，而求所以没，以其言试之河，未有不溺者也。”此言不知致力之方而但求速效，亦反以害之也。（以上《杂著》）

五、治　政

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，至今以为恨事，将来万一作外官，或督抚，或学政，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，或数千，皆钓饵也，渠若到任上来，不应则失之刻薄，应之则施一报十，尚不足以满其欲。故自庚子到京以来，于今八年，不肯轻受人惠，情愿人占我的便益，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。

见可而留，知难而退，但不得罪东家，好去好来，即无不可耳。

事断不可求速效，求速效必助长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只要日积月累，如愚公之移山，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，愈欲速则愈锢蔽矣。

凡事皆贵专，求师不专，则受益也不久；求友不专，则博爱不亲。心有所专宗，而博观他涂，以扩其识，亦无不可；无所专宗，而见异思迁，此眩彼夺，则大不可。

在外与居乡不同，居乡者紧守银钱，自可致富，在外有紧有松，有发有收，所谓大门无出，耳门亦无人，全仗名声好，乃扯得活。若名声不好，专靠自己收藏之银，则不过一年，即用尽矣。

山向吉凶之说，亦未可尽信。山向之说，地理也；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，天理也。祖父之意已坚，而为子孙者，乃拂违其意，而改卜他处，则祖父一怒，肝气必郁，病势必加，是已

大逆天理，虽得吉地，犹将变凶，而况未必吉乎？自今以后，不必再提改葬之说，或吉或凶，听天由命，只要事事不违天理，则地理之说，可置之不论不议矣。

凡大员之家，无半字涉公庭，乃为得礼。为民除害之说，为所辖之属言之，非谓去本地方官也。

不贪财，不失信，不自是，有此三者，自然鬼伏神钦，到处人皆敬重。此刻初出茅庐，尤宜慎之又慎。若三者有一，则不为人所与也。

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，便谓我是肖子贤孙，殊不知此非贤肖也。如以此为贤肖，则李林甫、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，舄弈一时，讵得谓之贤肖哉？要令罢官家居之日，己身可以淡泊，妻子可以服劳，可以对祖父兄弟，可以对宗族乡党，如是而已。

予又思得一法，如朱子"社仓"之制，若能仿而行之，则更为可久。朱子之制，先捐谷数十石，或数百石，贮一公仓内，青黄不接之月，借贷与饥民，冬月取息二分收还（每石加二斗）。若遇小歉，则蠲其息之半（每石加一斗），大凶年，则全蠲之（借一石还一石），但取耗谷三升而已。朱子此法，行之福建，其后天下法之，后世效之，今各县所谓"社仓谷"者是也。其实名存实亡，每遇凶年，小民曾不得借贷颗粒，且并社仓而无之，仅有常平仓谷，前后任尚算交代，小民亦不得过而问焉。盖事经官吏，则良法美政，后皆归于子虚乌有。国藩今欲取社仓之法，而私行之我境。我家先捐谷二十石，附近各富家，亦劝其量为捐谷，于夏月借与贫户，秋冬月取一分息收还

（每石加一斗），丰年不增，凶年不减。凡贫户来借者，须于四月初间，告知经管社仓之人，经管人量谷之多少，分布于各借户，令每人书券一纸，冬月还谷销券。如有不还者，同社皆理斥议罚加倍。以后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几石，或有地方争讼理曲者，罚令量捐社谷少许，每年增加，不过十年，可积至数百石，则我境可无饥民矣。盖夏月谷价昂贵，秋冬价渐平落，数月之内，一转移之间，而贫民已大占便宜，受惠无量矣。

现在人才不振，皆谨小而忽于大。大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，欲以此疏，稍挽风气，冀在廷皆趋于骨鲠，而遇事不敢退缩。此余区区之余意也。

乡民可与谋始，难与乐成，恐历时稍久，不能人人勇跃输将，亦未必奏效无滞。我家倡义，风示一邑，但期鼓舞风声，而不必总揽全局，庶可进可退，绰绰余裕耳。

余向来有无恒之弊，自此写日课本子起，可保终身有恒矣。盖明师益友，重重挟持，能进不能退也。

向来书吏之中饱，上则吃官，下则吃民，名为包征包解，其实当征之时，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，当解之时，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。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，犹索食于虎狼之口，再四求之，而终不肯吐，所以积成巨亏，并非实欠在民，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。

可珍之物，固应爱惜，即寻常器件，亦当汇集品分，有条有理。竹头木屑，皆为有用，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。

功名之地，自古难居。兄以在籍之官，募勇造船，成此一番事业，名震一时。人之好名，谁不如我？我有美名，则人必

有受不美之名者，相形之际，盖难为情，兄惟谨慎谦虚，时时省惕而已。

但愿官阶不再进，虚名不再张，常保此以无咎，即是持身守家之道。

名者，造物所珍重爱惜，不轻以予人者。余德薄能鲜，而享天下之大名，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，而自问总觉不称，故不敢稍涉骄奢。家中自父亲叔父奉餐宜隆外，凡诸弟及吾妻、吾子吾侄、吾诸女侄女辈，概愿俭于自奉，不可倚势骄人。古人云："无实而享大名者，必有奇祸。"吾常常以此儆惧，故不能不详告贤弟，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。

用绅士不比用官，彼本无任事之责，又有避嫌之念，谁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？贵在奖之以好言，优之以廪给，见一善者，则痛誉之，见一不善者，则浑藏而不露一字。久久，善者劝，而不善者，亦潜移而默转矣。

官场交接，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，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，既不能硬，又不能软，所以到处寡合。迪庵妙在全不识世态，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，却一味浑含，永不发露，我兄弟则时时发露，终非载福之道。

民宜爱，而刁民不必爱，绅宜敬，而劣绅不宜敬。弟在外能如此调理分明，则凡兄之缺憾，弟可一一为我弥缝，而匡救之矣。昨信言无本不立，无文不行，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，则心虽有等差，而外之仪文，不可不稍隆。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，此也。去年与弟握别之时，谆谆嘱弟，以效我之长，戒我之短，数月以来，视弟一切施行，果能体此二语，欣慰之

至！惟作事贵于有恒，精力难于持久，必须日新又新，慎而加慎，庶几常保令名，益崇德业。

先星冈公云："济人须济急时无。"又云："随缘布施，专以目之所触为主。"即孟子所称："是乃仁术也。"若目无所触，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，与造册发赈一例，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，必为地方官所议，且有挂一漏万之虑。

昔耿恭简公谓："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。"带勇亦然。兄之短处在此，屡次谆谆教弟亦在此。二十七日来书有云："仰鼻息于傀儡羶腥之辈，又岂吾心之所乐？"此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，将来恐不免于龃龉。去岁握别时，曾以惩余之短相箴，乞无忘也。

善觇国者，睹贤哲在位，则卜其将兴，见冗员浮杂，则知其将替。善觇军者亦然，似宜略为分别。其极无用者，或厚给途费，遣之归里，或酌凭民房，令住营外，不使军中有惰慢喧杂之象，庶为得宜。

声闻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。兄昔在京中，颇著清望，近在军营，亦获殊誉，善始者不必善终，行百里者半九十里，誉望一损，远近滋疑，弟目下名望正隆，务宜力持不懈，有始有卒。

当常以求才为急，其阘冗者，虽至亲密友，不宜久留，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。

余在外，未付银至家，实因初出之时，默立此誓。又于发州县信中，以"不要钱，不怕死"六字自明。不欲自欺其志，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，百计经营，至今以为深痛。

现在上下交誉，军民成服，颇称适意，不可错过时令，当尽心竭力，做成一个局面。圣门教人，不外"敬""恕"二字，天德王道，彻始彻终，性功事功，俱可包括。余生平于"敬"字无工夫，是以五十而无所成。至于"恕"字，在京时亦曾讲求及之，近岁在外，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，又因本性倔强，渐近于愎，不知不觉，做出许多不恕之事，说出许多不恕之话，至今愧耻无已。弟于"恕"字颇有工夫，天质胜于阿兄一筹，至于"敬"字，则亦未尝用力，宜从此日致其功，于《论语》之"九思"，《玉藻》之"九容"，勉强行之，临之以庄，则下自加敬，习惯自然，久久遂成德器，庶不至徒做一场话说，四十五十而无闻也。

以精力极疲之际，肩艰大难胜之任，深恐竭蹶，贻笑大方。然好事如此，惟有勉力作去，成效祸福，不敢计也。

以私事言之，则余为地方官，若仅带一胞弟在身边，则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，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，嫌疑之际，不可不慎。

弟此次出山，行事则不激不随，处位则可高可卑，上下大小，无人不翕然悦服。因而凡事皆不拂意，而官阶亦由之而晋，或者前数年抑塞之气，至是将畅然大舒乎?《易》曰:"天之所助者，顺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"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顺，如此，名位岂可限量? 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，凡在行间，人人讲求将略，讲求品行，并请求学术。弟与沅弟，既在行间，望以讲求将略为第一义，点名看操等粗浅之事，必躬亲之，练胆料敌等精微之事，必苦思之。品学二者，亦宜以力余

自励。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，后世即推为天下罕见之人矣。大哥岂不欣然哉?

吾批二李详文云:“须冗员少而能事者多，入款多而坐支者少。”又批云:“力除官气，严裁浮费。”弟须嘱辅卿二语，无官气，有条理，守此行之，虽至封疆，不可改也。凡养兵，以为民；设官，亦为民也。官不爱民，余所痛憾。

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，及各省之督抚将帅，天下似无戡定之理。吾惟以一“勤”字报吾君，以“爱民”二字报吾亲。才识平常，断难立功，但守“勤”一字，终日劳苦，以少分宵旰之忧。行军本扰民之事，但刻刻存“爱民”之心，不使先人之积累，自我一人耗尽。

然不轻进人，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，不妄亲人，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。

为平世之官，则兄弟同省，必须回避；为勤王之兵，兄弟同行，愈觉体面。

余近年在外，问心无愧，死生祸福，不甚介意，惟接到英、法、美各国通商条款，大局已坏，令人心灰。时事日非，吾家子侄辈，总以“谦”“勤”二字为主，戒“傲”戒“惰”，保家之道也。

吾家兄弟带兵，以杀人为业，择术已自不慎，惟于禁止扰民、解散胁从、保全乡官三端，痛下工夫，庶几于杀人之中，寓止暴之意。

凡说话不中事理，不担斤两者，其下必不服，故《说文》“君”字“后”字从口，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，足以服众也。

近世所称羡督抚之荣，不外宫室衣服安富尊荣等事，而侄则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所居仅营中茅屋三间，瓦屋一间，所服较往岁在京，尤为减省。自去冬至三月，常有贼党十余万，环绕于祈门之左右前后，几无日不战，无一路不梗，昼无甘食，宵有警梦，军士欠饷至五月六月之久，侄亦不忍独处富饶，故年来不敢多寄银钱回家，并不敢分润宗族乡党者，非矫情也。一则目击军士穷窘异常，不忍彼苦而我独甘，一则上念高曾以来，历代寒素，国藩虽忝食旧德，不欲飨受太过，为一己存惜福之心，为阖族留不尽之泽。此侄之微意，十叔如访得营中家中，有与此论不相符合之处，即请赐书诘责，侄当猛省惩改。

一门之内，迭被殊恩，无功无德，忝窃至此，惭悚何极！惟当同心努力，仍说："拼命报国，侧身修行"八字上，切实做去。

办大事者，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，满意之选不可得，姑节取其次，以待徐徐教育可也。

势利之天下，强陵弱之天下，此岂今日始哉？盖从古已然矣。从古帝王将相，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，即为圣贤者，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，故能独立不惧，确乎不拔。昔余在京，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，亦未始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。近来见得天地之道，刚柔互用，不可偏废，太柔则靡，太刚则折。刚非暴虐之谓也，强矫而已；柔非卑弱之谓也，谦退而已。趋事赴公，则当强矫，争名逐利，则当谦退；开创家业，则当强矫，守成安乐，则当谦退；出与人物应接，则当强矫，与妻孥

享受，则当谦退。若一面建功立业，外享大名，一面求田问舍，内图厚实，二者皆有盈满之象，全无谦退之意，则断不能久。

盐物利弊，万言难尽，然扼要亦不过数语，太平之世两语曰:“出处防偷漏，售处防侵占。”乱离之世两语曰:“暗贩抽散厘，明贩收总税。”何谓出处防偷漏？盐出于海滨场灶，商贩赴场买盐，每斤完盐价二三文，交灶丁收，纳官课五六文，交院司收，其有专完灶丁之盐价，不纳院司之官课者，谓之私盐，即偷漏也。何谓售处防侵占？如两湖、江西，均系应销淮盐引之地，主持淮政者，即须霸住三省之地，只许民食淮盐，不许鄂民食川私，湘民食粤私，江民食闽私，亦不许川、粤、闽各贩，侵我淮地，此所谓防侵占也。何谓暗贩抽散厘？军兴以来，细民在下游贩盐，经过贼中金陵、安庆等处，售于上游华阳、吴城、武穴等处，无引无票无照，是为暗贩，无论贼卡官卡，到处完厘，是谓抽散厘也。何谓明贩收总税？去年官帅给票与商人和意诚号，本年乔公给票与商人和骏发号，目下余亦给票与和骏发，皆令其在泰州运盐，在运司纳课，用洋船拖过九洑州，在于上游售卖。售于湖北者，在安庆收税，每斤十文半，在武昌收九文半；售于江西者，在安庆每斤收十四文，在吴城收八文。此所谓明贩收总税也。

古来成大功大名者，除千载一郭汾阳外，恒有多少风波，多少灾难，谈何容易！愿与吾弟兢兢业业，各怀临深履薄之惧，以冀免于大戾。

吾兄弟誓拼命报国，然须常存避名之念，总从冷淡处著

笔，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，则善矣。

不带勇则已，带勇则死于金陵，犹不失为志士。弟以季之殁于金陵，为悔为憾，则不可也。袁简斋诗云："男儿欲报君恩重，死到沙场是善终。"当时以为名句。

余三年以来，因位高望重，时时战竞省察，默思所行之事，惟保举太滥，是余乱政，不办团，不开捐，是余善政。此外尚不了了。

两宫太后，及恭邸，力求激浊扬清，赏罚严明，但患无可赏之实，不患无不次之赏，而罚罪亦毫不假借。如去年之诛二王一相，今年之戮林米何，与近日拿问胜帅，又拿问前任苏藩司蔡映斗进京，谕旨皆严切异常。吾辈忝当重任，不恃无意外之罚，而恃无可罚之实。

处大位大权，而兼享大名，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？总须设法将权、位二字，推让少许，减去几成，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。

吾兄弟报称之道，仍不外"拼命报国，侧身修行"八字。至军务之要，亦有二语曰："坚守已得之地，多檄游击之师"而已。

初膺开府重任，心中欲有欲说之话，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，仅可随时陈奏，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，弟须加一番工夫。弟文笔不患不详明，但患不简洁，以后从"简当"二字上著力。

来信"乱世功名之际，尤为难处"十字，实获我心。本日余有一片，亦请将钦篆、督篆二者，分出一席，另简大员。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，将来遇有机缘，即便抽身引退，庶几

善始善终，免蹈大戾乎！至于担当大事，全在“明强”二字。《中庸》“学问思辨行”五者，其要归于“愚必明，柔必强”。弟向来倔强之气，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，凡事非气不举，非刚不济，即修身齐家，亦须以“明强”为本。

无形之功，吾辈不宜形诸奏牍，并不必腾诸口说，见诸书牍，此是“谦”字之真功夫，所谓君子之所不可及，在人之所不见也。

凡有咨送折稿到弟处者，弟皆视如学生之文，圈点批抹。每折看二次，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，大局之结构，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。一日看一二折，不过月余，即可周知时贤之底蕴，然后参看古人奏稿，自有进益。

弟于吾劝诫之信，每不肯虚心体验，动辄辨论，此最不可。吾辈居此高位，万目所瞻。凡督抚是己非人、自满自足者，千人一律。君子大过人处，只在“虚心”而已，不特吾之言当细心寻绎，凡外间有逆耳之言，皆当平心考究一番，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骄为极难。

凡大臣密保人员，终身不宜提及一字，否则近于挟长，近于市恩。此后予与湘中函牍，不敢多索协饷，以避挟长、市恩之嫌。弟亦不宜求之过厚，以避尽欢竭忠之嫌。

江西自道光年间，从无销足额引之事，乱后人口减少，即令全食淮引官盐，亦不能销至六万大引之多，况引地被邻私侵占殆尽，焉能一一骤尔夺回？商人奏办三万引之成本四十余万，已极不易，二分之利，又不能动其涎羡之心，加以引地毫无把握，销售难期畅旺，时日稍滞，获利日微。商利既薄，则

所谓包缴厘金盈余者，皆成拖欠展缓之局。

不特余之并未身临前敌者，不敢涉一毫矜张之念，即弟备尝艰苦，亦须知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劳绩在臣，福祚在国之义，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与之意，存一盛名难副、成功难居之意。蕴蓄于方寸者深，则侥幸克成之日，自有一段谦光，见于面而盎于背。

大事实有天意与国运为之主持，非吾辈所能为力、所能自主者。"虚心实力勤苦谨慎"八字，尽其在我者而已。

余昨日具疏告病，一则以用事太久，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，利权太大，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。一则金陵幸克，弟皆当引退。即以此为张本也。

事事落人后著，不必退悔，不必怨人，此等处，总须守定"畏天知命"四字。金陵之克，千古之大名，全凭天意主张，岂尽关乎人力？天于大名，吝之惜之，千磨百折，艰难拂乱而后予之。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，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。弟前岁初进金陵，余屡信多危悚儆戒之辞，亦深知大名之不可以强求。今少荃二年以来，屡建奇功，肃清全苏，吾兄弟名望虽减，尚不致身败名裂，便是家门之福。老师虽久，而朝廷无贬辞，大局无他变，即为吾兄弟之幸。只可畏天知命，不可怨天尤人，所以养身却病在此，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。千嘱！千嘱！无煎迫而深疾也。

弟肝气不能平伏，深为可虑，究之弟何必郁郁？从古有大勋劳者，不过本身一爵耳，吾弟于国事家事，可谓有志必成，有谋必就，何郁郁之有？

大凡才大之人，每不甘于岑寂，如孔翠洒屏，好自耀其文彩。林文忠晚年在家，好与大吏议论时政，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，复思出山。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，复行出山。二人皆有过人之才，又为本籍之官所挤，故不愿久居林下。沅弟虽积劳已久，而才调实未能尽展其长，恐难久甘枯寂。

不如兄弟尽力王事，各怀"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"之志，终不失为上策。

吾兄弟受厚恩，享大名，终不能退藏避事，亦惟循前信所言，置祸福毁誉于度外，坦然做去，行法俟命而已。

弟此次赴鄂，虽不必效沈蒋之违道干誉，然亦不可如云仙之讥侮绅士，动辄别棘，大约礼貌宜恭，银钱宜松，背后不宜多着贬词，纵不见德，亦可以远怨矣。

督抚本不易做，近则多事之秋，必须筹兵筹饷，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，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。二者皆易坏声名，而其物议沸腾，被人参劾者，每在于用人之不当。沅弟爱博而软，向来用人失之于率，失之于冗，以后宜慎选贤员，以救率字之弊，以救冗字之弊。位高而资浅，貌贵温恭，心贵谦下。天下之事理人才，为吾辈所不深知，不及料者，多矣。切勿存一自是之见，用人不率冗，心存不自满，二者本末俱到，必可免于咎戾，不坠令名。

谢绝陋习，慎重公事，严密以防门内，推诚以待制府，数者皆与余见相合，声誉亦必隆隆日起矣。

提镇副将，官阶已大，苟非有叛逆之实迹实据，似不必轻言正法。如王清泉，系克复金陵有功之人，在湖北散营，欠饷

尚有数成未发，既打金陵，则欠饷不清，不能全归咎于湖北。余亦与有过焉，因欠饷不清，则军装不能全缴，自是意中之事。即实缺提镇之最可信为心腹者，如萧孚泗、朱南桂、唐义训、熊登武等，若有意搜求其家，亦未必全无军装，亦难保别人不诬之为哥老会首。余意凡保至一、二、三品武职，总须以礼貌待之，以诚意感之，如有犯事到官，弟在家常常缓颊而保全之。即明知其哥老会，唤至密室，诚切劝谕，令其自悔，而贷其一死。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，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。即以吾一家而论，兄与沅弟带兵，皆以杀人为业，以自强为本。弟在家当以生人为心，以柔弱为用，庶相反适以相成也。

古称郭子仪功高望重，招之未尝不来，麾之未尝不去。余之所处，亦不能不如此。

以后调度文书，以少为好。昔胡文忠亦失之多，多则未有不纷乱者。殄、灭等字，不可轻用也。

嗣后奏事，宜请人细阅熟商，不可壹意孤行，是己非人。为嘱！弟克复两省，勋业断难磨灭，根基极为深固，但患不能达，不患不能立，但患不稳适，不患不峥嵘。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，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。吾亦不甘为庸之者，近来阅历万变，一味向平实处用功，非萎靡也，位太高，名太重，不如是，皆危道也。

少荃屡言："疏语不可太坚，徒觉痕迹太重，而未必能即退休。即使退休，一二年而他处或有兵事，仍不免诏旨促行，尤为进退两难"等语，皆属切中事理，余是以反复筹思，迄无善策。

大约凡作大官，处安荣之境，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，古人所谓“富贵常蹈危机”也。纪泽腊月信，言宜坚辞江省。余亦思之烂熟，平世辞荣避位，即为安身良策，乱世辞荣避位，尚非良策也。

吾所过之处，千里萧条，民不聊生。当乱世，处大位，而为军民之司命者，殆人生之不幸耳。弟信云：“英气为之一阻。”若兄，则不特气阻而已，直觉无处不疼心，无日不惧祸也。

余意此时，名望大损，断无遽退之理，必须忍辱负重，咬牙做去，待军务稍转，人言稍息，再谋奉身而退。处兹乱世，凡高位、大名、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。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，寸心惕惕，恒惧罹于大戾，弟来信劝我总宜遵旨办理，万不可自出主意，余必依弟策而行，尽可放心。祸咎之来，本难逆料，然惟不贪财、不取巧、不沽名、不骄盈四者，究可弥缝一二。

弟自任鄂抚，不名一钱，整顿吏治，外间知者甚多，并非全无公道。从此反求诸己，切实做去，安知大堑之后，无大伸之日耶？

大局日坏，气机不如辛壬、癸甲等年之顺，与其在任而日日如坐针毡，不如引退而寸心少受煎逼，亦未始非福。惟余辞江督、筠仙辞淮运司，均不能如愿，恐弟事亦难必允准。至于官相入觐，第一日未蒙召见，圣眷亦殊平平，弟谓其受恩弥重，系阅历太少之故。大抵中外人心，皆以弟之弹章，多系实情，而圣意必留此公，为旗人稍存体面，亦中外人所共亮也。

世局日变，物论日淆，吾兄弟高爵显官，为天下第一指目

之家，总须于奏疏中加意检点，不求获福，但求免祸。

诸事棘手焦灼之际，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，昂然甘寝，万事不视。或此今日人世差觉快乐，乃焦灼愈甚，公事愈烦，而长夜快乐之期，杳无音信。且又晋阶端揆，任责愈重，指摘甚多，人以极品为荣，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。然时世所处，万不能置身世外，亦惟有“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”而已。

阅历数十年，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，有兴必有衰？而当前有不能遽释者，但求不大干咎戾，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。

宦途险巇，在官一日，即一日在风波之中，能妥贴登岸者，实不易易。（以上《家书》）

自以菲材，久窃高位，兢兢慄慄，惟是不贪安逸，不图丰豫，以是报国家之厚恩，即以是稍息祖宗之余泽。

凡经制之现行者，查典；凡因革之有由者，查事例。武职养廉，记始于乾隆四十七年补足名粮案内，文职养廉，记始于雍正五年耗羡归公案内。尔细查武养数目，即日先寄。又提督之官，见《明史·职官志·都察院》条内，本与总督、巡抚等官，皆系文职而带兵者，不知何时改为武职。

沿途州县有送迎者，除不受礼物酒席外，尔兄弟遇之，须有一种谦谨气象，勿恃其清介，而生傲惰也。

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，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，但在营中照料杂事，维系军心。不居大位享大名，或可免于大祸大谤，若小小凶咎，则亦听之而已。

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，即自誓效命疆场，今老年病躯，危难之际，断不可吝于一死，以自负其初心。（以上《家训》）

闻刘觉香先生言，渠作外官景况之苦，愈知我辈舍节俭，别无可以自立。若冀幸得一外官，以弥缝罅漏，缺瘠则无以自存，缺肥则不堪问矣。可不惧哉？

自正月以来，日日颓放，遂已一月，志之不立，一至于此！每观此册，不知所谓，可以为人乎？聊存为"吾朔之饩羊"尔。

看书眼蒙如老人，盖安肆日偷，积偷之至，腠理都极懈弛，不复足以固肌肤，束盘骸，于是风寒易侵，日见疲软。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。又心不专一，则杂而无主，积之既久，必且忮求迭至，忿欲纷来，其究也，则摇摇如悬旌，皇皇如有所失。总之更"无主则已，而乃酿为心病，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"。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遗体，舍居敬，更无别法，内则专静纯一，以养大体，外则整齐严肃，以养小体。如是而不自强，吾不信也。呜呼！言出汝口，而汝则背之，是何肺肠？

见罗、瞿、江三县令，因语言不合理，余怒斥之甚厉，颇失"为人上者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"之义。

九弟信，言："古称君有铮臣，臣有诤君，今兄有诤弟。"余近以居位太高，虚名太大，不得闻规谏之言为虑，若九弟果能随事规谏，又得一二严惮之友，时以正言相劝勉，内有直弟，外有畏友，庶几其免于大戾乎！居高位者，何人不败于自是？何人不败于恶闻正言哉？

古人言："昼课妻子，夜课梦寐。"吾于睡中梦中，总乏一种好意味，盖犹未免为乡人也。

夜因武宁杨令与郑奠互讦之案，颇为郁屈不平，继思谦抑之道，凡事须力戒争胜之心，痛自惩艾。

身体若有病者，奄奄思睡，或以积搁文牍太多，此心歉然，若有所负疚者而然与。

少荃论余之短处，总是儒缓，与当年周弢甫所论略同。

諴中形外，根心生色。古来有道之士，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。余气象未稍进，岂嗜欲有未淡邪？机心未消邪？当猛省于寸衷，而取验于颜面。

二日因作折，将公事抛荒未断。古人有兼人之材，余不特不能兼人，即一日兼治数事，尚有未逮，甚矣！余之钝也。

日内应酬繁多，神昏气乏，若不克支持者，然后知高官巨职，足以损人之智，而长人之傲也。

古人云："其为人也，多暇日者，其出人也，不远矣。"余身当大任，而月余以来，竟日暇逸不事事，公私废搁，实深愧惧。惟当迅速投劾去位，冀免愆尤耳。

是日应办奏稿，方不误次日发报之期。一念之惰，遂废本日之常课，又愆奏事之定期，乃知天下百病生于懒也。

近日省察自己短处，每日息玩时多，治事时少。看书作字，治私事时多，察人看稿，治公事时少，职分所在。虽日读古书，其旷官废弛，与废于酒色游戏者，一也。庄子所谓"臧谷所业不同，其于亡羊均也。"本无知人察吏之才，而又度外置之，对京察褒嘉之语，殊有愧矣。

日内郁郁不自得，愁肠九回者，一则饷项太绌，恐金陵兵哗，功败垂成。徽州贼多，恐三城全失，贻患江西；一则以用

事太久，恐中外疑我擅权专利。江西争厘之事，不胜则饷缺而兵溃，固属可虑，胜则专利之名尤著，亦为可虑。反复筹思，惟告病引退，少息二三年，庶几害取其轻之义。若能从此事机日顺，四海销兵，不用吾引退而长终山林，不复出而与闻政事，则公私之幸也。

户部奏折，似有意与此间为难，寸心抑郁不自得。用事太久，恐人疑我兵权太重，利权太大，意欲解去兵权，引退数年，以息疑谤，故本日具折请病，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。

自古高位重权，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，其成败祸福，则天也。

因念家中多故，纪泽儿病未全愈，心中焦虑之至。而天气阴雨作寒，恐伤麦收，又不知兵事之变态何如，弥觉忧皇，不能自宁。因集古人成语，作一联以自箴曰:“强勉行道，庄敬日强。”上句箴余近有郁抑不平之气，不能强勉以安命，下句箴余近有懒散不振之气，不能庄敬以自奋，惜强字相同，不得因发音变读，而易用耳。

沅弟谈久，稍发摅其抑郁不平之气，余稍沮止劝解，仍令毕其说，以畅其怀。沅弟所陈，多切中事理之言，遂相与纵谈，至三更。其谏余之短，言:“处兄弟骨肉之间，不能养其生机，而使之畅，遂深为忠告曲尽。”

闻家中修整“富厚堂”屋宇，用钱共七千串之多，不知何以浩费如此？深为骇叹。余生平以起屋买田，为仕宦之恶习，誓不为之，不料奢靡若此，何颜见人？平日所说之话，全不践言，可羞孰甚！李翥汉言:“照李希帅之样，打银壶一把，为炖

人参燕窝之用，费银八两有奇，深为愧悔。”今小民皆食草根，官员亦多穷困，而吾居高位，骄奢若此，且盗廉俭之虚名，惭愧何地！以后当于此等处，痛下针砭。

初到直隶，颇有民望，今诸事皆难振作，恐虎头蛇尾，为人所笑，尤为内疚于心，辗转惭沮，刻不自安。

日月如流，倏已秋分，学业既一无所成，而德行不修，尤悔丛集，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，忧愧曷已。

梦在场中考试，枯涩不能下笔，不能完卷，焦急之至。惊醒，余以读书科第，官跻极品，而于学术一无所成，亦不能完卷之象也。愧叹无已。

余年来出处之间，多可愧者，为之踽蹐不安，如负重疚。年老位高，岂堪常有咎悔之事？

到江宁任，又已两月余，应办之事，全未料理，悠悠忽忽，忝居高位，每日饱食酣眠，惭愧至矣。

阅温公谨习疏，慨然有感。

隋开皇之十二年，有司家府藏皆满，无所容，积于廊庑，曾不一纪，隋帝嗣位，东征高丽，南幸江都，遂至困穷。唐天宝之八载，帝观帑藏，金帛充牣，古今罕俦，曾不数年，禄山反叛，九庙焚毁，六飞播迁，遂以大变。故国之富不足恃，独恃人主有兢兢业业之一心耳。

李牧在赵，匈奴不侵；汲黯在朝，淮南寝谋；林甫为相，阎风反；卢杞柄政，李怀光叛。反叛，非其本心也，故人君谨置左右之臣，其益于人国者，多矣。

陈汤斩郅支单于之首，匡衡抑其功，仅得封关内侯；郝灵

荃得突厥默啜之首，宋璟抑其功，仅得授郎将。其后汤以非罪而流，灵荃以恸哭而死。宰相妨功，病能人之得伸于其志者，多矣。

唐宣宗之立，不能平于李德裕，至毛发为之洒淅，此与霍光骖乘，而宣帝芒刺在背者，何以异？功高震主，或不无自伐之容，"公孙硕肤，赤舄几几"。此周公所以为大圣也。

裴耀卿置谕场于河口。河口，即汴水达于黄河之口也。南人舟运江淮之米，自汴以达河口，吴人不习海漕，便令输米于河口之仓而去，则吴人便矣。三门，即砥柱山，在洛阳之东，地最险，不可行舟，耀卿于三门之东西，各置一仓，又凿山开车路十八里，以避三门之险。江淮之米既输于河口之仓矣，官为别雇舟，泝河漕至三门之东，视水可通，则径以舟过三门，水险，则由车路挽过三门，输入三门以西之太原仓，然后入渭，以漕关中。自江淮至河口，自河口至三门，自三门入渭，至长安，凡三次转搬，乃得达也：今天下之漕粮，概用长运，漕至袁浦，黄高于清，则百端营谋，行灌塘渡舟之下策。虞黄倒污湖之巨患，种种敝坏，未知所底，故鄙意常欲行搬运之法，于袁浦置仓，杨庄各仓，亦修葺之，分天下之漕艘，半置河以南，半置河以北，每年各运两次。为河帅者，治河则不顾淮，治淮则不顾河，治运则不顾河淮，庶几易为力乎？

天下之大事，宜考究者，凡十四宗：曰官制，曰财用，曰盐政，曰漕务，曰钱法，曰冠礼，曰昏礼，曰丧礼，曰祭礼，曰兵制，曰兵法，曰刑律，曰地舆，曰河渠。皆以本朝为主，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，衷之以仁义，归之以易简，前世所袭

误者，可以自我更之，前世所未及者，可以自我创之。其苟且者，知将来之必敝，其至当者，知将来之必因，所谓"虽百世可知也。"

文官加养廉，始于雍正三年之耗羡归公，武官加养廉，始于乾隆四十六年之补缺额名粮。

王霞轩来辞行，将以明日往南丰。余告以用绅士之法，宜少予以名利，而仍不说破，以养其廉耻。霞轩深以为然。

温《循吏传》，太史公所谓"循吏者，法立令行，能识大体"而已。后世专尚慈惠，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，失循吏之义矣。思为将帅之道，亦以法立令行，整齐严肃为先，不贵煦妪也。

三代下不矫激，不足以得美名，不要结，不足以得民心。

人才以陶冶而成，不可眼孔甚高，动谓无人可用。

胡中丞言："州县办上司衙门之差，差费不过百千，而其差总家丁开报，至三四千串之多。县令无所出，则于钱粮不解，积为亏空，皆天家受其弊。故湖北州县，现无丝毫差事，如有向例由州县办差者，皆由藩库发实银与州县，令其发给，不使州县赔垫分毫，其名则天家吃亏，其实则州县无可藉口，钱漕扫数清解，为天家添出数十倍之利。"信为知言。

居高位之道，约有三端，一曰不与，若谓于己毫无交涉也；二曰不终，古人所谓日慎一日，而恐其不终，盖居高履危，而能善其终者，鲜矣；三曰不胜，古人所谓"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"，慄慄危惧，若将陨于深渊，盖惟恐其不胜任也。"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凶。"言不胜其任也。方望溪言："汉

文帝之为君，时时有谦让，若不克居之意。”其有得于不胜之义者乎？孟子谓：“周公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。”其有得于惟恐不终之义者乎？

盛时创业垂统之英雄，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；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，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。

料理官事，摘由备查，一也；圈点京报，二也；注解摺拒，三也。此三者，夜间之功课，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。

沅弟信，极论文士之涉于空虚，不可用其言，颇切当。

李次青赴徽州，余与之约法五章：曰戒浮，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；曰戒谦，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，启宠纳侮也；曰戒滥，谓银钱保举，宜有限制也；曰戒反复，谓次青好朝令暮改也；曰戒私，谓用人当为官择人，不为人择官也。

委员之道，以四者为最要，一曰习劳苦以尽职，一曰崇俭约以养廉，一曰勤学问以广才，一曰戒傲惰以正俗。绅士之道，以四者为要，一曰保愚懦以庇乡，一曰崇廉让以奉公，一曰禁大言以务实，一曰扩才识以待用。

九弟临别深言：“驭下宜严，治事宜速。”余亦深知驭军驭吏，皆莫先于严，特恐明不旁烛，则严不中礼耳。

治世之道，专以致贤养民为本。其风气之正与否，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，一举一动，一语一默，人皆化之，以成风气。故为人上者，专重修身，以下效之者，速而且广也。

一省风气，依乎督、抚、司、道及首府数人，此外官绅，皆随风俗为转移者也。

周弢甫将赴上海催饷，余勉之以维持风教，勿自菲薄。引

顾亭林《日知录》"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"一切以勗之。

为督抚之道，即与师道无异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，即与人为善之意，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；其广谘忠益，以身作则，即取人为善之意，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。为将帅者之于偏裨，此皆以君道兼师道，故曰："作之君，作之师。"又曰："民生于三，事之如一。"皆此义尔。

为政之道，得人、治事二者并重。得人不外四事，曰广收、慎用、勤教、严绳；治事不外四端，曰经分、纶合、详思、约守。操斯八术以往，其无所失矣。

近日公事不甚认真，人客颇多，志趣较前散漫。大约吏事、军事、饷事、文事，每日须以精心果力，独造幽奥，直凑单微，以求进境，一日无进境，则日日渐退矣。以后每日留心吏事，须从勤见僚属，多问外事下手；留心军事，须从教训将领，屡阅操练下手；留心饷事，须从慎择卡员，比较入数下手；留心文事，须从恬吟声调，广征古训下手。每日午前，于吏事、军事加意，午后于饷事加意，灯后于文事加意。以一缕精心，用于幽微之境，纵不日进，或可免于退乎！

每日应办之事，积搁甚多。当于清早，单开本日应了之件，日内了之，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，无本日不了者，庶积压较少。

国家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，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。若保举太滥，视名器不甚爱惜，犹之贱售浪费，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。介之推曰："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！"余则略改之曰："窃人之财，犹谓之

盗，况假国家之名器，以市一己之私恩乎！”余忝居高位，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，深为惭愧。

是日在途中，见麦稼为旱所伤，高不过二三寸，节气已届收割，而吐穗极少。间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，高或六七寸，色青而穗亦可观。嵇康所云“一溉者后亡”，信人力足以补天事之穷，然百分中不过二三分，余则立见黄槁，纵三日之内大雨，亦无救矣。目击心伤，不忍细看。

为疆吏者，全仗年丰民乐，此心乃可以自恬。若事事棘手，则竟日如在桎梏中矣。

阅《吴文节公集》，观其批属员之禀，甚为严明，对之有愧，吾今日之为督抚，真尸位耳！

古圣王制作之事，无论大小精粗，大抵皆本于平争、因势、善习、从俗、便民、救敝，非此六者，则不轻于制作也。吾曩者志事，以老、庄为体，禹、墨为用，以不与、不遑、不称三者为法，若再深求六者之旨，而不轻于有所兴作，则咎戾鲜矣。（以上《日记》）

苏垣为仕宦鳞萃之场，以弟所闻，大抵挥霍者蒙卓声，谨守者沉散佚；生辣者鹊起，和厚者蠖伏；标榜者互相援引，务实者独守岑寂。揆斯三者，于吾兄俱未为谐叶，然君子之道，不汲汲于名望。

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，则耐冷为要；薪米或时迫窘，则耐苦为要；听鼓不胜其烦，酬应不胜其扰，则耐劳为为要；与我辈者，或以声气得利，在我后者，或以干请得荣，则耐闲为要。安分竭力，泊然如一无所求者，不过二年，则必为上官僚

友所钦属矣。此二年中，悉力讲求捕盗之法，催科之方，此两事为江南尤急之务，一旦莅任，则措之裕如，人见其耐也如此，又见其有为如彼，虽欲不彪炳，其可得乎？

外吏之难，盖十倍于京辇，大约佩韦多休，佩弦多咎，而阁下尤为要务。语曰："察见渊中鱼者不祥。"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，不为水晶之光明，则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已。

国家政体，当持其大端，不宜区区频施周罔，遮人于过。即清厘籍贯一事，亦谓宜崇宽大，未可操之太切，使人欲归不得，欲留不许，进退获尤，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谊。

命数有定，李林甫，秦桧，自以为得之人谋，而不知其纵不奔营，亦自得为宰相，徒枉为小人，丛诟骂也。

国藩近况本窘迫，然际此岁年，即更得江浙试学差，尚忍于廉俸之外，丝毫有所取耶？外顾斯民，内顾身累，虽同一无可奈何，然当此之时，区区身家之困穷，奚足言哉？况困穷尚未甚耶！

自客春求言以来，在廷献纳，不下数百余章，其中岂乏嘉谟至计？或下所司核议，辄以"毋庸议"三字了之，或者通谕直省，则奉行一文之后，已复高阁束置，若风马牛之不相及。如足下所条数事，盖亦不能出乎交议通谕之外，其究亦归于薄书尘积堆中，而书生之血诚，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。每念及兹，可为愤懑。

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，一曰人才，二曰财用，三曰兵力。

簪绂之荣，骄人之态，虽在不肖，犹能涤此腥秽。足下乃

以衔版见投，毋乃细人视我，而鄙为不足深语，今亦不复相璧。但求捐此陋伪，而时以德言箴我，幸甚无量!

“有所畏而不敢言者，人臣贪位之私心也；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，后世苟且之学也”四语，国藩读之尤复悚感。盖古之君子，不鄙其君为不可与语尧舜之道，不薄其友为不足与言孔孟之学，不自非其身不可为圣贤，而姑悠悠浮沉于庸众之中，岂好为高论哉？非此则不完其本然之量，是不敬其君，不敬其友，而自蹈其身于僇辱之途者也。

方今之务，莫急于剿办土匪一节，会匪、邪教、盗贼、痞棍数者，在在多有，或啸聚山谷，纠结党羽，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，其故何哉？盖搜其巢穴，有拒捕之患；畏其伙党，有报复之惧；上宪勘转，有文书之烦；解犯往来，有需索之费。以此数者踌躇于心，是以隐忍不办，幸其伏而未动，姑相安于无事而已。岂知一旦窃发，辄酿成巨案，劫狱戕官，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。然后悔隐忍慈柔之过，不已晚哉？自粤匪滋事以来，各省莠民，常怀不肖之心，狡焉思犯上而作乱，一次不惩，则胆大藐法，二次不惩，则聚众横行矣。

刻下所急，惟在“练兵”“除暴”二事。练兵，则犹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；除暴，则借一方之良，锄一方之莠。故急急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，佐我不逮，先与以一书，然后剀切示谕之。

自知百无一能，聊贡此不敢畏死之身，以与城中父老，共此患难。

义不敢潜身顾私，以自邻于退缩畏死者之所为。

三四十年来，一种风气，凡凶顽丑类，概优容而待以不死，自谓宽厚载福，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，浸渍以酿今日之流寇，岂复可暗弱宽纵，又令鼠子锋起?

三四十年来，应杀不杀之人，充满山谷，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，岂复可姑息优容，善贼作子，重兴萌蘖而贻大患乎?

二三十年来，应办不办之案，应杀不杀之人，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。民见夫命案、盗案之首犯，皆得逍遥法外，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。又见夫粤匪之横行，土匪之屡发，乃益嚣然不靖，痞棍四出，劫抢风起，各霸一方，凌籍小民而鱼肉之。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，择其残害于乡里者，重则处以斩枭，轻亦立毙杖下，戮其尤凶横者，而其党始稍戢，诛其尤害民者，而良民始稍息。但求于孱弱之百姓，少得安恬，即吾身得武顾一健严酷之名，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，亦不敢辞。

世风既薄，人人各挟不靖之志，平居造作谣言，幸四方有事，而欲为乱，稍待之以宽仁，愈嚣然自肆，白昼劫掠都市，视官长蔑如也。不治以严刑峻法，则鼠子纷起，将来无复措手之处，是以壹意残忍，冀回颓风于万一。书生岂解好杀，要以时势所迫，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。

保甲之法，诚为善政，然刊定科条，散布乡愚，求能行法之人，不苛敛于民间，盖或百里而不得一贤焉。世教既衰，人人各逞其亡等之欲，鱼肉孱民而刀匕之，官司布一甲令，徒以供若辈横索暴敛之名目。故团练保甲为今日之要务，而鄙人妄谓皆不可卤莽以行。灭裂以举，人心陷溺，固已抵此，独严缚匪党，动与磔死，差令乡里善良，得以伸彼之气而应吾之令

耳。

集思广益，本非易事，而施之于城会之内，尤易为人欺蔽。日之抵吾门者，或上书献策，或面陈机宜，大抵不出尊书三端之外，祈所谓“阳骄”者也。然因此而尽废吐握之风，则又不可，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公，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，乃为尽善。我思古人，殆应如此，而区区则未逮矣。

方今民穷财困，吾辈势不能别有噢咻生息之术，计惟力去害民之人，以听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矣。

用法从严，非漫无条律，一师屠伯之为，要以精微之意，行吾威厉之事，期于死者无怨，生者知警，而后寸心乃安。

劝捐一事，此间亦自有藩篱，过尔浅易，则小民有以朝廷之陋，而视名器为无足轻重。捐输本非民所乐从，即奏请别树一帜，遍札州县委员守催，官样愈多，去题愈远，不若择好友较多，地方较富之县，以鄙人肫肫之意，宣布于人，精卫填海，杜鹃泣血，或者谅我寸诚，犹有一二起而应者，亦未可知。绅以通其情，官以助其势。其并无交好，官亦隔阂之县，则不复过而相问，非爱惜道学门面，亦实见官样文章之不足集事。刍狗已陈，斯民之厌弃也久矣。

今大局糜烂至此，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，能尽一分力，心须拚命效此一分，成败利钝，付之不问。

家有父兄，病势沉重，众子弟祷神求医，昼夜拯治，不得谓子弟愚陋，遂不使与闻医药之事，亦不得令愚陋之子弟，攘臂专主，乱投药剂。国藩亦子弟中之愚陋者也，攘臂乱投，则吾岂敢？若刲股和羹，吁诚请代之事，则亦尝闻古人之风，跛

者未尝不思千里，眇者未尝不慕离朱也。

二三十年来，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，揄修袂而养姁步，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，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，则相与议其后，以为是不更事，轻浅而好自见。国藩昔厕六曹，目击此等风味，盖已痛恨刺骨。今年承乏团务，见一二当轴者，自藩弥善，深闭固拒，若惟恐人之攘臂而与其间也者。欲固执谦德，则于事无济，而于心亦多不可耐，于是攘臂越俎，诛斩匪徒，处分重案，不复以相关白。方今主忧国弱，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，苟利民人，即先部治而后上闻，岂为一己自专威福？所以尊朝廷也。

国藩从宦有年，饱阅京洛风尘，达官贵人，优容养望，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，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。积不能平，乃变而有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，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，而矫枉过正，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，以是累蹈愆尤，丛讥取戾。而仁人君子，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，且当怜其有所激而为之之苦衷也。

大局糜烂至此，志士仁人，又岂宜晏然袖视，坐听狂贼之屠戮生灵，而不一省顾耶？

伪军师旅帅之怙恶者，鄙意诛其身，不必及其孥，戮其人，不必焚其屋。大江南北，陷入贼中，数十州县，每县污伪命受伪职者，不下千家，每家皆有亲党，有仇怨。亲党则谓其被胁可怜，仇怨则言其从逆可诛。欲一一宥过刑辜，情真罪当，实非易易。

时事愈艰，则挽回之道，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。

讨贼则可，服官则不可，义正辞严，何能更赞一语？惟今日受讨贼之任者，不若地方官之确有凭藉。晋宋以后之都督三州、四州、六州、八州军事者，必求领一州刺史。唐末之招讨使、统军使、团练使、防御史，处置应援……等使，远不如节度使之得势，皆以得治土地人民故也。

细绎孔子所称："从其利者，吾弗如也。"似苟非从其利者，圣人犹将许其舍福而行权，后世不讲于死心之谋利与否，而概援一"权"字以自覆，往往为吏氏所讥，或称阴规起复，或称风某某奏请起复。覆轨相寻，虽以安溪之贤，而彭古愚弹章，不能无登于青简。

窃观自古大乱之世，必先变乱是非，而后政治颠倒，灾害从之。屈平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，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，故曰："兰芷变而不芳，荃蕙化而为茅。"又曰："固时俗之从流，又孰能无变化？"伤是非之日移日淆，而几不能自主也。后世如汉、晋、唐、宋之末造，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，而后小人得志，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。推而至于一省之中，一军之内，亦必是非不诡于正，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。赏罚之任，视乎权位，有得行，有不得行。至于维持是非之公，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，顾亭林先生所称"匹夫与有责"焉者也。

国藩昔年锐意讨贼，思虑颇专，而事机未顺，援助过少。拂乱之余，百务俱废，接人应事，恒多怠慢，公牍私书，或未酬答，坐是与时乖舛，动多龃龉。此次再赴军中，销除"事求可，功求成"之宿见，虚与委蛇，绝去町畦，无不复之缄咨，无不批之禀牍，小物克勤，酬应少周，藉以稍息浮言。

取利多而民怨，参劾多而官诽，有以此见告者，非不当自省，但不宜以郁畜心中耳。吾辈所慎之又慎者，只在“用人”二字上，此外竟无可著力之处。古人云：“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，必至站脚不牢。”侍平日短处，亦只是在毁誉上讨消息，近则思在用人当否上讨消息耳。

迩来仪文弥加检点，而真意反逊于前。将求一中行之道而从事，又不可以遽几，盖嗛然也。

宦途人情，薄本似纸，不独苏省为然，即他省亦如出一辙；不独节寿各例款为然，即借出之项，赔出之款，一旦本官物故，便尔百呼罔应。

惟志所规，实不克践，推之齐家、治身、读书之道，何一不然？故弟近不课功效之多寡，但课每日之勤惰，来示企望鄙人于将来者，即以此语卜之。自揣此后更无可望，但当守一“勤”字以终吾身而已。吾于“千羊之裘，非一腋可成，大厦之倾，非一木可支。”今人心日非，吏治日坏，军兴十年至，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，殆不多见，纵有大力匡持，尚恐澜狂莫挽，况如弟之碌碌乎！

方今东南糜烂，时局多艰，吾辈当屏去虚文，力求实际，或者保全江西、两湖，以为规复三吴之本，整躬率属，黜浮崇真。想阁下亦有同情也。

三年之艾，不以未病而不蓄，九畹之兰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至要！至要！

道光十九年，在汉口长沙会馆见抽船厘，收者皆卖买微贱之人，坦然交易，无诈无虞。今虽以官抽济饷，仍须带几分卖

买交易气象，不宜多涉官气，牙帖尤卖买场中鄙琐之事，尤不可经衙门人手。减冗员，裁浮费，二语似迂，而关系极巨。批中所谓坐支者少，即去浮费也。

楚材晋用，但当礼罗江西贤绅，兼进并收，不宜过示偏重，使豫章才俊有向隅之感。其自湘来者，先给薪水，优加礼貌，不必遽授以事。收之欲其广，用之欲其慎，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，多条理而少大言，本此四者以衡人，而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。

如有文可为牧令、武可为将领者，望无惜时时汲引，冀收“拔茅连茹”之效。若无实在出色之处，介乎有用无用之间，则可不必多荐，以不收则空劳往返，收之则渐成冗员也。

大概观人之道，以朴实廉介为质，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，斯为可贵，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。“甘受和，白受采”，古人所谓无本不立，义或在此。

军兴太久，地方糜烂，鄙意一面治军剿贼，一面择吏安民，二者断断不可偏重！择吏之道，亦不外乎“有操守而无官气，多条理而少大言”二语。

细观今日局势，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，涤肠荡胃，断无挽回之理。

次青擅长过人处极多，惟弟与阁下知之最深，而短处，则患在无知人之明，于在高位者，犹或留心察看，分别贞邪，至于位卑职小，出己之下者，则一概援“善善从长”之义，无复觉有奸邪情伪，凡有请托，无不曲从，即有诡状发露，亦必多方徇容。此次青之短，将来位望愈高，终不免为其所累。

吾辈均属有志之士，亦忍辱耐苦之士，所差者，咬文嚼字，习气未除，一心想学战，一心又想读书，所谓"鼫鼠五技而穷"也。

求人之道，须如白圭之治生，如鹰隼之击物，不得不休。又如蚨之有母，雉之有媒，以类相求，以气相引，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。大抵人才约有两种，一种官气较多，一种乡气较多。官气多者，好讲资格，好问样子，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，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，其失也，奄奄无气，凡遇一事，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，凭文书写出，不能身到、心到、口到、眼到，尤不能苦下身段，去事上体察一番；乡气多者，好逞才能，好出新样，行事则知己不知人，语言则顾前不顾后，其失也，一事未成，物议先胜。两者之失，厥咎维均。人非大贤，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。吾欲以"劳苦忍辱"四字教人，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，必取遇事体察，身到、心到、口到、眼到者。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，刘晏好用士人理财，窃愿师之。

公事知而不言，坐视成败，自非所宜。阁下今补赣南实缺，尤不必过涉客气。凡正话实话，多说几句，久之人自能谅其心，即直话亦不妨多说，但不可以讦为直，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。除二戒外，概宜"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"。大抵人才约有两种，高明者好顾体面，耻居人后，奖之以忠，则勉而为忠，许之以廉，则勉而为廉。若是者，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，即薪或稍优，夸许稍过，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，不妨略示假借。卑琐者，本无远志，但计锱铢，驭之以严则生惮，防之稍宽则日肆。若是者，当以来示之法行之，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。以

官阶论，州县以上，类多自爱，佐杂以下，类多算细。以厘务论，大卡总局，必求自爱之士，宜用鄙信之说，小卡分局，不乏算细之员，宜用来信之说。

尝熟思袁绍之诛除宦竖，陈元礼之迫胁马嵬，虽一时快心之举，然岂稍有儒生气象者所能为哉？又岂有儒生气象者所应为哉？

中兴在乎得人，不在乎得地。汉迁许都而亡，晋迁金陵而存，拓拔迁云中而兴，迁洛阳而衰，唐明皇、德宗再迁而皆振，僖宗、昭宗再迁而遂灭，宋迁临安而盛昌，金迁蔡州而沦胥。大抵有忧勤之君，贤劳之臣，迁亦可保，不迁亦可保，无其君无其臣，迁亦可危，不迁亦可危。鄙人阅历世变，但觉除得人以外，无一事可持。（以上《书札》）

（成败无定）汉晁错建议削藩，厥后吴楚七国反，景帝诛错而事以成；明齐泰、黄子澄建议削藩，厥后燕王南犯，建文诛齐、黄而事以败；我朝米思翰等议削藩，厥后吴、耿三叛并起，圣祖不诛米思翰而事以成。此三案者，最相类。或诛，或宥，或成败，咸参差不一。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，但当熟思是非，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，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。

唐昭宗以王室日卑，发愤欲讨李茂贞，责宰相杜让能专主兵事。杜让能再三辞谢，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，不能弭七国之祸。厥后李茂贞进逼兴平，禁军败溃，京师大震。茂贞表请诛让能，让能曰："臣固先言之矣。"上涕下不能禁，曰："与卿诀矣。"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，寻赐自尽。斯则无故受诛，其差有甚于晁错、齐泰、黄子澄，昭宗既强之于前，复诛之于后，此

所以为亡国之君也。国藩在军时，有一时与人定议，厥后挫败，或少归咎于人，不能无稍露于辞颜者，亦以见理未明之故耳。

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，李崧、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，薛文遇沮之。帝欲移石敬瑭镇郓州，文遇力赞成之。厥后敬瑭果反，引契丹大破唐兵，唐王见薛文遇曰："我见此物肉颤，几欲抽佩刀刺之。"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，庸人之恒情也。

劝诫浅语十六条

劝诫州县四条（上而道府，下而佐杂，以此类推）

一曰治署内以端本

宅门以内，曰上房，曰官亲，曰幕友，曰家丁，门头以内，曰书办，曰差役。此六项者，皆署内之人也。为官者，欲治此六项人，须先自治其身，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，无不可对人言之处，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，而上房、官亲、幕友、家丁四者皆治矣。凡文书案牍，无一不躬亲检点，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，而书办、差役二者，皆治矣。

二曰明刑法以清讼

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文中子》之书，皆以严刑为是，以赦宥为非，子产治郑，诸葛治蜀，王猛治秦，皆用严刑以致乂安。为州县者，苟尽心于民事，是非不得不剖辨。谳结不得不迅速，既求迅速，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，非虐也！除莠所以爱苗也，惩恶所以安良也。若一案到署，不讯不结，不分是非，不用刑法，名为宽和，实糊涂耳！懒惰耳！纵奸恶以害良民耳！

三曰重农事以厚生

军兴以来，士与工商，生计或未尽绝，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，无一处不苦。农夫受苦太久，则必荒田不耕，军无粮则必扰民，民无粮则必从贼，贼无粮则必变流贼，而大乱无了日矣。故今日之州县，以重农为第一要务，病商之钱可取，病农之钱不可取，薄敛以纾其力，减役以安其身，无牛之家，设法购买，有水之田，设法疏消，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，庶几不至逃徙一空。

四曰崇俭朴以养廉

近日州县廉俸入款，皆无著落，而出款仍未尽裁，是以艰窘异常。计惟有节用之一法，尚可公私两全。节用之道，莫先于人少。官亲少，则无需索酬应之繁，幕友、家丁少，则减薪工杂支之费。官厨少一双之箸，民间宽一分之力。此外衣服饮食，事事俭约，声色洋烟，一一禁绝，不献上司，不肥家产，用之于己者有节，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。

劝诫营官四条（上而统领，下而哨弁，以此类推）

一曰禁骚扰以安民

所恶乎贼匪者，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；所贵乎官兵者，以其救民安民也。若官兵扰害百姓，则与贼匪无殊矣。故带兵之道，以禁止扰民为第一义。百姓最怕者，惟强掳民夫、强占民房二事，掳夫则行者辛苦，居者愁思，占房则器物毁坏，家口流离。为营官者，先禁此二事，更于淫抢压买等事，一一禁止，则造福无穷矣。

二曰戒烟赌以防惰

战守乃极劳苦之事，全仗身体强壮，精神完足，方能敬慎不败。洋烟、赌博二者，既费银钱，又耗精神，不能起早，不能守卫，断无不误军事之理。军事最喜朝间，最忌暮气，惰则皆暮气也，洋烟瘾发之人，涕泪交流，遍身瘫软，赌博劳夜之人，神魂颠倒，竟日痴迷，全是一种暮气。久骄而不败者，容或有之，久惰，则立见败亡矣。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朝气，必自戒烟赌始。

三曰勤训练以御寇

训有两端，一曰训营规，二曰训家规；练有二端，一曰练技艺，二曰练阵法。点名演操，巡更放哨，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；禁嫖赌，戒游惰，慎语言，敬尊长，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。为营官者，待兵勇如子弟，使人人学好，个个成名，则众勇感之矣。练技艺者，刀矛能保身能刺人，枪炮能命中能及远；练阵法者，进则同进，站则同站，登山不乱，越水不杂。总不外一熟字，技艺极熟，则一人可敌数十人，阵法极熟，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。

四曰尚廉俭以服众

兵勇心目之中，专从银钱上著意。如营官于银钱不苟，则兵勇畏而且服；若银钱苟且，则兵勇心中不服。口中讥议，不特扣减口粮，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，即营官好多用亲戚本家，好应酬上司朋友，用营中之公钱，谋一身之私事，也算是虚糜饷银，也难免兵勇讥议。欲服军心，必先尚廉介，欲求廉介，必先崇俭朴。不妄花一钱，则一身廉，不私用一人，则一营廉，不独兵勇畏服，亦且鬼神钦伏矣。

劝诫委员四条（向无额缺，现有职事之员，皆归此类）

一曰习勤劳以尽职

观于田夫农父终岁勤劳而少疾病，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；观于舜、禹、周公终身忧劳而享寿考，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。大抵勤则难巧，逸则易腐，凡物皆然。勤之道有五，一曰身勤，险远之路，身往验之，艰苦之境，身亲尝之；二曰眼勤，遇一人必详细察看，接一文必反复审阅；三曰手勤，易弃之物，随手收拾，易忘之物，随笔记载；四曰口勤，待同僚则互相规劝，待下属则再三训导；五曰心勤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亦开，苦思所积，鬼神亦通。五者皆到，无不尽之职矣。

二曰崇俭约以养廉

昔年州县佐杂，在省当差，并无薪水银两，今则月支数十金，则犹嫌其少；昔年举贡生员，在外坐馆，不过每月数金，今则增至一两倍而嫌其少。此所谓不知足也。欲学廉介，必先知足，观于各处难民，遍地饿莩，则吾辈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，尚何奢望哉？尚取暴殄哉？不特当廉于取利，并当廉于取名，毋贪保举，毋好虚誉，事事知足，人人守约，则气运可挽回矣。

三曰勤学问以广才

今世万事纷纭，要之不外四端：曰军事，曰吏事、曰饷事、曰文事而已。凡来此者，于此四端之中，各宜精习一事，习军事则讲究攻战、防守、地势、贼情等件，习吏事则讲究抚字、催科、听讼、劝农等件，习饷事则讲究丁漕、厘捐、开源节流等件，习文事则讲究奏疏、条教、公牍、书函等件。讲究

之法，不外“学”“问”二字，学于古则多看书籍，学于今则多见榜样；问于当局则知甘苦，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。勤习不已，才自广而不觉矣。

四曰戒傲惰以正俗

余在军日久，不识术数占验，而颇能预知败征，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，必败，有怠惰气者，必败。不独将士然也，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偾事，有惰气者亦必获咎。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。一人自是，将举国予圣自雄矣；一人晏起，将举国俾昼作夜矣。今与诸君约，多做实事，少说大话，有劳不避，有功不矜，人人如此存心，则勋业自此出，风俗自此正，人材亦自此盛矣。

劝诫绅士四条（本省乡绅、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）

一曰保愚懦以庇乡

军兴以来，各县皆有绅局，或筹办团练，或支应官军，大抵皆敛钱以集事，或酌量捐资，或按亩派费，名为均分匀派，实则高下参差。在局之绅耆少出，不在局之愚懦多出；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，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，与局绅有夙怨者，不但勒派多出，而且严催凌辱，是亦未尝不害民也。欲选绅士，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，能保愚懦，虽伪职亦尚可恕，凌辱愚懦，虽巨绅亦属可诛。

二曰崇廉让以奉公

凡有公局，即有专管银钱之权，又有劳绩保举之望，同列之人，或争利权而相怨，或争保举而相轧，此不廉也。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，继则大柄下移，毫无忌惮，衙门食用之

需，仰给绅士之手，擅作威福，藐视官长，此不逊也。今特申戒各属绅士，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，财利之权，归之于官，赏罚之柄，操之自上，即同列众绅，亦互相推让，不争权势。绅士能洁己而奉公，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。

三曰禁大言以务实

以诸葛之智勇，不能克魏之一城，以范、韩之经纶，不能制夏之一隅，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近年书生侈口谈兵，动辄曰克城若干，拓地若干，此大言也。孔子曰："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。"近年书生，多好攻人之短，轻诋古贤，苛责时彦，此亦大言也。好谈兵事者，其阅历必浅，好攻人短者，其自修必疏。今与诸君子约，为务实之学，请自禁大言始，欲禁大言，请自不轻论兵始，自不道人短始。

四曰扩才识以待用

天下无现成之人才，亦无生知之卓识，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。《淮南子》曰："功可强成，名可强立。"董子曰："强勉学问，则闻见博；强勉行道，则德日起。"《中庸》所谓："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。"即勉强工夫也。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，而乏用世之具。诚能考信于载籍，问途于已经，苦思以求其通，躬行以试其效，勉之又勉，则识可渐进，才必渐充，才识足以济世，何患世莫己知哉？

以上十六条，分之，则每一等人各守四条，合之，则凡诸色人皆可参观。圣贤之格言甚多，难以备述，朝廷之律例甚密，亦难周知。只此浅近之语，科条在此，黜陟亦在此，愿我同人共勉焉。咸丰十一年九月，曾国藩识。（以上《杂著》）

六、治　军

训戒军中要务

一、营中吃饭宜早，此一定不易之理，即现在粤匪暴乱，为神人所共怒，而其行军，亦系四更吃饭，五更起行。营中起太晏，吃饭太晏，是一大坏事，营规振刷不起，即是此咎。

一、扎营一事，男每苦口教各营官，又下札教之，言："筑墙须八尺高，三尺厚，壕沟须八尺宽，六尺深。墙内有内壕一道，墙外有外壕二道或三道，壕内须密钉竹签"云云。岳州之溃败，即系未能扎营之故。嗣后当严戒各营也。

一、调军出战，不可太散，此后不可分散。然即合为一气，而我军仅五千人，贼尚多至六七倍，拟添募陆勇万人，乃足以供分布耳。

一、破贼阵法，平日男训戒极多，兼画图训诸营官。二月十三日，男亲画贼之莲花抄尾阵，寄交璞山，璞山并不回信。寄交季弟，季弟回信，言贼了无伎俩，并无所谓抄尾阵。寄交杨名声、邹寿璋等，回信言当留心，慈训言当用常山蛇阵法，必须极熟极精之兵勇，乃能如此。昨日岳州之败，贼并未用抄尾法，交手不过一个时辰，即纷纷奔退，若使贼用抄尾法，则我兵更胆怯矣。若兵勇无胆无艺，任凭好阵法，他也不管，临阵总是奔回，实可痛恨。

一、拿获可疑之人，以后必严办之，断不姑息。

大乱之弭，岂尽由人力？亦苍苍者有以主之耳。

余食禄有年，受国厚恩，自当尽心竭力，办理军务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懈。

此事登场甚易，收身甚难。锋镝至危，家庭至乐，何必与兵事为缘？兵，犹火也，易于见过，难于见功。

扎营不可离城太近，宁先远而渐移向近，不可先近而后退向远。

多则不悍，悍则不多，盖贼多，则中有裹胁之人，彼亦有生手，彼亦有破绽，吾转得乘隙而入矣。

军中器械，其略精者，宜另立一簿，亲自记注，择人而授之。古人以铠仗鲜明，为威敌之要务，恒以取胜。

进兵须由自己作主，不可因他人之言，而受其牵制。非特进兵为然，即寻常出队开仗，亦不可受人牵制。应战时，虽他营不愿，而我营亦必接战；不应战时，虽他营催促，我亦且持重不进。若彼此皆牵率出队，视用兵为应酬之文，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。

余昔在营中，诫诸将曰："尔可数月不开一仗，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。"

扎营，不可离城太近，盖地太逼，则贼匪偷营，难以防范，奸细混入，难于查察。节太短，则我军出队，难于取势，各营同战，难于分股。一经扎营之后，再行退远，则足馁士气，不如先远之为愈也。牵率出队之弊，所以难于变革者，盖此营出队之时，未经知会彼营，一遇贼匪接仗，或小有差挫，即用令箭飞请彼营，前来接应，来则感其相援，不来则怨其不

救；甚或并未差挫，并未接仗，亦以令箭报马，预请他营来接应。习惯为常，视为固然，既恐惹人之怨憾，又虑他日之报复，于是不敢不去，不忍不去。夫战阵呼吸之际，其几甚微，若尽听他营之令箭，牵率出队，一遇大敌，必致误事。弟思力革此弊，必须与各营委曲说明，三令五申，又必多发哨探，细侦贼情，耳目较各营为确，则人皆信从，而前弊可除矣。

凡军气宜聚不宜散，宜忧危不宜悦豫。人多则悦豫，而气渐散矣。营虽多，而可恃者，惟在一二营；人虽多，而可恃者，惟在一二人。如木然，根好株好，而后枝叶有所托，如屋然，柱好梁好，而后椽瓦有所丽。遇小敌时，则枝叶之茂，椽瓦之美，尽可了事，遇大敌时，全靠根株培得稳，柱梁立得固，断不可徒靠人数之多，气势之盛。倘使根株不稳，柱梁不固，则一枝折而众叶随之，一瓦落而众瓦随之，败如山崩，溃如河决，人多而反以为累矣。

凡将才有四大端，一曰知人善任，二曰善觇敌情，三曰临阵胆识，四曰营务整齐。吾所见诸将，于三者略得梗概，至于善觇敌情，则绝无其人。古之觇敌者，不特知贼首之性情伎俩，而并知某贼与某贼不和，某贼与某伪主不协，今则不见此等好手矣。即以此四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，第一、第二端，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，第三、第四端，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材也。

打仗之道，在围城之外，节太短，势太促，无埋伏，无变化，只有队伍整齐，站得坚稳而已。欲临机应变，出奇制胜，必须离城甚远，乃可随时制宜。凡平原旷野开仗，与深山穷谷

开仗，其道迥别。去城四十里，凡援贼可来之路，须令哨长、队长，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，小径小溪，一丘一溪，细细看明，各令详述，或令绘图呈上，万一有出隘迎战之时，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。古人忧学之不讲，又曰明辨之，余以为训练兵勇，亦须常讲常辨也。

气浮而不敛，兵家之所忌也。偶作一对联云："打仗不慌不忙，先求稳当，次求变化；办事无声无臭，既要精到，又要简捷。"

治军总须脚踏实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功。凡与人晋接周旋，若无真意，则不足感人，然徒有真意，而无文饰以将之，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，《礼》所称"无文不行"也。余生平不讲文饰，到处行不动，近来大悟前非。

顿兵城下，为日太久，恐军气渐懈，如雨后已弛之弓，三日已腐之馔，而主者安然，不知其不可用，此宜深察者也。附近百姓，果有骚扰事情否，此亦宜深察者也。

治军之道，总以能战为第一义。倘围攻半岁，一旦被贼冲突，不克抵御，或致小挫，则令望隳于一朝，故探骊之法，以善战为得珠。能爱民为第二义，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。愿吾弟兢兢业业，日慎一日，到底不懈，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，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。

凡扑人之墙，扑人之濠，扑者，客也，应者，主也。我若越濠而应之，则是反主为客，所谓"致于人"者也。我不越濠，则我常为主，所谓"致人而不致于人"也。稳守稳打，彼自意兴索然。

今年军事，沅弟缄言：“稳扎稳打，机动则发。”良为至论。然机事殊不易审，稳字尤不易到。

未有主帅晏，而将弁能早者也，犹之一家之中，未有家长晏，而子弟能早者也。

季弟言：“出色之人，断非有心所能做到。”此语确不可易。名位大小，万般由命不由人，特父兄之家教，将帅之训士，不能如此立言耳。季弟天分绝高，见道甚早，可喜！可爱！然办理营中小事，教训弁勇，仍宜以“勤”字作主，不宜以“命”字谕众。

即挖长濠，切不可过濠打仗，胜则不能多杀贼，挫则不能收队也。

贼初来之日，不必出队与战，但在营内静看，看其强弱虚实，看得千准万确，可打则出营打仗，不可打则始终坚守营盘，或有数分把握。

现讲求守垒之法，贼来则坚守以待援师，倘有疏虞，则志有素定，断不临难苟免。回首生年五十，除学问未成有遗憾外，余差可免于大戾。

凡军行太速，气太锐，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，惟有一“静”字可以胜之。不出队、不呐喊、枪炮不能命中者，不许乱放一声。

吾兄弟无功无能，俱统领万众，主持劫运，生死之早迟，冥冥者早已安排妥帖，断非人谋计较所能及。只要两弟静守数日，则数省之安危，胥赖之矣。至嘱！至要！

凡办大事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如此次安庆之守，濠深

而墙坚，稳静而不懈，此人力也，其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，以一蝇玷圭，则天事也；各路之赴援，以多、鲍为正援集贤之师，以成、胡为后路缠护之兵，以朱、韦为助守墙濠之军，此人事也，其临阵果否得手，能否不为狗酋所算，能否不令狗酋逃遁，此天事也。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，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。弟于人力，颇能尽职，而每称"擒杀狗酋"云云，则好代天作主张矣。

凡看地势，察贼势，只宜一人独往，所带极多不得过五人，如贼来追抄，则赶紧驰回，贼见人少，亦不追也。若带人满百，贼来包抄，战则吃贼之亏，不战而跑回，则长贼之焰，两者俱不可。故近日名将看地势者，相戒不带队伍也。又两相隔在五里以外，不可约期打仗，凡约期以号炮为验，以排枪为验，以冲天火箭为验者，其后每每误事。余所见带队百余人以看地势，及约期打仗，二事致败者累矣。

攻城攻垒，总以敌人出来接仗，击败之后，乃可乘势攻之。若敌人静守不出，无隙可乘，则攻坚徒损精锐。

用兵人人料必胜者，中即伏败机；人人料必挫者，中即伏生机。《庄子》云："两军相对，哀者胜矣。"

大凡扎险地，与久经扎定者，迥乎不同。久经扎定者，濠已深，墙已坚，枪炮已排定，虽新勇亦可隐守；初扎险地者，虽老手亦无把握。久扎者千人守之而有余，初扎者二千人守之而不足。

凡军事，做一节，说一节，若预说几层，到后来往往不符。

论兵事，宜从大处分清界限，不宜从小处剖晰微芒。如鲍军或打南岸，或留北岸，此大处也，往返动须二月，调度不可错误。北岸或扎集贤关，或攻宿松，南岸或援江之瑞义，或援鄂之兴冶，此小处也，往返不过十日，临时尚可更改。

盛署酷热，若出队站立烈日之中，历二三个时辰之久，任是铁汉，亦将渴乏劳疲。若挂车河官军作坚守之计，任贼诱战搦战，总不出队与之交仗，待其晒过数日之后，相机打之，亦一法也。

既已带兵，自以杀贼为志，何必以多杀人为悔？此贼之多掳多杀，流毒南纪，天父天兄之教，天燕天豫之官，虽使周、孔今生，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。既谋诛灭，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。

当此酷暑，贼以积劳之后，远来攻扑我军，若专守一“静”字法，可期万稳，多公亦宜用“静”字法。此贼万无持久之道，弟不必虑多军之久困也。（我所谓静者，不焦急耳！）昔曹操八十万人，自荆州东下，吴以五万人御之，而周瑜策其必败者，一料曹兵不服水土，二料刘表水师新附，不乐为用，三料署热久疲。其后赤壁之役，果不出周郎之所料。

布袋、草把，此二者，皆余阅历之事。余攻九江，办布袋万个，为填壕之用，令每人装土于袋，负之丢于壕中。乃十二月朔日进攻，每袋仅一寸厚，千余袋不能填得一丈宽，而千余人断不能站在一处，每处数十人，竟未能填一尺厚。是日伤人最多，此布袋之难用也。攻瑞州时，刘峙衡以稻草填壕，已填一丈宽，过濠十余人矣，贼以火蛋抛出，稻草悉燃，烧死数十

人。第二次峙衡用湿稻草，贼以枪炮击之，官兵亦不如前次之踊跃，遂不能过濠。瑞州濠深不盈丈，尚且如此，此稻草之难也。

水师向本骄傲，又得数次小胜，则全是矜情躁气，偶然小挫，则怯态毕露。欲调度水师，无但取其长而忘其短，总以看明支河小汊为第一义。

机已灵活，势已酣足，早进可也，否则，不如迟进。与其顿兵城下，由他处有变而退兵，不如在四外盘旋作势，为一击必中之计。

剿抚兼施之法，须在军威大振之后。目下各路俱获大捷，贼心极涣，本可广为招抚，第抚以收其头目。散其党众为上；收其头目，准其略带党众百人为次；收其头目，准其带所部二三千，如韦军者为又次。若准其仍带全部，并盘踞一方，则为下矣。

暴戾险诈，最难驯驭。投诚六年，官至一品，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，吾辈待之之法，有应宽者二，有应严者二。应宽者，一则银钱慷慨大方，绝不计较，当充裕时，数十百万，掷如粪土，当穷窘时，则解囊分润，自甘困苦；一则不与争功，遇有胜仗，以全功归之，遇有保案，以优宠奖之。应严者，一则礼文疏淡，往还宜稀，书牍宜简，话不可多，情不可密；一则剖明是非，凡渠部弁勇，有与百姓争讼，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，必当剖决曲直，毫不假借，请其严切惩治。应宽者，利也，名也；应严者，礼也，义也。四者兼全，而手下又有强兵，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。

万里长濠，大众公守，最易误事，一蚁蛰堤，全河皆决。

地方虽宽，分别极冲、次冲，究无多处。前围城贼当冲者，不过数处，后拒援贼当冲者，亦不过数处。于极冲、次冲之地，择人守之，则他处虽有劣营，亦可将就支持。

临战之际，预先爱惜士卒精力，以备届时辛苦熬夜，犹考试者场前静养也。

大约选将以打仗坚忍为第一义，而说话宜有条理，利心不可太浓，两者亦第二义也。

凡善将兵者，日日申诫将领，训练士卒，遇有战阵小挫，则于其将领，责之戒之，甚者或杀之，或且泣且教，终日絮聒不休，正所以爱其部曲，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。不善将兵者，不责本营之将弁，而妒他军之胜，己不求部下之自强，而但恭维上司，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，则计更左矣。

身居绝地，只有死中求生之法，切不可专盼多军，致将卒始因求助而懈弛，后因失望而气馁也。

待贼疲乏散漫之时，猛然出队力战，如用此法，总须善于相机，第一要看贼散布在我营外最近之处，第二要看贼疲乏思归之时，第三要辨得贼之强枝安在，弱枝安在，乃可交手。

凡用兵最重“气势”二字。此次弟以二万人驻于该处，大不得势。兵勇之力，须常留其有余，乃能养其锐气，缩地约守，亦所以蓄气也。

既不能围城贼，又不能破援贼，专图自保，自以气敛局紧为妥，何必以多占数里为美哉？及今缩拢，少几个当冲的营盘，每日少用几千斤火药，每夜少几百人露立，亦是便益。“气

敛局紧”四字，凡用兵，处处皆然，不仅此次也。

制胜之道，实在人而不在器。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，然亦屡当大敌。前年十月，去年六月，亦曾与忠酋接仗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。和张在金陵时，洋人军器最多，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。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，则风气所趋，恐部下将士，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，无反己守拙之道，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可觉，不可不深思！不可不猛省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，真书家不甚争笔墨，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，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？

凡危急之时，只有在己者靠得住，其在人者皆不可靠，恃之以守，恐其临危而先乱，恃之以战，恐其猛进而骤退。

兵无常法，弟不可泥左之法以为法，拘左之机以为机，然亦可资参采。大约与巨寇战，总须避其锐气，击其惰气，乃为善耳。

凡长濠以内，总须主兵强于客兵，一切皆由弟作主，号令归一，而后不至偾事。至嘱！至嘱！

凡兵勇须有宁拙毋巧　宁故毋新之意，而后可以持久。弟莫笑我为老生迂谈也。

一蚁溃堤，此等最险之着，只可一试再试，岂可屡屡试之，以为兵家要诀乎？望弟早早定计，贼不解围，则忍心坚守，贼若解围，则以追为退，不著痕迹。行兵最贵机局生活。

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，无论如何劳苦，如何有功，约定终始不提一字，不夸一句，知不知壹听之人，顺不顺壹听之天而已。审机审势，犹在其后，第一先贵审力。审力者，知己知彼之切实工夫也。弟当初以孤军进雨花台，于审力工夫微欠，自

贼到后，壹意苦守，其好处又全在审力二字，更望将此二字直做到底。古人云:“兵骄必败。”庄子云:“两军相对，哀者胜矣。”不审力，则所谓骄也，审力而不自足，即《庄子》所谓哀也。

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，譬之子弟于经书、八股之外，兼工诗赋杂艺则佳，若借杂艺以抛经书、八股，则浮矣。

凡行兵须蓄不竭之气，留有余之力。《左传》所称“再衰三竭”必败之道也。弟营现虽士气百倍，而不肯浪战，正所谓留有余之力也。孤军驻雨花台，后无退路，势则竭矣，吾欲弟于贼退后，趁势追贼，由东坝进溧阳、宜兴，所谓蓄不竭之势也。

凡行军最忌有赫赫之名，为天下所指目，为贼匪所必争，莫若从贼所不经意之处下手，既得之后，贼乃知其为要隘，起而争之，则我占先著矣。

吾辈当一面顺天意，一面尽人事，改弦更张，另谋活著。古人用兵，最重“变化不测”四字。

用兵之道，全军为上，保城池次之。弟自行默度，应如何而后保全本军，如不退而后能全军，不退可也，如必退而后能全军，退可也。

凡读文太多，而实无心得者，必不能文者也。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，有纯熟之将领，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。

宜多用活兵，少用呆兵，多用轻兵，少用重兵。进退开合，变化不测，活兵也；屯宿一处，师老人顽，呆兵也；多用大炮辎重，文员太众，车船难齐，重兵也；器械轻灵，马驮

辎重，不用车船轿夫，飙驰电掣，轻兵也。弟军积习已深，今欲全改为活兵、轻兵，势必不易，姑且改为半活半呆半轻半重，亦有更战互休之时。

大炮守墙，余嫌太笨，现在劈山炮，专为守墙之用。弟以后宜少用笨重之物，此陆军第一要诀。

余所以不愿多立新营者，一则饷项极绌，明年恐有断炊之虞；二则局面愈大，真气愈少，和张晚年覆辙，只是排扬廓大，真意消亡，一处挫败，全局瓦裂，不可不引为殷鉴。

雨花台老营，须十分坚固，能于最冲地方，筑石垒数处，宜以五百人守者，可以三百人守之而无虑，宜用劲旅守者，可以次等守之而无妨，则临分兵之时，便益多矣。

军中消息甚微，见以为旺，即寓骄机。《庄子》云："两军相对，哀者胜矣。"其义最宜体验。

天下皆称向兵为天下劲旅，而余不甚以为然者，以其不能从大处落墨，空处著笔也。弟用兵之规模，远胜于和，而与向相等。杏南甫成一枝活兵，而又急于调回，则空处全不著笔，专靠他军，可尽恃乎？

只要水路无接济进城，陆路纵有接济文报，贼亦终无可久之道。若必围得水泄不通，恐困兽犹将死斗，一蚁溃堤，全局皆震，不可不防。

傍城而战，例为彼此杀伤相当之局，以后若非贼来扑营，似不必常寻贼开仗，盖贼粮路将绝，除开仗别无生路，我则断粮路为要者，不在日日苦战也。

凡办大事，以识为主，以才为辅；凡成大事，人谋居半，

天意居半。往年攻安庆时，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张。墙濠之坚，军心之固，严断接济，痛剿援贼，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。克城之迟速，杀贼之多寡，我军士卒之病否，良将之有无损折，或添他军来助围师，或减围师分援他处，或功隳于垂成，或无心而奏捷，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。譬之场屋考试，文有理法才气，诗不错平仄抬头，此人谋主张者也；主司之取舍，科名迟早，此天意主张者也。若恐天意难凭，而广许神愿，若恐人谋未臧，而多方设法，皆无识者之所为。弟现急求克城，颇有代天主张之意，愿弟常存畏天之念，而慎静以缓图之，则善耳!

古人用兵，最贵变化不测。吾生平用兵，失之太呆，弟亦好从呆处著想。霆军五月从燕子矶南渡，本是呆著，挖地道则更呆。此际皖南危急，不能不调之使活耳。

大凡办一事，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处，一处不通，则处处皆窒矣。

盖大致米粮难入，则城中强者可得，弱者难求，必有内变争夺之事。若合围太紧，水泄不通，无分强弱，一律颗粒难通，则反足以固其心，而无争夺内变、投诚私逃之事矣。

古来大战争、大事业，人谋仅占十分之三，天意恒居十分之七。往往积劳之人，非即成名之人，成名之人，非即享福之人。

大炮守垒，只可偶一用之，多用则可不必。吾在水营多年，深知大炮之长短。凡炮火之利有二，曰及远，曰命中。大炮之大子可以及远而难以命中，谓其愈远则行愈迟慢，且有声

可以回避，又往往自上落下，不能横穿也。其群子则以命中而难以及远，包得合膛，筑得极紧，可及二三箭之远，否则仅及一箭而已。群子所能及之处，先锋包亦几能及之。军兴日久，各弁勇事事外行，徒慕大炮之名，见贼在二三里外，纷纷开大炮大子击之，喜其响之震、烟之浓而已。见贼不畏炮而排进如故，则以为凶悍无匹，而不知大子实不伤人。昔余在水营时，教将弁专用群子"包得圆，筑得紧，开得近"三语者，内湖各营，罕能做到，外江间有做到者，便是无敌之将。

四五万人，同时遣散，必无许多银钱，而从轿者愿息，抬轿者不肯，其中又有许多人情物理，层次曲折。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，而退之中，次序不可凌乱，痕迹不可太露。

凡子弟生徒，平日懒惰，场文荒谬而不售者，则当督责之，至平日劳苦，场文极佳而不售者，则当奖慰之。弟所给诸将，皆劳苦佳文之生徒也。

捻匪长处，在专好避兵，不肯轻战，偶尔接战，亦复凶悍异常。好用马队，四面包围，而正兵则马、步夹进。马队冲突时，多用大刀长棒，步队冒烟冲突时，专用长锚猛刺。我军若能搪此数者，则枪炮伤人较多，究非捻匪所可及，劈山炮尤为捻匪所畏。

各军得悉萃于西南山多田多之处，剿办当稍易为力，恐其半过沙河以南，半留沙河以北，则尤疲于奔命耳。

百战之寇，屡衰屡盛，即仅存数十人，尚是巨患，况数万乎！人心日伪，大乱方长，吾兄弟惟勤劳谦谨，以邀神佑，选将练兵，以济时艰而已。

此贼故智，有时疾驰狂奔，日行百余里，连数日不少停歇，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，如蚁旋磨，忽左忽右。贼中相传秘诀曰:“多打几个圈，官兵之追者自疲矣。”僧王曹县之败，系贼以打圈之法疲之也。吾观捻之长技，约有四端，一曰步贼长竿，于枪子如雨之中，冒烟冲进；二曰马贼，周围包裹，速而且匀；三曰善战，而不轻试其锋，必待官兵找他，他不先找官兵，得粤匪初起之诀；四曰行走剽疾，时而数日千里，时而旋磨打圈。捻之短处，亦有三端，一曰全无火器，不善攻坚，只要官吏能守城池，乡民能守堡寨，即无粮可掳；二曰夜不扎营，散住村庄，若得善偷营者，乘夜劫之，协从者最易逃溃；三曰辎重、妇女，骡驴极多，若善战者与之相持，而别出奇兵，袭其辎重，必不受创。此吾所阅历而得之者。

余与少荃皆坐视贼太轻，以致日久无功，弟则规视贼尤轻。庄子曰:“两军相对，哀者胜矣。”咸丰三年以前，粤匪为哀者，咸丰十年以后，官军为哀者。今肃匪屡胜，而尤谨畏如故，官军屡败，其骄蹇如故，是哀者，尚在捻也。可虑孰甚!

淮勇不足恃，余亦久闻此言，然物论悠悠，何足深信！所贵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。省三、琴轩，均属有志之士，未可厚非，申夫好作识微之论，而实不能平心细察。余所见将才杰出者极少，但有志气，即可予以美名，可奖成之。

傲为凶德，凡当大任者，皆以此字致于颠覆。用兵者最戒骄气惰气，作人之道，亦惟骄惰二字，误事最甚。（以上《家书》)

凡用兵，主、客、奇、正，夫人而能言之，未必果能知之

也。守城者为主，攻者为客；守营垒者为主，攻者为客；中途相遇，先至战地者为主，后至者为客；两军相持，先动喊放枪者为客，后呐喊放枪者为主；两人持矛相格斗，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，后动手，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；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，左右两边旁抄出为奇兵；屯宿重兵，坚扎老营，与贼相持者为正兵，分出游兵，飘忽无常，伺隙狙击者为奇兵；意有专向，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，多张疑阵，示人可测者为奇兵；旌旗鲜明，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，羸马疲卒，偃旗息鼓，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；建旗鸣鼓，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，佯败佯退，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。忽主忽客，忽正忽奇，变动无定时，转移无定势，能一一区而别之，则于用兵之道，思过半矣。

兵者，阴事也，哀戚之意，如临亲丧，肃敬之心，如承大祭，庶为近之。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，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，宛转于刀俎之间，仁者将有所不忍，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！无论其败丧也，即使幸胜，而死伤相望，割头洞胸，折臂失足，血肉狼藉，日陈吾前，哀矜之不遑，喜于何有？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，有欢欣之象者，无论或为和悦，或为骄盈，终归于败而已矣。田单之在即墨，将军有死之心，士卒无生之气，此所以破燕也。及其攻狄也，黄金横带，则骋乎淄渑之间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鲁仲连策其必不胜。兵事之宜惨戚，不宜欢欣，亦明矣。嘉庆季年，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，尝语人曰："吾每临阵，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，是日必败；行间若有冷风，身体似不禁寒者，是日必胜。"斯亦肃杀之义也。

田单攻狄，鲁仲连策其不能下，已而果三月不下。田单问之，仲连曰："将军在即墨，坐则织蒉，立则仗锸，为士卒倡，将军有死之心，士卒无生之气，闻君言，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，此所以破燕也。当今将军，东有夜邑之奉，西有淄上之娱，黄金横带，而骋乎淄渑之间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所以不胜也。"余尝深信仲连此语，以为不刊论。同治三年，江宁克复后，余与湘军将士，骄盈娱乐，虑其不可复用，全行遣散归农。至四年五月，余奉命至山东、河南剿捻，湘军从者极少，专用安徽之淮勇。余见淮军将士，虽有挥奋之气，亦乏忧危之怀，窃用为虑，恐其不能平贼。《庄子》云："两军相对，哀者胜矣。"仲连所言以忧勤为胜，以娱乐而不胜，亦即孟子"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"之旨也。其后余因疾病，疏请退休，遂解兵柄，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，削平捻匪，盖淮军之气尚锐，忧危以感士卒之情，振奋以作三军之气，二者皆可致胜，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。余专主忧勤之说，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。聊志于此，以识吾见理之偏，亦见古人格言至论，不可举一概百，言各有所当也。

《史记》叙韩信破魏豹，以木罂渡军，其破龙且，以囊沙壅水，窃尝疑之。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，以骑将冯敬当灌婴，以步将项它当曹参，则两军之数，殆亦各不下万人，木罂之所渡几何？至多不过二三百人，岂足以制胜乎？沙囊壅水，下可渗漏，旁可横溢，自非兴工严塞，断不能筑成大堰，壅下使下流竟绝，如其宽河盛涨，则塞之固难，决之亦复不易，若其小港微流，易壅易决，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。二者揆之事

理，皆不可信。叙兵事莫善于《史记》，史公叙兵，莫详于淮阴传，而其不足据如此！孟子曰: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”君子之作事，既征诸古籍，诹诸人言，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，庶不至冒昧从事耳。

约期打仗，最易误事，然期不可约，信则不可不通也。

治军之道，以“勤”字为先，身勤则强，佚则病；家勤则兴，懒则衰；国勤则治，怠则乱；军勤则胜，惰则败。惰者，暮气也，常常提其朝气为要。

凡打仗，一鼓再鼓，而人不动者，则气必衰减；凡攻垒，一扑再扑，而人不动者，则气必衰减。

守城煞非易事，银米、子药、油盐，有一不备，不可言守备矣——又须得一谋勇兼优者为一城之主。

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。统领营官，须得好真心实肠，是第一义；算路程之远近，算粮仗之阙乏，算彼己之强弱，是第二义。二者微有把握，此外良法虽多，调度虽善，有效有不不效，尽人事以听天而已。

兵者，不得已则用之，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，须人打第一下，我打第二下。

近年从事戎行，每驻扎之处，周历城乡，所见无不毁之屋，无不伐之树，无不破之富家，无不欺之穷民。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，受害于兵者亦二三。目击心伤，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，一至此乎！故每于将官委员告诫，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。

军事有骄气、惰气，皆败气也。孔子之“临事而惧”则绝骄

之源，“好谋而成”则绝惰之源，无时不谋，无事不谋，自无惰时矣。

古人有言曰：“作事威克厥受，虽小必济。”娄敬所谓“逆取顺守”亦此意也。军营用民夫，其先则广取之，虐役之，其后则体恤必周，给钱必均，法可随处变通，总须用人得当耳。

洋烟为坏营规之最，尽行汰去，不可稍存姑待之意。黎明点名，卯正辰初，即可点毕，嗣后每早，或查营，或点名，或看操，三者总行其一，不专行查营一事也。

练勇之道，必须营官昼夜从事，乃可渐几于熟，如鸡伏卵，如炉炼丹，未宜须臾稍离。

战阵之事，须半动半静，动如水，静如山。

军事不可无悍鸷之气，而骄气即与之相连；不可无安详之气，而惰气即与之相连。有二气之利，而无其害，有道君子尚难养得恰好，况弁勇乎！

凡用兵之道，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，多胜；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，多败。敌加于我，审量而后应之者，多胜；漫无审量，轻以兵加于敌者，多败。

凡修垒以壕深为妙。木城及外墙，均有流弊，恐反为贼遮蔽炮子也。

修碉之事，军士四出征剿，有老家以为基址，亦行军一法也。择地有两法，有自固者，有阨贼者。自固者，据高山，择要隘；阨贼者，择平坦必经之路，择浅水津渡之处。嗣后每立一军，则修碉二十座，以为老营，环老营之四面，方三百里，皆可往来梭剿，庶几可战可守，可奇可正，得四军可靠者，则

变化无穷。于景镇作一榜样，而他军效法行之，可得也！但不知何为法术，亦可得见乎？

与李少荃、许仙屏言团练之无益于办贼，直可尽废，如必欲团练，则不可不少假以威权。

近年驭将，失之宽厚，又与诸军相距过远，危险之际，弊端百出，然后知古人所云："作事威克厥爱，虽小必济。"反是，乃败道也。

持之以敬，临之以庄，无声无形之际，常有懔然难犯之象，则人知威矣。孟子曰："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"守是二者，虽蛮貊之邦可行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？

带勇之法，用恩莫如用仁，用威莫如用礼。仁者，即所谓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也。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，尝望其成立，望其发达，则人知恩矣。礼者，即所谓无众寡，无大小，无敢慢，泰而不骄也。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威而不猛也。持之以敬，临之以庄，无形无声之际，常有懔然难犯之象，则人知威矣。守斯二者，虽蛮貊之邦行矣，何兵勇之不可治哉？

余至武昌火药局，看造火药之法。以铜为轮，以铁为辗，圜地为大磨盘，以牛碾之。盘大径二丈三尺，周围七丈许，每盘用四牛，每牛速曳两轮。盘外周围沟槽，约宽八寸许，火药在槽内，牛行槽外，驭牛之人行槽内，每牛以一人驭之，每两牛四轮之后，则有铲药者一人，随之执铜铲，于槽内铲动，庶辗过之后，火药不患太紧也。又有小磨盘，磨矿与磨麦相似，仅用一人。又有柜、筛矿、筛炭。其法绝精绝，非图说不能

明。

营务处之道，一在树人，一则立法。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，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。树人之道有二，一曰知人善任，一曰陶熔造就。

凡军骄气，则有浮淫之色；惰气，则有晦滞之色。须时时察看，而补救之。

带兵之道，“勤”“恕”“廉”“明”四字，缺一不可也，但兵以力作主，巧作客。

军务须从日用眠食上下手。

吕蒙诛取铠之卒，魏绛戮乱行之仆，古人处此，岂以为名？非是则无以警众。

窄路打胜仗，全系头敌数人，若头敌站不住，后面虽有好手，亦被人挤退了。

出青之法，即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所谓就草。

天下之人，稍有才智者，心思有所见，以自旌异于人，好胜者，此也，好名者，亦此也。同当兵勇，则思于兵勇翘然而出其类；同当长夫，则思于长夫中翘然而出其类；同当将官，则思于将官中翘然而出其类；同为主帅，则思于众帅中翘然而出其类。虽才智有大小浅深之不同，其不知足，不安分，则一也。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，而后可与言道。

古人以用兵之道，通于声律，故听音乐而知兵之胜败，国之存亡。余生平于音律算法，二者一无所解，故不能知兵耳。

用兵之难，莫大于见人危而不能救。

明戚继光《纪效新书》中有立牌，即古之盾也，有圆牌，

即今之藤牌也，统谓之曰挡牌。又有所谓刚柔牌者，其法以生漆牛皮蒙于外，而以湖绵搓成小团，及头发装于内，盖戚氏自以巧思制造，非有师于古也。古之干盾，所以捍御矢石，今之挡牌，所以捍御炮子，炮子所当，无坚不破，岂矢石所可同年而语哉？国藩初办水师时，尝博求御炮子之法，以鱼网数层，悬空张挂，炮子一过即穿，不能御也。以絮被渍湿张挂，炮子一过即穿，不能御也。以生牛皮悬于船旁，以藤牌陈于船梢，不能御也。以此而推，戚氏之刚柔牌，不足以御炮子明矣。鸟枪子如梧子大者，或有法以御之，抬枪子、劈山炮子，凡大如黄豆以上者，竟无拒御之法。近时杨军门、載福等，深知炮子之无可御，遂屏弃鱼网、水絮、牛皮等物，一切不用，直以血肉之躯，植立船头，可避者避之，不可避者听之，而其麾下，水师弁勇，亦相率而植立直前，无所回避。明于此义，而古来干盾橹牌诸器，皆可废矣。友人刘腾鸿峙衡治军，刁斗森严，凛不可犯，临阵则伏根行首，坚立如山，有名将之风，惟过于自熹。在武昌时，尝独立城下，呼贼以炮子击之，贼发十余炮不中，坚坐良久乃还。在端州时亦如是，卒以徇难。殒我壮士，人百莫赎！此则刚毅太过，于好谋而成之道，少有违耳。

余初不解造群子之法，以生铁令铸工铸之，渣滓未融，经药辄散，且多蜂眼，鸣而不能及远。乃与吴坤修竹庄商用熟铁打造，其法以铁先炼成直条，每条烧红其端，截出半寸，打成圆颗，又烧其端，又打成颗。——每颗如葡萄大——后至江西，商之姚镲，以此法打造，姚君又作为铁模，半涡截铁条之端，置之模中，宛转锤炼，圆滑可爱，于是及远较多一里有奇

也。今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省，打造群子，均用此法。每炮用百余颗，多者或三四百颗，喷薄而出，如珠如雨，殆无隙地，当之辄碎。不仁之器，莫甚于此矣。然流疆尚未靖谧，此其亟宜讲求者也。

行军之道，有依次而进者，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。姑以《通鉴》所纪兵事言之。宋明帝泰始二年，晋安王子勋之乱，袁颛相拒于浓湖，久未决，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："贼据上游，兵强地盛，我虽持之有余，而制之不足。若以奇兵潜出其上，因险而壁，见利而动，使其首尾周遑，进退疑阻，中流既梗，粮运自艰，此制贼之奇也。铁溪江岸最狭，去大军不远，下临洄洑，船下必来泊岸。又有横浦，可以藏船。千人守岸，万夫不能过，冲要之地，莫出于此。"沈攸之、吴喜并赞其策，乃选战士七千，轻舸二百，配与兴世。兴世率其众，泝流稍上，寻复退归，如是者屡日，贼将刘胡闻之，笑曰："我尚不敢越彼，下取扬州，张兴世何人，欲轻据我上?"不为之备。一夕四更，值便风，兴世举帆直前，渡湖白，过鹊尾，胡既觉，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，翼之而进。戊戌夕，兴世宿景洪浦，灵秀亦留，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。己亥，兴世引兵进据之，灵秀不能禁。庚子，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，来攻钱溪，将士欲迎击，兴世禁之曰："贼来尚远，气盛而矢骤，骤既易尽，盛亦易衰，不如待之。"令将士治城如故。俄而胡来，转近船，入洄洑，兴世命寿寂之、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，众将相继并进，胡收兵而下，兴世遂于钱溪立城。国藩按：是时官军在下游赭圻，袁颛等在

上游之浓湖，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，更上乃为钱溪，越浓湖、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，此险途也。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，粮运中梗，而鹊尾、浓湖并以溃降。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。

泰始三年，魏尉元上表言："贼向彭城，必由清泗过宿豫，历下邳；趋青州，亦由下邳、沂水，经东安。此数者，皆为贼用兵之要。今若先定下邳，平宿豫，镇淮扬，戌东安，前青、冀诸州可不攻而克。若四镇不服，青、冀难拔，百姓狼顾，犹怀侥幸之心。臣愚以为宜释冀、青之师，先定东南之地，断刘彧北顾之意，绝愚民南望之心。如此，则淮北自举，暂劳永逸。"国藩按：宋与魏历世兵争，有青州、历城、徐州诸镇，远在海岱与魏接畛，而下邳、宿豫、沂水、东安四城，乃在淮南去魏尚远，魏越青州诸镇，而进攻四城，此险途也。厥后四城破，而青州、历城、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，此越镇进攻之胜者也。

梁简文帝二年，侯景之变，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，不设备。（西阳即今黄州）侯景以江夏空虚，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，由淮内袭郢州。丙午，大风疾雨，天色晦冥，子仙等入城，方诸迎拜，遂擒鲍泉、虞豫，送于景所。景因便风，中江举帆，送越徐文盛等军直上，入江夏，文盛众惧而溃。国藩按：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夹江筑垒，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，此险途也。而江夏以无备而破，徐军以失势而溃，此越寨进攻之胜者也。

陈文帝天嘉元年，王琳屯西岸之栅口，侯瑱屯东岸之芜

湖，相持百余日，旋均出江外，隔洲而泊。二月丙申，西南风急，琳引兵直趋建康，瑱等徐出芜湖，蹑其后，西南风翻为瑱用，琳掷火炬以烧陈船，皆反烧其船，瑱发拍侯击琳舰，又以蒙冲小船，击其舰，琳军大败，军士溺死什二三，余皆弃舟登岸。国藩按：王琳与侯瑱同屯芜湖之上，琳乃越瑱军而直下金陵，此险途也。而瑱军自后蹑之，反为所破，此越寨进攻之败者也。

唐贞观十九年，太宗亲征高丽，既拔辽东盖平诸城，至安市，将决战，高丽，靺鞨合兵为陈，长四十里。江夏王道宗曰："高丽颂国以拒王师，平壤之守必强，愿假臣精兵千，覆其本根，则数十万之众，可不战能降。"上不应。后攻安市，竟不能拔。降将请先攻乌骨城，众议不从，遂自安市班师。国藩按：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，此虽险途，而实制胜之奇兵也，太宗不从，无功而返，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。

安史之乱，李泌请命建宁王琰为范阳节度大使，并寨北出，与李光弼南北犄角，以取范阳。（泌欲使建宁要自灵夏并丰胜、灵朔之寨直捣妫檀，攻范阳之北，光弼自太原取恒定，攻范阳之南）覆其巢穴，贼远则无所归，留则不获安然，后大军四合而攻之，必成擒矣。上悦，已而不果行。国藩按：是时大军在扶风，郭子仪在冯翊，李光弼在太原，势宜先取两京，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，此亦制胜之奇兵也。事不果行，致史思明为关洛之患，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。

元和十二年，淮蔡之役，李佑言于李愬曰：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，守州城者，皆羸老之卒，可以乘虚直抵其

城。比贼将闻之，元济已成擒矣。”愬然之。十月辛未，李愬、李佑、李忠义、李进诚军出，东行十六里，夜至张柴村，尽杀其戍卒及烽子，据其栅，命士少休，食干粮，整羁靮，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，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。复夜引兵出门，时大风雪，旌旗裂，夜半雪愈甚，行七十里四鼓，愬至蔡州城下，无一人知者。李佑、李忠义镬其城为坎，以先登。愬入居元济外宅，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。国藩按：元济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，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，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。

朱梁均王四年，楚岳州刺史许德勋，将水军巡边，夜分南风暴起，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，以绳梯登城，径趋州署，执吴刺史马邺，大掠而还。德勋曰：“鄂州将邀我，宜备之。”环曰：“我军入黄州，鄂人不知，奄过其城，彼自救不暇，安能邀我？”乃展旗鸣鼓而行，鄂人不敢逼。国藩按：楚之岳州东北，与吴为邻，嘉鱼、陆日等处，吴必立寨设备，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，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。

唐同光元年，后唐与朱梁相拒于杨刘、德胜之间，时梁将段凝军，临河之南（即澶渊，今开州），王彦章进逼郓州（今东平府）。唐臣李绍宏等，请弃郓州与梁约合，帝独召郭崇韬问之，对曰：“降者皆言大梁无兵，陛下若留兵守魏，固保杨刘，自以精兵长驱入汴，彼城中既空虚，必望风自溃。苟伪主授首，则诸将自降矣。”帝曰：“此正合朕意。”冬，十月壬申，帝大军自杨刘济河。癸酉，至郓州。甲戌，围中都城，破之，擒王彦章。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，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，然后观衅而动，康廷孝、李嗣源请亟取大梁。乙亥，帝发郓州中

都。丁丑，至曹州。己卯，至大梁，灭梁。壬午，段凝将其众五万，自滑州济河入援，解甲请降。国藩按：郭崇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，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郓州，段凝军在河上，越两寨而进攻，此险途也。厥后破中都，擒王彦章，而段凝犹在河北，越一寨而进攻，亦险机也。然段凝隔于江北，若自白马南济，则阻于大河，若自下游直济，一阻于大河，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，势难于援，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，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。

以上九事。张兴世之据钱溪，宋子仙之取郢州，许德勋之下黄州，皆水路越攻而胜，王琳之下金陵，以水路越攻而败。尉元之取下邳四城，李愬之入蔡州，郭崇韬之策汴梁，以陆路越攻而得之，李道宗之策平壤，李泌之策范阳，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。成败得失，固无一定之轨辙也。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，贼目陈玉成据蕲州，秦日纲据田镇，我舟师越蕲州而直下。十三日，攻破田家镇。十四日，蕲州之贼亦溃。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。十一月，水陆各军会于九江，时贼目林启荣据九江，黄文金据湖口，石达开、罗大纲等同在湖口，我舟师彭玉麟等，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，陆军罗泽南等，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。十二日，水师败挫，二十四日，陆军亦无利而归。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。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，武汉、黄州未破，杨载福以舟师驶下，直至九江。七年九月二十八日，九江、安庆未破，杨载福以舟师驶下，直至旧县，往来如飞。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。故知“胜败无常，视将才为转移”耳。当时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，发于国藩，定于罗君罗山、刘君孟容

二人，事败之后，或深咎此策之失，且专归罪于刘君者，非事实也。（以上《日记》）

疆场之役，所以磨练豪杰之资也，前代如王伯安、孙高阳，其初亦不过讲求地利耳，其后遂为儒将，岂不贵乎阅历哉？

壮勇贵精而不贵多，设局宜合而不宜分。湘潭、宁乡两县，各交界之所，不必另立练局，但在城内立一总局，两处多设探报，贼至则风雨疾驱，仍可御于境上。城内总局人数亦不必多，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，则固可以一战。要须简择精严，临阵不至兽骇鸟散，则虽少亦决其有济。

就现在之额兵，练之而化为有用，诚为善策，然习气太盛，安能更铸其面目，而荡涤其肠胃？恐岳王复生，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，孔子复生，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。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，不可练之而为劲卒，新募之勇，却可练之使补额兵。

乡村宜团而不宜练，城厢宜练而不宜多，如此立说，明知有日就懈散之弊，然懈散之弊尚少，若一意操切行之，则新进生事者，持札四出，讹索逼勒，无所不至。功无尺寸，而弊重丘山，亦良可深虑也。

今日将欲灭贼，必先诸将一心，万众一气，而后可以言战，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，与今日调遣之成法，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，自非别树一帜，改弦更张，断不能办此贼也。鄙意欲练乡勇万人，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，以忠义之气为主，而辅之以训练之勤，相激相劘，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，或可驰驱中原，渐望澄清。

今日之兵，概可伤恨者，在“败不相救”四字，彼营出队，此营张目而旁观，哆口而微笑。见其胜则深妒之，恐其得赏银，恐其获保奏；见其败则袖手不顾，虽全军覆没，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。以仆所闻，在在皆然，盖缘调兵之初，此营一百，彼营五十，征兵一千，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，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。而统领之将，又非平日本营之官。一省所期若此，他省亦如之。即同一营也，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，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，出征有先后，赴防有远近劳逸，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，败不相救之故，半由于此。又有主将远隔，不奉令箭，不敢出救者，又有平日构隙，虽奉令箭，故迟回不往救者。至于兵与勇遇，尤嫉恨刺骨，或且佯为相救，而倒戈以害勇，翼蔽以纵贼。

“团练”二字，当分为两层，团即保甲之法，清查户口，不许容留匪人，一言尽之矣。练即养丁，请师、制旗、造械，为费较多，乡人往往疑畏不行。今练成择人而举，团则宜遍地兴办，总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绝勾引为先务，遂设一审案局。

民间倡为谣言，反谓“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”。国藩痛恨斯言，恐民心一去，不可挽回，誓欲练成一旅，秋毫无犯，以挽民心而塞民口。每逢三八操演，集诸勇而教之，反复开导，至千百语，但令其无扰百姓。

近时各营之兵，东调一百，西拨五十，将与将不和，卒与卒不习，胜则相忌，败则不相救，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，亦且各怀携贰，离心离德。居今之世，用今之兵，虽诸葛复起，未必能灭此贼也。鄙意必须万众一心，诸将一气，而后改弦更

张，或有成功之一日。

带勇之人，第一要才堪治民，第二要不怕死，第三要不急急名利，第四要耐受辛苦。治民之才，不外“公”“明”“勤”三字，不公、不明，则诸勇必不悦服，不勤，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，故第一要务在此；不怕死，则临阵当先，士卒乃可效命，故次之；为名利而出者，保举稍迟则怨，稍不如意则怨，与同辈争薪水，与士卒争毫厘，故又次之；身体羸弱者，过劳则病，精神短缺者，久用则散，故又次之。四者似过于求备，而苟阙其一，则万不可以带勇，故弟尝谓，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，文经武纬之才。

带勇之人，不苛求乎全材，宜因量以器使，然血性为主，廉明为用，三者缺一，若失輗軏，终不能行一步也。

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，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。后世将弁，专恃粮重赏优，为牢宠兵心之具，其本为已浅矣，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，财尽则冷落兽散。

练卒宜十分精强，器械宜十分精致，乃可卧薪尝胆，艰难百战，不然，则不教之卒，窳败之器，何省不可骤办，而必出自湖南万里长征多费饷项哉?

各勇不穿着软料衣服，止许穿布衣，不许穿鞋，止许穿草鞋，哨长亦然。打仗同进同退，不许独后，亦不许独先，割首级，夺旗帜，亦无赏。

练勇之道，必须营官昼夜从事，乃可渐几于熟，如鸡伏卵，如炉炼丹，未宜须臾稍离。前与璞山面议，每营有文武兼备之营官，始克照料一切。

此次募勇，成军以出，要须卧薪尝胆，勤操苦练，养成艰难百战之卒，预为东征不归之计。若草率从事，驱不教之士，执窳脆之器，行三千里之远，以当虎狼百万之贼，未与交锋，而军士之气固以馁矣，虽有一二主者忠义奋发，亦无以作其众而贞于久也。

国藩立朝有年，更事孔多，曾不能以泛悠之毁誉，定伦类之优劣，财有军务所关，不揆事理之当否，而徒贵耳贱目，逞我私臆乎!

阵法原无一定，然以一队言之，则以“鸳鸯”“三才”二阵为要；以一营言之，则一正两奇、一接应、一设伏，四者断不可缺一。此外自为变化。将多人以御剧寇，断不可无阵法也。

江中鏖战之船，须二百号，其余雇备民船，随助声势者，须八百号。战船之中，每号配水勇二十人，民船之中，凡煤米油盐百货之需，无不装载，技艺工匠杂流之人，无不备具。船行中流，两岸陆兵，夹江而下，兵勇所得之银，换舟中之钱，所用之钱，即买舟中之货，庶兵勇所至，无米盐缺乏之患，无昂贵数倍之苦，而展转灌输，其银钱仍不出乎水陆两营之外。

两岸陆路之勇，夹江而下，兵勇所得之口粮银两，即换舟中之钱，所用之钱，即买舟中之货，庶无盐米缺乏之患，无昂贵数倍之苦，而银钱展转灌输，仍不出水陆两营之外。否则，陆勇数千，贸然一行，九江以下，千里萧条，无食可买，无钱可换，虽有忠奋凌霄，亦只得向江水而痛哭耳! 是以国藩私计，总须舟载食物，水陆并进。

水勇佳者难得，然不难于放炮，而难于荡桨使舵。国藩之

意，拟即专雇水手，盖水师不可遽学为水手，水手却能即学为水师。

水路有战船，必须两岸劲兵夹江护行。

岳王复生，或可换孱兵之筋骨，孔子复生，难遽变营队之习气，虽语涉谐谑，实痛切之言也。今欲图谋大局，万众一心，自须别开生面，斩新日月，专用新招之勇，求忠义之士将之，不杂入营稍久之兵，不用守备以上之将。

国藩数年以来，痛恨军营习气，武弁自守备以上，无一人不丧尽天良，故决计不用营兵，不用镇将。

平昔訾人出征迟滞，或咎人军兴浪费。及身膺斯责，则其迟滞尤久，而其浪费更多。履之后艰，于兹益信。

扎营宜深沟高垒，虽仅一宿，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，但使能守我营垒，安如泰山，纵不能进攻，亦无损于大局。

哨探严明，离贼既近，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，敌之来路，应敌之路，埋伏之路，胜仗追贼之路，一一探明，切勿孟浪!

未经战阵之勇，每好言战，带兵者亦然。若稍有阅历，但觉我军处处瑕隙，无一可恃，不轻言战矣。

进则争前，退则散乱，三五人保住阵脚，即是劲旅，无此三五人者，则其初每成先胜后败之局，其后遂为屡北不振之师，此盖军旅强弱之恒态。

卫青人奴，拜将封侯，身尚贵主，此何等时，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!

凡善弈者，每于棋危劫急之时，一面自救，一面破敌，往往因病成妍，转败为功，善用兵者亦然。

己无声而后可以听人之声，己无形而后可以伺人之形，抚贼之备物太甚者，其中盖有所不足也。以精心察之，冷眼窥之，无乘以躁气，无淆以众论，自能觑出可破之隙。若急于求效，阅以浮情客气，则或泰山当前不克见，以瓦注者巧，以钩注者惮，以黄金注者昏，外重而内轻，其为蔽也久矣。

用兵无他妙巧，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。孙仲谋之攻合肥，受创于张辽，诸葛武侯之攻陈仓，受创于郝昭，皆初气过锐，渐就衰竭之故。惟荀罃之拔逼阳，气已竭而忽振，陆抗之拔西陵，预料城之不能遽下，而蓄养锐气，先备外援，以待内之自敝，此善于用气者也。足下忠勇内蕴，迈往无前，惟猛进有余，好谋不足。吾愿足下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，不愿学荀罃气已竭而复振之，愿算毕而后战，不宜具战而徐算。

士卒不许有一人闲言闲语，稍触别营，不特宜戢本营六营，兼宜小心和协别营之将领。兵，犹火也，勿戢将自焚也。

军事以气为主，瀹去旧气，乃能重生新气。若不改头换面，长守此坚壁，以日夜严防而不得少息，则积而成陈腐之气，如败血之不足养身也。

濠中之土，宜覆于墙上，不可覆于外濠，宜壁立斗绝，不可斜坡陁下。

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”，故古诗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之句，君子以为知道。自仆行军以来，每介疑胜败之际，战兢恐惧上下怵惕者，其后常为大胜，或当志得意满之候，各路云集，狃于屡胜，将卒矜慢，其后常有意外之失。

军行，以水泉甘洁为最难得之境，其无活水清泉之处，不

可驻也。

用兵之道，与读书同，不日进则日退，须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”为妙。

目下贼氛正盛，我军宜蓄税以俟时，沉几以观变，如必须退兵，则不妨少退以蓄势，待得机然后再进。兵法有进有退，古名将非全无退时也。望斟酌行之。

崖角岭一冲太长，进冲甚易，退回甚难，此行兵者忌也。此时审几度势，但宜稳扎，不宜轻进，名将以救败为第一难事。

凡兵勇太少则军威不壮，太多则弱者间或反为强者之累，弟之不肯轻用团勇，亦执是故。若能借其人多以助我之势，而临阵又不为其所累，则有益而无损，到处乡团皆可用矣。

国藩平日不善临阵，故友人相戒，但宜在远处调度，不宜至近处对敌，恐各统领营官分心以护卫鄙人，转不能冲锋应变，出奇制胜也。

连日各处募勇者甚多，应募者渐少，卒之择将甚于将之择卒，朝秦夕楚轻去其主，辛苦教练，甫觉可用，转瞬已失其所在矣。或在此营当散勇，则贪易一营以充什长，甫得什长，又思易一营以充哨长。若兵则壹列尺籍，终身不改，鄙意欲借兵呆板之风，稍变勇浮动之习。

吏治，有常者也，可先立法而后求人。兵事，无常者也，当先求人而后立法，求人以统领为最难，营官亦颇不易得。

耳不两听而聪，目不两视而明。兵勇愚蠢，自须专习一途，以壹其心志。上岸杀贼，洗足上船之说，当筑濡须坞时，

已知其不可行矣。

军家之一胜一败，其炎凉意态，往往出素所亲爱之人，若更事稍多，亦自见惯不惊。

两次挫失之后，弁勇心目中，不无轻疑主将之意。田单拜神人为师，亦以势弱恐下不我信也。望于士卒前少存不自足之怀，无当大股，无贪奇功，得小小胜仗数次，则士气渐转而可有为矣。

防守之统领，已属难得，游击之统领，尤为可遇而不可求。阁下静能生明，专在人材上用心，犹为费力少而收效多，何如?

将来贼平之后，勇则归农，弁目之精强者，则得缺归伍，亦销患之一道也。

承询选将一节，猥以湖湘俊彦明兴，推求汲引之原，鄙人瞀瞀，奚足以言衡鉴? 风云际遇，时或使之，生当是邦，会逢其适，于鄙钝初无与也。抑又窃疑古人论将，神明变幻，不可方物，几于百长并集，一短难容，恐亦史册追崇之辞，初非当日预定之品。要以衡才不拘一格，论事不求苛细，无因寸朽而弃连抱，无施数罟以失巨鳞，斯先哲之恒言，虽愚蒙而可勉。

稳扎坚守，严纪律而爱百姓，尚属人力之所能勉，行之不懈，亦弭谤之一端也。

古来义士仁人，行军用兵之道，专重救人之急，解人之围，是以义声播于遐迩。

来教"分制援贼，包打胜仗"等语，无乃期许过奢。鄙人教练之才，非战阵之才也，守黄梅、守石牌或可竭力任之，拒援

贼，则敬谢不敏。“人贵自知”，不敢不确陈其短耳。

近年军中阅历有年，益知天下事，当于大处着眼，小处下手。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，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，则下梢全无把握。故国藩治军，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，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，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，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。所最难者，近日调兵、拨饷、察吏、选将，皆以应酬人情之道行之，不问事势之缓急，谕旨之宽严。苟无人情，百求罔应，即举劾赏罚。无人情则虽大贤莫荐，有人情则虽巨憝亦释，故贼焰虽已渐衰，而人心殊未厌乱。每独居深念，憾不得与阁下促膝密语，一摅积愫。

凡临敌观气色，有二可虑，骄气，则有浮淫之色（淫溢也，大也，漫也）；惰气，则有晻滞之色（晻晦也，暗也）。望体察而补救之。

骄气惰气等语，却不宜与人说及，此等默察之而默救之耳！凡与诸将语，理不宜深，令不宜烦，愈易愈简愈妙也。不特与诸将语为然，即吾辈治心治身，理亦不可太多，知亦不可太杂，切身日日用得著的，不过一两句，所谓“守约”也。

鄙意欲仿六年八月鲁家港御石逆之法，直待贼来扑营，坚壁不出，待其惰归而后出击，亦不远追，如是二日，彼之锐气少沮，我之识力稍定，然后设法击之，则真贼与裹里雇者，情状分明矣。

河淮以北之民，赋性刚劲，耐寒习苦，囊裹干粮，且行且食，以该处之兵，办本地之贼，必可得力。若敝部皆衡湘之士，狃于南方风气，不惯面食，冬至风帽皮衣，炭盘手炉，刻

不能离，罗、李名将，亦不免于冬烘气象。

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，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，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，即所以要获名誉者亦在此。望阁下实心行之，幸勿视为老生常谈也。至于战胜攻取，虽无把握，若守之必固，则可以人力操其权。

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。孔子云“临事而惧”，则绝骄之源。“好谋而成”，则绝惰之源，平日无时不谋，无事不谋，自无惰时矣。外间或言阁下好笼罩人，己所不知者，以言话人使言之，人言未毕，则又以己意承接而引伸之，好以聪明绌人而不以至诚待人。国藩久闻此语，未便遽进箴规，今既受统领重任，务祈绌己之聪明，贬己之智术，凡军中大小事件，殷殷请教于朱云崖，处处出于至诚，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。

早夜站墙，日日操练，断不可闲。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，无论居家居官行军，皆以勤字为本。黎明早起，勤字中之一端也。

用兵久，则骄惰自生，骄惰，则未有不败者。勤字所以医惰，慎字所以医骄，此二字之先，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。立志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亦开，鬼神亦避，此在己之诚也。人之生也直，与武员相交接，尤贵乎直。文员之心，多曲、多歪、多不坦白，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，必尽去歪曲私衷，事事推心置腹，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，此接物之诚也。以诚字为之本，以勤字慎字为之用，庶几免于大戾，免于大败。

楚军水陆之好处，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。若官气增一分，

则血性必减一分。八九两年，余过湖口时，彼此皆不免有官气，此次余与厚庵阁下，皆当力戒以挽风气。

今大难之起，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，实以官气太重，心窍太多，漓朴散醇，真意荡然。湘勇之兴，凡官气重心窍多者，在所必斥，历岁稍久，亦未免沾染习气。

军事是极质之事，廿三史除班马外，皆文人以意为之，不知甲仗为何物，战阵为何事，浮词伪语，随意编造，断不可信。仆于《通鉴》中之不可信者，皆用笔识出矣。退庵若以编辑廿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，则门径已差，难与图功。阁下与之至交，须劝之尽弃故纸，专从事于点名、看操、查墙子诸事也。

鄙人近岁在军，不向战事之利钝，但课一己之勤惰，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，曾无小补。不若自习勤劳，犹可稍求一心之安。

家世寒素，深知一粒一丝之匪易。近年从事戎行，每驻扎之处，周历城乡，所见无不毁之屋，无不伐之树，无不破之富家，无不欺之穷民。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，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，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一至此乎！故每与将官委员告戒，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。虽行之未必有效，差幸与阁下来示意趣相同。

主守则专守，主战则专战，主城则专修城，主垒则专修垒，切不可脚踏两边桥，临时张皇也。

战时无他谬巧，大约队伍不错乱，枪炮不早发，二者即操可胜之权。贼若凭坚城而守，我军仰攻，断难得手。

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，必不可轻用险著，平日非至正之道，必不可轻用奇谋。然则稳也，正也，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；险也，奇也，天机之凑泊于临时者也。

布置须四路照顾，不可挤在一处。贼若来时，当头敌者，须择一好手，窄路打仗，胜败全系头敌数人，若头敌站不住，后面虽有好手，亦被人挤退了。

治军之道，以勤字为先。身勤则强，佚则病；家勤则兴，懒则衰；国勤则治，怠则乱；军勤则胜，惰则败。惰者，暮气也。求阁下以身率之，常常提其朝气为要。

治军以勤字为先，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。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，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，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。徽防挈眷扰民，习气已深，实难挽回。吾辈当共习勤劳，先之以愧厉，继之以痛惩。阁下若有志斯事，或零招一二哨训练，绳以敝处营规，尽变徽防积习，如果可用，则逐渐增加，以是保卫珂乡，即以是共维大局。

凡打仗，一鼓再鼓而人不动者，则气必衰减；凡攻垒，一扑再扑而人不动者，则气必衰减。

择地有两法，有自固者，有扼贼者。自固者，择高山，择要隘；扼贼者，择平坦必经之路，择浅水津渡之处。嗣后每立一军，则修碉二十座以为老营，环老营之四面方三百里，皆可往来梭剿，庶几可战可守，可奇可正，得四军可靠者，则变化无穷。

凡用兵之道，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，本弱而故示敌以

强者多败；敌加于我，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，漫无审量，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。阁下常犯此二忌，嗣后望勤加训练，不患无交战之时，但患无能战之具耳。

石垒之法，约二丈二尺高，在土内基址砌四尺，出土外者一丈八尺，厚如修敦仁碉之式。一丈以上安门，门上不过一二尺耳，大可容一哨人（合勇夫不过百二十人），断不可再大。内作四舱，火药舱、水舱，上不住人，子弹舱、米盐舱，上可住人。墙不甚厚，则守垛者无子墙可站，宜于砌至丈五六尺时，用横木砌于砖石之内，架板于横木挑之上，如栈道然，以备站墙之用。

凡出队，有宜速者，有宜迟者。宜速者，我去寻贼，先发制人者也；宜迟者，贼来寻我，以主待客者也。主气常静，客气常动，客气先盛而后衰，主气先老而后壮。故善用兵者，最喜为主，不喜作客。或我寻贼去先发制人，或贼寻我以主待客，总须审定乃行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，贸然一出也。（以上《书札》）

三军听我苦口说，教你陆战真秘诀。第一扎营要端详，营盘选个好山冈。不要低洼潮湿地，不要一坦太平洋。后有退步前有进，一半见面一半藏。看定地方插标记，插起竹竿牵绳墙。绳子围出三道圈，内圈略宽外圈窄。六尺墙脚八尺壕，壕要筑紧墙要牢。正墙高要七尺满，子墙只有一半高。烂泥碎石不坚固，雨后倒塌一缸糟。一营只开两道门，门外逐驱闲杂人。周围挖些好茅厕，免得热天臭气熏。三里以外把个卡，日日守卡夜夜巡。第二打仗要细思，出队要分三大支。中间一支

且扎住，左右两支先出去。另把一支打接应，再要一支埋伏定。队伍排在山坡上，营官四处好瞭望。看他那边是来路，看他那边是去向。看他那路有埋伏，看他那路有强将。那处来的真贼头，那边做的假模样。件件看清件件说，说得人人都胆壮。他呐喊来我不喊，他放枪来我不放。他若扑来我不动，待他疲了再接仗。起手要阴后要阳，出队要弱收队强。初交手时如老鼠，越打越强如老虎。打散贼匪四山逃，追贼专从两边抄。逢屋逢山搜埋伏，队伍切莫乱分毫。第三行路要分班，各营队伍莫乱参。四六队伍走前后，锅帐担子走中间。不许争先太拥挤，不许落后太孤单。选个探马向前探，要选明白真好汉。每日先走二十里，一步一步仔细看。遇着树木探村庄，遇着河水探桥梁。遇着岔路探埋伏，左边右边都要防。遇着贼匪来迎敌，飞马回报不要忙。看定地势并虚实，迟报一刻也不妨。前有探马走前站，后有将官押尾帮。过了尾帮落后边，插他耳箭打一千。第四规矩要肃静，有礼有法有号令。哨官管兵莫太宽，营官也要严哨官。出营归营要告假，朔日望日要请安。若有公事穿衣服，大家出来站个班。营门摆设杖和枷，闲人进来便锁拿。不许吸烟并赌博，不许高声太喧哗。奸淫掳掠定要斩，巡更传令都要查。起更各哨就安排，传齐夫勇点名来。营官三夜点一次，哨官每夜点一回。任凭客到文书到，营门一闭总不开。衣服装扮要料峭，莫穿红绿惹人笑。哨官不许穿长衣，兵勇不许穿软料。脚上草鞋紧紧穿，身上腰带紧紧缠。头上包布紧紧扎，英雄样子都齐全。第五军器要整齐，各人制件好东西。杂木杆子溜溜圆，又光又硬又发绵。常常在手

摸得久，越摸越熟越值钱。锚头只要六寸长，耍出杨家梨花枪。大刀要轻腰刀重，快电如闪白如霜。枪炮钻洗要干净，铅子个个用合膛。生漆皮桶盛火药，勤翻勤晒见太阳。锄锹镢子要粗大，斧头要嵌三分钢。火球都要亲手制，六分净硝四分磺。旌旗三月换一次，红的印心白的镶。统领八面营官四，队长一面哨官双。树树摇出似飞虎，对对走出如鸳鸯。第六兵勇要演操，清清静静莫号嘈。早习大刀并锚子，晚习扒墙并跳壕。壕沟要跳八尺宽，墙子要扒七尺高。树个靶子十丈远，火球石子手中抛。闲时寻个宽地方，又演跑队又演枪。鸟枪手劲习个稳，抬枪眼力习个准。灌起铅子习打靶，翻山过水习跑马。事事操习事事精，百战百胜有名声。这个六条句句好，人人唱熟是秘宝。兵勇甘苦我尽知，生怕你们吃了亏。仔细唱我得胜歌，保你福多寿又多。

三军个个仔细听，行军先要爱百姓。贼匪害了百姓们，全靠官兵来救人。百姓被贼吃了苦，全靠官兵来作主。第一扎营不要懒，莫走人家取门板。莫拆民房搬砖石，莫踹禾苗坏田产。莫打民间鸭和鸡，莫借民间锅和碗。莫派民夫来挖壕，莫到民间去打馆。筑墙莫拦街前路，砍柴莫砍坟上树。挑水莫挑有鱼塘，凡事都要让一步。第二行路要端详，夜夜总要支帐房。莫进城市占铺店，莫向乡间借村庄。人有小事莫喧哗，人不躲路莫挤他。无钱莫扯道边菜，无钱莫吃便宜茶。更有一句要紧书，切莫掳人当长夫。一人被掳挑担去，一家啼哭不安居。娘哭子来眼也肿，妻哭夫来眼也枯。从中地保又讹钱，分队各团并各都。有夫派夫无派钱，牵了驴马又牵猪。鸡飞狗走

都吓倒，塘里吓死几条鱼。第三号令要严明，兵勇不许乱出营。走出营来就学坏，总是百姓来受害。或走大家讹钱文，或走小家调妇人。邀些地痞做伙计，买些烧酒同喝醉。逢着百姓就要打，遇着店家就发气。可怜百姓打出血，吃了大亏不敢说。生怕老将不自在，还要出钱去陪罪。要得百姓稍安静，先要兵勇听号令。陆军不许乱出营，水军不许岸上行。在家皆是做良民，出来当兵也是人。官兵贼匪本不同，官兵是人贼是禽。官兵不抢贼匪抢，官兵不淫贼匪淫。若是官兵也淫抢，便同贼匪一条心。官兵与贼不分明，到处传出丑声名。百姓听得就心酸，上司听得皱眉尖。上司不肯发粮饷，百姓不肯卖米盐。爱民之军处处嘉，扰民之军处处嫌。我的军士跟我早，多年在外名声好。如今百姓更穷困，愿我军士听教训。军士与民如一家，千记不可欺负他。日日唱熟爱民歌，天和地和又人和。

莫打鼓来莫打锣，听我唱这解散歌。如今贼多有缘故，大半都是掳进去。掳了良民当长毛，个个心中都想逃。官兵若杀胁从人，可怜冤枉无处伸。良民一朝被贼掳，吃尽千辛并万苦。初掳进去就挑担，板子打得皮肉烂。又要煮饭又搬柴，上无衣服下无鞋。看看头发一寸长，就要逼他上战场。初上战场眼哭肿，又羞又恨又懵懂。向前又怕官兵砍，退后又怕长毛斩。一年两载发更长，从此不敢回家乡。一封家信无处寄，背地落泪想爷娘。被掳太久家太贫，儿子饿死妻嫁人。半夜偷逃想回家，层层贼卡有盘查。又怕官军盘得紧，跪求饶命也不准。又怕团勇来讹钱，抢去衣服并盘缠。种种苦情说不完，说

起阎王也心酸。我今到处贴告示，凡有胁从皆免死。第一不杀老和少，登时释放给护照。第二不杀老长发，一尺二寸皆遣发。第三不杀面刺字，劝他用药洗几次。第四不杀打过仗，丢了军器便释放。第五不杀做伪官，被胁受职也可宽。第六不杀旧官兵，被贼围捉也原情。第七不杀贼探子，也有愚民被驱使。第八不杀捆送人，也防乡团捆难民。人人不杀都壮胆，各各逃生寻去向。贼来聚来我要散，贼要掳来我要放。每人给张免死牌，保你千妥又万当。往年在家犯过罪，从今再不算前帐。不许县官问陈案，不许仇人告旧状。一家骨肉再团圆，九重皇恩真浩荡。一言普告州和县，再告兵勇与团练。若遇胁从难民归，莫抢银钱莫剥衣。（以上《杂著》）

治兵语录

曾国藩 著

蔡锷 评

一、将　才

带兵之人，第一要才堪治兵，第二要不怕死，第三要不急急名利，第四要耐受辛苦。治兵之才，不外“公、明、勤”。不公不明，则兵不悦；不勤，则营务钜细，皆废弛不治。故第一要务在此。不怕死，则临阵当先，士卒乃可效命，故次之。为名利而出者，保举稍迟则怨，稍不如意则怨，与同辈争薪水，与士卒争毫厘，故又次之。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，精神短乏者，久用则散，故又次之。四者似过于求备，而苟缺其一，则万不可以带兵。故吾谓带兵之人，须智深勇沉之士，文经武纬之才。数月以来，梦想以求之，焚香以祷之，盖无须臾或忘诸怀。大抵有忠义血性，则四者相从以俱至，无忠义血性，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。

带兵之道，勤廉恕明，缺一不可。（以上曾语　一）

古来名将，得士卒之心，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。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，为牢笼兵心之具，其本为已浅矣。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，利尽则冷落兽散。

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，统领营官须得真心实肠，是第一义。算路程之远近，算粮仗之缺乏，算彼己之强弱，是第二义。二者微有把握。此外良法虽多，调度虽普，有效有不效，尽人事以听天而已。

璞山之志，久不乐为吾用，且观其过自矜许，亦似宜于剿土匪，而不宜于当大敌。

拣选将才，必求智略深远之人，又须号令严明，能耐劳苦，三者兼全，乃为上选。（以上曾语　二）

俭以养廉，直而能忍。

为政之道，得人、治事二者并重。得人不外四事，曰：广收、慎用、勤教、严绳；治事不外四端，曰：经分、纶合、详思、约守。（以上曾语　三）

古人论将有五德，曰"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"。取义至精，责望至严。西人之论将，辄曰"天才"。析而言之，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。而曾、胡（编者按：曾、胡，指清代名臣曾国藩、胡林翼。下同。）两公之所同唱者，则以为将之道，以良心、血性为前提，尤为扼要探本之论，亦即现身之说法。咸、同之际，粤寇蹂躏十余省，东南半壁，沦陷殆尽，两公均一介书生，出身词林，一清宦，一僚吏。其于兵事一端，素未梦见。所供之役所事之事，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，乃为良心、血性二者所驱使，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，武功烂然，泽被海内。按其功事言论，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，而毫无逊色；得非精诚所感，金石为开者欤！苟曾、胡之良心、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，充其所至，不过为一显宦；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，随风尘以殄瘁已耳。复何能崛起行间，削平大难，建不世之伟绩也哉！（以上蔡松波评语）

二、用　人

今日所当讲求，尤在用人一端。人才有转移之道，有培养之方，有考察之法。

人才以陶冶而成，不可眼孔太高，动谓无人可用。

窃疑古人论将，神明变幻，不可方物。几于百长并集，一短难容，恐亦史册追崇之词。初非预定之品，要以衡才不拘一格，论事不求苛细，无因寸朽而弃达抱，无施数罟以失巨鳞。斯先哲之恒言，虽愚蒙而可勉。

求人之道，须如白圭之治生，如鹰隼之击物，不得不休。又如蚨之有母，雉之有媒，以类相求，以气相引，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。大抵人才约有两种——一种官气较多，一种乡气较多。官气较多者，好讲资格，好问样子，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，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。其失也，奄奄无气，凡遇一事，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，凭文一写出，不能身到心到，口到眼到，尤不能苦下身段，去事上体察一番。——乡气多者，好逞才能，好出新样，行事则知己不知人，言语则顾前不顾后。其失也，一事未成，物议先腾。两者之失，厥咎惟均。人非大贤，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。吾欲以“劳苦忍辱”四字教人，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，必取遇事体察，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。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，刘晏好用士人理财，窃愿师之。（以上曾语　四）

专从危难之际，默察朴拙之人，则几矣。

人才非困阨则不能激，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。（以上曾语五）

曾谓人才以陶冶而成，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，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；而熏陶裁成之术，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，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，去其所短而已。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，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。（所指范围甚广，非仅谓居高位之一二人言。如官长居目兵之上位，中级官居次级官之上位也。）

因势而利导，对病而下药，风气虽败劣，自有挽回之一日。今日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，因而感染至于军队，以故人才消乏，不能举练兵之实绩。颓彼浩浩，不知所届。惟在多数同心共德之君子，相与握挈维系，激荡挑拨，障狂澜使西倒，俾善者日趋于善，不善者亦潜移默化，则人皆可用矣。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三、尚 志

凡人才高下，视其志趣。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，而日趋污下；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，而日即高明。贤否智愚，所由区矣。

无兵不足深忧，无饷不足痛哭，独举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、赴义恐后、忠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，或仅得之，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郁不伸，以挫以去以死。而贪饕退缩者，果骧首而上腾、而富贵、而名誉、而老健不死，此其可谓浩叹者也。

今日百废莫举，千疮并溃，无可收拾。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，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，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，以挽回厌乱之天心，庶几万一有补。不然，但就时局而论之，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。

胸怀广大，须从平淡二字用功。凡人我之际，须看得平，功名之际，须看得淡，庶几胸怀日阔。

做好人，做好官，做名将，俱要好师、好友、好榜样。

喜誉恶毁之心，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。于此关打不破，则一切学问才智，实足以欺世盗名。

方今天下大乱，人怀苟且之心，出范围之外，无过而问焉者。吾辈当立准绳，自为守之，并约同志共守之，无使吾心之贼，破吾心之墙子。

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，而不与人以易窥；有藐万乘却三军

之气，而未常轻于一发。

君子欲有所树立，必自不妄求人知始。

古人患难忧虞之际，正是德业长进之时，其功在于胸怀坦夷，其效在于身体康健。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佛家之所以成佛，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，将此心放得实、养得灵。有活泼泼之胸襟，有坦荡荡之意境，则身体虽有外感，必不至于内伤。（以上曾语　六）

凡人心之发，必一鼓作气，尽吾力之所能为，稍有转念，则疑心生，私心亦生。

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，但求临死之际，寸心无可悔憾，斯为大幸。

舍命报国，侧身修行。

古称“金丹换骨”，余谓立志即丹也。（以上曾语　七）

右列各节，语多沉痛，悲人心之陷溺，而志节之不振也。今日时局之危殆，祸机之剧烈，殆十倍于咸、同之世。吾侪自膺军职，非大发志愿，以救国为目的，以死为归属，不足渡同胞于苦海，置国家于坦途，须以耿耿精忠之心，献之骨岳血渊之间，毫不返顾，始能有济。果能拿定主见，百折不磨，则千灾百难，不难迎刃而解。若吾辈将校，则以跻高位、享厚禄、安富尊荣为志，目兵则以希虚誉、得饷糈为志，曾、胡两公必痛哭于九原矣！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四、诚 实

天地之所以不息，国之所以立，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，皆诚为之也。故曰："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"

人必虚中，不着一物，而后能真实无妄。盖实者，不欺之谓也。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别着一物。心中别有私见，不敢告人，而后造伪言以欺人。若心中了不着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。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，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诚者，不欺者也；不欺者，心无私着也；无私着者，至虚者也。是故天下之至诚，天下之至虚者也。当读书则读书，心无着于见客也；当见客则见客，心无着于读书也，一有着，则私也。灵明无着，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时不杂，既过不恋，是之谓虚而已矣。是之谓诚而已矣。

知己之过失，即自为承认之地。改去毫无吝惜之心，此最难之事。豪杰之所以为豪杰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。能透过此一关，寸心便异常安乐，省得多少镠辖，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。

盗虚名者，有不测之祸；负隐匿者，有不测之祸；怀忮心者，有不测之祸。

用兵久则骄惰自生，骄惰则未有不败者。勤字所以医惰，慎字所以医骄，二字之先，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。立意要将此

事知得透，辨得穿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亦开，鬼神亦避，此在己之诚也。人之生也直，与武员之交接，尤贵乎直。文员之心，多曲多歪，多不坦白，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，必尽去歪曲私衷，事事推心置腹，使武人粗人，坦然无疑，此接物之诚也。以诚为之本，以勤字慎字为之用，庶几免于大戾，免于大败。

楚军水陆师有好处，全在无官气，而有血性，若官气增一分，血性必减一分。

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，则风气易于纯正。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之用，实以官气太重，心窍太多，漓朴散醇，真意荡然。湘军之兴，凡官气重，心窍多者，在所必斥。历岁稍久，亦未免沾染习气，应切戒之。

将领之浮滑者，一遇危险之际，其神情之飞越，足以摇惑军心；其言语之圆滑，足以淆乱是非。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。

今日所说之话，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。

军事是极质之事，二十三史除班、马而外，皆文人以意为之，不知甲仗变何物，战阵为何事。浮词伪语，随意编造，断不可信!

凡正话、实话，多说几句，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，即直话亦不妨多说，但不可以讦为直，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。

驭将之道，最贵推诚，不贵权术。

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。心诚则志专而气足，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，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。心虚则不客气，不挟私见，终可为人共谅。

楚军之所以耐久者，亦由于办事结实，敦朴之气未尽浇散。若奏报浮伪，不特畏遐迩之指摘，亦恐坏桑梓之风气。

自古驭外国，或称恩信，或称威信，总不出一"信"字。非必显违条约，轻弃前诺，而后为失信也。即纤悉之事，颦笑之间，亦须有真意载之以出，心中待他只有七分，外面不必假装十分。既已通知讲好，凡事公平照拂，不使远人吃亏，此恩信也。至于令人畏敬，全在自立自强，不在装模做样。临难有不屈挠之节，临财有不沾染之廉，此威信也。《周易》立家之道，尚以有孚之威，归诸反身，况立威于外域，求孚于异族，而可不反求诸己哉！斯二者，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，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。（以上曾语　八）

君子之道，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。世之乱也，上下纵于亡等之欲，奸伪相吞，变诈相角，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，畏难避害，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。得忠诚者起而矫之，克己而爱人，去伪而崇拙，躬履诸难，而不责人以同患，浩然捐生，如远游之还乡，而无所顾悸。由是，众人效其所为，亦皆以苟活为羞，以避事为耻。呜呼！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，历九载而戡大乱，非拙且诚者之效欤！

凡说话不中事理，不担斤两者，其下必不服。（以上曾语　九）

吾国人心，断送于伪之一字。吾国人心之伪，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。上以伪驱下，下以伪事上，同辈以伪交，

驯至习惯于伪，只知伪之利，不知伪之害矣。人性本善，何乐于伪？惟以非伪不足以自存，不得不趋于伪之一途。伪者，人固莫耻其为伪；诚者，群亦莫知其为诚，且转相疑骇。于是由伪生疑，由疑生嫉。嫉心既起，则无数恶德，从之俱生。举所谓伦常道德，皆可蹴去不顾。呜呼，伪之为害烈矣！军队之为用，全恃万众一心，同袍无间，不容有丝毫芥蒂，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，为之维系，否则如一盘散沙，必将不戢自焚。社会以伪相尚，其祸伏而缓。军队以伪相尚，其祸彰而速且烈。吾辈既充军人，则将伪之一字，排斥之不遗余力。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，不使稍留萌蘖，乃可以言治兵，乃可以为将，乃可以当兵！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，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。李广疑石为虎，射之没羽，荆轲赴秦，长虹贯日，精诚之所致也。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五、勇　毅

大抵任事之人，断不能有毁而无誉，有恩而无怨。自修者，但求大闲不逾，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。衡人者，但求一长可取，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，苟于巉巉者过事苛求，则庸庸者反得幸全。

事会相薄，变化乘除，吾尝举功业之成败，名誉之优劣，文章之工拙，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，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。然吾辈自信之道，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，较殿最于锱铢，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。国藩昔在江西、湖南，几于通国不能相容，六七年间，浩然不欲复闻世事。惟以造端过大，本以不顾生死自命，宁当更问毁誉。遇棘手之际，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。

我辈办事，成败听之天命，毁誉听之于人。惟在己之规模气象，则我有可以自立者，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。

军事棘手之际，物议指摘之时，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，二曰禀报不可讳饰，三曰调度不可散乱。譬如舟行，遇大风暴，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，则成败虽未可知，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。

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，必致站脚不牢。（以上曾语十）

道微俗薄，举世方尚《中庸》之说。闻激烈之行，则訾其过中，或以罔济尼之。其果不济，则大快奸者之口。夫忠臣孝子，岂必一一求有济哉！势穷计迫，义不反顾，效死而已矣。其济，天也；不济，于吾心无憾焉耳！

时事愈艰，则挽回之道，自须先之以戒惧、惕厉、傲兀、郁积之气，足以肩任艰巨，然视事太易，亦是一弊。（以上曾语　十一）

大局日坏，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，做一分，算一分，在一日，撑一日。

强毅之气，决不可无，然强毅与刚愎有别。古语云："自胜之谓强。"曰强制，曰强恕，曰强为善，皆自胜之义也。如不惯早起，而强之未明即起；不惯庄敬，而强之坐尸立斋；不惯劳苦，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，强之勤劳不倦，是即强也。不惯有恒，而强之有恒，即毅也。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，刚愎而已矣。二者相似，而其流相去霄壤，不可不察，不可不谨。

日慎一日，以求事之济，一怀焦愤之念，则恐无成，千万忍耐，忍耐千万。"久而敬之"四字，不特处朋友为然，即凡事亦莫不然。

袁了凡所谓"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"，另起炉灶，重开世界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，非天之磨炼英雄，使予大有长进乎！谚云："吃一堑，长一智。"吾生平长进，全在受挫受辱之时，务须咬牙励志，蓄其气而长其智，切不可苶然自馁也。

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，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，仍不外悔字诀、硬字诀而已。

百种弊病，皆从懒生。懒则弛缓，弛缓则治人不严，而趣功不敏，一处迟则百处懈矣。（以上曾语　十二）

勇有狭义的、广义的及急遽的、持续的之别。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。”“临难不苟，义不反顾。”此狭义的急遽的者也。“成败利钝，非所逆诸。”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。前者孟子所谓“小勇”，后者所谓“大勇”，所谓“浩然之气”者也。右章所列，多指大勇而言，所谓勇而毅也。军人之居高位者，除能勇不算外，尤须于“毅”之一字，痛下工夫。挟一往无前之志，具百折不回之气，毁誉、荣辱、死生皆可不必计较，惟求吾良知之所安，以吾之大勇，表率无数之小勇，则其为力也厚，为效也广。至于级居下僚（将校以至目兵），则应以勇为惟一之天性，以各尽其所职，不独勇于战阵也。即平日一切职务，不宜稍示怯弱，以贻军人之羞。世所谓无名之英雄者，吾辈是也。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六、严　明

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赏罚。

救浮华者莫如质，积玩之后，振之以猛。

医者之治瘠痈，甚者必剜其腐肉，而生其新肉。今日之劣弁羸兵，盖亦当为简汰，以剜其腐肉者；痛加训练，以生其新肉者。不循此二道，则武备之弛，殆不知所底止。

太史公所谓“循吏者，性立令行，能识大体而已”。后世专尚慈惠，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，失循吏之义矣。为将之道，亦以法立令行、整齐严肃为先，不贵煦煦也。

立法不难，行法为难。凡立一法，总须实实行之，且常常行之。

九弟临别，深言御下宜严，治事宜深，余亦深知驭军驭吏，皆莫先于严，特恐明不傍烛，则严不中礼耳。

吕蒙诛取铠之人，魏绛戮乱行之仆。古人处此，岂以为名，非是无以警众耳!

近年驭将，失之宽厚，又与诸将相距遥远，危险之际，弊端百出，然后知古人所云“作事威克厥爱，虽少必济”，反是乃败道耳。(以上曾语　十三)

治军之要，尤在赏罚严明。煦煦为仁，足以堕军纪而误国事，此尽人所皆知者。近年军队风气，纪纲大弛，赏罚之宽

严，每不中程。或姑息以图见好，或故为苛罚以示威，以爱憎为喜怒，凭喜怒以决赏罚。于是赏不知感，罚不知畏。此中消息，由于人心之浇浇者居其半，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半。当此沓泄成风、委顿疲玩之馀，非振之以猛，不足以挽回颓风。与其失之宽，不如失之严，法立然后知恩，威立然后知感，以菩萨心肠，行霹雳手段，此其时矣！是望诸勇健者，毅然行之而无稍馁，则军事其有豸乎！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七、公　明

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，授之将帅，犹东家之钱银货物，授之店中众伙。若保举太滥，视大君之名器，不甚爱惜，犹之贱售浪费，视东家之货财，不甚爱惜也。介之推曰：“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况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乎？”余则略改之曰：“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况假大君之名器，以市一己之私恩乎？”余忝居高位，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，深为愧惭。

窃观自古大乱之世，必先变乱是非，而后政治颠倒，灾害从之。屈原之所以愤慨沉世而不悔者，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。故曰“兰芷变而不芳，荃蕙化而为茅”。又曰：“固时俗之从流，又孰能无变化？”。伤是非之日移日淆，而几不能自立也。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，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，而后小人得志，君子有遑遑无依之象。推而至于一省之中，一军之内，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，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。赏罚之任，视乎权位，有得行，有不得行。至于维持是非之公，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，顾亭林先生所谓“匹夫与有责焉”者也。

大抵治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。明有二：曰高明，曰精明。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，乘城者独觉其旷，此高明之说也。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，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，此精明之说也。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，颇不易易；若能事事求精，轻重长短，一丝不差，则渐实矣。能实，则渐平

矣。

凡利之所在，当与人共分之；名之所在，当与人共享之。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。知人诚不易学，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。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，均可徐徐开悟，以冀和衷。不晓事则挟私固谬，秉公亦谬；小人固谬，君子亦谬；乡愿固谬，狂狷亦谬。重以不知人，则终古相背而驰，决非和协之理。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。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，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。今日能知人，能晓事，则为君子；明日不知人，不晓事，则为小人。寅刻公正光明，则为君子；卯刻偏私晓暧，则为小人。故群毁群誉之所在，下走常穆然深念，不能附和。

营哨官之权过轻，则不得各行其志。危验之际，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。此中消息，应默察之而默挽之，总揽则不无偏蔽，分寄则多所维系。

知天之长，而吾所历者短，则遇忧患横逆之来，当少忍以待其定。知地之大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则遇荣利争夺之境，当退让以守其雌。知学问之多，而吾所见者寡，则不敢以一得自喜，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。知事变之多，而吾所办者少，则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。——夫如是，则自私自满之见，可渐渐蠲除矣。（以上曾语　十四）

文正公谓：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，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。虽属有感而发，持论至为正当，并

非愤激之说。用人之当否，视乎知人之明昧，办事之才不才，视乎晓事之透不透。不知人则不能用人，不晓事则何能办事？君子小人之别，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。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，以致贻误大局，纵曰其心无他，究难为之宽恕者也。

昔贤于用人之端，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避仇。其宅心之正大，足以矜式百世。曾公之荐左宗棠，而劾李次青，不以恩怨而废举劾，名臣胸襟，自足千古。

用人讲资格，固足以屈抑人才。今之不讲资格，尤未足以激扬清浊。赏不必功，惠不必劳，举不必才，劾不必劣。或今贤而昨劣，或今辱而昨荣，扬之则举之九天之上，抑之则置之九渊之下，得之者不为喜，失之者不为歉。所称为操纵人才策励士气之具，其效力竟以全失，欲图挽回补救，其权操之自上，非吾侪所得与闻，惟吾人职居将校，在一小部分内，于用人一端，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。既有此权，自应于用人惟贤、循名核实之义，特加之意，能于一小部分，有所裨益，亦足心安理得。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八、仁　爱

带兵之道，用恩莫如用仁，用威莫如用礼，仁者所谓欲立立人，欲达达人是也。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，常望其发达，望其成立，则人知恩矣。礼者所谓无众寡，无大小，无敢慢，泰而不骄也。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威而不猛也。持之以敬，临之以庄。无形无声之际，常有凛然难犯之象，则人知威矣。守斯二者，虽蛮貊之邦行矣，何兵之不可治哉?

吾辈带兵，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。无银钱，无保举，尚是小事；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。个个学好，人人成才，则兵勇感恩，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。

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，须日日三令五申，视为性命根本之事，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。（以上曾语　十五）

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，最为慈仁贴切。以此存心，则今带兵格言。千言万语，皆可付之一炬。父兄之待子弟，虑其愚蒙无知也，则教之诲之；虑其饥寒苦痛也，则爱之护之；虑其放荡无行也，则惩责之；虑其不克发达也，则培养之。无论为宽、为严、为爱、为憎，为好、为恶，为赏、为罚，均出之以至诚无伪，行之以至公无私。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，亦必如子弟爱其父兄矣。

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。此言殊亲切有味。然实而按之，此第二家庭，较之固有之家庭，其关系之密切，殆将过之。何以故？长上之教育部下也，如师友；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，如父兄；部下之对长上也，其恪恭将事，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，殆无异耳。及其同莅战役也，同患难，共生死，休戚无不相关，利害靡不与共，且一经从戎，由常备而续备，由续备而后备。其间年月正长，不能脱军籍之关系，一有战事，即须荷戈以出，为国宣劳，此以情言之耳。国为家之集合体，卫国亦所以卫家。军人为卫国团体之中坚，则应视此第二家庭为重，此以义言之耳。

古今名将用兵，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。盖用兵原为安民。若扰之害之，是悖用兵之本旨也。兵者民之所出，饷亦出之自民，索本探源，何忍加以扰害。行师地方，仰给于民者，岂止一端。休养军队，采办粮秣，征发夫役，探访敌情，带引道路，何一非借重民力，若修怨于民，而报其反抗，是自困也。即于兴师外国，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，加于无辜之民。致上干天和，下招怨谤，仁师义旅，决不出此。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。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九、勤　劳

练兵之道，必须官弁昼夜从事，乃可渐几于熟。如鸡伏卵，如炉炼丹，未可须臾稍离。

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，而可大可久者也。

百种弊端，皆由懒生。懒则弛缓，弛缓则治人不严，而趣功不敏，一处弛则百事懒矣。

治军之道，以勤为先，身勤则强，逸则病；家勤则兴，懒则衰；国勤则治，怠则乱；军勤则胜，惰则败。惰者，暮气也。常常提其朝气为要。

治军以勤字为先，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。未有平日不早起，而临敌忽能早起者；未有平日不习劳，而临敌忽能习劳者；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，而临敌忽能忍耐饥寒者。吾辈当共习勤劳，始之以愧厉，继之以痛惩。

每日应办之事，积搁过多，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。日内了之，如农家早起，分派本日之事，无本日不了者，庶几积压较少。

养生之道，莫大于惩忿窒欲，多动少食。（以上曾语　十六）

耐冷、耐苦、耐劳、耐闲。

立法不难，行法为难，以后总求实实行之，且常常行之。

应事接物时，常从人情物理中之极粗极浅处着眼，莫从深处细处看。

身体虽弱，却不宜过于爱惜。精神愈用则愈出，阳气愈提而愈盛，每日作事愈多，则夜间临睡愈快活。若存爱惜精神的意思，将前将却，奄奄无气，决难成事。

总须脚踏实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日起而有功。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体素弱，过于保惜；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，遽尔摧沮。

不轻进，不轻退。

习劳为办事之本，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，日久自有大效。

欲去骄字，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；欲去惰字，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。

每日临睡之时，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，劳力者几件，则知宣勤国事之处无多，更宜勤诚以图之。

自古圣贤豪杰，文人才士，其志事不同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，大略相同。吾辈既办军务，系处功利场中，既刻刻勤劳，如农之力穑，如贾之趋利，如篙工之上滩，早作晚思，以求有济。而法事之外，此中却须有一段冲融气象。二者并进，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，最有意味。

用兵最戒骄气惰气。作人之道，亦惟骄惰二字误之最甚。扶危救难之英雄，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。（以上曾语　十七）

战争之事，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，或弛驱酷暑恶瘴之乡，

或趁雨雪露营，或昼夜趱程行军。寒不得衣，饥不得食，渴不得水，枪林弹雨之中，血肉横飞，极人世所不见之惨，受恒人所不经之苦。其精神，其体力，非于平时养之有素，练之有恒，岂能堪此？练兵之主旨，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属。欲其效命于疆场，尤宜于平时。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，锻炼其体魄，娴熟其技艺。临事之际，乃能有恃以不恐，故习劳忍苦，为治军之第一要义。而驭兵之道，亦以使之劳苦，为不二法门。盖人性似猴，喜动不喜静，宜劳不宜逸。劳则思，逸则淫，闲居无所事事，则为不善，此常人恒态。聚数百千血气方刚之少年于一团，苟无所以范其心志，劳其体肤，其不逾闲荡检溃堤出防之外者，乌可得耶？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十、和　辑

祸机之发，莫烈于猜忌，此古今之通病。败国、亡家、丧身，皆猜忌之所致。诗称"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"，忮求二端，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者也。

凡两军相处，统将有一分龃龉，则营哨必有三分，兵夫必有六七分。故欲求和衷共济，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。人之好名，谁不如我，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，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，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，则唇舌自省矣。

敬以持躬，恕以待人。敬则小心翼翼，事无巨细，皆不敢忽；恕则凡事留馀地以处人，功不独居，过不推诿。常常记此二字，则长履大任，福祚无量。

湘军之所以无敌者，全赖彼此相顾，彼此相救。虽平日积怨深仇，临阵仍彼此照顾；虽上午口角参商，下午仍彼此救援。（以上曾语　十八）

沅弟谓"雪声色俱厉"。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，声音笑貌之拒人，每苦于不自见，苦于不自知，雪之厉，雪不自知。沅之声色，亦恐未始不厉，特不自知耳。（雪谓彭雪琴，即彭玉麟也；沅为曾沅浦，即曾国荃也。）（以上曾语　十九）

古人相处，有愤争公庭而言欢私室，有交哄于平昔，而救

助于疆场，盖不以公而废私，复不以私而害公也。人心不同如其面，万难强之使同。驱之相合，则睚眦之怨，芥蒂之隙，自所难免。惟以公私之界，分得清，认得明，使之划然两途，不相混扰，则善矣。发捻之役，中日之役，中法之役，列将因争意气而致败绩者，不一而足。故老相传，言之凿凿，从前握兵符者，多起自行间，罔知大体，动以意气用事，无怪其然。今后一有战役，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，三十数镇之师，情谊夙不相孚，言语亦多隔阂，统驭调度之难，盖可想见。苟非共矢忠诚，无猜无贰，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，欲求和衷共济，则惟有恪遵先哲遗言，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，功不独居，乃可以言破敌。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十一、兵　机

前此为赴鄂救援之行，不妨仓卒成军，近日为东下讨贼之计，必须简练慎出。若不教之卒。窳败之械，则何地无之，而必远求之湖南，等于辽东自诩之豕，仍同灞上儿戏之军，故此行不可不精选，不可不久练。

兵者，阴事也。哀戚之意，如临亲丧；肃敬之心，如承大祭。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；有欢欣之象者，无论或为和悦，或为骄盈，终归于败而已矣。田单之在即墨，将军有必死之心，士卒无生还之气，此其所以破燕也。及其攻狄也，黄金横带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。鲁仲连策其必不胜，兵事之宜惨戚，不宜欢欣，亦明矣。

此次由楚省招兵东下，必须选百炼之卒，备精坚之械，舟师则船炮并富，陆路则将卒并愤，作三年不归之想，为百战艰难之行，岂可儿戏成军，仓卒成行！人尽乌合，器多苦窳，船不满二百，炮不满五百，如大海簸豆，黑子著面，纵能速达皖省，究竟于事何补？是以鄙见总须战舰二百号，又补以民船七八百，大小炮千馀位，水军四千，陆军六千，夹江而下。明年成行，始略成气候。否则，名为大兴义旅，实等矮人观场，不直方家一哂。

夫战，勇气也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国藩于此数语，常常体念。大约用兵无他巧妙，常存有馀不尽之气而已，孙仲谋之攻

合肥，受创于张辽；诸葛武侯之攻陈仓，受创于郝昭，皆初气过锐，渐就衰竭之故。惟荀罃之破逼阳，气已竭而后振；陆抗之拔西陵，预料城之不遽下，而畜养锐气，先备外援，以待内之自毙，此善于用气者也。

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。故古诗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之句，君子以为知道。故余治兵以来，每介疑胜疑败之际，战兢恐惧，上下悚惧者，其后常得大胜。当志得意满之候，各路云集，狃于屡胜，将卒矜慢，其后常有意外之失。

国家之强，以得人为强，所谓“无竞惟人”也。若不得其人，则羽毛未丰，亦似难以飞高，昔在宣宗皇帝，亦尝切齿发愤，屡悔和议，而主战守。卒以无良将帅，不获大雪国耻。今欲罢和主战，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，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。若仅区区楚才，目下知名之数人，则干将莫邪，恐未必不终刓折，且聚数太少，亦不足以分布海隅。用兵之道，最忌“势穷力弱”四字。力，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；势，则指大局大计，及粮饷之接续，人才之继否言之。

能战，虽失算亦胜；不能战，虽胜算亦败。

悬军深入而无后继，这是用兵大忌。

危急之际，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。孤军无助，粮饷不继，奔走疲惫，皆散乱必败之道。（以上曾语　二十）

凡危急之时，只有在己者靠得住，其在人者皆不可靠。恃之以守，恐其临危而先乱；恃之以战，恐其猛进而骤退。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，留有馀之力。（以上曾语　二一）

曾、胡之论兵，极主主客之说，谓“守者为主，攻者为客，主逸而客劳，主胜而客败”。尤戒攻坚围城，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。（其时，俄、土两国亦盛行此说。）其论出师前之准备，宜十分周到。谓“一不精，不可轻出，势力不厚，不可成行。”与近今之动员准备，用意相合。其“以全军破敌为上，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。”所见尤为精到卓越，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，如出一辙。“临阵分枝宜散，先期合力宜厚”二语，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。临阵分枝者，即分主攻助攻之军，及散兵援队、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。先期合力者，即战略上之聚中展开，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。所论诸端，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，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，若合符节。吾思先贤，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。（以上蔡松坡评）

十二、战　守

凡出队有宜速者，有宜迟者。宜速者，我去寻敌，先发制人者也；宜迟者，敌来寻我，以主待客者也。主气常静，客气常动。客气先盛而后衰，主气先微而后壮。故善用兵者，每喜为主，不喜作客。休祁诸军，但知先发制人一层，不知以主待客一层，加之探报不实，地势不审，敌情不明，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，应研究此两层。或我寻敌，先发制人，或敌寻我，以主待客，总须审定乃行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，贸然出队。

师行所至之处，必须多问多思，思之于己，问之于人，皆好谋之实迹也。昔璞山带兵，有名将风，每与敌遇，将接仗之前一夕，传各营官齐集，与之畅谕敌情地势，袖中出地图十余张，每人分给一张，令诸将各抒所见，如何进兵，如何分支，某营埋伏，某营并不接仗，待事毕后，专派追剿，诸将一一说毕，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，每人发一传单，即议定主意也。次日战罢，有与初议不符者，虽有功亦必加罚。其平日无事，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。

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，虽仅一宿，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，但使能守我营垒，安如泰山，纵不能进攻，亦无损于大局；一曰哨探严明，离敌既近，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，敌来之路，应敌之路，埋伏之路，胜仗追击之路，一一探明，切勿孟浪；一曰痛除客气，未经战阵之兵，每好言战，带兵者亦然。若稍有

阅历，但觉我军处处瑕隙，无一可恃，不轻言战矣。

用兵以渡水为最难，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，即偶渡渐车之水、丈二之沟，亦须再三审慎，恐其半渡而击，背水无归，败兵争舟，人马践溺，种种皆兵家所忌。

隘路打胜仗，全在头敌，若头敌站脚不住，后面虽有好手，亦被挤退。（以上曾语　二二）

右揭战守之法，意括而言赅。曰攻战，曰守战，曰遭遇战，曰局地战，以及防边之策，攻城之术，无不独具卓识，得其要诀。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，而大旨亦不外是。其论夜间宿营，亦须深沟高垒，为坚不可拔之计，则防御之紧严，立意之稳健，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。（按咸、同时战争两方，多为不规则之混战，来去飙倏，不可端倪，故扎营务求坚固，以防侵袭。）

曾、胡论兵，极重主客之见，只知守则为主之利，不知守反为客之害，盖因其时所对之敌，并非节制之师，精练之卒，且其人数常倍于我，其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，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。耳目不灵，攻击力复甚薄弱，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，攻击精神，未由奋兴。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，盖亦因时制宜之法。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，环球之耳目一新，攻击之利，昭然若揭。各国兵学家，举凡战略战术，皆极端的主张攻击。苟非兵力较弱，或地势敌情，有特别之关系，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。然战略战术，须因时以制宜，审势以求当，未可稍事拘滞，若不揣其本，徒思仿效于人，势将如跛者之競走，

鲜不蹶矣。兵略之取攻势，固也。必须兵力雄厚，士马精练，军资（军需器械）完善，交通便利，四者均有可恃，乃足以操胜算。四者之中，偶缺其一，贸然以取攻势，即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。普法战役，法人国境之师，动员颇为迅速，而以兵力未能悉集，军资亦虞缺乏，遂致着着落后，陷于防守之地位。日俄之役，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，运输不继，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。虽迭经试取攻势，终归无效。以吾国军队现势论，其数则有二十馀镇之多，然续备后备之制，尚未实行，每镇临战，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，须有兵力三镇以上，方足与他一镇之兵力相抗衡，且一有伤亡，无从补充。是兵力一层，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。今日吾国军队，能否说到“精练”二字，此稍知军事者，自能辨之。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，能否效一割之用，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。至于军资交通两端，更瞠乎人后。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，乌可得耶？鄙意我国数年之内，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，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，不如采用波亚战术，据险以守，节节为防。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，俟其深入无继，乃一举而歼除之。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，使之一蹶不振，可借鉴也。（以上蔡松坡评语）

责任编辑：夏剑钦
周　斌
封面设计：胡　颖

曾国藩 嘉言钞 治兵语录

梁启超　蔡　锷　选编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　长沙政院印刷厂印刷
199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：220,000　印张：10.25　印数：1—3,900
ISBN 7-80520-408-X/I·237
定价：(精)9.80元　(平)7.30元
湘新登字007号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　请与承印厂斢换

ISBN 7—80520—408—X
I·237　定　价：9.80元